

現代中國名人外史

海若題

現代中國名人外史

海若題

郭蓮青

慨自蔡伯喈負龍蟠鳳逸之望，而不得操纂史之衡；范蔚宗以薰香摘艷之才，而不克享修史之譽；雖曰名重致危，究由識短取戾；是以漢武高掌遠躡，腐遷不免微辭；南朝金醉紙迷，穢史因而逞筆，稽古者每引爲病，論人者深致其疑焉！甚或史官立傳，撫拾諛墓行狀撰文；私家編書，全憑個人毀譽妄斷。如陳壽因求金被拒，遂詆丁廙爲盲僂；沈約欲獻媚希榮，故於齊武多訾議；每歎文人無行，輒爲市僧所詬！余嘗謂正史須兼三長，方可衡人論世；外史不包萬象，不能義正詞嚴。故外史雖屬稗官小乘，究非面壁造車。彼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皆外史也，而作史者尊如尼山麟經。鄭氏心史，虞初新志，南北紀略，亦外史也，而考古者視同靈光翠羽。雖然，史學一道，亦難言矣！逢李龜年於江南，花落樓台烟雨，聽老宮女之話舊，蓬斷錦綉山河，以及符世慘同商辛，而學史則載其仁德；張浚附和秦檜，而宋史則反多諛詞；韓侂胄不過怙權，論恢復究不爲罪；毛文龍確

係良將，稱跋扈未免太冤！息夫人烈女也，竟蒙失節之名；歐陽修純儒也，亦遭姦甥（女）之謗！瀏覽往史，旁稽札記，正史固多難據，外史亦少率真！每思著書立說，代古人作草案，爲史家存薪傳，心雖藏之，力未逮也。今春又因老妻婉如殞謝，三十年之同夢，緣了今生，九十日之殘暉，心傷薄暮，棺殮胥仗良朋（翼賢），齋奠待營他日！嗚呼！魂兮何往，望斷蓮雲；僕本多愁，淚傾薤露；邇來孤冷似僧，枯癯如鶴；惟求眠食無恙，便爲羲皇上人。頃者翼賢出所作坦蕩蕩齋主『近代中國名人外史』書序見示，並囑余再爲駢文一篇，以資闡揚，余以此調不彈多年，迴首如同隔世，力辭，不許，祇得勉顰東施之笑靨，調脂弄粉；摹邯鄲之學步，逞媚送嬌。但念齋主才工倚馬，學著雕龍；此編滿腹春秋，一腔經緯；其叙事簡潔，直可抗手李延壽；其持論精嚴，直可繼踪班孟堅。而且文筆清靈，極飛花流水之妙；姿態橫出，具春山夏雲之奇。寓華袞霜刃於彰善癉惡，君信得龍門嫡傳；括滄海桑田在字裏行間，我疑是鳳洲再世。如此奇文，端推史筆！此時名高燕市，紙貴騰文軟塵；異日聲滿海瀛，美味致萬斛代價。

# 序

管翼賢

余嘗謂論古人難，論今人尤難；蓋論古人必具有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之氣魄，然後從事操觚，始能鎔經鑄史，獨抒機軸，發爲瑰璋恣橫之雄文，此義固夫人而知之矣！若欲評騭現代人物，苟非溝通世界大勢，稔悉諸人身世，雖詞藻足以薰香摘艷，綉龍藻鳳，而羗無故實，卮言無當，隔靴搔癢之談，淋漓滿紙，究何取乎？古人云：「作史有才學識三長」。作史固然，卽作外史亦然；無韓潮蘇海之學，不能作史；無衙官屈宋之才，不能作史；無撐天撐地之識，不能作史；使於此三長缺一，則中無定主，勢必如水隨盂爲方圓，而入主出奴，顛倒黑白，淆亂是非之雜說，叢然興焉，昔亞聖子輿氏嘗言盡信書不如無書，誠有見於伊古紀載之文，什九不實不盡，而慨乎言之也。吾人試溯周漢以迄遜清，正史無論矣。至

屬於稗官雜俎之類，其敘述舊聞往事，雖不乏迻潔明練，與正史堪伯仲者，然率多阿其所好；正如陳壽以私嫌而譏孔明不長將略；魏收得人金卽爲立美傳；凡此之類，指不勝屈，先儒有「史載不可全據」一語，余輒嘆爲痛言！文學名宿垣蕩蕩齋主者，夙以淵博著。旣握靈蛇之珠，敲金戛玉；復擅士龍之譽，摘藻霏芬；飽經桑海，幾見夕陽靡蕪；滿腹春秋，拈來胥成史料。前編有名人軼事，已在本報第二版內逐日披露，深蒙閱者歡迎；繼復編現代中國名人外史，陸續在本報發表。茲因多數讀者函請發行刊本，俾窺全豹。徵得先生同意，排印裝訂，限期出書（出書時尙有臨時增刊者合併叙及）。先生囑余爲文弁諸編首，余自慚蠹竄，不足與語史。然誼不獲辭，迺於編輯工作餘暇，拉雜成篇，用代說明。

民國二十四年菊月上澣。

# 自序

韓昌黎氏有云：「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觀此，則吾人立身兩間，雖或功德巍然，言堪世法，果無究心史乘之士，從而筆諸載籍，抑如曹邱之流，到處爲之游揚，又幾何不腐同蓬蒿，而寂滅沉淪，不待於千秋之後已？！昔顏回必遺宣聖，其道乃彰，王通必得房魏，學乃克傳，等而下之，凡懷一藝，負一才，以暨畸人方外，欲揚名當時後世者，亦何莫弗然哉？

鄙人束髮受書，輒喜涉獵稗官小說等類，以其能曲盡人情，饒足風趣也。既稍有知，閱乃愈勤，惟時病其說劍談玄，事多虛構；於是乃改取歷代名臣言行錄，及清人所謂之國朝名臣言行錄諸書讀之，始覺如此諸書，有小說之情趣，而少其玄虛，不惟足廣聞見，抑且堪益身心！延迄於今，益覺讀此諸書，較讀史漢通鑑爲尤勝！則以史漢通鑑，既爲正史，其叙事自以關乎政治學術等爲要，而不得涉及瑣瑣情趣如言行錄者，蓋體例限之也。是爲鄙人生平讀書獨具之見解，亦卽鄙人今

日此書問世之動機。

民國以還，羣尙平等，從政者既無所謂「臣」，故吾書不曰「名臣」，而曰「名人」；且既羣尙平等矣，則吾書於今之名將、名宦，固謂之「名人」，卽於今之名士、名媛，一至畸人方外，凡有懷一才，負一藝，而可名世者，亦無不從而「名人」焉。嗟呼！「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今入於吾書者，既已彰彰「名人」矣，姑無論其能傳世行遠與否？而在茲一剎那頃，亦可謂不求名而名自至矣。是宜努力功德，慎葆斯名，幸勿終爲循名責實者笑，而使天下後世，遂譏吾書爲不足與歷代名臣言行錄等并，則甚幸！甚幸！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初秋月十日著者序於沙羨之坦蕩蕩齋



## 現代中國名人外史

### 凡 例

- 一、本書仿「歷代名臣言行錄」體例，而編纂之；惟文筆譎陋，殊愧未逮耳！
- 一、本書收集之名人，以現存者爲限。
- 一、本書所載名人事蹟，或爲見而知之，或爲聞而知之，或爲於報章雜誌中採取而得之；雖嘗力求真實，仍恐不免訛誤，好在或毀或譽，記者悉無成見，倘荷閱者糾正，準于再版更正。
- 一、本書定名爲外史者，係爲表示非正史而言；然與稗官說部，性質亦殊。蓋事既求真實，亦企供轡軒之採也。
- 一、中國之大，名人儘多；故本書定爲首編，將來當以續編問世。
- 一、本書內容，承管翼賢先生鑒定并指疵，遵改之餘，附茲誌謝。
- 一、本書次序，臨時列入，以脫稿之先後爲定，將來續集，仍以此爲準。

# 現代中國名人外史目次

## 現代中國名人外史

林森	一	何成濬	五三
蔣中正	三	戴傳賢	七〇
段祺瑞	八	章太炎	七二
吳佩孚	一〇	吳稚暉	七七
蔡元培	一六	孫科	八一
汪兆銘	一七	于學忠	八二
馮玉祥	二一	孔祥熙	八四
閻錫山	二六	張繼	八六
張學良	三一	馬德潤	八七
何應欽	三四	陳濟棠	九〇
萬福麟	三九	何鍵	九四
于右任	四〇	石志泉	九七
劉鎮華	四五	雷炳炘	一〇一
居正	五〇	王寵惠	一〇六

目次

一

現 代 中 國 名 人 外 史

目 次

黃 鄂	一〇八
張 群	一一五
方本仁	一二四
戡翼翹	一二六
韓復榘	一二九
宋哲元	一三四
夏斗寅	一三七
徐源泉	一四一
程汝懷	一四四
徐庭瑤	一五〇
何柱國	一五三
王奇峰	一五七
黃師嶽	一五九
高桂滋	一六一
葉楚傖	一六三
柳亞子	一六五

馬寅初	一六七
衛挺生	一七〇
邵元冲	一七四
丁禦伯	一七八
馬君武	一八二
熊秉坤	一八五
晏陽初	一八九
孔德成	一九四
班禪額爾德尼	二〇二
張聯陞	二〇六
趙榮華	二〇八
孫殿英	二〇九
孫桐崗	二一三
張恨水	二一七
李基鴻	二二一
沈從文	二二三

現 代 中 國 名 人 外 史

葉蓬	二三四
王揖唐	二二九
張知本	二三二
胡適	二三四
宋慶齡	二四三
陳果夫 立夫	二四六
喻建章	二五七
杜月笙	二六〇
劉文島	二六二
蕭萱	二六四
蕭之楚	二六七
李振唐	二六八
唐紹儀	二七〇
關麟徵	二七一
熊希齡	二七四
戴民權	二八三

目 次

何香凝	二八六
常經武	二九〇
胡漢民	二九二
李宗仁	二九六
黃杰	二九八
薩鎮冰	三〇一
張難先	三〇四
覃振	三〇九
唐生智	三一四
李烈鈞	三一八
邵力子	三二二
章士釗	三二六
何海鳴	三三一
白崇禧	三三三
褚民誼	三三六
石瑛	三四〇

現 代 中 國 名 人 外 史

---

李根源	三四一
段正元	三四三

# 現代中國名人外史

## 林 森

以年高德劭，而現任國府主席之林子超(森)氏，生性淡泊，與人無爭；惟其無爭，故所獲者巨，正如老子所謂：「以不爭爲爭，而人遂莫能與之爭」者，是也！

林與孫中山，歷史關係極深，孫於清末辦同盟會時，即聯絡其入會，而以赴美募款任務相畀。林識華僑衆，故成績彌優！黨人迭次起義之費，多資其接濟；故民元參議院成立，國民黨即推選林任議長；而近則各派紛歧，均擁戴之爲中心人物，良有以也！林家園之陶江尙韓鄉，附近有山，曰青芝。氣勢崑龍，林泉映帶，有堪輿家經其地，指山中一處，謂具藏龍臥虎之勢，營爲丘墓，主後代先絕後貴。林祖聞之，擬葬乃曾祖骨於是間，卜穴葬後，并擇日開奠，行禮墓前，屆期僱一小舟，將挈眷同往；詎襁褓中之幼兒，哭啼不止，百計無能破涕，因戲給之曰：「汝不欲往，則不往，何啼爲？」兒聆之，啼果頓止，舉家異之，遂留之於家，並留兒姑任撫抱。舟至烏龍江，遭暴風傾覆，人悉葬魚腹中，噩耗傳回，姑乃攜侄，號泣於神前曰：「神果不絕我家嗣續，願使閨女有乳，以育此兒，我更當獨身以終。」祝已，竟有乳，用以哺兒，及兒既長，單枝闡發，漸臻繁衍，至林而奇貴，堪輿家之言遂驗！上爲傳說，跡近迷信，然或更謂林年來大營生曠，即係其篤信堪輿，欲紹前修，圖蔭後嗣之一証。記者亦惟姑妄述之耳。

林 森

二

南京紫金山麓，靈台寺前，有顧姓肆一，專售石硯，自鑿自製，號稱徽產，實非真正歙硯，乃係削紫金山之石，製成以待善價而沽耳。自紫金山劃歸陵園區域後，地方官廳，為慎重公務起見，嚴禁附近人民，採掘石料。於是顧姓製硯原料，遂生問題。一日，林微服出遊，購硯於此，顧姓知其為國府主席也，乃乘機陳述苦衷，請予保護，藉維生計。林木忠厚長者，憫之，立給以名片一紙，并諭云：「善為保存此片，有人干涉，示之可也。」自茲而後，顧之製硯來源，取不盡，用不竭矣。此雖顧之倖運，若林之維持平民生活，于此可見一斑！

林子學術，淹貫中西，英文尤具特長；舊式詩詞，亦所篤好！近者避寓廬山，曾賦七律四章，藉藉風流，不同凡響，非胸襟浩浩，修養功深者，固弗能道也！其一，柳陰垂釣云：「閑來垂釣柳陰邊，好趁斜陽雨後天，碧蕩重重魚隊隊，清風拂拂水涓涓，靜看濼濼生機活，默契尼山道念堅，一曲漁詞一簫詠，歸途看我也如仙。」其二，竹院敲棋云：「滿園綠葉任風吹，長暇宜邀客奕棋，一局輕敲聲的的，千竿斜曳影離離，品高合讓雕園種，人俗還須君子醫，靜坐幽篁堪辟暑，盤桓不覺日移西。」其三，松下納涼云：「炎官施政畫方長，赤日當空火傘張，緩步園林神澹逸，潛身松菊樂徜徉，閒看塵世人何俗，靜聽濤聲意亦涼，避却炎威尋異境，此情也可比羲皇。」其四，荷塘晚步云：「金烏斂翅下巖崕，晚景清幽映眼簾，蒲劍一池新漲滿，荷盤萬柄翠痕添，嘗來雪藕情猶戀，看到青蓮志亦恬，澆却俗塵兼俗慮，撲懷暑燄不知炎。」

# 蔣中正

已將死者

蔣名中正，初字直卿，介石爲後改署。世居浙江奉化之溪口，溪口本小鎮，有汽車道達甯波，顧鎮雖小，而物質上之設備，則殊不遜於通都巨埠，如電燈、電話、自來水等，固無一不備；而其地一至夜分，電炬光明，將兩岸紅桃綠柳，倒映入一泓碧水之中，清幽如畫，風景佳絕！有學校一所，曰武嶺。圖書儀器，運動用具，可謂應有盡有。校舍極爲壯麗，經費尤其充足，并附設幼稚園一所，校址原由蔣氏捐建，故校內懸其戎裝小影，及隨侍蔣母攝影各一幀。蔣每返里，輒至校向學生訓話，約以孝親、敬師、愛國、樂群等爲講題，詞亦極爲懇摯！蔣母墓在魚鱗壩，爲前湖北省主席蕭緜秋所點穴，聞蕭襲爲蔣母勘尋葬兆時，得發祥地二，一處葬之，謂應出一國家元首。另一處葬之，僅能出一軍事領袖；但勛業成就，足以震古鑠今，流馨奕世。因請蔣自擇，時蔣官尙未大顯，謙以自牧，竟舍前取後。蕭精堪輿術，其言至今吳驗。魚鱗壩係一小山，其麓有慈雲庵，內供蔣氏宗祖，孫總理曾爲撰祭文一篇，由譚組庵書丹鐫石，自庵側更上，即蔣母墓，建築堅固，氣概宏遠！石楹題聯云：「禍逮慈親，當日頑梗悔已晚。愧爲逆子，終身沉痛恨靡涯。」下款署男端泰題等字，端泰爲蔣幼時名，此聯當係其自撰。至溪口附近名勝，如雪竇寺，寒華亭，千丈巖，妙高台，仰止坊，關山橋各處；或柳媚花嬌，鶯飛草長，層巒聳翠，峭壁插青。或飛瀑千尋，噴珠瀉玉，幽篁萬箇，翳日搖風。使人流連其間，恒樂而忘返。蔣每回珂里，一一登臨觀賞，妙高台畔，且有新建歐式樓房一幢，爲其遊山時憩足之所。



## 蔣 中 正

## 四

蔣父肅庵公，業饑，豪俠尚義，頗負盛名於當時，母王爲續娶，生蔣及一女，女適同里竺芝珊。蔣方髫齡，即失怙，賴母教養成立，熊丸荻畫，極盡辛勞！而蔣天賦聰睿，治學亦進步神速！稍長，母更俾習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期於博愛兼善，利國福民，故蔣之得有今日，皆其母氏訓誨之力；惟入民國未久，蔣母竟以疾歿，不及目覩其子之成偉功，享盛名；而蔣亦不免抱椎牛祭墓，不如雞黍事生之憾焉！蔣有兩子，曰經國、緯國，均英雋有父風，其異日宏有造就，可爲預卜。

國民黨所以能打倒軍閥，統一華夏者，揆厥原因，固由孫總理著成建國大綱，三民主義，諸書，爲法制上之基礎；然苟非蔣創辦黃埔軍校，使軍隊黨化，則此基礎，亦難鞏固；矧可期其發揮光大也。蓋孫總理開府羊城時，軍隊複雜，內部恒起糾紛，北伐大計，每被牽掣而無功。陳炯明居然倒戈無倫矣。其他桂粵滇湘各軍，號稱服從者，亦仍神離貌合，割據自雄，循是以往，即不爲外敵征服，亦曷免內潰以亡，蔣經敏感深慮，遂力陳創辦軍校之利於總理，總理亦因其性夙忠誠，且本人乘艦，破擊陳逆時，頗資其智囊之勞，翼護之力，足徵爲智勇咸優，堪當大任！於是乃有黃埔軍校之設，而令蔣兼任校長。嗣後蔣之取惠州，出長岳，會師武漢，以及掃盪贛粵，討伐燕魯各役，莫不得力於茲。而黃埔軍校之聲譽，幾欲駕保定軍校而上矣！聞蔣訓練黃埔之始，對學生優惠待遇外，管教均取嚴格。學生感恩畏威，故能絕對服從，所謂水乳情感，鋼鐵紀律是也。一次，蔣親身授操，喊「開步走」之口令既發，前排已近（黃埔爲一小島）崖邊，更進即須墮海；顧蔣未令立定，各生只得仍前，果紛紛失足下墮，後排亦不顧危險而隨進。至是蔣乃急呼止之，其前排墮者，幸均爲舢板援起，然猶無驕色，無怯容。蔣因亦極贊各生能勇於從令不已！

蔣督剿赤匪駐漢時，謁見者除特任官外，其他例須檢查，以昭慎重。惟黃埔生可以自由出入其辦公室，如家人父子然，亦足徵其對該生等之特別愛重也！

蔣性極寬洪，用人惟才，初不以統系或地域分判，其所推荐援引，各省各派人均有；故並世才人，亦多願擁戴而爲之用！黃埔生中果能力欠缺者，蔣亦必投置閑散，即或勉予一職，亦必僅敷生活；故邇來黃埔生失業者，亦比比也。

中國有史以來，即重識緯之學，大儒如董仲舒，著辟如劉文叔，且極崇信之，勿怪李淳風之推背圖，劉伯溫之燒餅歌，迄今科學昌明之世，國人猶多迷信，而謂其神驗也。當民十五蔣自廣州出師北伐之際，識緯家每傳述此番成功必矣！或詢其理由？則曰：「姑無論書說云何？僅據俗諺『一正壓三邪』之語觀之，亦可斷定蔣必成功。」蓋吳子玉之佩字，孫馨遠之傳字，張雨亭之作字，人均榜立，而蔣字介石之介字，其人形獨正故也。噫！是雖附會，抑何巧合乃爾？

蔣負笈東瀛時，曾於東京遇一名相家太氏者，所談蔣之經歷，了了如親觀，且驗者頗多；故深得嘉許！迨蔣率革命軍底定南京，復從事北伐，適太氏亦因故來滬上，蔣欲一卜吉凶，遣人召至南京，詢以「此次北伐，一月內能否直抵北京，中途有何阻碍？」太氏注視蔣而良久，始滔滔曰：「以將軍相貌論，後福固不可限量！然觀於氣色，則印堂微現黑光，是主出兵不利之兆；奉勸將軍，靜待時機，不可急圖！俟黑光退後，再行用兵未晚！」蔣曰：「咄！方今諸事均備，動員在即，正應取迅雷不及掩耳之術，一鼓殺盡敵軍！依汝之見，錯此良機，容對方有充分準備，勝券豈能操諸我乎？姑勿多言，曷速退休！」太氏經此厲責

蔣 中 正

，始快快去。

蔣統率國民革命軍，自粵督師北伐時，餉械既感缺乏，兵量亦嫌寡微；乃戰於岳陽，使十萬精銳直軍，全綫崩潰；汀泗橋一役，號稱常勝軍，亦驚詫革命軍為神勇，而欽服蔣之善教！謂生平未遇此種勁敵，故遂并武漢放棄之。追戰於潯江，使十五萬強矯孫軍，如枯朽之被摧拉；孫傳芳亦國中健者，雖竭智殫力，迭圖反攻，終不能不去江南，僅以身免。嗣後徐州濟南各戰，革命軍數雖加多，奉直魯聯軍抵抗力亦加強；願其結果，莫不為所擊退，以致北伐之使命完畢，中國之統一大業成功！揆其所以，固由蔣之謀勇天錫，亦實由革命軍幹部，多曾受其黃埔之訓練，故能愛黨，愛國，而不愛身，奮勇直前，膚功克奏，所謂有主義之鐵軍是也！

最近蔣更鑒于國人盲倣西俗，致將固有之高尙道德，付諸淪壞；善美風俗，變為奢淫，於是怒焉憂之！而有新生活運動之提倡。其大要，以禮義廉恥為經，衣食住行為緯，所期國人對于衣食住行之需要，皆以禮義廉恥為權衡；而務使精神物質兩方之享受，均能相合而不相違，蔚成一種莊嚴簡潔，愉快優良之生活方式，風聲旣樹，全國景從！此固足徵國人因數千年文化之涵泳有素，故能接受是項運動；然亦可見蔣實能身體力行，握住移風易俗之管鑰，而為國人夙所信仰。謂為才德俱優之領袖，甯非允當！

友人亦農云：「論我國現時領袖之人材，精細則推閻（錫山），勤樸則數馮（玉祥），敏銳則屬張（學良），剛毅廉介則許段（祺瑞）與吳（佩孚），惟蔣獨能奄有衆長，尤復益以衆所欠之寬弘，故允足稱為領袖之領袖！假使國人化私心，泯妒念，一致竭誠，奉之為國家元首，俾克盡量發揮才略，行使權能；敢謂十年

而後，國家必能返弱爲強，轉貧爲富，卓然自立於世界舞台，而與列強地位平等；如疇昔美之有華盛頓，近頃土之有凱末爾者然。

民國以還，中央政府失其統治能力，遂致省自爲政，據地稱雄者，滔滔皆是。於是軍隊爲個人之軍隊，而非國家之軍隊矣！充其流弊，內訌外侮，均由以生；彼外人譏我爲無組織之國家，平情論之，何可謂誣？且自有識者觀之，我國家不惟無組織已也，而尤爲一無訓練之國家！夫居茲國際競爭，弱肉強食之日，國家而無組織，無訓練，則其危險程度，寔堪設想，故今不欲救亡圖存則已，今而欲救亡圖存，殆舍嚴密組織，加緊訓練不爲功！蔣氏有鑒於斯，年來慘淡經營，特於匡廬勝區，輪次召集各省軍官，而施以組織及訓練，俾知忠國愛民之義務，安內攘外之責任，績效所臻，風氣爲變，此誠我國家二十餘年來第一要事，亦第一佳象！雖然，蔣氏猶以爲未足也。最近復有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俾其軍事化，勞工化之計劃與實行。（即提倡新生活之運動，意亦爲此。）蓋世界各國，現皆準備第二次大戰之軍實，戰幕一開，決不如疇昔之僅屬軍隊戰，而必演進爲國民戰；屆時勝負之判，存亡所關，國民之戰爭能力，經濟基礎，莫不大有連繫！而此種能力與經濟，又非組織，訓練之於平時，不能充分敷用；故民衆軍事化，勞工化，殊爲今日我國家救亡圖存之對症神劑也。——據受其訓練之軍官云：「蔣每日拂曉即起，治事迅捷而有秩序，故效率極大！常於赤日炎炎之下，作三四小時之演講，精神煥發，絕無倦容！其品人恆以『堅苦卓絕』，『埋頭力幹』等語。故受其影響者，莫不振勵自強，期于有爲！彼贛閩盤踞多年之赤匪，能爲國軍肅清之主因，即王戶區蓋豆期之訓練，固屬事實；而持此精神以赴，則收復侵地，完成革命工作，又安知不於此匡廬軍訓

段 祺 瑞

八

，肇其權輿焉。嗟呼！果爾，是安內攘外之兌現矣！吾人姑執筆以覘厥後可耳。吾友楚騷詠蔣登武昌黃鶴樓憑眺詩云：「橫流滄海待澄清，勞苦功高一世傾，奧略樓頭試憑眺，萬家憂樂總關情。」

段 祺 瑞

段祺瑞字芝泉，皖之合肥產，性情溫毅，識慮宏深，其生平功在國家，雖政敵亦不能加以否認！然綜其大者，則有三端：其一，辛亥武昌首義時，馮國璋軍已陷陽夏，民軍不支，至擬放棄武昌；而段力言於袁世凱，謂不宜同族自殘，以危國脈，而背民情。袁乃令馮停進，并交軍權於段。段遂乘勢聯結諸將，電請清帝遜位，改建民國。故當時使非段有茲舉，武昌一下，民軍氣必大餒，袁馮或將作曾左第二，則中華民國之成立，恐尚須革命黨若干之努力矣。其次，張勳康有爲等之復辟，北洋系各督，初多秘密贊成，未即響應者，實爲觀望於段。迨段馬廠誓師，表明態度，各督乃共謀護國，討破辦軍，致復辟功敗垂成。其三，歐戰時，我國會主守中立之議員居多，黎元洪亦附和之；段以內審國情，外察世變所得，知非參加協約方面，向德宣戰，將不免外人之趁勢吞併，即倖能存於戰後，列強之瓜分，亦必因而實現。於是毅然解散國會，宣告參戰，俾外人既無辭可藉，以併我領土；巴黎和會席上，我國乃有保留山東案之權利。故當時使非段能通權達變，更具世界眼光，我國恐早已不堪設想。

奕之爲技，由來者遠，欲求精卓，非天才與工力二者兼優不可；蓋天才缺乏，雖極意研求，只能造到平穩

之境域而已。反之，不力鍛鍊，惟特性靈，偶有妙着，亦如無源之水，猶可立待！我國奕界，代有名人，清乾嘉時，尤多傑出！乃流衍迄今，翻較東鄰爲落後，此其原因，固由傾全力以研究者少，而天才寡有，有亦不肯深造，實其要點。嗟呼！是雖小道，頗可藉覘國運也。

共和而還，能於奕界享盛名者，童年中以吳清源稱首選；吳爲東鄰羅致去，將來造就如何？尙須視其努力之程度而定。若者碩中，當然推段芝泉爲魯殿靈光！第自國難加亟，避嫌徙南，滬濱養疴，閉門謝客，恐亦無當年著子猶用兵，施兵法於楸枰之豪興矣。

嘗聞接近段之友人談：「段之奕術，實遜於其長公子宏業，喬梓暇日手談，段則十負六七，以生平性剛好上人之故，罷局輒怒斥宏業譎詐，其實固深喜其能跨竈也！民三，段以陸長代黎宋卿督鄂，籌軍之餘，頗感寂寥，詢諸鄂中官吏，能奕兼能與己對壘者殊渺，因爲之抑鬱無歡！幕賓以召長公子之說進。段可之。宏業時留平虜，得電以有萬急冠首，疑爲父病，乃乘平漢路專車至鄂，拜見後未及寒暄，即見棋枰已設，一侍弁招其入座，而段已興高采烈，拈白子相俟矣！宏業雖仍莫明所以，願是時亦只得隨機肆應，藉博乃父歡心。泊段最後一劫，未能打通，黑子竟貫澈其大包围之陣形，而獲佔優勝；於是段蘊怒欲重弈，未幾復敗；迨三戰皆北，怒大發，驟擲宏業頰而嘗之曰：『滾』。宏業知父令出必行，乃快快渡漢，更乘原來之專車，迨返舊都。記者按：世有博勝負不關金錢，雖父子昆季，亦斷斷勿肯稍讓者，其惟奕也歟？吾記段芝泉事，因聯想及於清代名相張玉書，與乃兄爭子墮水；益証勝負之見，理學家且不免，亦烏怪剛武性成之流哉？雖然，好勝之心，即人類追求進化之動機，否則謂世界今猶混沌，亦無不可？」

段 祺 瑞

九

合肥李經芳，有觀段興客奕詩一律云：「

吳佩孚

一〇

微同運籌借光陰，鎮日敲棋玉漏沈，代謝幾人稱國手，後先一着見天心，漫爭黑白分疆界，轉瞬興亡即古今，局罷請君觀局外，縱橫南北氣蕭森。。是殆有切當日時事。及今觀之，已成史跡。細味漫爭一聯，益信匪虛。

去年段七十誕辰，章太炎氏特爲文以壽之。太炎生平傲兀甚，從未以文字諛人。茲於段既備述其行誼，極致推崇；且有盼其東山再出，霖雨蒼生！蓋國難當前，非德才望如段者，起而担当救危圖存之任，則國之前途，實有不容其樂觀者在；是太炎此文，與謂爲諛之，寧謂爲勗之。總之，芝泉爲人，固稱剛毅勇嚴，事能獨見其大，而太炎爲文，亦洵命旨精超，結體凝鍊，洵乎漢魏以上之撰！故非芝泉其人，弗足當斯文，非太炎斯文，亦弗足壽其人。二人者文章道德，相得彌彰，其必能傳世行遠也必已！

段遂於軍學，佛學，而文學亦具根柢！嘗見有「遊旅大」詩一首，不惟詞藻可觀，即識解亦稱殊特！茲以其兼與史實有關，錄之。詩云：「重來四十年，不禁怨與傷，子微鎮金州，薊林旅順王（當時有此語），魯卿繼其後，毅軍屯其旁，甲午一戰後，相率去不遑，旅大俄所租，專橫恃力强，比鄰偏鬪狠，促之走傍徨，不及十年間，幾度荆棘場，白骨塚如山，表彰有一坊，當時義傑士，已盡還北邙，榮華浮雲去，大夢若黃梁。」

吳佩孚

近代軍人中，浩然之氣，充塞胸臆，功雖不成，猶足令舉世欽仰者，其惟蓬萊之孚威將軍！吳子玉（佩孚）乎！吳生平於歷史上之英雄，極端崇拜關岳，故其言行多似之，然關岳亦失敗者，則吳之不成功，正焉知不爲吳之幸運？蓋伊古以來，凡處境艱屯，遭遇悽苦，而其人又志節彌堅，甘受無怨；如孤臣孽子，烈士

貞婦者，每每更能獲得天下後世之同情與惋惜也！

舍弟叔湘，舊曾隸吳部，嘗云：「吳駐洛陽日，極注重于練兵，晨興殊夙，盥漱後，即馳馬繞操場一二週，乃卓立觀操並訓話，歷兩三時不倦，有時且與其夫人張佩蘭，并騎相騁于黃壤紫陌間，以競速度，而資笑樂！」蓋張夫人產自關外，夙精騎術，雖劣馬亦能控縱自如，體質復健碩，慣耐勞苦，吳在危疑震撼中，每賴其慰藉衛護，得以寧謐；世傳張夫人當吳顛沛豫鄂湘蜀之交，恆躬持手槍守帳外，自夜達旦不稍休。余嘗詢諸接近吳者，謂其事誠然；然則若張夫人者，固昔代花木蘭梁紅玉之流亞焉！

吳寄身河南雞公山寺時，憤功虧於一篑，悲國難之莫弭，日夕惟縱酒狂歌，用以自遣！更因神經刺激過烈，遂發生夜間失眠症；一夕，山月已斜，萬籟皆寂，猶獨步山寺外一疏林畔，負手高吟其所為感遇懷人之什，而藉以宣洩胸次骯髒不平之氣；方蹀躞往還間，忽覩有黑影一，閃向寺旁，風馳而去，心雖不能無疑，顧猶以為巨獸或魘魅耳。乃囑門衛警備，而返廂室擬寢；第復念及統一之局，將益不免陷于艱屯，覺靈台方寸間，有如火炙；遂不禁對窗外明月，浩然長嘆；而一雙虎目，亦自熱淚涔涔！詎正感慨之際，突有一人，疾似鷹隼，挾利刃翩然入室，屈膝地上而言曰：「驚擾巡帥，謹來請死」。吳見狀，悟為刺客，立語之曰：「吾頭大好，汝儘可斫之去！」其人曰：「小人奉某方命，本圖不利於公；但適于寺外，聆公歌聲，慷慨義烈，已足欽遲！及窺於寢室，又見愛國憂民之誠，溢於公之顏色；念鉏耨且不忍刺趙盾，小人何人，更焉忍刺我公？」吳聆語，遽掖之起曰：「若爾，則亦義士也？請坐談，且同一醉何如？」言既，復呼隔室之幕僚某醒，某乍覩其人挾刃，大懼，即自身畔取手槍，欲擊之。吳笑止之，為述一切，乃共飲。



吳 佩 孚

一一一

嗣其人留侍吳，至忠謹！越數月始辭去。聞其人精技藝，雙手發槍，能中飛鳥，故某方得知其反事吳，遂戡再一度謀刺之念云。

當直奉初次戰幕將揭時，吳命莫僚，設壇扶乩，以叩勝負；降壇者爲岳武穆，書唐詩一首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碎玉壺」。僅改一字而去。及後，直奉再戰，幕友扶乩，所書仍前詩，特將第四句與第一句互易，即「一片冰心碎玉壺，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寒雨連江夜入吳」。綜合吳兩次戰役之結果印証之，勝負雖正相反，情況却均相符。余嘗謂：「扶乩一事，含有不可思議之神秘性」。於茲益驗！

吳居岳陽時，湘督趙恆惕爲之大啟壽筵，某君賀以一聯云：「志媿希文，名齊忠武。仙來蓬島，春滿洞庭」。切地，切時，切人，切景，某君頗自負爲傑作，其友見而嘗之云：「吳氏方諸葛，可謂儼於不倫，若吳氏者，特關壯繆等耳。」噫！斯言也，亦可謂「君子有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矣。」吳出身儒素，在清季曾青一衿，其於軍事學術外，更酷嗜風雅，故詩書畫均有根柢，余曩遊武昌抱冰堂（堂爲奉祀張文襄公之洞地），見壁端懸有所畫竹六幅，風雨晴雪，各極其妙！題詠之詩，亦表現出雄豪磊落，睥睨一世之概！觀覽之下，幾不知晷影之西移，欽慕之忱，時已深植心版！茲番北來，獲胡君蘋秋之介，承其爲書一聯，文爲「仁則孝悌而已矣；禮豈玉帛云乎哉？」筆飛墨舞，精采炯然，昔人謂顏魯公書，力透紙背，吳以此聯，洵足當之！余惟有什襲珍存，期傳永世耳。

吳以孚威上將軍，秉節兼圻，筦軍百旅近十年，乃家無廣廈，囊乏餘錢，不惟較並世諸督軍，動輒擁資產

數千百萬者，貧富相懸，無異天壤；即視蜀漢武侯，猶有田五十頃，桑八百株者，亦不逮甚遠。邇來寄寓舊都，苟非當道諸公，念舊情殷，月予接濟，則其縱不爲臣湖飢死，亦曷免昌黎苦貧；雖然，養老尊賢，是固由諸公之高義，第使非忠貞剛烈如吳其人，恐亦莫能邀諸公之青睞矣！

或謂：「聞吳近仍月入千元，則寧不有贏歟？」是未知實際之言也。蓋吳夙敦道義，尤親恤士流，其月入於維持一己暨眷屬儉嗇生活外，餘皆分潤昔日幕僚之貧者，故數十家賴以舉火，儼有晏平仲當年流風；在今澆薄社會中，吳之此行，誠不能不爲有使頑夫廉，薄夫敦之功效焉！

近來吳激於愛國熱忱，每欲橫戈一試，冀遂其立功國際之思——觀其曩有詩云：「百戰愧無國際功」可証，——及願不得償，則時乃沉酣於酒，醉後握拳抵几，長歌當哭，以抒寫其悲憤；又曾費數晝夜之力，自撰致日皇書萬餘言，其中詳述中日歷史淵源，及處茲黃白競爭之世界，兩國應交利互助以圖存，不應相戕自賊而致敗，兼且闡明盈虛消長之易理，辭達意摯，足格金石！

或謂：「吳一生有不可磨滅之瑕點，即不應竭忠輔曹錕也」。蓋吳以關岳自命，關雖暫屈於曹，終仍歸漢，不失爲君子之過。第余又聞之，吳於曹之選舉事，絕不贊同，曹就任總統，獨無電賀，則其苦心，亦可諒於天下後世；況乎其忠義之志，堅卓不移，以視彼慣於倒戈，常囓所主者，人格之賢不肖，又何如哉？

吳在近畿第三師任副官長時，初頗見輕於同寅，即曹錕亦不知其爲人才；蓋三師軍官，多愚而妄，每聚談不離賭博徵逐事，吳則恆以軍政學術爲言，以是其招同寅厭，於其至或加揶揄，或即走散，期與之以不堪。衆醉獨醒，衆濁獨清，吳雖感環境惡劣；然仍我行我素，終不肯與同流合污，其個性堅強，伊時已見一

吳 佩 孚

一 四

斑！當曹錕駐防岳州日，值長沙有某種集會，吳代表曹往，乃展厥辯才，崇論閎議，使舉座驚服，而歸美於曹。適湘督湯鑄新亦在座，對曹亟贊吳，謂具儒將風格！然曹猶未知特垂青睞也。嗣湯擬成一旅，索吳於曹，俾充旅長，曹乃大悟，藉詞其資淺，而荐胡叔琪往；未久即任吳爲團長，曹後來之大獲其力，貴盛一時，實基於當日之一覺悟，俗所謂「福至心靈」，殆斯類歟？

吳第一次戰績，爲任團長後，禦蔡松坡於蜀之役；松坡素號能軍，其軍氣亦銳極！一次曹陷重圍不得出，吳率所部，奮搏以入，援之脫險；當時屢撲之猛，震動川陵，即松坡掠陣，亦爲舌撻，而欽慕其勇！前廿三師某軍官曾告余，謂吳最善指揮，如氣勢萎靡之軍隊；但經加以指揮，立可呈現朝氣，勇往直前，他人則未之能也！蓋其戰畧戰術，旣夙得所部之信仰，本身不怕死之精神，又足感動所部，而使與同化也。

吳自二次直奉戰後，卜居岳陽江濱，寄情山水，笑傲風月，幾如遺世之隱淪，而更時藉詩書畫，以自陶寫，書法雄偉剛勁，有子厚真卿風！畫則以竹爲多，風枝雪幹，縱橫有神！魚尾个字，剛柔相濟！翻正掩抑，各得形態！轉側低昂，各得意理！洵近世之名筆也！

吳嘗作有「竹德頌」一首，約五百餘字，余嘗憶其中有：「兩度出師西南征，錯亂參差總不平，少時自負班生筆，筆鋒到處無人撓，如斯破敵如破竹，惟慚國際少奇勳，從此虛心要師竹，聊寫數竿待時評。」後有「我從去年離帝京，罷戰謫居在湘濱，瀟湘多竹甲天下，風晴雨雪各具形，我今感時學寫竹，嘆息時局多棘荆，儘日寫竹消壘塊，酒後搦管任縱橫，寫盡胸中抑鬱不平事，寫出胸中磊落之光明，胸有成竹腕底運，下筆春蠶食葉聲，斯須千竿萬竿出，一洗塵囂滿座清，關岳夙秉春秋節，韓范胸羅百萬兵，符節運籌

真若合，丹青竹帛獨立名，百鍊此身成鐵漢，南天狂飈卷黃雲，燕雀焉知鴻鵠志，冲破秋空一點晴，恨不渴飲東瀛水，策馬崑崙頂上行，昂首天外飛巨眼，左顧大右長庚，人生富貴竹頭露，成敗興亡棋一枰！」此頌盡將胸際鬱憤，流露筆端矣！

前鄂督蕭耀南，出身亦一秀才，民六之際，獲任第三師補充旅長，旋以改編被擠去職，蟻居保陽，鬱鬱不自聊！時吳已極爲曹倚重，獲代三師師長職，無何，第一混成旅編成，旅長屬諸王承斌，第二混成旅編成，旅長又爲閻相文攬去，及編第三混成旅，旅長一席，曹已擬畀諸張福來，職員名單，且繕就矣。吳詢悉力爭曰：「蕭某追隨帥座，久歷年所，勳績卓著，學識優長！亦爲帥座所深知。前以改編，致令閑散，今斯職若更不使其担任，不將使豪傑之士，灰心解體乎？」曹疾曰：「子玉言然。」因立易張爲蕭，後閻相文升二十師長，張福來乃補其缺。迨夫湘鄂戰起，吳奉令南征，盧蕭不能見容於曹左右也，請于曹，要蕭偕行。曹恐其部新募，難任戰，吳謂屢閱蕭部，操極有精神云！湘鄂各役，吳僅令蕭部任後援，而迭次捷報，輒附其名，故直奉初戰既終，蕭遂擢升二十五師長，至得督軍鄂疆，巡閱兩湖。吳愛才如此，故蕭後亦竭誠擁戴，蓋所以報焉。

吳之嗜好惟酒，自二次直奉戰役失敗後，流轉各方，牢騷襲來，即把杯狂飲，飲必醉，醉必吟，以是知者遂多以酒相餽。吳飲而甘，亦每吟詩相酬。聞國府某要人嘗餽吳紹酒數十罇，時吳居綏定河之石壩，紹酒值雖不昂，顧運路遼遠，得殊非易！於是吳欣受之餘，乃書所作夢覺詩一律，爲巨幅以覆之。詩似深悟禪機，勘透塵情者！茲錄如次云：「放眼乾坤一葉舟，無端與我任沉浮，登場傀儡皆陳跡，入夢邯鄲總幻遊

蔡 元 培

一六

，消盡一年惟晝夜，湊成萬古是春秋，請君試問東流水，流到何時更不流」。

吳嘗有自輓聯云：「得志時清白乃心，不納妾，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崛強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其一生性行，此聯概括殆盡矣！

吳近寄居平市，頗習安恬，凡謁客非夙契者，輒不接見，日常於吟詩寫畫，飲酒澆花而外，則與一修髯老叟，說劍談玄，研究周易；聞此叟年已逾百，而精神矍鑠，目炯炯有奇光，蓋一非常人也！客歲華北災重，吳慨然憫之，願罄畫助賑，嗷嗷飢鴻，因而存活不少！人有詩以美之者云：「數門却掃習安恬，得失無勞問卦占，畫意吟情閒更好。幸分筆潤與窮檐。」

蔡 元 培

爲國民黨元老之一，執教育界牛耳，而主張以美育代宗教之浙杭蔡元培（子民）氏，世人莫不欽仰其年高德劭，道學閎深，足爲後生小子之矜式矣！抑孰知其固亦情場過來人，而生平正有一段哀艷史在。

緣蔡青年未第時，曾從上虞宿儒王佐，研習經學。王有妹，曰蕙如，知書能文，兼工吟咏，讀蔡文心竊慕焉，因揄揚其才於母，意蓋欲作薦羅之附。母嫌蔡家清寒，且貌寢身癯，謂非壽者相，僅漫應之，而不爲謀締姻。期年後，蔡連捷成進士，報至王宅，蕙如不禁欣躍曰：「固知若人非池中物，今何如耶？則儂之藻鑑爲不虛矣！」母乃囑王佐情人，爲乃妹執柯；詎蔡已定婚於某巨室，母女聞之，始大懊喪！未幾蕙如鬱鬱病，經歲竟歿。世俗論婚姻，固多以貌或財取人者，是亦毋怪王母之失奇士於交臂也。此事浙人多傳之

，特不審蔡於此閨閣知己，嘗灑一掬同情之淚也否？惟余又聞人言，蕙如曾出所繡幽谷蘭馨圖徵題，蔡爲詠兩律，蕙如函謝，并附和章，蔡亦激賞之！自是詩札往還，知音互許，婚姻問題，亦嘗及之，兩情凝固，然而均能以禮自範，所謂精神之愛者；惜乎母也不諒，致凋女貞之花，魂兮莫歸，空啼子規之鳥，莽莽情天中，遂留此永遠之缺憾已！

前歲牛蘭案發，蔡奔走呼號，聯結同志，組織民權保障大同盟，以事營救，對政治犯，亦多援手，時人有取孟子吾不忍見牛殺鯨之意，作詩讚蔡云：「數爲和平撮合忙，無慚菩薩此心腸！即今牛未過堂下，人道翻先作主張」。

蔡任北大校長有年，學生對其感情，極爲融洽。國民政府成立，北大生賴援引入政界者至夥；蓋蔡夙抱「有求必應」主義也。惟北大生甚衆，南京各機關，頗有不勝位置之苦；而挾蔡荐函以求位置者，且源源來不已。因而各機關遂深知其介紹書上之印章，已成爲一種普通應酬品，乃與蔡商，凡必須與以位置者，須另用一種特殊印章；而僅敷衍了事者，則仍用其普通印章。蔡從之，詎未幾，北大生求位置者，又多挾所謂特殊印章之荐書，紛集於各機關；而各機關仍苦於無法應付。旋更與蔡商，嗣後函荐無效，必面告斯可，於是求蔡之介紹函者，漸斂迹矣。

## 汪兆銘

在中國國民黨內，具有悠長之歷史，與偉大之勳勳，更以閎才博學，表率群倫，且膺得「達人」之稱譽者

汪兆銘

一八

，汪精衛其人也！汪名兆銘，粵人，現年四十七歲，性夙淡泊，民初黨人多為達官，汪則野鶴閑雲，清高自許，故孫總理絕倚重之！至總理歿後，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汪乃被推為第一任主席；自是遂於黨政界中，獨樹一幟，與海內群雄，馳逐於政治之舞台。九一八以來，國家遭遇非常嚴重之危難，汪出任行政院長，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政策，支柱靡付，動輒得咎，盛名竟隨國勢而日落。「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人多為汪惜此一出，實則汪鑒於國事阽危，民生困蔽；苟不抱一種犧牲精神，出膺艱鉅，謀挽頹波；則一旦棟折榱崩，不惟己將連帶被壓，抑亦無以對先總理于地下；故毅然而出，雖忍辱負謗，亦殊甘之，即其自謂之「跳火坑」是也，大義攸關，汪固弗能惜矣！

汪最初得名，為謀炸載灃一案，鄒魯所著國民黨史料，曾詳記之；惟又聞人言：「汪得不死者，實由肅王善耆閱其供詞，亟贊其為奇才，乃力請於載灃而錮之獄，更囑獄吏優待。故汪在獄，起居甚適，能不廢吟咏。善耆并時以衣履菓餌書籍等相遺，俾免受精神上之苦痛；否則以當時獄中之黑暗兇慘，所犯更為謀叛重罪，如汪一貧弱文士，其不瘞死於縲紲幾希？」故說者謂汪於厥妻陳璧君女士而外，肅王善耆亦曾其一知己焉。

汪兄兆銓曾為粵督岑春煊幕友，汪既獻身革命，恒與陳璧君女士偕，有時為避偵諜計，且須偽為夫婦。璧君雖不置意，汪則每抱歉然！迨刺載灃事發，汪繫獄，璧君奔走營救，并賄獄卒，以片紙達汪，請定夫婦名義，留一永久愛情之紀念！汪許之，復慮其留京賈禍，因竄易屋梁汾水詞，成金縷曲一折報之，有「跋涉關河知不易，願孤魂繚繞車前後」句，璧君凄然而去。汪在獄欲留其扎不可，棄之不忍。乃咽而下之焉。

。因此，汪於辛亥出獄，遂與陳正式宣告結婚。友人某則言：「遜清末葉，革命黨份子都抱定『我來幹，同去死』主義，不似今日之少數黨人，丁茲亂滅關頭，却始終抱定『打倒你，我來』之見，至於幹不幹，則其自己問心，恐亦未嘗思及。所以鬧得東北淪亡，川贛匪熾，察東危急，華北動搖。噫！時局如斯，誰尸其咎？且即汪在清末與同志黃復生，潛赴北京，設光華照像館，密造炸彈，挾往德勝橋，謀炸攝政王載灃未遂，被捕下獄，囹圄苦況，人所難堪，而汪當時卒能忍受一事觀之；是亦『我來幹，同去死』精神之表現也！」蓋汪伊時所帶刑具，鍔鐐項鍊，連串一處，胸部更加一鐵片，統計重量二十七斤有餘；汪亦嘗念處此惡劣環境，有百死必無一生，遂欲自殺，藉勵同志！故於一夕星光燦爛，萬籟無聲時，蛇行潛出院中，擬投身於井；不料鍊聲響動，驚起獄卒，挾之以還，由此更加嚴重監視；而汪之過乃尤苦！越數日汪見牆上有巨釘，死念又萌，欲觸釘貫腦以死，乃審視至再，釘高人矮，自殺又未如願。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汪當時之情緒，真有欲哭不得者矣！

汪與夫人陳璧君女士，情好之篤，爲黨國諸要人冠！孫中山在日，嘗有「夫妻愛情，我輩不及精衛」之語；故汪生平，誠能不二色也！汪近患肝病，每發則洪怒，僮僕動輒得咎；惟陳夫人至可解。某日汪宅來賓甚多，陳公博在座，羣譁陳懼內，陳方譁辯。汪笑曰：「大丈夫只須行正，立正，一切無益嗜好，俱在掃除之列，則使無所用其怕老婆也」。陳曰：「以汪先生之不嫻，不賭，不吸烟，不納妾，當不怕老婆矣？」汪未及答。璧君聞聲入，詢所語爲何？衆方欲有言，汪急以目示意，衆乃默然。是汪殆亦夙怕老婆者也！汪兄兆銓，清亡後，惟充學海堂長，閉門傳經，不問時政。於清代帝諱，寫時恆缺一筆，以示尊崇！每年



元旦，舉行拜闕典禮，歷久不廢。一次，汪至其家賀歲，兆銘竟強拉汪隨己參拜。汪跳而免。後笑語其友劉禹生曰：「予今日幾作清之遺臣矣」。劉叩得故，亦爲軒渠不已！其弟兄一保皇，一革命，宗旨不同如此，足見舜與象，周公與管蔡，性善性惡，相懸天壤之非奇也。禹生廣州雜詠詩曾咏之曰：

「儀文缺諱守叢殘，晚代儒宗異代觀，伯氏孤懷如季氏，海天寥闊弟兄難」。

汪於詩文詞章，均極精擅！其文散見報章雜誌者，殊多論政之作。詩則蒼涼悲壯，似谿少陵劍南一爐而冶之，已刊之小休集外，嘗見題友跨亭壁三絕云：「悵倚微欄傲翠微，不因宿草已沾衣，山中明月須長在，照得遼東一鶴歸。」「腹痛軍中力不任，中原北望暮雲沉，滿山木葉蕭蕭響，說盡生平報國心。」「渡河聲咽宗留守，開笛心傷向子期，一角虛亭殘月裏，夢中識路有餘悲。」亭在陳英士墓側，渡河一首，蓋慨乎英士賁志而終，未及見革命成功者！更有病中寄慨二首云：「奮飛無力但長吁，點點繁霜上鬢鬚，國勢急于駒下坂，世程曲似螳穿珠，病深欲採三年艾，用拙徒懸五石瓠，移枕正遲明月上，枝頭烏鵲莫驚呼。」「飛飛螢火惜居諸，一病因循久廢書，曲突徙薪嗟已矣，焦頭爛額復何如，猶聞蝸角爭蠻觸，敢望豚蹄滿篝車，夜半打窗風雨惡，有人躑躅在泥塗。」乃民國二十一年出國養病時作也。

汪有度遼詞，調寄蝶戀花一闋，極悲涼感慨，讀之足振起民族精神！序云：「昔聞屈堂，誦其中表文芸閣所爲詞，有『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之句，未嘗不留連反覆，感不絕于心！近得雲起軒詞讀之，則似已易爲寸寸關河，寸寸銷魂地，顧二語意境各殊，不能無割愛之憾。余冬日渡遼，所經行地，劇心怵目，不忍殫述！爰就原句，足成此闋，點金之謂，所不敢辭，掠美之愆，庶幾知勉云爾。」詞云：「雲偃蒼松如

畫裏，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浪嚼巖根危欲墜，海風吹水都成淚：夜涉冰澌尋故壘，冷月荒荒，照出當年事，蒿里老狐魂亦死，鬪骨奮擊酸風起！」

## 馮玉祥

現我國軍人中，最善練兵，而堪與古之吳起，稷卨齊名者，世咸知爲巢縣馮煥章（玉祥）矣！考馮之生平，遇有一大難點，即駐防區域，恒爲西北荒瘠地帶是也！唯地帶荒瘠，故軍需缺乏，致所部無論官兵，均弗能得如他軍優厚之月餉，甚至食亦粗糲，不逮他軍之甘美。雖然，不逢盤根錯節，不足以別利器，因茲難點，乃見馮使所部莫不心悅誠服，益爲難能可貴！至馮所以能致部衆對己悅服者無他，亦由其素與所部共勞同苦，親如家人父子，遇有急難，恒力爲謀解決；而所部果有非法行爲，又能一例懲儆，無稍偏縱；因之薰陶成習，所部遂莫不感恩懷刑，以其信仰爲信仰，以其行爲爲行爲，人人腦海中，惟充滿悅服馮之一觀念；而不容其他思想淆雜於其間矣！

馮之士兵初入伍，即由官長將名姓，籍貫，居址，家況等，作極詳盡之記載，月餉除與以必需費外，餘悉令交入聚金會，會以五人爲組，輪流得金，所得由官長代寄其家屬，此法爲益有三：一、可養成節儉儲蓄之風。二、可免沾染不良嗜好。三、可增進其家屬之好感。若兵士之父兄來營探視，官長例須設饌餉之，并導其參觀軍容，與作剴切之談話，俾知其子弟在軍之情形；而其父兄感于官長之有禮，及目觀軍中訓練美善，足以變化子弟之性質，無不歡喜讚嘆，深切勗勉其子弟，服從長官，以圖報稱；故其軍團結異常，

馮 玉 祥

二二

從無發生譁潰及反抗等惡劇；外人謂其利用宗教，以範圍兵心，初雖有之，後實弗爾。

馮駐節張家口時，司令部各官佐例須會餐於大食堂，馮亦每餐必預，其食恒爲粟米粥玉黍窩窩頭青菜豆腐等，間有鷄蛋牛肉白麵饅頭，則屬年節盛設矣。一日晨餐，窩頭內有陳者，味微帶餿，各官佐食之眉皺，幾難下咽；馮視狀取一食之，笑曰：「今日窩頭佳極！副官長號能食，能食六枚否？」其副官長時爲馮治安，笑答曰：「能食八枚」。馮依次問各官佐，亦皆以能食若干枚答之。於是歡笑聲裏，衆爭健啖，瞬即盤盤皆空矣。此雖權術作用；然試問今之握虎符，擁梟比之諸將帥，其能行此權術者誰歟？

馮尤有一事，曾膾炙於當世賢豪之口，即拔擢故交尤鶴亭於艱辛困苦之中；而使得終享安逸之生活是！

尤鶴亭者，爲清季直隸小站新建陸軍某營兵目，嘗與馮同伍；當時賭風正盛，官與兵輒聚賭，有不隨和者群加非笑；馮時猶充兵，雖意不謂然，固不敢開罪于衆，只有提己餉銀若干，交隊中潑賴者代賭，輸贏均所不計，已惟讀書習字，孜孜弗肯休；是時軍人無教育，不但目兵胸無點墨，即官長亦多目不識丁，馮每於晚間秉燭讀書，聲琅琅然達牖外，同伍兵某厭其擾睡，嘗之曰：「相汝之貌，能不爲收豬奴，苟免凍餒足矣。今更圖當官者，豈非癩蝦蟆想吃天鷄肉耶？」一際且欲以老拳相餉，幸尤爲抱不平，力加庇護，始獲相安無事；蓋尤孔武任俠，夙擅少林拳技，同伍皆嚴憚之，所以某不敢不受調停也。

民三之際，馮積資升充第十六混成旅長；而尤早已退伍，浪跡燕齊間，以說評書爲生活。

民十一馮由豫督調北京任檢閱使職，其部隊均駐南苑一帶，適尤亦在南苑說評書，一日馮與遊於營市街，似曾相識，詢之知爲新建軍同伍之尤某，大喜。尤亦將別後情形，一一陳述，并云：「早知故人升任上級

官；惟己太不長進，分隔雲泥，故未敢冒昧晉謁耳」。馮與之携手歸署，呼之以大哥，仍囊稱也。嗣並爲增置衣履，代購地數十畝房十餘椽，以安頓其家屬。嗟乎！范叔一袍，韓侯千金，君子於此，不能不許馮氏於友道足爲涼薄社會之針砭焉！

尤身軀肥胖，年歲又高邁，不合作他事，馮遂利用其說評書之長，俾赴各營輪流演講；各營官兵以其係主將舊交，且復談諧可喜；故亦均以大哥呼之。於是尤無論何至，莫不受熱烈歡迎；而呼尤大哥之聲浪恒充滿於其足跡所臨之空氣中，此亦當日馮軍中一趣史也。

馮任湘西鎮守使時，一日邀辰沅道尹王一德閱操，王欣然往，私計今日食指大動，殆將餼珍饈也，孰知晤見後，馮即導其環步操場，藉資閱兵。操場周十餘里，王疲極，煙癮且大發；而宴久不設，輿辭則又堅留不放行；日已暮矣，始以行軍之冷飯鹹菜餉之，王不護已，勉強下咽；然後辭歸。及歸抵道署，王已涕淚滿面，軟癱於輿中，由僕從扶掖入內宅，經其妻喃喃以鴉片十數口，始能轉側。事後王又晤馮，笑語之曰：「公日前惡作劇，幾要却余之老命矣！」馮亦大笑不止。

馮約束部下甚嚴，稍有所犯，輒鞭扑無貸，部下亦敬憚之，莫敢違也。一日某營長以誕辰故，招僚友飲於常德之第一春酒樓，并呼歌妓侑觴；知馮素惡冶遊，乃擇座密室，冀避其耳目；不意仍爲馮偵悉，即微服至該樓前廳獨酌，時有一皮工亦飲於彼，因故與攀談，皮工不知其即鎮守使也；斯時笙歌之聲，喧達戶外，某營長等豪興驟舉，幾忘禁令；迨燈燵酒闌，正擬出門，忽瞥見馮亦在是，不禁魄散魂飛，驚皇失措！馮不與語；第爲皮工會資而去。回署後，營長等各鞭背五百以示儆，其治兵之嚴，即此可見一斑！

馮 玉 祥

二四

馮惡賭尤甚，部下犯之，固嚴責不貸；即防區商民犯者，亦常遭其捕懲。參謀某曾在外竹戰，被責軍棍五十，以是部下官兵，莫不引之爲誡；其駐防常德時，布告禁賭，商民視爲具文，賭如故；且以商會爲總俱樂部，有盤龍辦者，莫不沉酣其中，如蠅蚋之戀膾臍也。馮知之，一日微服赴會，適值商董輩作葉子戲，觀其忽至，急欲斂具，馮固止之，謂：「逢場作戲，予亦願臨時參加，君輩其許可乎？」衆皆表示歡迎。既入局，博未一週，馮突謂：「予誤矣，予布告禁賭；而躬自蹈之，民間其謂我何？是宜處罰。」即呼從弁取洋四百元來充罰款。旋謂衆董曰：「君等既同犯，亦須同罰，否則依律拘禁，一日抵一元也。」衆董乃悟中計，祇得各繳洋四百元了事。馮乃飭弁全數送交慈善會充賑濟用，其行權術而不詭於正義如此！又一日馮令憲兵數人，監押四博徒，各着紅紙馬甲，中書「賭痞」二字，人肩桌足一隻，桌上陳雀牌全副，頭家亦着紅紙馬甲，手銅鉞且行且敲，高呼「請看賭痞之怪現狀！」繞行全市衢巷間，見者無不譁笑；而賭風爲之一戢。

馮之嚴于執法，不惟治兵，即治家亦然。嘗訓其公子曰：「爾祖爲木工，爾父爲鐵匠，爾將來果欲爲何等入乎？」其公子必答之曰：「亦願爲工人」，乃適合其旨。否若答以「爲軍事首領」，或「政治大家」，則觸其怒，且大受扑責矣。又不惟言語須如此，即所著衣履，所食穀饌，亦須力求勞工化，稍近華澤，輒難免於訓斥；其政治部主任某君言：「在張家口時，馮公子一日乘汽車出遊，爲馮所知，責以汽車係公物，爾何資格可以乘之？盛怒下持巨棍責之，至于顛破血流，體無完膚，各官佐莫敢勸阻，後請出其夫人李德全女士，婉祈寬宥乃止。」此節視古名將岳忠武輩，亦何以異？治家者誠宜奉爲圭臬也！

馮任陸軍檢閱使時，所部駐南苑，有日本武官數人，前往參觀，見各營所懸萬國旗，獨缺日本者，日武官不憚，提出質問。馮以幽默語答之曰：「此係購自商店，近各商店，不知何故，均不預備貴國旗？深滋抱歉！」日武官乃以之電告東京，越數日，復以其國政府名義，邀馮赴日閱兵，馮謝之曰：「鄙人深信將來必有親至貴國之一日，日下尙非其時云」。聞者以爲其語中有刺。

劉紀文任京市長時，曾斥資十餘萬，建一偉麗之西式住宅，馮至京視之，大不謂然。其宅傍適有隙地，馮乃購數方，而築茅屋一椽居其中，望衡對宇，一時頗使劉難堪云。

馮最近蟄居泰山，日惟蒔花種菜習拳讀書，以資消遣！去歲北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由滬北上，道經泰安，因與馮交誼甚篤！特往謁之，藉談離懷！黃乘山轎，出車站北行，抵普照寺，即見步哨林立，途中憧憧往來者，皆武裝同志，或讀書，或操體，狀殊閑逸！馮之副官數人聞黃至，群出歡迎，導黃直達馮所居五賢祠前，遙見群衆簇擁一髮已斑白之大漢，急遽來迎，是即鬱居養晦之馮氏也。

馮著灰布短棉襖，青布皂鞋，灰布襪，戴灰布帽，笑容可掬！俟黃下轎，前執其手曰：「膺白別來無恙乎？」言畢相携入寺，落坐後，馮更續言曰：「我最近行事，人皆云係矯枉過正，實乃不諒我心」。黃答云：「豈屬矯枉過正，實乃矯正過枉耳。」言下相視而笑。黃之言此，實有一段濃厚趣味之故事在；緣年前馮氏南下，在滬訪黃，黃厲懸有郎世寧所繪之中原逐鹿圖一幅，郎本丹青名手，對於清之衣冠形狀，繪畫逼真！圖中射鹿者爲清高宗，後隨數百人，咸衣獵裝，持獵器，文武齊備，儼具一整朝廷形式。當時馮云：「清室有二百餘年歷史，觀其衣物，即可知其文化矣。」黃當答曰：「衣冠文物，足以代表國家，然一國家之

## 閻錫山

二六

中心人物，諸事不得矯枉過正，須持以中庸之道方可。」馮聞斯語，首肯者再。黃於是更進言曰：「當普法戰爭後，德相俾斯麥恃戰勝餘威，某次以陸軍總長兼外長資格，接見法之外長，俾氏僅着寢衣，大有凌厲一切之概；法外長觀狀不懌，認俾失態，因思有以報復之；乃脫其所著之禮服，隨脫隨笑謂：『今日天氣太熱。』言未已，又將鞋襪盡在俾前脫去，正色而言曰：『君今日見一國之外長，如此無禮，本人受辱不足惜，其如普魯士國體禮節何？』俾至是始知己錯，遂當面謝過不已。」按黃氏言外之意，係以吾人處世用財，固不宜奢，特亦不宜過儉，而諸事須叶情禮，否則！驕枉過正，影響實鉅。

## 閻錫山

閻百川（錫山）氏，自辛亥革命，晉撫陸鍾琦被殺後，出任都督，以迄於今，猶能手縮虎符，坐鎮疆疆，屹然不為外內勢力所搖動，故夙有福將之雅號！惟揆厥致此之由，則晉省地勢使然，其一；部將無野心。其二；偏重舊禮教。而閻氏感覺敏銳，舉措恒估機先，則其三。此三點，尤以後者為最有關係；舉例言之：如辛亥前閻已入同盟會，迨武昌首義，吳祿貞以第六鎮統制，駐防石家庄，擬返兵攻北京，閻亦參與其謀，吳被刺死，閻仍進行革命，而遣兵娘子關，以掣清兵後。洪憲之役，閻則歛兵自固，不附國民黨之二次革命，故亦不遭衰忘，袁歿黎繼，段芝泉翩然稱北洋派首，閻復以師生誼，時表親善，直系當國時，閻乃努力建設，俾晉獲得模範省之嘉譽，致直系畏清議而不克以兵征服之；奉系勢盛，閻亦派說客，向其取得聯絡；及國民黨佔有寧漢，閻遂響應於北方，而獲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之榮職；近則埋頭苦幹其統制經濟

，十年建設之工作矣。

晉人以崇儉名天下，閻雖貴極一時，對於消費，亦素主儉，且極力提倡之。至其宴客，雖不比馮煥章之僅以蔬菜相餉，然殺止五盞四碟，酒則汾產一壺而已。聞有要人某，酒量夙佳，蒞晉謁閻，閻仍以酒一壺款之，其飲與方酣，而酒已告罄，閻則并不破其添酒之老例，遽呼進飯，其無奈退席返寓，出資沽酒重飲，以是遂以「閻一壺」稱閻，閻不惟不以爲忤，且每於宴新客時，親舉而告之人，人亦每喜其能提倡儉約，而原諒之焉。閻素有嗜紙煙癖，每當公務蠅集，運用思想時，吸紙煙尤多；嗣經醫告以紙煙中含尼可青之毒質，多吸傷腦及肺，閻乃極欲戒除；然無紙煙在握，運思恒感不靈；不得已籌一逐漸戒除法，即始而吸自製無毒之紙煙，嗣取類似紙煙之糖菓，持而吸之，聞現則絕對不吸，亦不碍及工作也。

晉人吸白面成癮者，不乏其人，白面爲嗎啡海洛英之化身，吸成癮後，極難戒除；考晉人多吸白面者，蓋由禁吸鴉片最嚴，犯者恒遭重懲，白面吸法簡便，不易查緝，更較鴉片力鉅而價廉，故遂以之代用；實則白面爲物，吸久量增，每有初吸時，僅日需一毛二毛之費，積累可耗至十元數十元不等，因而傾資產，喪生命者，常有所聞。晉省尤有一陋俗，即婦女多纏足是，據查鄉間婦女，仍以纏足爲美，不纏足之婦女，且無人與締姻，故統計晉省纏足婦女，約與吸白面者等，亦十人中之六七也。大同婦女，素以善纏足聞於世，閻現亟謀改革，對白面嚴厲禁止，犯令被捕獲者，初交醫院勒限戒除，再犯即行槍斃。並於村約中訂禁止纏足之罰條，復令中小學生，各佩「不娶纏足婦女」之徽章，果能雷厲風行，持之以恒，晉省婦女之足部，脫離束縛，恢復自由，爲期當復不遠！



孫中山先生謂：「三民主義，即救國主義，亦即發財主義」。驟聞之，似殊淺薄可笑；實則國於塵球，經濟較一切均爲重要！故仲尼亦云：「先富後教，足食乃能足兵」。近美國所以雄視歐亞者無他，爲其富于金元耳。蘇俄兩定五年計劃，埋頭苦幹者亦無他，在求將來能以經濟力量，壓倒各白色帝國主義耳。觀此，吾人對閻之積極努力經濟與建設，期晉人富力宏增，工業發展，殊無法否認其所治不爲模範省也。藩變以還，國難嚴重，而閻方定十年計畫，企圖富強，論者或疑緩不濟急，無裨救亡，殊不知使全國各省，苟胥奉爲準繩，舍破壞而事建設，則內訌不生，外侮自戢，果屆十年，行見國力充盈，強鄰就範，稱雄之道在是，豈僅救亡而已！——雖然，閻今獨能知此，是其前途，將較其他偉人爲有希望；而或者開發西北之大任，仍舍閻莫屬焉！

閻爲人外示誠樸，內蘊靈明，頃每以多行少言，及勿亂動，宜靜幹爲主旨；蓋有悟於十九年從事內戰之非計也。所居河邊村，風景殊佳！其村人恒享長壽，則以其地，水木清華，空氣鮮淨，人惟力作，慾念輕微，故適合衛生之條件耳！

當直系盛時，吳馮曾各派員赴晉，藉覘虛實；閻以殊禮款客，并表示惟謀村政公路之改善，而無意於練兵，俾弛防晉之心。客欲觀操，閻調衛隊一連，躬陪以觀，連長呼向左，兵則紛向右，服裝不整，槍械尤難，終操，閻且自誇其佳，并犒洋五百元。客回報，吳馮謂閻無野心，晉軍不值一擊，果不更防之。閻嘗派員訂購奉造槍萬隻，首運五千歸，頗精利，次運之五千，則極劣，承購員恐閻疑已舞弊，請電楊宇霆掉易，閻一笑止之曰：「使渠謂我不辨精劣，則吾得槍之用，寧止於五千哉？」其能韜斂鋒鏑如此！記者曰：

「自強不息，外柔內剛，一擊不中，翩然遠翔，惟闔百川有之矣！」  
故燕晉聯軍大將軍吳公祿貞綬卿碑銘 閻錫山撰

嗚呼！自民軍建義以來，天下雄駿瑰琦男子，斷脛陷胸，以殉其夙昔所抱之義者多矣！其成敗或局於一隅，其得失或待乎論定，若夫舉足左右，禹域大勢，隨之爲轉移，雖所事不終，而聲勢砰礚，足以聳敵膽而奪之氣，肘腋枳橈，亡形成焉；如綬卿吳公者，其志事尤可悲也！辛亥九月初八日，晉民軍起，錫山被推爲都督，與諸君子策攻守方略，命曰守娘子關最急，是日移偏師駐之，事起倉卒，公私赤立掃地，於守事未能善也，當斯時武漢一日戰數接，南北洶洶，未有所定；公方任清六鎮統制，與灤帥今歸綏將軍張紹曾，謀舉義河朔，留灤軍中久之，而清廷以公部將吳旅長鴻昌，將六鎮兵攻晉，輔之以旗軍，懼二也。於是參謀何燧朱晃勳來覘軍，至乏驢嶺，知晉守不固，有主速攻者。燧詭詞阻之，遂以六鎮軍次石家莊，公至自灤軍，審晉事欲隻身入京，有所要請。公客周維楨張世膺曰：「公在灤所圖者何事？清廷寧不聞之？是自入虎穴也」。乃止行，而使維楨來議聯軍事。錫山與維楨約，吳公果助義師者，當檄旗軍攻固關，晉擊其前，公擊其後，旗軍殲，燕晉聯軍出，績乃可言也。維楨以報公。公允之，而詭以招撫晉軍入告，清廷固疑公不誠，然卒授公巡撫，冀可以爵餌；而公畫策覆清廷益急。會清廷南征軍軍火過石家莊，公揮部下徑留之，復草疏請正漢口軍焚殺之罪，意將坐以困清也。錫山使參謀在旁促進兵，又以電話詰之曰：「公爲巡撫所動耶？」公遽曰：「是何言？行當至關上與相見，掬示方寸耳。」九月十四日公與吳鴻昌何燧，請面錫山，錫山堅持前約，笑曰：「少須之，定不相負也。」嗚呼！豈料禍變遂生於意外也哉？雖然，公死

而清室已震撼不固，晉軍形勢既振，清南征軍亦狼顧惕息焉。首尾衝決，和議之說遂起；然則公之爲功民國者大矣！非特晉事賴公，以無敗也！始公以世家子，留學日本，庚子唐才常起義漢口，公焚大通應之，事敗東走，清大吏名捕公，不能得，文網稍弛，歸爲清籌練新軍，又充專使於日本，爭間島，以勞獎授副都統，佩邊務大臣印，已而充六鎮統制，六鎮舊武衛右軍也。公至軍，稍變其營制，欲易置將弁數人，未得竟施，軍中向背各半，故謀公者得因而用之。初清軍諮使良弼，與公相善，然內實忌公甚，至是以二萬金購公部下陰圖公，公駐軍石家莊，以車站票房爲行轅，夜飲沾醉，與周維楨張世膺治軍書；刺公者突以賀簡晉撫爲言，槍擊公中要害，遂取公元以去，世膺維楨並死之。時宣統三年九月十六日夜分，實十七早一鐘後也。嗚呼！豈不悲哉？公初與錫山約，以晉軍六營至石家莊，防旗軍爲變。錫山檄劉國盛率第一營赴其約，前至而公被刺，遂拆毀鐵路十餘里，收公輜重以西。公部聞變，悉臂纏白布，出與旗軍戰，久之始定；而燕晉聯軍之舉遂已矣！公諱祿貞，綏卿其字，湖北雲夢人，八九歲誦書史，日可千言，稍長學劍術，治兵家言，皆深通，溢其餘以爲詩歌，行草書尤邁往可喜！開朗豁達，視當世蔑如也。始與錫山見，即曰：「我老革命家，子不聞耶？」又曰：「晉事我其知之，某年某月成幾軍，某年某月購械彈若干，耗用外今富存若干。」言之歷歷，如屈指指而數庭樹，錫山爲之瞠目！死時年三十有三，其事狀世既多有傳者，茲不著；著其關鍵興亡者，俾過燕南者，流連故壘，慨然想見公之爲人！不獨錫山區區抒其私痛已也！

系之銘曰：

有奇男子，起江漢濱，軀幹雖小，氣壓輩倫！側足焦原，包天者膽，投龜大呼，縛虎笑瞰。再扞文網，足

應世需，繫繫白哲，專城以居。人亦有言，授人以柄，彼昏不知，日入吾隄。北風胡馬，越萬南枝，炎耶黃耶？惟寐忘之。合燕晉軍，將拊京師背，指顧之間，來兩魍魎。志則大矣，命其奈何！奮飛之際，以身薦嗟！血食萬家，曰酬發難，矧公勳伐，固一時冠！峨峨貞石，刻此銘詩，爲天下痛，非以其私。來者爲誰？敢告一語，失敗英雄，獨有千古！

## 張學良

張學良字漢卿，現年三十四歲，遼寧海城人。才華穎異，器識閎通！雖屬系出名門，却能自樹勛業；而其秉性堅強，尤非常流所及！如一事理也，既經認定必須如此辦去，則雖謗議叢集，表內交攻，亦必固定不撓，仍向目的邁進，得喪成敗，概弗暇計，此觀于民十七年其贊成國民政府統一中國，而在東四省轄境，易豎青天白日旗一事可知！即其最遭世人抨擊之九一八瀋陽事變，亦實因認定中國之武力，目前弗足抗禦日本，與其兵連禍結，使國家受更巨之損失，毋寧鎮靜應付，徐圖挽救之爲愈；蓋鑒於濟南事變，南京事變，以及皇姑屯事變，日方均以我國消極抵制，啟釁無端，並畏國際干涉，而自撤其兵也！

張曾受新教育，能文學，書扎電令，多自撰稿，其精警處，雖名儒不能逾！肄業東北講武堂時，操課成績，均極優良，蓋研究之功，較他人尤勤奮也！

民國十一年四月，直奉戰起，張同郭松齡任二六旅旅長（時二旅六旅合在一處，故稱二六旅），兵至津東勝芳鎮，與王承斌之直軍二十三師遇，激戰數日，頗有勝利希望！詎西路張景惠一敗塗地；而張作相之二

十七師，亦由永清縣潰退。於是奉軍之中堅，既均被直軍擊破，大勢已去，欲挽回殊難爲力；及總退却之命令到，張悲憤填膺，滾地大哭，願一死相拚，決不撤兵！郭苦相勸慰，并以十年生聚教訓，再圖復仇雪恥等語相勸！張乃止哭；蓋其時正爲二十二歲，故銳氣豪情，非常盛烈也！回瀋陽後，果遵郭教，實行革新軍隊之計劃，并延攬軍政人才，相助爲理；最著者如姜超六，李桂林，鄭謙，張宗昌，戩翼翹，何柱國，楊正治，沈鴻烈，朱光沐等，均自各方糾合，而非東北所產。迨至十三年秋，一戰而敗直軍數十萬之衆，成空前之奇勳，其要點即繫於斯也！

郭松齡之叛，瀋陽震動，復賴其以忠義激勵部曲；而取中軍堅守，兩翼夾擊之策，卒克殲郭安遼！南口之役，馮軍憑險力抗，張時任第三方面軍團長，設計砲攻，終獲勝利，某國軍事家謂：「歐戰攻堅，亦無以過！」自後因念非力圖建設，不足維國脉而禦外侵；故開闢葫蘆島，以爲世界商港；修築鐵路多線，以利商旅交通；知人材之亟需培植，乃創辦東北大學；知軍器之關係重要，乃擴充製兵工廠；此外如廣籌教育基金，以謀各級學校之發展；極力提倡運動，以謀民衆體育之強化；考其當時成績，確足爲各省冠！

張極禮賢愛才，故對僚屬之賢才者，頗能知必任，任必專，崇以顯職，饗以厚祿，不使其精神物質上，或感微憾，此第觀於東北諸要人之處境可知；而其僚屬中有不幸而歿于國事者，張于極端哀痛之餘，更必撫卹其遺族，彰闡其懿行，甚或建崇祠，樹豐碑，旌表其嘉名，奉祀其神主，以資永恆之紀念！如張所撰之韓光第將軍遺囑序，即其証也。序有云：「……吾鄉以韓氏爲多才，芳宸一逝，每深悲極悼之不暇，不意又遯吳君！盛年賚志，豈惟三省之不幸？抑亦天下所共惜也！回憶五載中原，君英姿颯爽，追隨戎馬間

，南河北塞，歷歷若前日事，振旅歸來，兩遭意外，余寧能忍然也哉？……」此序情詞悽備，至堪動人！然使非愛才成性如張氏者，亦不能表現諸楮墨間耶？

民十九年，閻馮軍與中央軍相持魯豫間，張鑒於內爭足致亡國，因通電解紛。電略云：「……然而回首前塵，國內之兵革屢見，環顧中土，民間之喘息未蘇；加以災祲頻仍，工商凋蔽，交通半梗，寇盜方張，當此之時，若不各捐成見，共息爭端，勢必至元氣虧竭，根本動搖；而外人之環伺我側者，求其大欲，亦遂起而乘之，自亡人亡，不演成滅國滅種之慘劇不止！言念及此，能無凜然！……所企舉國同胞，洞察危局，注視線于國外，力泯內爭，本誠意以相維，共圖匡濟！……」其一種悲天憫人之血誠，與安內攘外之眼光，均堪佩仰！即其後率兵入關，擁護中央政府，以促成國家統一之局；要其主旨，亦猶是悲憫血誠所激發，而欲達到其安攘之目的耳！

張前此由歐美歸國，見者謂其精神煥發，迥異疇曩；而其自述感想，則有「救亡圖存，必須國人犧牲成見，贊助一才德兼備之領袖，予以充分權限，俾能有機自效，不展所懷」等語，是其所見者大，實為中國今日對症之藥！國人果能覺悟，而循行之，國家前途，庶幾有豸！總之，張春秋鼎盛，英幹有為！嗣今但能堅持不屈不撓之精神，而忍辱負重，埋頭苦幹；更將所部軍隊，加以澈底改革，俾成為現代化之軍隊，則行見其將來之事功，當什倍于今日也。

何應欽

三四

## 何應欽

何名應欽，敬之其字，產于黔省興義縣，負笈東瀛學陸軍時，即以操課成績，見重於同學；返國後，迭任滇黔軍職，蔣介石組黃埔軍校，何得王柏齡介紹充總隊長，以學術精湛，任職勤篤，為蔣所深器！迨成立教導第一團，復獲任團長，我國真正革命軍丕基之肇建，即由此始，而何實為其原動力之一也！

教導團在當時，數量雖僅三千（計為兩團）；然以有鐵的紀律，火的精神故，質力已堪凌駕通常軍數萬！加以何統馭得法，指揮有方！而第一次東征，即能組奮勇隊百人，於四十分鐘，攻下淡水堅城；并擊破洪兆麟之優勢敵軍。於是威名震於百粵！舉世咸知黨化軍之果利於用，而多思摹仿其法制矣！時陳炯明踞惠州，并積極反攻粵垣，棉湖之役，何以一團千餘之兵力，與敵林虎軍萬餘，鏖鬪數晝夜，林素負猛將名，所部又稱精銳，何乃終克擊破之，其智深勇沉可想！說者謂是役若敗，不惟革命策源地之廣州莫保，即國民黨本身亦將不免崩潰，則是何之勞苦功高，允堪占黨國史上最光榮之一頁！未幾，天險之惠州，亦被攻下，至是何已由旅長而師長，蓋政府之酬勳應爾也。

北洋系之閩督周蔭人，于十五年秋，傾師東犯，於是粵省之潮梅吃緊，何受國府特命，繼蔣任第一軍軍長，而率部抵禦之。旋更本革命之精神，下攻擊之決心，請命入閩，與周戰於永定，十盪十決，而後克之，周僅以身免，全閩自是亦徧揚青天白日之旗幟矣！嗣國民革命軍會師武漢，鏖戰皖潯，得以內顧無憂，向前發展者，何坐鎮後方，籌策帷幄，亦大預有力！蔣總司令倚畀日隆，有由來焉。

邇者榆熱戰起，華北動搖，幸何慨然蒞平，與黃膺白氏，共以「跳火坑」自勵，苦心孤詣，求濟艱危，乃能在不喪權，不辱國之原則下，取得和平，使國與民，皆獲化險爲夷，免却糜爛，則其造福人羣，夫豈淺鮮？國府以何勛望攸隆，故明令授以上將，藉資酬庸；乃何鑒於國家名器，不宜稍濫，因呈請降叙中將，以爲同袍倡。其語人有曰：「軍人之名銜多高，則國家之地位轉低；故全中國內，祇宜有一上將也」。國府將上將，分爲特級一級二級數等，而特級只任蔣委員長一人，何則被叙于一級，即係採納其意，以成其謙退之盛德云！

北海公園白塔，乃前清康熙八年所造，創斯議者，係一西藏喇嘛，謂北海瓊島，在北京城爲最高之地，宜建白塔一座，塔前修築廟宇，供奉番佛（亞密達克），可收福國利民之效！康熙從其請，乃築斯塔，乾隆時並撰記文，以誌其事。民國改元，禁地開放，北海自闢爲公園後，白塔年久失修，有碍觀瞻，誠爲憾事！最近何爲保存古蹟起見，特捐鶴俸，招標重建，藉以點綴公園風景，現已開工，將來氣象一新，何之功德無量矣！

何生平無不良嗜好，每日戎政餘暇，輒習字吟詩，蒔花種竹，聊以消遣。或遇春秋佳日，又恒挈犬携鎗，入山狩獵，有時且與夫人王湘雯女士偕；蓋其夫人亦精射擊也。何所獵獲，鶉鴉權兔最多；而認爲尤快意者，則爲於南方某山所獲之獐，與近赴西山途中所獲之鶴是！是鶴翱翔於何汽車之頂，何急下車追擊，鶴傷足墮地，乃得之。何喜其頂朱羽白，極爲美觀！因携歸令醫療其創，現聞是鶴與獐等，猶共爨於何廬之南海園中云。



## 何 應 欽

三六

近國府遵從總理遺教，圖恢復固有之道德，特明令于孔子誕辰，舉行紀念典禮。何受儒教涵泳甚深！於孔子之道，亦極有研究！是日於北平軍分會禮堂演講，略云：「孔學支配中國大部份思想，佔據中國大部份歷史；至其分科，則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其派別則以三個時期分之：一，韓非時謂有八派，即由子張子思以至樂正，戰國時則有孟荀兩派，是後復有漢學之崇考據，宋學之重義理，降至清代，又有尚實用之顏李學派。此各派各有其長短，優劣，精粗，久為講學家所聚訟，非今日片言能為解決。蓋以孔學博大精深，雖皓首經師，亦難究其蘊奧；況我儕本軍人乎？今試執途人，而詢以孔學之真義，與今日紀念孔子之理由何在？在吾知其必瞠目莫對，或對亦莫得要領。然則此答案究應如何？質而言之，孔學以『仁』為宗旨，以『忠恕』為工夫，以『中庸』為標準，以『時措』為方法，以『至誠』為精神，以『至善』為歸宿，以『無我』為度量，以『聖人』為人格，以『大同』為目的；但如此云云，雖名歸納；然亦不必能確切而詳盡之也。觀呂氏春秋云：『孔子貴仁』，足見仁之一字，即孔道之基幹。其次，孔學之出發點為『誠意正心』，到達點為『大同』。於此有二問題：即一，世界是否需要大同？二，人類是否需要正心？今在作答案前，應先將世界重新檢閱，無論所謂一九三六年之世界，危機，與夫空軍權威，毒氣效率，以及不可思議之毀滅等力，已籠罩宇宙之上，隨時皆有爆發之可能；即使大戰不生，而國際爾詐我虞，競爭軍備，民族之生產力，皆消耗于其間，結果亦不免冤親同盡！試問此種世界是否合理？而大同是否需要？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

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不閉，是謂大同』之世界。是否較現世界爲合理？然則孔學是否有其永久價值？是否在其二千年後之現在，仍適於用？是否值得全世界之大思想家，大學問家，大政治家，大外交家之深切注意？均可不煩言而解。故今既認定世界需要大同，欲世界大同，又需要人類合理之支配管理；欲人類支配管理之合理，又必人類分子個個健全；則所謂誠意正心，恰是健全人類之必要條件。易言之，亦即是大同世界之基礎教育，一切客觀之物質基礎，均須建築在此基礎上；而此基礎，必不許絲毫動搖，此爲孔學顛扑不破之出發點！然人類何以需要正心？則因世界需要大同，故人類需要正心。更申言之！戰爭罪惡，是否侵略慾，統制慾，負一部責任；外交罪惡，是否威嚇慾，欺騙慾，負一部責任；社會罪惡，是否貪污慾，淫亂慾，負一部責任；家庭罪惡，是否個人慾，放縱慾，負一部責任；一切罪惡，爲私慾結果，一切私慾，又爲人心不正之結果；故誠意正心之說，現更特別需要。科舉時代，以孔學爲獵功名之具，盡棄其精義者無論矣。至晚近一般社會，專慕西方物質文明，若向其言誠意正心，或反目爲腐化；但此非謂我國對物質文明，不應急起直追；而謂更有一重要之點，即爲凡曾受國家教育之人，倘無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之決心，其危險性，較天災人禍，內憂外患，經濟凋敝，物質缺乏等現象，尤爲兇厲萬萬！吾人苟細加考量，當知此言非謬；故講孔學，首即不須好高騖遠；能先作到「誠意正心」四字即可（格物致知當然在內）。能正心即是仁，孟子云：『仁，人心也』。已正之人心，絕非損人利己之心，而爲仁民愛物之心，此仁民愛物之心，即名曰仁心，存仁民愛物心之人，即名曰仁者；惟仁者方能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至大同，此孔學之到達點！自出發點至到達點，始終以仁爲基幹，

此即對孔學之第一層認識。二，僅就仁字研究其意義，似嫌抽象難解；因而更以恕字來作研究。孟子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可見恕即求仁之方便法門。恕可作積極消極兩面講：在消極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意不誠而自誠，心不正而自正，推己及人，則子孝，臣忠，夫婦義，朋友信，社會敦睦，美德悉成矣！在積極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即養，即衣食住行；達即教，即教育知識；因己及人，則人莫不有養有教；積極消極相加，即孔子之恕道；此恕道與達爾文之互競主義異，與克魯泡特金之互助主義同；與尼采之貴族主義異，與托爾斯太之平民主義同；具此偉大之平等互助之精神，當然可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進於大同。於此更須注意者！即孔子不云治天下，而云平天下；平天下不作治天下解，更不宜與英雄式之掃天下混爲一談。平是持平與平衡意，即大學所謂絜矩之道，亦即所謂恕道。人人行恕道，天下自然平衡，世界自然大同，此爲對於孔學之第二層認識。三，前曾講『自立自衛與世界大同』，或者不免疑問云：『孔子講仁，講恕，講正心，修身，謀世界大同，固屬最佳！但在國界未消之今日，我國常在危急存亡之交，對自立自衛一端，亦何能言仁恕？』此則勿庸過慮！因孔子愛國之心，不下我輩，如孔子平時，既主張『足食，足兵。』當齊將伐魯時，更主張『魯爲父母之國，國如此，二三子何謂莫出？』故子貢出而存魯亂齊。且當孔子過陳時，不式築城之陳氏曰：『國亡而不知，弗智也；知而不爭，不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孔子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是不知老之將至者，其偉大之目標，高尚之鶴的，固是大同。但在大同未達目的以前，國界當然不能消滅，各國應有自立自衛之權能；故孔子不云平國，而云治國，自立自衛，即爲治字註

脚；此爲對於孔學第三層之認識。總之，孔學在消極方面，講獨善其身，在積極方面，則講兼善天下，彌善之極，即所謂內聖！兼善之極，即所謂外王！在外王方面，可謂仰之彌高！在內聖方面，可謂鑽之彌堅！而身體力行之方便法門，則不外一仁字與一恕字；其思想之偉大，態度之醇正，意義之深遠，步趨之穩健，洵屬盡美盡善，不可思議！尤且其價值是富永久性者，在今日之中國及世界，可謂恰屬對症良藥云！

## 萬 福 麟

萬福麟字壽山，現年五十三歲，吉林農安產，以倡辦民團起家。東北三省，夙爲鬪匪淵藪；而長白山脈，綿亘於吉林轄境，林箐深密，貂狐縱橫，挾槍控馬之草莽英雄，尤多出沒其間，以度殺人越貨之生活；故稍富腴村鎮，果無強勁團防，藉資捍衛，則欲免剽劫焚燬，而樂業寧居者殆渺。然因結團自衛，遂寤以知兵，積資累功，受知大府，得轉入當時綠營，充正式軍官，馴至擁臯比，握虎符，作干城於國家，任封疆之將帥；如萬氏其人，亦洵可謂時代驕子矣！

萬自清末至民國，歷充陸軍步兵團長，旅長，師長，護路軍哈滿司令，滿海軍警備司令，安太鎮守使，騎兵軍副軍長，三四方面軍第八軍長，以及龍江省軍務督辦，東北邊防軍副司令官，黑龍江省主席，北平軍委分會委員，第五十三軍長等要職，雖由盛德厚福，致能風順一帆；然使非身經百戰，亦曷克臻此！足徵名位因事功而顯之言，益爲非謬。

萬性勇毅而恢宏，平居嚴於自治，故事無巨細，靡不躬親，服御起居，惟蘄簡樸；太夫人年近期頹，萬事

于右任

四〇

之，養志承歡，足稱純孝！至於其臨民則慈祥愷惻，飢溺是懷，故民莫不愛戴，而謳頌載途！其治兵則信賞必罰，料敵如神，故兵胥樂爲用，而所向克捷！記者更聞友談：「吉林有馬賊某，驍悍異常，一次竟劫去軍餉，時萬猶爲軍長，吉督初令某軍官往剿，失利而歸；繼乃任萬督治，萬諜知賊憑恃山險，於所居堡前曠場，埋地雷甚多，藉以頑抗。萬乃購牛數十頭，驅而破其伏，更遴彘捷兵士百人，攀崖踰嶺，自堡後襲入，賊疑飛將軍自天而下，驚潰，悉被俘。自是萬聲威所至，東三省馬賊，或降，或逃，或改業，竟爲大滅」。前歲榆關事起，日方以灤東有備，遂轉取熱河，并進擾長城各口，萬之五十三軍，全部赴援，與日軍激戰數十次，雖犧牲慘重；然日軍亦大受其創，知東北軍素質果強，勇於戰鬪；而一易其蔑視觀念爲欽服！則萬平時訓練，臨事指揮，均能得宜之所致也！伊時萬以前敵總指揮駐古冶，籌策帷幄，督戰疆場，每至廢其寢殯；更常周歷行伍，撫循士兵，而勗以報國大義，抗敵方略。言時固聲與淚俱，熱忱激越，士兵聞者，亦胥感動於中，每至泣下！記者時從軍海陽，嘗躬與之；故腦中印象，猶彌深也。嗟乎！無怪萬氏能獲人心，而不愧爲現代之大將焉！

## 于右任

革命事業，首貴宣傳，故革命家多從事於報界；然稽其矯矯者，章太炎、戴季陶、邵力子、葉楚傖等等而外，今監察院長于右任，實亦其一。于字伯循，多髭鬚，于思繞頰，故有美髯公之稱。善書，詩文亦具精采，主編民呼民立報時，署名曰騷心，蓋厲「憂心悄悄，慍於群小」之旨，著有半哭半笑集，觀其標題，

義即可知，更不必亟求其內容矣。籍於陝之三原，故秦中革命健者，胡笠僧，井勿幕輩，莫不尊服之！民國以來，曾創辦一上海大學，于任校長，造就人材不鮮！近充監察院長，初鑒於官邪日甚，極思有以肅清之；詎迭次彈劾案成，「祇能滅蠅，不足打虎。」因是，此老遂亦歛其鋒穎，與世委蛇，不及辦報時之豪氣千丈，風骨稜稜矣！

于文采風流，辦報時之言論，誠能得蘇長公嬉笑怒罵，盡是文章之趣致！茲舉其主民呼日報時一事，以証吾言。清季大吏某，嗜好鴉片，于於報端，譏其與阿芙蓉結不解緣；維時清廷方厲行禁烟，犯者雖大吏，輒置諸法；故某閱報大恐，騰書申辯，辭頗凌侮。于即復就報端，約其相見法廷，以別涇渭。最滑稽而有理由者，於附後戲之曰：「君能於護書局插，荷包靴桶之中，不夾帶藥丸煙泡，臨時抵癮者；而將來調驗，亦絕無眼淚鼻涕，呵欠懶腰之怪現狀者，則予自當坐罪以謝君也」云云。嗣某復聲言，欲瞞其目，于乃去呼字兩點為吁字，易報名曰「民吁」，照舊發行，某竟無如之何也。岸然道貌如此老，亦有乃爾風趣；而其當時不畏強禦之倔強氣概，獨惜未能應用之於今日！雖然，薑桂之性，老而彌辣，一鳴驚人，會有其時，此老終屬賢者，世之君子，第拭目引領，以覘厥後可也！

于之書法，精於漢魏諸體，所謂挺秀與雄渾，兼而有之！求者日衆，幾有應接不暇之勢；然以虛懷若谷，故每爲人書，恒精心結構爲之，偶有不妥，雖易數紙不厭。如某書局請其爲出版新書題簽，于謹書八紙，并附一札云：「請於八紙中擇尤而用，倘皆不合用者，當再重書。」其謙抑不苟若此，傳世必矣！

于對字之本體，夙宮研究。近因我國書法龐雜，尤以草字爲甚，專求風韻，不講規律，筆點鉤撇，均由寫

于右任

四二

者任意減去挪移，甚至數十筆畫，而以一灣一鉤代之，寫家自鳴得意，但觀者則莫識其本體。現特根據四體書法，并參酌歷代各寫家之草體，編成「草字標準」一書，其例如「魏」「衛」「謂」「味」四字，先分析其各部，魏爲委鬼合寫，委鬼草書，即爲魏字，不得再減筆畫，餘以此類推。凡非拚湊之字，如「一」「乙」「亦」等，則另立一類，俟全部編成後，即行印刷問世云。

孫總理奉安時，于赴南京，參加典禮，不意於浦口迎觀後一日，忽然足疾暴發，足面腫不能步，當夕陪靈，並未參加，喟然語人曰：「總理彌留之時，已適被命赴奉，不獲聞其最後呼聲；此次奉安，又臥病在床，此誠己莫大之戚也！」更念己以追隨總理多年，當督師三原時，總理曾贈己以「盡瘁革命，再接再厲」八字，今猶什襲珍存。於是乃發篋出之，并奮筆題詞其上曰：「當年奉賜分何意？今日追懷分墮淚！平不平兮有時，百折不回兮此志！」以誌悼痛！其詞固慷慨激昂，然亦足徵信仰總理之忠誠卓絕也！

于爲沈兼巢太史弟子，兼巢流寓海上，老境不佳；于每莅滬，輒慰問而賙濟之，其敬師之隆，不啻汪精衛之與古微老人也！

近人以趨新故，服裝恒舍中取西，襪則更非機織不用；即中委聚會觀之，其仍青鞋布襪，矯然異群者，吳稚暉外唯于，二人之服裝亦然；蓋皆舊式之長袍馬褂也。現聞政府要人，以提倡國貨故，中式衣裝漸多。昔郭泰之巾，爲雨墊角，時士遂多角巾。謝安偶執葵扇取風，時士遂多用葵扇。固知名流舉措，足移俗情之言，誠非虛也！

于善飲酒，尤嗜精饌，每自笑爲老饕。曾遊蒙古，於烹煮羊肉，頗得蒙人指授，所製有成吉思汗羊肉，高

加索羊肉諸名，均稱雋品！曩年游蘇，於木瀆石家飯店，食魷肺湯而美之，是魚爲蘇特產，腹大似河豚，肺絕巨，鮮嫩饒雋味！八月上市，即查初白所謂「年年八月隨潮上，柳貫紅腮燕子魚」是也。惟魷字不見字書。于即改魷字爲鮓字，并題詩以紀其事；詩云：「老桂花開天下香，看花走徧太湖旁，歸舟木瀆猶堪記，多謝石家鮓肺湯。」石家店遂由是著名，而營業轉盛焉。滬上大小菜館，于嘗試殆徧，且能辨其優劣。一日與熊式輝晤於某酒座，于論及我國烹飪之精，謂有燻蒸炒燉，燜拌燙炸燴燻若干種之多，以視西法治膳，祇煎烤煮三種者，相去遠矣。在座某君戲謂：「公如爲烹飪院院長，必能勝任愉快也！」于亦笑頷之。于尤好清遊，其西伯利亞紀游詩四十八首，曰變風集者，津大公報曾刊之。其東遊時，道經馬關，憶及甲午之役，盡焉傷之，曾有詩云：「雨中山好青如黛，浪裏花開白似綿，活潑游魚吞曉日。迴翔飛鳥逐漁船，舟人指點談遺事，豎子聲驕唱凱旋，一髮青山渺無際，神州再造是何年。」噫！甲午距今，忽忽四十年矣。奇恥未雪，廣土更夫，豎子之驕歌靡已，華風之不競依然，于所詠神州再造是何年之句，不意今日猶堪引用。此一問題恐更四十年者，亦仍無完滿之答案也！嗚乎痛哉！去冬慕鄧尉香雪海梅花盛放，欲探其勝，或以天氣嚴冷爲慮而阻之。于掀髯笑曰：「西伯利亞號稱冰天雪地，我尙不畏其冷，則遊鄧尉，不幾於行春風中耶？」

于性洒脫，不拘小節，嘗謂英雄與名士，多顛倒於美人醇酒之中，其豪放可知也！憶其贈妓青風一聯云：「青蛾皓齒鎮相憐，唱徧那醜枝兒令，粉蝶兒令；風泊鸞飄同一慨，醉倒在黃四娘家，吳二娘家。」寥寥數十字中，已寫盡同是天涯，青衫淚濕之感矣！又其屬員有於辦公室內，閱張競生博士之作品（性史）者，



于 右 任

四 四

正涉遐思，于適猝至，弗及藏匿，窘極不堪！于則莞爾曰：「血氣未定之青年，何能閱此富肉感性之書？容老夫携去，閉門讀之」。言既，即懷之行。屬員亦以未受申斥爲幸。

最近于任監察院長，監察院者，固主彈劾貪污不法官吏之機關也！特以政綱久廢，竊國者侯，遂致外間有拍蠅而懾虎之譏；詎某監委欲雪此恥，忽有彈劾某部長案之提出，虎鬚方捋，反噬斯臻；於是于乃憤而消極，日爲淫于寫字作詩。或有以職務詢者，則以手指口，表示病瘡，與其曩昔自況龍比，竟大異矣。吾友楚騷，有詩勵之曰：「歎逝哀存萬感侵，詩魔未去又書淫，不思禹稷思龍比，三寸舌端已病瘡」。

或謂于非甘於仗馬寒蟬者，特鑒國難方殷，不宜一意孤行，致生內鬩；而姑採消極策畧，示爲國屈，藉感對方，俾趨正軌；所謂操心危，慮患深，志士仁人之處境，固應爾也。茲言，第觀于其頃所爲詩，可知非謬。詩云：「隱隱黃河綫一痕，馬頭西望日黃昏，風雲晉塞連秦塞，波浪龍門接孟門，高祖山頭餘破廟，將軍台下只荒村，川源如錦人如醉，滿地花開不忍論」。

「尙父湖波蕩夕陽，征誅漁釣兩難忘，穹羞白髮爲名士，老羨黃泉作國殤，落葉屢屢迷去路，橫舟緩緩適何方，桂枝如雪楓如血，猛憶關西舊戰場」。

湖北劉成禺有詩詠之云：「身世韓王感，關西老健兒，秦川如此壺，吳徑奈何時，文字期身後，功名動一時，太湖多載酒，鯁首上潮遲」。所謂老健兒者，于在民十九中原大戰之際，嘗有身世之感，以「不讀韓王萬字碑，功名蓋世復何爲，江南苦念家山破，我亦關西老健兒」。等三詩貽劉，故劉和之云然也。

## 劉鎮華

劉雪亞名鎮華，家豫省之鞏縣，少有偉志，尤富文武才略！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會受新潮激盪，遂棄帖括業，究心經世之學；於是負笈京師，先後肄業北洋師範，北京法政等校，以其文學根柢極深；故對凡歐西輸入之科哲學術，民刑律意，莫不迎刃而解，別具會心！均以最優成績卒業。維時清政不綱，國土日蹙，列強瓜分之聲，甚囂塵上，先總理孫中山知欲救亡圖存，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非推翻專制之清廷，建設共和之民國，不能達其目的；因徵集同志，鞫同盟會本部于日本東京，而設支部於內地各省。劉固夙抱革命思想者，聞風興起。歸汴，糾合中原豪傑，成立支部，爲避官吏偵緝計，并開辦中州公學，以爲聯絡青年同志，研討革命方畧之機關。辛亥武昌起義，捷報傳來，劉即募河洛子弟數千，出所預購之軍械，俾同志分率，西與秦之民軍會，號爲豫陝聯軍；收復潼關攻克靈陝，以響應武昌，而謀截斷清軍運道。時清軍已陷漢口，武昌幾亦不支；幸此軍擾其後方，乃暫止深入，而分兵攻陝，武昌因之克保；則陝豫聯軍之力也！論者謂：「是役苟非劉氏夙有準備，聯結陝民軍，以掣清軍之肘，則武昌一下，各省民軍，或因畏葸而觀望，清祚縱不由是而延，袁項城亦必不承認共和，而早取清廷以代之；洪憲皇帝之尊號，固不必俟諸民國基礎，漸臻鞏固之後；而民主共和之局，恐亦尙需流若干之汗血，耗若干之時間，始克實現；然則劉之茲舉，關係頗不綦重？其第一頁之革命史，已有如許之光輝！所謂『一出風塵使不凡』者非歟？」

民國成立，政府獎叙勛勞，俾所部編爲鎮嵩軍，由劉統領；旋更畀以河洛道尹兼職，自是鋤奸剔莠，以綏

## 劉 鎮 華

## 四 六

靖地方，薄斂明刑，以嘉惠民衆；而豫省風習，夙稱銅蔽，文盲幾十人而九；其男結辯，女纏足，尤屬滔滔皆是。劉乃廣勸導，以治其標，興教育以治其本，風行草偃，不久所治已煥然改觀！則以人就無向上之心？領導者果能善誘循循，毫無私欲，其頑梗不化者，殆未之有！然而此在劉氏，猶之陳平宰肉，僅小試其端耳。

民八年，陝亂起，陝民於頻歲災歉之後，又遭兵禍，其痛苦非常可知！因請願於政府，派劉詣蔽，劉亦義重纓冠，未忍漠視；遂率部星馳赴陝，既至，與亂兵激戰數次，卒能捕治其魁桀，撫定其脅從，威惠兼施，三秦乃告統一！至是政府明令其特任陝西省長兼督軍，俾得鎮攝其間，免憂西顧。劉以陝民生計困難，其癥結在于土地荒瘠，水利不興，道途阻滯，工業落伍諸大端，解決之法，則須鑿渠堰以灌田隴，設農會以教稼穡，築公路以利交通，興工廠以增物產；於是規畫既行，績效斯著！陝民經濟，亦漸充裕；所惜歷時未久，政局迅變，劉乃辭職離秦，其繼任者，竟一舉而廢之；故陝民今猶在呻吟疾苦中；而謳誦其功德者，亦迄今猶未能已！

民十五年，蔣總司令介石自粵經湘，會師武漢，因畀劉以陝甘聯軍總司令，俾收拾西北，掃除反動勢力；而北洋派之軍閥，加速崩潰者，劉亦預有力焉！十六年，復改任以豫軍總司令，暨東路軍援魯軍各總司令，未幾更任第二集團第八方面軍總指揮兼河南省政府委員，暨建設廳廳長等職；所部則轉戰豫東魯西一帶，所向披靡，勛勳不著！十七年，兼任北路副總司令，國民政府委員，奉蔣令率部渡河北伐，前鋒迭克長垣濮陽清豐南樂等地，適敵軍亦素有勁旅名；故屢次交綏，雙方廝撲之猛，迥異尋常！迨將大名攻克後，敵

軍以重鎮既陷，氣餒始不更抗。劉亦抱「服則舍之」之義，故嚴令所部優待俘虜，進展之時，且先之以宣傳隊，從事誘導，敵兵降者重用，不願隸尺籍者資遣歸鄉；而對戰地民家，尤不許有一草一木之征取；以是風聲所播，民衆固咸箝食盡漿以迓，敵兵亦多繳械出彈而降，劉部遂得以長驅北上，會師平津；而中國統一之大業，亦因其協助，克告成功！「仁者無敵」，「得道多助」，其殆斯之謂哉？後國府論功行賞，因更令兼北平政治分會委員一職。十八年，改任討逆軍第十一路總指揮，由直北移師河南；旋因革命團體，不幸分化！劉則仍持正義，擁護中央，并追逐逆軍，西至靈陝駐焉。

十九年夏，劉以國困民窮，危如累卵！挽救之道，非厲行民生主義不可；而抵制國外之經濟侵略，尤其主要之前提。以此遂動遠赴歐美各國，考查其政治實業各情況，以爲國人取法之資之念；遊踪所屆，獲益滋多！九月回國，復受任豫陝晉邊區綏靖督辦，抒其心得，以謀利用厚生，邊區民衆化之；故其駐節地附近，漸呈熙熙皞皞，樂豫豐亨之象！國府嘉其偉績，特頒予一等寶鼎章一座，并聘爲整理指導北平文化會委員，藉示旌異！

二十年，赤匪猖獗，國府調劉任剿赤軍南路集團軍第一軍團總指揮，俾移駐河南中部，以資堵剿。時有所謂天門會者，亦教匪之一種也。該匪等盤踞豫省輝林武安等縣，宣傳迷信，勾結黨徒，以「天降紫微星，爲皇帝於人間」等謬說相號召，愚騷男婦，趨之者如歸市。其匪魁韓玉明等，遂制官分職，購械屯糧，駭疑乎將作叛國稱尊之大舉。劉得密報，乃調集兵力，晝夜馳剿，捕韓等爲首數人斬之，餘則憫其盲從，悉令遣散；於是根深蒂固之天門會，乃得澈底肅清。其能熄燎原之焰於始然，杜潰防之流於初浸也如此，無

怪豫中人士，皆以隱弭巨獄，所全甚多；而感戴其仁德于靡涯也！

劉旋移節豫西，辦理清鄉，幾經搜剿，匪咸授首；人民因得樂業安居，元氣徐復！蓋豫省民性，夙稱强悍；而豫西一帶爲尤甚。以其地多崇山深谷，故匪恒盤踞其中，如昔年縱橫數省之巨匪白狼，老洋人等，所掠劫各處之金帛子女，莫不捆載而歸于豫西山谷老巢中；官軍不明地理，不識匪情者，不能剿，不敢剿；剿亦必反爲匪乘，而至於失敗！劉部原多豫籍，於地勢匪情，均極明瞭；故較易克奏膚功，肅清匪類也！二十一年，劉部移駐南陽，改任鄂豫陝邊區綏靖督辦。南陽有馬文德其人，始爲匪魁，集衆萬餘，蹂躪于豫南鄂北之交；會方振武至襄陽，收編馬爲第三軍長，俾駐防鄖陽各縣；而馬部匪性難移，滋淫擄掠，固自若也。人民受禍者，以其儼然官軍，竟至呼籲無門，冤憤誰語？嗣方率本部南下，留馬任後防，岳維竣遂攻陷襄陽，馬僅能以身免。近年馬回籍，收集舊時爪牙，爲效奔走；馴至龍斷縣政，把持團務，魚肉人民，勾串匪盜，多端作惡，人莫敢撻！事聞于劉，立予逮捕，一經加以招告，控訴其罪者雲集，甚有謂：「馬向與巨匪王太崔爾貝等通，屢次南陽被匪，皆由馬所招致。」蓋以馬在綠林，實爲先進，宜其具有坐地分贓之能力也。至是，國人皆曰「可殺。」劉亦不能以其本舊軍長而徇縱之矣。馬既伏誅，其爪牙多人，亦一一被置諸法；一旦之間，諸害悉除，故南陽人士，伊時無不鼓舞稱快！此外摧抑豪紳，剷除貪吏；整頓團保，使地方自衛完成，培植農林，使民衆生計充裕；築汽車道，裝電話綫，以便利交通；設書報社，創演講堂，以改進風化；總之，利無不興，弊無不革，南陽自是乃有新文明之氣象！或謂劉所行爲，固屬有益地方，其奈與軍人不干政之義有違何？則此言也，是不知權者；蓋劉籍于豫，抱敬恭桑梓之宗旨，故到

處不辟嫌怨，不辭艱辛，而挺身以爲民衆謀其福利；是爲其權利所在，亦即爲其義務所在，更安得以軍人干政之語律之耶？

赤匪徐向前賀龍等，由鄂竄豫，企圖入川；劉得報，派部跟追，沿途接戰，迭獲勝利！徐賀不得已，乃化整爲零，分投逃竄；劉部窮追數千里，既至川北，以糧械轉輸困難，且恐引起川軍誤會而歸。

二十二年六月，國府特任劉以豫鄂皖邊區剿匪軍總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劉膺命之後，即躬督所部，進剿經扶黃安麻城等區赤匪，數旬之間，時有接觸，西區既復，赤燄大熾；前鋒更進展至豫邊沙窩，將積年之赤巢，掃蕩以盡；並俘斬蘇維埃僞省主席及重要軍官多人，餘匪不支，遂遁匿叢山中，以圖苟延殘喘。劉以剿赤告一段落，乃于十一月，移節皖之六安，庶便兼理安徽省政。自是，整軍經武，宣勤一似疇曩，察吏安民，樹勸尤逾往昔！矧看屏藩黨國，揚善政之風聲，定期振導賢能，作文治之模範；執干戈以衛社稷，簡策流芳，參位育而致中和，寰瀛向化，記者且將珥筆以俟之已！

記者又聞；一劉于二十三年春，躬督所部，進剿豫皖邊區赤匪，一日駐經扶縣，有兵士某，担任該縣鳳凰山麓之守衛，偶步于林莽叢密處，有物瑩然，趨而拾之，則一象牙刻印也。印約二寸見方，高五寸餘，紐刻一麟，極精工！印鐫「肅國之章」四字，係陽文篆書，筆勢遒勁，古意盎然！獻之劉，得賞銀十元，識者謂：「是印當爲明代封王之用，但肅國何處？封爵何時？尙須博雅君子以考証之！」或有謂：「肅國二字，含有肅清國家之意，劉之獲此，其殆爲現之國難，將由之以肅清；而印乃其預兆歟？」然劉性謙恭，此語當非所敢承也。

## 居正

民元之國會，吾鄂隸國民黨籍，號稱激烈分子之議員有二：一田桐，一即居正其人。田瘦弱如書生，能詩，文筆亦犀利！惟性質燥厲。民十七嘗編太平雜誌，關於革命典章，記載頗能詳贍，誠黨國史之佳料也！不幸前年歿于滬，其政治主張，終未獲一試，惜哉！居之才華穎異，初不遜田；而志趣堅卓，性情和善則過之。——此所謂性情和善者，僅就其妥處與交友言，若在議場，固亦一言即燥，再言即跳，三言即鬧，常飛墨盒爲武器，以擊敵黨，與田同者。——故其巍然獨存，且能躬膺本黨「元老」之稱，而榮任國府司法院院長迄於今也！

居爲湖北廣濟人，現年五十五歲，前清會食餼。當光緒庚子拳亂後，鑒于國政不綱，外侮彌急，非努力研求新學，不足以資挽救，爰乃邀田，聯袂東渡，投考東京法政大學，肄業政治經濟科，未幾孫中山總理改組興中會爲同盟會，延攬知識分子加盟，居田等同爲會員，自是遂獻身革命工作。歸國後，運動倡義，迭遭挫敗，然氣不爲稍餒！辛亥武昌事起，居亦頗與有力！黎元洪爲都督，乃聘之任參議廳廳長。迨民國告成，居經鄂省公民，選充衆議院議員，因與田取一致行動，故激烈黨之名，震動一時！民二討袁之役，居受國民黨本部命，起兵於烟台，任山東都督，率部與袁軍數戰，互有勝負。會贛甯皖粵各友軍皆敗，知事無成，乃解散所部，獨赴東京，輔佐孫總理整頓黨務，旋被任本黨政治部長。民五蔡鐸在滇，倡義護國與師討袁，居復奉孫命回國，任鄂西宣撫使，督促黎天才石星川等軍，佔領荊襄，規取武漢，乃以各軍團結

不堅，又致牽率而敗！居憤極，復走南洋，勸導華僑進行革命，並創辦學校報社多處，以期增植革命基礎，華僑亦殊信崇之！未一年，諸事均著卓效！適孫總理開府羊城，軍餉支絀，居爲募得捐款巨萬，携回交庫備用。嗣廣州召集非常國會，仍任議員，兼總統府參軍。對於申討陸（榮廷），陳（炯明），及假道贛南，從事北伐，均貢獻策猷極多，爲孫總理所稱賞！自後國府統一中夏，本黨施行訓政，居遂以資歷崇隆，獲膺中委暨今職，論者謂其所有地位，如爲山然，由一簣一簣，積累而成；決非猶人之一躍，即後來居上，鄰于倖運；蓋澈見也！

居爲人洒脫自喜，不惟無官僚氣，即名士氣亦無之！聞其滬上住宅，與馬君武席相近，去年夏間，馬招宴，居以時促且天暑，即赤足短衫，手葵扇而赴之，頗似太原公子不冠不履，褻裘而來之概！座客莫不訝異！不識者甚或疑爲粗役，而斷不料其固一最高政府之最高官吏也。國府以司法部宜直隸司法院，而部長一席，則任居自兼。詎居竟因是引起許多人事上之困難，幾于無法應付，終之仍非一辭弗可。蓋居在本黨歷史既久，而屢年相從革命，共死生，同患難之同志，亦殊多其人。當茲政途龐雜，人浮于事之秋，因之屈沉下僚者有之，噉飯無所者亦有之，居兼法長之風聲，一入此曹耳鼓，遂各挾恃舊誼，奔集居之住宅，向祈所願！於是許可則勢有莫能，拒絕則情所難堪，加以人數衆多，縱空口敷衍，亦必舌敝唇焦。不獲已，乃凡所來賓，關係較深者，改由居夫人延見，其關係較淺者，則委幕友代會；而居之本身，乃效周赧王之避債，雖未別築高台，亦姑出遊借地，其精神上必不免苦惱萬分矣！然而此種現象之所以養成，何莫非入民國來，官吏漫無標準，惟視黨援之強弱所致？黨援而強，則朝爲販夫走卒，暮即主政主軍，「爛羊頭，



關內侯，爛羊胃，雲騎尉」之滑稽事實，于今益夥也！竊謂嗣後不欲肅清政途則已，苟欲肅清政途，唯一之對症神藥，則凡任官授職，宜絕對禁止薦保，而實行孫總理所主張之考試；庶幾真才輩出，邪治漸臻，官吏之知能，均可達於水平線以上！同時，一般人之倖進心，亦必隨之而戢，或更各用其長，改事實業，敗于此者成于彼，國家經濟，且將連帶景氣，是亦國民報國之另一途徑焉（此論僅可施于事務官）！民二一年春，居偕石青陽陳少白諸氏，西遊華岳，居成一詩，并繫一小序曰：「壬申三月，老少數人，爭趣華岳，捷足先登者，不在老而在少，固其所也。迨晚雪片紛飛，瑟縮仰趣天池，中途滑倒者，又不在老而在少，相與捧腹！因占一絕，爲之解嘲。」詩曰：「直上南峰第一人，後生可畏豈無因，藍袍更顯翩翩致，倒捧香泥拜岳神。」此詩與序，皮裏陽秋，至堪玩味！所謂少年捷足先登，而少年亦先蹉跌者，其爲老同志張目於無形可想！居於翼王石達開，亦極崇拜，嘗有讚詞云：「不飲黃龍血，人頭作酒杯，破家還漢業，攬轡軼群材，羽翼原無忝，豆箕實可哀，蜀山雕不逝，魂魄好歸來」。

記者曰：「堪輿之學，古今來即有信者，有不信者，理由各持，迄難得一正確之解決！余竊欲折衷其間。意謂：『惟福地斯誕福人，惟福人斯獲福地。』蓋人功德成立，其地自因以優正如昔所云：『人傑則地靈』是也。反之，其地山水明秀，風土浮龐，鍾毓之人，亦必英奇，是又地靈乃人傑也。居氏世住廣濟，其族雖書香續續，不乏耆儒！然亦從無一二顯貴，能爲宗族光寵；有之，則自居身始！比者居族見其能於國府，高踞一席，莫不歡欣相告曰：『以居今之官位論，宰相不啻也！顧其所以至是，實祖塋得地使然』。惟循『不爲之前，雖美莫彰，不爲之後，雖盛莫傳』之義，則居今既因承祖塋之地氣，而顯貴如斯；爲昌裕後人

計，更卜牛眠，以葬親屬，殊爲當務之急。於是前乃有聘請蕭淑秋，代覓佳地之舉，蓋蕭夙精堪輿學術，當今第一流人物之尊親坟墓，多由其爲勘定，且所言災祥福禍之由地出者，每應驗如響！準是，居之子弟，其將勢如積薪，後來居上」也必已！

## 何成濬

何成濬，字雪竹，湖北隨縣人。生於紀元前三十年壬午，五月五日。其先德星三公，以何之生日與孟嘗君王鎮惡相同，頗異視之。而鄉黨耆舊，一試啼聲，即知爲大器。間有少數好事者，謂午日子生，長與戶齊，終將不祥，成敗恐難思議。星三公絕不介意。年甫五齡，聰穎逾恒。星三公即爲之延師課讀，欸待塾師，至恭且敬，日必陪食，夜必送寢。塾師有疾且親爲調湯藥，歷屆塾師，感于星三公之優禮，對何之督責，極爲嚴厲。何之漢學樹有根基，蓋有所自來也。

何自幼不善楷書，屢試不售。會保定蔣式葵提督湖北學政，某年主試德安，見何文甚奇之，取列第一。繼以其字劣不相稱。疑爲他人代作，乃於覆試時單招至明倫堂，設几案，命題試之，并自坐案旁監視。及交卷，蔣反覆核閱甚忻慰。告之曰：「汝文才甚優，惜書法惡劣。方今校士，尙形式不察精神。每以字之優劣爲去取標準，汝若不努力楷法，恐無由上達，尙其勉之！」遂以冠軍入邑庠，并專案保送入經心書院肄業，蔣試畢回省，參觀經心書院，召何勸慰有加。復面告該院監督紀鉅維曰：「此子器識異常，將來可望大成。幸留意教導之！」于是紀對何益加青睞，并教以留心經史及掌故之學。旋轉入兩湖書院。

## 何 成 澹

## 五四

何在書院，每試策論，輒冠曹列。嗣鑒甲午庚子兩戰役之慘敗，純由清廷處置失當。同時感于春秋夷狄諸夏之義。以爲欲攘外安內，必須實行革命；欲實行革命，必先打倒滿清之貪汙政治。然欲完成以上任務，勢須由學問中得來；並須從改良軍事學着手。乃矢志出洋學習陸軍，適鄂督張香濤選送學生赴東瀛，何因在書院屢以能文見稱，遂被挑選。何到東京，先習語言文字，旋入士官學校步兵科第五期肄業。何在校一方對於應習功課，孜孜不懈，積極求知。一方則與同學中之佼佼者李書城，韓麟春，楊揆一，雷壽榮，范熙績，危道豐輩，銳意研究種族革命步驟。慨然以天下興亡爲己任，時紀元前四年也。適中山孫先生勸辦同盟會于東京，以排滿革命復興民族爲宗旨。留學生中之英俊，如宋遜初，黃克強，田梓琴，居覺生，陳英士，均聞風加入。並爲之精密部署。初，克強先生于兩湖書院課竣後，即派赴日本學師範。畢業返鄂，當局見其議論激烈，含有革命性，不肯重用。仍令在兩湖書院讀書，有監視意。何是時適肄業該院，慕黃爲人，密與往還。越年，何赴日留學，克強亦先潛往東京。與何遇，昕夕過從，肝胆與共，每談及祖國存亡問題，輒夜深不輟。克強嘗語人曰：「吾黨欲復興民族，非多結納血性男子不爲功，雪竹質直好義，坦白無私，誠當世之大丈夫也」。乃引爲心性交，并介紹入同盟會。何自入會後，疏財仗義，急人之急，凡同志有困阨，靡不挺身爲謀解除，性沉默不喜空議論，總理甚倚畀之。嘗讚許之曰：「雪竹南人，具有燕趙豪傑慷慨之風，日後必爲吾黨之中堅」。各同志對何因亦漸趨重視。

士官畢業後，奉總理密命歸國，担任革命工作，何爲掩飾衆人耳目，先伴赴北京報告學業終了，軍諮府核其學有專長，乃派充陸軍部科員，洊升至科長，何到部後，關於分內應辦文稿，絕不積壓。凡官長所命，

極力服從，不稍露革命習氣。人亦不疑，但暗中仍聯絡北方同志，輔助第六鎮統制吳祿貞，進行革命事宜。辛亥武昌首義，吳部移駐石家莊，原企響應武漢，直搗黃龍，掃除清廷之巢穴，事洩，吳被害。何聞之憤極，革命之志仍不稍餒。時陸軍部同人，猶不識何爲革命黨。義旗初舉，陸軍部大臣蔭昌，派何率部赴鄂相機攻取。何離京上車時，道旁均清廷耳目，戒備森嚴。老同學孔雲掀送之車站，執其手而言曰：「恢復民族，此其時也；否則請勿相見」。何密告之曰：「事以密成，幸勿稍洩」。到駐馬店，有人報告，革命軍現死守漢陽，指揮官爲九指頭之某氏。何聞之私語曰：「是克強先生也，今既到前方指揮軍事，必能操勝算矣。」到漢，即詣海軍司令薩鎮冰，曉以天下大勢，國家民族要點。薩甚爲動容。薩之緩攻武昌，棄職赴滬，何之力居多。是時何在漢勾留旬日，不獨不爲北軍謀，且密勸各革命同志，堅持到底。并謂：「北廷萎靡，已到必亡最後階段。袁世凱，段祺瑞，馮國璋，各懷私心，決不肯深入。國軍如能奮鬪半月，孫先生必有接濟方法」。旋入黃克強先生軍幕，爲之計劃一切，說者謂何此行，負有興漢亡秦之責任，誠非虛語也。雲掀至今，猶稱道之。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克強先生任陸軍部總長，延何充副官長。旋黃改任南京留守，延何任留守府總務廳長。魚水相依，事功卓著。民二，袁世凱欲帝制自爲，謀傾覆國民黨，因喉部下鷹犬，刺宋遜初于滬站。何奉總理及黃先生命，先入南京，組織討袁軍。任討袁軍總司令部總參議。不幸軍事失敗，乃隨黃走滬。時袁之密探徧布滬濱，并迭下令緝黃。何不得已，隨黃東渡。旋黃赴美洲，以駐滬聯絡各方同志，待機再舉相囑託。乃變姓名，潛返滬。有時遜跡鄉村間，以避邏者。在此一年之中，何歷盡人世之辛苦，處之泰然。

## 何 成 濬

## 五六

。有人勸何託舊同學某某等，向袁求解脫。何云：「男兒以身許國，義當終始如一，刻下吾黨之目的雖未達到，將來自有達到之時。作官不過是吃飯，亡命亦未必餓死；縱然餓死，亦所心甘。反顏事仇，吾不爲也。」人咸服之。

民國四年五月，袁世凱爲篡國稱帝計，不顧一切。先與日本訂立廿一條亡國密約。何聞之憤甚，曾運動流滬變姓名各同志，繼續進行革命工作。逾數月，袁果改民四爲洪憲元年。適蔡松坡舉義昆明，何得訊，喜形于色。遂一面運動長江各駐軍準備響應，一面聯絡國會議員，主張自由召集，另選總統。甫有端倪，以袁死而中止。民國五年，黎元洪依法繼袁成立政府于北京，昇孫洪伊以內務總長。孫在滬秘密革命時，與何及彭介石牟琳周恭壽等交甚篤。佩何爲人，迭電促赴京襄助。先昇以內務次長，繼任以京師警察總監。何鑒于當時北方軍政，仍爲軍閥所把持，不易發展總理主義，及個人懷抱，毅然堅辭不就。并勸孫見機而作，以免自陷危境。不三月，孫因副署問題，竟被免職。黎段大交闕，而督軍閥之禍作，張勳並乘機擁溥儀以復辟矣。

何返滬後，向總理報告北方情況，並謂：「革命非徹底不能收效，若仍出于將就，終必爲軍閥所劫持。」總理唯其議。乃由滬率海軍赴粵，組織大元帥府，召集國會，再度護法。何偕行，總理旋委何爲鄂軍司令。企圖西連川陝，南結湘桂，以爭全國中心點之武漢。而爲粵府北伐軍之先鋒，何因隻身邁赴鄂西，游說各部，曉以國民革命宗旨。勸其速對直系軍閥，宣告獨立。得鄂將領石星川，朱兆熊，胡廷佐之贊同，集合湖北第一師于荆沙，由何指揮，進攻宜昌，不克，復受逆軍強烈壓迫，不得已，率夏斗寅容景芳張篤倫各團

退湘西。會湘友軍受吳佩孚張敬堯等部挫折，飛調所部扼守汨羅江，爲之掩護。湘友軍乃得撤至茶陵攸縣。而吳之第三師及毛思忠等部來攻汨羅江岸之歸義葉家渡等處，激戰竟日，以友軍收容完畢，目的已達，乘夜轉至長沙。未幾，復同湘友軍與吳軍戰於株州朱亭，又同桂軍韋榮昌部與吳張等軍戰于福田舖，皆因衆寡懸殊，不能勝敵，一併退株州待援。其時廣州忽發生事變，桂軍反對總理爲大元帥，湘軍中亦有附和之者。總理憤而赴滬。何見大勢已不可爲，即將容夏各團交湘友軍接管，亦繞道廣州旋滬，由是在滬密組機關，結交各方同志，遇同志之遠行者，必解囊相助。有時因資客盈門，不能舉火，則典質購菜米，星三公聞訊，不時售田產以接濟。并寄書安慰之曰：「國勢至此，非革命不能解民倒懸，汝既爲革命黨，當能以復興民族爲己任。如有所需，余雖傾家蕩產，亦爲汝助。切勿以室家爲念！太平天國之役，余曾被陳玉成部擄去；盤桓于該軍年餘，見其部下所作所爲，不能從愛民着想，即知不能成大事，遂悄然返里。假使當日陳等能本湯武革命精神做去，余亦樂于相從。望勉之！」何之從事革命，歷萬難而不易操者，蓋皆得力于庭訓也。

民國九年，總理在廣州蒙難，暫移駐永豐軍艦。電滬招何赴廣東。知其與王永泉有舊，命密赴延平（福建省）晤王，請其勿聽閩督李厚基命，向退駐閩境之許崇智進攻。何奉命抵延平，見王意尙善。復乘間說王連合許軍，協力驅逐李厚基。并約事成後以閩督讓王。許軍只暫假閩南休息整理，待機回粵。王諾，乃同擊李軍破之。福建既取得，總理如約令王爲閩督。另任許爲東路討賊軍總司令。時閩南猶未收復，何乃膺王永泉前敵總指揮之命。率張明達劉之達等部攻佔泉州，肅清李之餘部。積極修明軍紀，使閩南民衆，安

何。成。濬

五七

## 何·成·濬

## 五八

居樂業。

民國十一年，東路討賊軍許崇智部回粵，總理復命何留守閩南，改委爲中央直轄福建各軍總指揮。迨東路軍攻粵之東江不下，奉命放棄閩南，率兵夾攻潮汕。慮兵力單弱，乃聯絡在廈門之閩軍總司令臧致平，會攻潮汕，屢戰不利。後方楊化昭部又突生變亂。何孤軍支撐，腹背受敵，不得已，同臧部退守廈門。在廈匝月，又被楊化昭，張毅，賴世璜，及北洋海軍所包圍。閱八九月，與部下蘇世安，陳光祖，張剛，曹振武等，再三商討，僉以久守無益，決意突圍而出。用礮兵掩護，強渡海峽，襲破賴世璜部陣地，經漳州龍巖至汀州。時汀州尚有王獻臣師，及江西蔡成勛之一旅，扼守。與戰半日，竟擊潰之。汀州遂爲我有。軍事甫有端倪，浙督盧永祥即電臧致平，囑其率部入浙。臧以同往相商，何則辭以「君爲盧君舊屬，自應入浙；某係革命軍之一部，當回廣州復命，各行其志可也。」於是率部由汀州繞贛邊回粵。梯山越嶺，時歷五旬，始達粵之翁源縣。中間雖在贛之虔南，爲常德勝帥所阻，在粵邊爲陳炯明部所阻。何以疲敝之餘，糧彈兩缺，不堪再戰。且不欲作無益之犧牲。且戰且退，幸未受創。達翁源後，總理極爲嘉慰。當委爲鄂軍總指揮。準備北伐。維時軍需告匱，乃密稟堂上，傾家資數萬元，以充官兵給養，及前方宣傳聯絡等費。故軍氣爲之不振。

民國十三年，中央出師北伐，何任左翼總指揮，兼總司令部參謀長，取道贛江，擬襲南昌。卒以彼衆我寡，未遂目的。然因毀家紓難，深得軍心愛戴。鏖戰數次，勝多負少，北軍終不敢窺我韶關一步，蓋知兵善任，能與士卒共甘苦，士卒自樂于効命也。民國十四年九月，周蔭人率部三萬人，自閩境侵粵，意在先取

潮梅，進攻廣州，以傾覆我革命根據地。蔣總司令介石聞報，乃組東征軍，以爲先發制人計，深知何諳悉閩情，特任爲總部總參議，運籌帷幄，倚重甚殷。前鋒抵永定，與周部遇，血戰數日，卒能擊潰周軍，因而勘定全閩。我革命軍之策源地，遂無東顧憂。

民國十五年，蔣總司令奉命誓師北伐，以何志慮忠純，交游徧南北，復任何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議，兼駐滬代表。昇以因勢力導全權。各方因何平日忠實不欺，極爲心佩。何視事後，即秘密遊說于陳調元孫傳芳各軍間。陳雖北軍將領，富于革命思想。得何等之斡旋，實行加入國民革命軍陣綫，孫則猶豫不決，致有寧滬各戰役之慘敗，假使孫當時能聽何言，效順中央，則識時務者爲俊傑。中央亦必能寬其既往也。是年秋，共產黨盤踞武漢，全鄂騷動，鄂北隨棗襄樊一帶，土匪蜂起。蔣公以鄂居天下之中心，若任共產黨長此把持，影響革命前途甚鉅。因命何担任鄂北綏靖主任。意在肅清土匪，勿爲共產黨作俵。何奉命過返隨縣原籍，實行剿撫兼施工作。詎漢口共產黨某，慮何成功，不能行其赤化計劃。嗾使黨徒，故爲掣肘。何知其不可爲，乃密回南昌軍次。說明鄧演達徐謙竊取本黨勢力，實行共產黨陰謀真相。並痛切陳述完成北伐，必先清其理由。蔣甚聽其議。遂一面身先士卒，將孫傳芳殘部次第驅逐；一面則運用政治策略，將武漢共產黨澈底肅清。

民國十六年，國府奠都南京，任何爲國民革命軍高等顧問，軍事委員會委員。適張作霖建元帥府于北京，蔣公命何赴平津，視察北方情形，何欣然受命。瀕行時，友朋問多謂北方種種，異常複雜，決非語言所能轉圜，君以隻身入虎口，危險良多，殊堪悚懼。何謂北方至今，尙以討赤相號召，對國共真諦，多不明瞭



## 何 成 瀆

六〇

。余爲闡明黨義計，自當力疾一行。矧奉方將領，如韓芳辰（麟春）等，與余共硯有年。深知余之爲人，即張漢卿楊鄰葛，亦迭次派代表葛光庭，危道豐，雷壽榮等，來京滬接洽統一。余北上決無問題。乃毅然由海道行，甫抵津，韓果派人迎候，抵平，晤張漢卿，一見傾心，交訂刎頸。惜張韓計劃，爲張宗昌褚玉璞所阻撓，不能立即實現。何亦不願強友所難，遂繞大同赴并，晤閻百川，商洽一切。在晉公畢，仍偕中央駐晉代表方本仁由石庄返平。時奉軍及戎第三集團軍（晉軍），正激戰于正定定州間，因何過正定，雙方相約停戰一日。何偕方抵前門西站，張韓復派員迎候。何此行先後留平旬餘，屢次接見新聞界，否認己身爲蔣總司令代表。此來係訪友性質，同時對本黨三民主義精髓，暨共黨殺人放火真相。以及國民革命軍之宗旨與對象，與夫蔣總司令對共之決心等等，闡述無遺。于是向之誤認國民黨爲共產黨者，豁然開朗，心理大爲轉移。咸有奚爲後我之概。某日，張宗昌電平，謂何其爲黨軍宣傳，深足以搖動後方軍心，請置之。張韓一笑置之，居無何，興辭歸滬。自是蔣張間信使漸密，而張漢卿傾向中央之忱益堅。復使道微服密訪徐源泉於某處，訂爲生死交。次年徐首舉義旗於津門，即與此行有密切關係。天下事種有善因，始得良果，非偶然也。

民國十七年，復任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議，隨蔣公駐節徐州，參贊戎機，力持寬大，所有豫魯冀各雜軍，久處虐政之下；一聞寬大之聲，不期而歸附于革命軍旗幟下者，日必有數起。蔣公均派何細心安撫，凡編制等事，皆由何呈請核定。迨濟南底定，某方恐我統一完成，彼之侵略伎倆，不能任意實施。竟以重兵強佔濟南，阻我前進，并擅殺我交涉員，演成五三慘案。何奉命往某國軍營次交涉，斥不應于我內政，

某軍，銜其言直，屢欲非禮相加。何以鎮靜應付，得未被害。然一夕之間，槍聲不斷，蓋亦屢瀕于危矣。某方既明白阻我義師前進，蔣公乃由問道進兵，攻下津沽。命何星夜由海道赴平，磋商北方善後問題，復電告各方，指定何爲負責代表，他則概不承認。何抵平旬日，張漢卿因急事返滬。乃指定邢士廉與何接洽。何邢乃邀北平耆舊王士珍，江朝宗，熊希齡，及第三集團軍代表朱綬光，孔繁蔚，尹扶一等，一再商討。僉謂地方公意，切盼三集團軍入城維持秩序，并盼蔣公迅速蒞平，爲各軍謀善後。經何分別轉電中央，俱予照辦。未幾，蔣馮閣李四集團軍總司令，先後蒞平，謁總理靈柩于西山之碧雲寺。北伐大業，始告成功。

北平善後，麤具端倪。張漢卿復派王樹常，邢士廉，米春霖等，赴平訪何。由何介紹王等晉謁蔣公，協商東北易幟手續。越月，蔣公派方本仁隨王等赴奉接洽，收拾灤東張褚殘部事宜。是年，自夏徂冬，何常駐北平。所負任務，約有三點。第一，奉命接洽舊都各軍事機關。第二，點驗徐源泉鄭俊彥兩部，並于點驗畢，常在該軍講演三民主義，使士兵對本黨有真正認識。第三，代表總司令接洽灤東殘部收束辦法，並東北易幟等事。迨任務終了，適蔣公被選爲國府主席。任何爲國民政府參軍長。何遂入京，參贊機宜，佐理庶政。遇人有所請求，但有利於國家，靡不爲之切實轉呈，對川黔各方面之情況，尤盡力爲之溝通。

十八年元旦，東北易幟實現，適長江中部發生謠言。平津爲軍閥殘餘薈集之區，以訛傳訛，謠言尤熾。蔣公爲鎮定人心計，命何以參軍長資格，兼理北平行營主任。何到平後，以血誠與華北各部隊周旋。各部隊亦皆傾忱悅服，無不道何爲人和平爽直，能踐所言，足爲近代軍人典型。未幾，武漢事起。唐山某部，

## 何 成 濬

六二

亦乘機欲動。何秉命中樞，妥爲收撫。三日內，兩師之衆，悉數就範。市廛不驚。同時復婉電蔣公，對鄂軍精銳各部，請分別予以編整。歷述「鄂中將領，李石樵，石毓麟，程汝懷等，均係軍校出身。富有整軍剿匪經驗。倘能畀以原有師長地位，必能努力報稱。某願以人格爲之担保。」蔣公極爲嘉納，俱准照辦。詎事踰半月，謠言繁興，中央不能不變動原議，何接電後，乃懇切電李石諸人，詳加勸勉。並另電武漢行營參謀長賀元靖，囑其妥爲維持。先是鄂督某，被政客播弄，對何多所懷疑。嘗謂何秘密派人來漢，組織機關。對何漢上舊識，監視頗嚴。何聞訊，即電某督，謂：「某生性慳直，最恨鬼蜮行動。武漢方面，如發現假某名義以招搖者，請即將姓名相片寄下，俾憑訊辦。區區之愚，深願兄等以國家大局爲前提，武漢爲中央之屏藩，擁護中央，即所以鞏固武漢。勿囿于一隅之見，爲人利用，致爲仇者所快，親者所痛。」迄不得復。旋又派北平行營主任參謀朱傳經，持函分途疏解，亦無結果。及其事敗，何仍竭盡忠誠，爲李石程各將領謀安全，謀出路。若何者，真可謂能見其大，而能以德報怨者也。

十八年春，中央黨部在京召集代表大會，選何爲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同時國府復以湖北居十八省之中心，扼首都之上游。非勛望素著，老成持重者，不足以資鎮攝。簡任何爲湖北省府主席。一面仍令任五路軍副指揮，兼九軍軍長等職。五路軍者，所轄爲八九十三軍，八軍軍長兼師長爲劉興，另一師長爲龔浩，九軍軍長爲何，師長爲劉春榮，魏益三。十軍軍長爲楊杰，師長爲王金鈺，徐源泉，中央又因何鎮鑰北門軍事責重，不能立即回鄂供職。特命方本仁以民政廳長兼代主席，是年秋，中俄事起，對方狡黠，不能理喻。何奉命由平赴瀋，協助張漢卿謀應付，留瀋一月，舉凡東北之軍政情況，及其將來之危機，在日不

在俄等等。莫不一一密陳中央。并謂：「張漢卿贊成統一，確是真忱，且可始終不渝。今東北之患，既在彼而不在此。中央應以全力助張，謀領土之完整。否則二三年後，恐不堪設想。」其識見宏遠，誠非他人之所企及，而果毅敢言，亦今世之所罕觀，差竣回平，適河南軍事發動。乃端赴鄭州防次，部署機宜。北平行營，由方本仁代理。大戰爆發，情勢嚴重。組織繁複，意見各別。幸蔣公親臨指揮，未為敵方所動搖，是役也，何自鄭州許昌，禹縣密縣，登封以至洛陽，轉戰千里。居恒不獨與士卒共甘苦。即百里之內，亦必隨軍步行，絕不畏難。某日，前方炮火劇烈，而劉春榮部逗留白沙，首鼠不決。何僅帶秘書華覺明一人，親到白沙，責以大義，劉乃動容，飭部前進。劉是時，已受敵方委任。因其部下感于何之血誠，不許劉有所異動。其實劉性反覆，原無所顧惜也。

洛陽底定，河南軍事，在表面上雖已告一段落。但街談巷議，極不單純。何乃婉電中樞，略陳概要。既不致以心測腹，自傷忠厚。又不欲撫拾浮詞，淆亂觀聽。此中况味，困苦難言。何已親嘗之矣。會蔣公召何入都，何力持鎮靜。值大雪紛飛之際。星夜附車，自洛陽啟節，經鄭州，與某方晤。暢談兩小時，某方所表示者，多在言外。何所規勸者，皆本懇誠。政治變化，雖屬瞬息不同。然人情離合，究不能全無信義。何輿辭出後，即登車南行。有某君送至車站，親向何之秘書某，流涕不止。亦可見信義感人之深。何此行能履險如夷，蓋亦精誠之所感召耳。車抵大梁，韓向方主席，親迎于車站，握談甚歡。韓乃密告之曰：「鄭州將惡化，歸途宜珍重。」聞當時某方已電韓，囑速扣何。韓不但不為扣留，反為何謀安全。真不愧為君子人也。過徐州，晤馬鴻逵。即知石友三已在下關叛變，某軍亦在鄭州別樹旗幟。前途阻塞，四顧茫茫。

## 何 成 濬

## 六 四

。乃由濟南赴青島，在青遇市長馬福祥，海軍司令沈鴻烈，師長范熙績，馬并以某方離異通電交閱。兩湖旅青同鄉，復開會歡迎之。閱日，魯主席陳調元，偕二十五路總指揮劉鎮華，監察院長趙戴文等。自京來青，接談極洽。趙謂：「某方係假晉以自重。晉擁護中央之心，堅如金石，決不爲人利用。鄭變雖劇，公如能回洛，指揮九十兩軍，朝夕可戡定之。請速隨某繞晉回洛。」何遂隨趙等返濟。抵津，晤吳鐵城，商討竟夕，始知由并赴洛，事不可能。復以長途電話電濬，向張漢卿報告種種。張請何迅速返京，何乃即夕由海道赴滬，市長張羣迎之于碼頭。

抵京後，中央任何爲五路總指揮。囑赴漢部署進攻事宜。何到漢，即以無綫電，通知徐源泉，王金鈺，魏益三，劉春榮，上官雲相，郝夢齡等。並報告閻副司令，申明已就五路總指揮職。閻接電即電蔣公約何北上，以便同負戡亂責任。于是又經京滬，過青經平津轉晉，偕閻蒞鄭。何抵鄭，九十兩軍士卒，如嬰兒之久離慈母，一旦相逢，歡呼震野。而當時鄭洛間各軍隊，因素悉蔣公仁厚，亦託何轉呈中央，情願傾誠來歸。因是不費一兵，不損一彈，某方之後路，爲之瓦解。前綫亦悉數繳械受編，何遂奉命返漢，就鄂主席職，時十九年二月也。

鄭事方告結束，某方又以某項問題，聯合秦隴各軍，稱兵于黃河北岸。何迭次邀集黨國名流，分電勸解不諧。中央爲整肅紀綱計，令何兼任第三軍團總指揮，率九十兩軍駐漯河，阻其南犯。時值溽暑，何伏處兵車中，籌劃軍事。歷盡艱辛，不辭勞瘁。有請移居民房以避炎威者，何謂：「民房有限，軍隊衆多。我如移居，部下勢必效尤。漯河居民，將不堪其擾矣。」何在漯駐節五閱月，約束部下，最爲嚴厲，始終無一兵

一卒，擅住民房，商民咸稱便利。至今仍頌何功德不置。三軍團所指揮之將領，爲蔣鼎文，王金鈺，徐源泉，上官雲相，蕭之楚，郝夢齡，岳維峻，容景芳，劉培緒，徐德佐，等軍師旅長，中間中央因東戰場軍事吃緊，徐王上官等部，俱調赴東路，何僅率岳容劉之數團，支撐北灘渡到周家口五百里之陣綫。某夕，敵軍某部，以重兵逆襲漯河。何親率兩團挺身迎戰，另在漯河南岸，鳴炮火以張聲勢；敵不知虛實，迄不敢進。次日，以楊虎城之精銳，加入前綫，軍威大振，敵始引退。是役也，何在漯河名爲軍團，實係空城，卒能以奇兵克臨穎，鄢陵，扶溝，西華，太康，并斬逆匪劉桂堂部副軍長王某首級，以報中樞。在此情形之下，何絕無矜伐之色。常誡部下曰：「國家養兵，原企用之國防；若事內戰，雖勝亦屬恥辱，又何足以炫耀。」故凱旋時，漢上各界，屢擬舉行祝捷大會，以表歡迎。何嚴止之曰：「內戰殃民，乃吾輩軍人之耻辱。慚愧不暇，何云慶祝；況此次勝利，全仗總司令調度有方，我輩實無功之可言。」祝捷議遂寢。自時厥後，何以陸海空軍總司令武漢行營主任，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坐鎮漢皋。軍事甫平，土匪竄起，鄂東之黃安麻城，鄂中之沔陽洪湖，鄂北之棗陽隨縣，鄂西之五峯來鳳，赤餽頗熾。何乃手定計劃，呈請中央。實行分區圍剿步驟。已則乘機飛往各區，指示圍剿方略。但關於餉糈之供給，人事之遷調，均一一乘命于中樞，絕不參以私見。自十九年十月，迄廿年五月，日在軍書旁午中。因勞累過度，染有咯血病。部下咸勸其少乘飛機，多事休養。何謂：「赤匪未滅，何敢自逸。」仍努力不懈，而其匪因之遂漸肅清。

鄂省爲江漢會合之地，水患瀕仍。自清季胡林翼奏請減免田賦後，每年正稅項下，僅能徵收四百餘萬。支出全賴厘金，爲之彌補。從前北洋軍閥，佔據鄂省時。不但視厘金爲私有，即烟酒關鹽等國稅，亦擅自扣

## 何 成 澹

六六

留；并另立特稅名目，企圖自肥。何主鄂政，對於國稅，交還中央，對於特稅，絕不過問。泊裁厘令下，鄂省政費，每年不敷約數百萬元。有人勸何巧立名目，另收新稅。何謂：「年來，鄂省災亂迭見，民衆已在水深火熱中，吾何忍再以苛捐雜稅重累之。爲今之計，惟有先事節流，隨圖開源。第教育爲國家今後之新生命，無論如何困難，對於教育預算，應予擴充。」故歷屆省府會議，凡教育廳有所請求，屬于必需者，何必力排衆議，爲之核准，如湖北高級中學，鄉村師範等校，均係何于省庫萬分困難中，勉爲興辦，士林迄今述及往事，無不以何爲知所先務。二十年夏，長江汎濫；武漢省成澤國。何在水災期內，一方努力于募捐工作，一方則邀同紳方本仁，彭介石，徐源泉，劉文島，夏斗寅，及漢口商會賀衡夫，陳經畲，黃文植，周星榮，徐維榮等，共組水災防濟會，當其緊急時，則乘小舟，親赴各處搶築堤防，援救難民。復爲難民搭蓋棚屋，購備衣糧醫藥，務期減少痛苦與死亡，難民賴以存活者，不下數萬人，武漢因之得以安謐如恒。是年冬，中央因變更行營組織，特派何爲駐鄂綏靖主任。民國廿一年春，何遵照三中全會軍人不兼主席之決議，首先辭去鄂主席職。中央曾懇切慰留，辭益力，并密保某某自代，始邀允許。何遂得以專心致力於綏靖事宜。

何生平律己謹嚴，律部屬尤認真。每次遠遊，或行軍，所攜行李衣篋，必親手檢點，務求簡單，絕不假手於人。而處理公牘，必逐日結束，不任擱置。凡賓客往見者，必和藹接談，毋稍停滯。人有饋物品者，必璧謝之。部屬如有受人饋遺，被發覺後，以受賄論。某日，何曾手令部屬謂：「讌會無殊賄賂。漢上情形複雜，如遇友好招讌等事，應一律謝絕。否則當嚴懲之」。何主持鄂政，約共三年。恆自謂：「因受軍事水

災影響，致不能多所發展」。然處事必循名核實，不徇情面。用人則一秉大公，必取賢材。關於民政也，必先考核資歷，并堅決主張，多用考試出身之士，以杜冒濫。復隨時密派精幹人員，分赴各縣，動求民隱。遇縣長公安局長，有營私舞弊，及魚肉鄉民之事。經覆查確實，立予撤懲。復規定省府收受人民呈訴文件，至遲須三日批出，逾限即懲辦經手職員。而各縣冤抑案件，一時爲之大白。關於財政也，曾手開綱要，令主管職員，撰擬整理湖北財政計劃，內分標本兩項，長約萬言。并主張積極發展湖北省銀行營業，以救濟農村。當十九年厘稅未裁撤時，何屢次密令財政廳，示以整理方法。並由省府時派專員，喬裝商民運載貨物，試探員司有無勒索情弊。一日之內，曾發現某兩局長有營私執法行爲，當予撤懲。一時弊絕風清，收入日增。此外如爭回湖北官錢局產業，作爲整理省債基金。發還共黨沒收之財產，使一般士紳，有家可歸。召集漢口各幫商會，徵詢營業稅征收標準。務期輕重咸宜，不苛不濫。武漢商人，無不感頌。關於建設也，先在省府組織建設委員會，清理建設費用途。歷年積弊，一掃而空。某廳長及某長途電話局長，對於公款不實不盡，一經查明，即依法分別懲治。其他公路修築，汽車購置，以及武漢兩市馬路整理；無不實事求是，力求適當。關於教育也，除積極擴充教育費，及創辦高級中學，鄉村師範學校，前段已論及外，其關於學生人格修養，學科成績考查，尤認真督促。並面囑教育廳長黃建中，組織中學畢業會考委員會，以期學生在校，不敢玩忽功課。出校易于升學。居恒赴各校講演，必訓以修己立人之道。嚴禁學生散放傳單，作政治活動，俾免思出其位。最近何鑒于武漢教育，過于都市化。主張在鄉村多辦初級中學，特先捐資設一中學於隨縣之列山，以示提倡。查列山即厲山，爲神農氏誕生處，古蹟如林。我國以農立國，



## 何 成 濬

六八

確以此地爲農業鼻祖，何設中學于列山，寓有深意，莘莘學子，觀感所及，自有偉大功效也。

何自處儉約，不事家人生產，官至上將，手中絕無積蓄，因馭下嚴，故部下亦多貧乏不能自給。其個人情況，雖枯窘如是，但關於親朋戚友之接濟，革命同志之借貸。力所能及，無不盡力相助。上年并邀李書城等，發起在武昌黃鶴樓，爲黃克強先生建立銅像，以示崇德報功之意。辭鄂主席兼職後，二三失意政客，會藉川江龍倒騙堤款問題，設詞與何爲難。所謂川江龍者，係漢口之特貨公司，常爲各特稅機關存儲款項。堤款中有特稅附加一項，其保管人員，自不能不與該公司往來，先是湖北堤款設有保管委員會，以省府民財建三廳長共同組織之。凡堤款收入，須按月存于省銀行，月終必有詳細報告，何未回鄂前，該會計龍紹游，即以堤款密存該公司，企圖重利情事。而主管人員亦未察覺，依例該項會計員，係堤款保管委員會延用。何主鄂政時，會中又委任劉文蓋充會計。劉爲人顛頂，仍蹈前轍，以大宗堤款存該公司。少數則存省銀行，以爲遮掩耳目之計。經何查知，即一面嚴緝龍劉及一干人犯，并查抄該公司。一面改組堤款委員會，以省府主席兼堤款委員會主席。復澈底清查積弊。一月之內，將已經被騙之款項，追回五分之四。其辦理之迅速認真，實開湖北政治之新紀元。事後蔣總司令曾密派張難先等切實清查，張等乃將此案全卷揭去。鉤稽月餘，卒未尋出絲毫弊病。

民國二十一年冬，徐匪竄陝邊，中央以何堅苦耐勞，富于剿匪經驗。派何入陝協助楊虎城主任追剿徐匪。何奉命即率同高級幕僚徐承熙楊恩熙等星夜入關，瀕行時，謠言頗多，何視之淡如。及抵陝，即將陝中經濟困難情形，爲之轉陳。與楊虎城相處極洽。厥後數次往來于鄂陝間，遇事以坦白摯誠相應付。陝人稱之。

二十二年春，抗日軍興。何奉命由陝赴保陽，主持保定行營軍務。旋赴平，對華北舊識，推誠相與。所有政客浪人，挑撥伎倆，爲之煥然冰釋。復迭次請纓作殊死戰，不果，遂返漢。是年秋，劉湘在成都就四川剿匪總司令職，中央派何前往監督，劉夙慕何之爲人，來去均迎送四十里。大有相見恨遲，別離恨速之概。何于返渝途中，汽車遇險于萬丈懸崖上，幾傾覆。適阻于樹，幸得無恙。抵漢，有人詢之。何謂：「革命家應先置死生于度外；否則婦人女子耳，何足担負國家重任。」二十三年冬，劉湘入都請訓，中央以何劉交誼素篤，派何周旋其間，一切甚洽。二十四年春，蔣委員長飛渝督剿共匪，何奉命入川，贊助戎機。旋又飛筑，代達中樞意旨。差竣，仍返漢。并時往沙市，清剿鄂西殘匪。

何年來鑒于世界學術，日異月新，特令綏署職員組織學術研究會，分門探討，互相觀摩，復令參謀長及各主任處長，組織清潔檢查委員會，逐日輪流檢查，澈底實施新運，實因何天性好潔，間居治身理家，部署無不整肅，部下亦相習成風，蓋亦天然新生活之模範耳。綜合何之爲人，有胆識，無習氣，一舉一動，悉合規律。對於國家，對於社會，絕以開誠心，布公道爲標的，對於黨，對於總理，又始終忠實，歷盡險阻而不變節，論者謂春秋之世，隨國以季梁而不亡，何亦隨人，或即季梁之後身，然揆之事實，何自弱冠以至成名，均能本之庭訓，以復興民族爲己任。不惟忠于國，且孝于親，何蓋今日之人傑也。

又記者曩曾以事謁何，承延對時，第覺其道氣盎然於面！葛袍布履，儼然清癯之儒，言譚復溫雅有禮衷，信乎賢豪本色，不以勢位已崇，遂露驕蹇態，使人儼觀隨季梁風格於二千載下，肅然而生其敬佩之思！或者更謂：「論德量，何與季梁固相伯仲；論勛業，季梁且遠遜何。」斯言也，特拘見；若記者意，二人者殆

戴 傳 賢

七〇

所謂「易時易地，則皆然耳！」晤後數日爲端午節，適逢其大衍之慶，當撰詩二律祝之。茲錄附篇末，即藉作厥贊焉。

(一)漢東華族舊蜚聲，蓋代奇賢應運生，志拯蒸民圖革命，誓鋤軍閥賴籌兵，洋洋德澤周三楚，烈烈雄風鎮百城，此日群仙爭上壽，籌添大衍海天明。

(二)不堪頑赤久紛紜，願藉鴻猷盪逆氛，早向中原作霖雨，還從邊徼掃風雲，帝征已是仁無敵，執政尤欽德有鄰，我愧當年彈缺客，羨公勛業勝田文。

戴 傳 賢

現任考試院長戴傳賢，字季陶，生于四川廣漢縣，本籍則浙江湖州，其在國民黨中之歷史，足與蔡子民子騷心諸元老相彷彿；蓋亦於革命文字宣傳上，大有建樹者也！戴性頗恬淡，能詩，喜飲酒，尤愛時菊，有晉賢陶靖節風趣，觀其字可知。生平篤于倫彝，事母極能孝，戴母知書史，處世，治家，課子，莫不井井有法度！里儔胥稱其賢！戴妻亦巾幗之秀，故夫婦愛情甚佳！說者曾傳其伉儷間一趣事，是耶非耶？姑記之，以符不賢識小之義。

戴在清季，從事報業時，厥名天仇，嘗爲滬上民權報之編輯，兼經理。其經理室居編輯室後，以惡人侵擾，乃揭鑿室外曰：「辦公重地，來客無論何人？非經通報，幸勿擅入」。詎即晚戴夫人長裙革履，橐橐而來，逕由編輯室而入辦公室，諸編輯均竊笑。戴猛憶杜客規約之墨藩未乾，遂揚聲詰責其夫人之莽撞，夫

人不知犯禁，以爲醜己，乃負氣而走。諸編輯夙知戴具季常癖，見狀咸爲其惴惴不安。及翌晨，戴自腐返館，因詢其日昨之事，夫人究介意也否？戴苦笑曰：「休矣，皆因君等一笑，致伊昨夕向余大作獅吼，余雖未拜倒石榴裙下，哀乞寬宥！然亦頽其乾綱，陪情無算，道不行於妻子，誠令人感覺辦事之果難也！」一編輯曰：「此易解決，請於『來客無論何人』之句下，加一括註，曰『眷屬不在此例』。則對外對內，皆妥協矣！」戴與衆聞之，莫不失笑。

記者按：「昔陳季常愛談禪而畏夫人，今戴季陶亦然；可謂遙相輝映，一時佳話矣！於是請爲之讚曰：『我聞菩薩，禪宗所企！化作夫人，偶然遊戲；愛之畏之，實惟一義；千古同情，豈哉兩季！』」

戴主民權報筆政時，有時自署「二九」，或詢其義，慨然曰：「此天仇之省文也；革命不成，何以人爲？」蓋時正袁氏當國，野心漸熾；而圍攻上海兵工廠之義師，一夜而全軍皆沒；故戴憤而云然。先是湖南亦有報曰民權，其主筆者亦恆署名天仇，戴閱其文，殊非己作，則致書其人而詰難之。其人寫十四字作答曰：「名相如實不相如，彼無忌此亦無忌。」戴大笑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民二中秋之夕，報社宴同人，譔浪笑傲咸不拘禮，戴尤興高采烈，狂談傾座。會庖人進薑沙糕一器，戴取而覆諸褲號滑頭陳某者頭上，笑曰：「代君塗些特別加料生髮膠，豈非愈見光滑耶？」某大窘，抱頭不知所措。衆則大鼓掌以譁，真可謂酣暢淋漓矣！民十七年，杭州舉行運動會，戴亦參加百米競賽，貽人以「非敢後也」之譏；而曰「跑回頭來，我必第一」。雖屬解嘲，然其活潑風趣，誠如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焉！

戴之京寓，與鷄鳴寺近，寓中闢精室一楹，供奉諸佛菩薩之聖像，壁端鐫有乃母所書金剛經一部，筆姿端

## 章 太 炎

七二

秀可觀！而清磬紅魚，香花頂禮，更視爲晨昏定課，有人過訪歸云：「聆其梵唄之聲，喃喃不已，幾疑置身叢林以內，則其奉佛之誠虔可知！」又戴邇來悟道益深，自謂能於靜坐中，察知時刻分秒，及血液循環，神魂來往情狀；是蓋佛家返觀內心，由定生慧之初步工夫。凡人苟能排除一切妄念，自能臻此境域也。戴有學道詩一章曰：「靜坐存黃庭，心與目俱瞑；返觀五臟形，了若掣明鏡；此道非玄微，要在有恒性；但能精行之，積久必有應；不死豈所期？庶或老無病！」讀此，則戴之學佛原因，固非迷信長生，倚恃神力之流可比；惟記者又聞戴之學佛動機，實由其當年奉孫總理命赴川，調和內爭，及抵漢皋，風聞川閩某將圖不利于戴，同志尼其往，戴恐辜孫望，毅然復行，舟至巴峽夜泊，月明人靜，戴忽感觸人心險惡，革命難于成功；遂萌厭世之念！悄起投水，詎于洪濤急浪中，浮流百餘里，至宜昌附近，經人援起乃甦。嗣戴自云：「當入江波後，復念及革命家惟有奮鬥，自殺爲弱者行爲，用是轉欲不死。然時既無援，只有姑祈佛力，以圖脫厄！乃即虔誦佛號不已。詎甫誦數聲，即似有人捉髮以行，身體因得不沉，並見有白光一團作前導，未幾遂爲漁人救起矣。」是時果非佛法護佑，焉能獲生？事本奇特，勿怪戴之因而信佛，且皈依于班禪額爾德尼之座下，稱弟子也！

## 章 太 炎

章名炳麟，字太炎，浙之餘杭人，現代所稱之古文學大家也。我國文藝，因時代之演化，可以分爲三期：即古文學，今文學，新文學是。章爲古文學代表，續溪胡適，爲新文學代表，今文學代表，則吾推已歿之

新會梁啟超；近則堪稱嗣響者，尙未聞有其人。嗟呼！斯文將喪，國運攸關，此吾儕對於章氏而後，古文學家繼起爲誰之一事？殊不能不深致疑懼，而希望並世文人，發思古之幽情，精研絕學，承其緒以揚其波焉！

章於清季，留學東瀛，曾贊助孫中山勸同盟會，並任民報編輯，與新民叢報之梁啟超，作民主共和，君主立憲之論戰。雙方筆飛墨舞，竭智殫精；而國體政體之利弊，因亦闡發無遺蘊；結果梁屈。於是同盟會之革命聲勢，尤賴以陡漲孟晉，壓倒保皇之黨。章旋歸國，與鄒容，章士釗等，辦蘇報於滬，鼓吹革命，指摘清廷，不遺餘力。未幾報社被封，章鄒同入獄，章旋獲釋，鄒則瘐死矣！

章家本清寒，初至扶桑，旅況蕭條，廝廝營數日不舉火，日以百錢市麥餅充飢，衣被且三年不一洗，困阨如此，而研學彌勤！聞國事日非，則憤而思適印度爲比邱僧，終以資斧斷絕中止。因避居日本神田，爲民報撰稿之餘，復設絳帳，教授吾國留東學者以國學。章時對於中國文章學術之精微秘奧，頗多闡發，聽講者遂日衆。有日女川島菊子者，爲樞密院某元老之掌珠，慕章之名，因亦數往聽講，旋由彼國某漢學大家之介紹，得執贖于其門。馬融絳帳，沐坐春風，師生間感情乃極篤！厥後章歸國，菊子餽贈頗厚，復頻通尺素，作關於學術上之探討。章亦頗能悉心指授。近自「九一八」事變起，彼此因格於郵政檢查，始不復魚雁常通；而菊子之石榴消息，乃無從探悉矣。

自來文人撰文，多有一種奇癖，如黨國名流葉楚傖撰文時，必以五香豈及酒盞案上，隨飲啖隨撰，乃能鼓動文興。章亦有一奇癖，即愛摩娑古銅佛是，蓋章主筆民報時，有友餽以銅佛一尊，古色古香，彪彌手眼

## 章 太 炎

七 四

間。章乃顧而大樂！偶值伸紙吮毫，構思奇苦之際，輒以手向案頭銅佛，隨意摩娑，文思果汨汨有賴潮湧，靡可遏止；久之不覺成爲一種習慣，脫撰文時，不撫此佛，筆端即不能汪洋恣肆，暢所欲言；即勉強終篇，亦復了無精彩。坐是章對此佛，直以拱壁視之！出門必什襲藏諸旅橐間，跣步不離，與唐代張說之記事珠，殆相髣髴也。聞此銅佛，一度曾爲其小奚童竊去，嚮諸蘇州某骨董肆中，章咄咄書空，爲之惘然者屢日，後據友告，乃以五百金贖歸云。

民國成立，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章以與黨中主要同志，政見不合，遂宣告脫離，自是超然特立，不更與任何黨派生關係；會袁慰亭任總統，正思牢籠民黨，慕章名，邀入北京，畀以東北籌邊使名義，章至北京後，庶崇效寺，各校敦請講演國學者踵接，章亦欣然應之。惟以語多傷時，大招袁忌，籌邊使署之組織，遂久不爲規定；於是章乃不免一辭。一日袁正於府中辦公，聞者以一皮鞋底進。詰之，聞者曰：「來客不肯言姓名，謂此係總統與彼約定之信物；但代呈總統，即知其爲阿誰已！」袁幾經猜度，仍莫知爲誰何？不得已延之見，則章也。章見袁，即大言炎炎，攻訐其短。袁怒，拂袖逕入。章乃歸廬，袁本對國民黨異常仇視，章雖前已脫黨，但以其疇昔歷史，最近言論，益以此番侮衄；故立飭軍警，爲賃東四錢糧胡同一宅，俾移居之；而禁其行動自由，並將予以誅戮。章亦鑒於處境危險，因益佯狂玩世，酣酒放歌，醉則喃喃詈人；邈者亦疑其病瘋，而呼之爲章瘋子；事聞於袁，更有人謂袁，不宜傷害賢名，始解其禁，章乃得以南下。

章居錢糧胡同時，記者有友往謁，見其高臥炕榻，於書策隨閱隨棄，以致室中滿地皆書，此固徵章之枕藉

功深！然亦可見其名士氣重也！叩以作文之法，章慨曰：「今人字且不識，何云作文？」蓋謂欲作文，必先攻研小學，能識得字後，方可許言作文也。又叩以「國字太多，殊難徧識，須識若干，乃能敷用。」則答曰：「字欲敷用，普通五千即可，多則不過七千，若余夙究此道，所識亦僅萬餘；特所謂字，係指正體而言，俗體常訛，識多奚益？」章言若是，無怪其所爲文，恒多古體，國文程度較淺者讀之，往往不能成誦也。至其著書，以國學論衡，文始二者，爲最精粹！摭書及滿州考等，次之。昔其弟子但謙，黃侃諸人，印行之華國雜誌，亦多載章之論文詩詞，記者曾訂閱一年，甚爲珍視！惟惜近已停刊！

我國之所謂名士派，多數不修邊幅，甚者面垢頭蓬，楚囚不啻；而於飲食起居，又往往意志不屬，漫無節制；如章即其明證。友謂章於殺饌，僅就近者取食，其距稍遠，從不食及，人初疑其性有偏嗜，乃陰互易其遠近試之；而章仍惟取食近者，甚至詢其何味？亦弗能答。於是乃知其爲心不在焉！

章喜談諧，每書其高足陝西康心字名時，於字字邊，恆加卯字，康受挪揄，并不以爲忤，雖由敬師，要亦知其真誠坦白，無機械心故耳。——此節與清代紀曉嵐，戲其弟子，以「今晨門生頭磕地，昨夜師母足朝天」之聯語，同饒風趣！

章居滬，曾約田季葦汪東但謙等，作長夜談。田因被邀過急，未及著夾袴，欲返廁取之。章不許，即請田開始聯詩，田應聲曰：「不穿袴子是田桓」，汪續曰：「窮極無聊兩縣官」，蓋汪與但，均曾任縣長也，但曰：「賸有圖書三萬卷」，章笑曰：「圖書三萬卷，應值多少錢，亦足見宦囊之富矣！」乃吟結句曰：「地皮刮盡水都乾」。但赧然。



## 章太炎

## 七六

章居留日本時，東京警署有調查戶籍之舉，其調查表上，有職業出身年齡等項，囑章填寫。章填云：「職業，聖人。出身，私生子，年齡，萬壽無疆」。

民國癸丑，章妻歿於海上，中饋乏主，戚抱鼓盆！遂由蔡子民介紹，獲與湯國黎女士訂婚約；未幾，即假哈同花園，舉行結婚儀式，禮堂經園主哈同及其夫人，躬代設備，莊嚴華麗，兼而有之！男女來賓，達二千外，男賓中有孫中山，黃克強，陳英士諸偉人，女賓中有岑雲階夫人，蔡子民夫人，張默君，舒惠貞諸女士，由蔡子民証婚，其詞淵懿樸茂，係章自撰。在當時爲甚新！錄如左：

「蓋聞梁鴻擇配，惟有孟賢！韓姑相攸，莫如尹樂！泰山之竹，結籜在乎山阿；南國之桃，實實宜其家室！茲因章炳麟先生與湯國黎女士，於某日舉行婚禮，媒約既具，伉儷以成；惟詩禮之無愆，乃德容之並茂！元培忝執牛耳，親蒞鴛盟，衿以齊言，申之信誓，佳耦立名故曰配，邦媛取義是曰援，所願文章黼黻，盡爾經綸；玉珮瓊裾，振其辭采！卷耳易得，官人不二乎周行；松柏後凋，貞幹無移於寒歲！此證」。

是夕，太炎夫婦，假座一品香宴客，觥籌交錯中，由邊鏡宏女士提議，要求新人三事；（一）即席賦詩，限二十分鐘交卷。（二）作大字八，懸諸壁間，以規遠近目力。（三）新郎新娘，各作滑稽談，以博來賓歡笑。章即賦詩云：「吾生皆糝米，亦知天地寬，振衣陟高崗，招君雲之端。」湯未能口占，則錄其舊作隱居詩云：「生來淡泊習蓬門，書劍携來隱小村，留有形骸髓過適，更無懷抱向人喧，銷磨壯志餘肝胆，謝絕塵緣慰夢魂，回首舊遊煩惱地，可憐幾輩尙爭存。」對客揮毫，卓然大雅，頗爲來賓贊美！其餘二事，亦均履行。席散，又有楊季威女士，要求章再賦詩，以謝介紹人。章曰：「諾」！一揮而就，詩云：「

修得到梅花！」當時諸女賓中，對於湯國黎女士之美滿姻緣，莫不由羨生妒焉。

章於學術以「小學」，「子書」，「醫理」，堪稱三絕！三絕之中，最喜談醫，嘗謂生平心得在是。據知者言，其對於醫，實精于理而疏于術；亦猶其自命政治大家，謂足比肩諸葛武侯，實則其於國學或文學，在當世應鮮抗手；若夫政治一道，波譎雲詭，非心機深密者，應付殊難——雖然，有時亦須重「誠」。如章之性情率直，苟使躬秉國鈞，其不蹈王半山之覆轍者幾希！故章生平，不遇執政機會，而得專力國學；國學之幸，亦章之幸也！吳中水土清嘉，尤饒名勝！章於最近購定胥門一巨廈，代價計數萬金，頗具園林之勝！而於花木扶疏，泉石清古中，位置琴牀涵帶，時與二三名宿談笑爲樂，則章之清福，亦洵不淺已！一日章就某星士相面，星士初不知其偉人也；訝其有仙骨。謂：「具此仙骨，欲富貴功名，直當如拾芥耳！」因叩其名氏，章不答，大笑而去。

## 吳稚暉

素以紅樓夢中劉姥姥自況之吳稚暉先生，平生語妙天下，即時人亦莫不以淳于炙穀，方朔滑稽視之，實則吳極誠樸，而富於平民色彩！如出無華輪，居無夏屋，雖爲黨國元老，初未脫書生本色，比較其他革命鉅子，一握政權，任黨委，即驕奢侈縱，氣餒陵人，洵有上下床之別也！

吳籍無錫，清光緒辛卯舉孝廉，自留學東瀛，漫遊英法之後，文章思想，折衷中西，而漸信仰無政府主義

，頗有似于儒家主張太平世之群龍無首，各盡其能。旋亦知當茲帝國主義盛行之際，弱肉強食，競爭日烈，非有政府，且有統治力強偉之政府，圖謀應付，國家民族即不足以生存，而歸于淘汰。故又自謂無政府主義，理論固極精美；然欲見諸實行，則非再經三千年乃可；而今日與潮流最爲適應，且最能符合我國國情者，仍惟三民主義。

吳對現代學術，則專重唯物史觀，嘗有口號曰：「馬達救國」，居今列強並立，以科學爲戰爭工具之世界，國人而不謀物質豐裕，機械發達，其不相形見絀，以至失敗者鮮已！如我國素以精神文明自傲，無論其果否精神文明，即曰精神文明，已臻極點；試問一旦人以飛機巨礮來侵，而此精神文明，能禦之否乎？不惟此也，即人出其科學組織之工商業，向我國行其經濟侵略，久之我亦必精枯血盡，自底滅亡！故今極須謀物質之豐裕，求機械之發達，富其國而強其兵，然後人以機礮力來侵，我亦以機礮力禦之；人以經濟力來侵，我亦以經濟力禦之；縱難戰勝，亦須不敗；如是，我國乃能得救。

吳雖信仰功利主義，然其行爲，又頗尊重道德，如其昔充唐山交通大學教授，寒假歸平時，以素不肯乘人力車故，一束行李，擬躬荷之赴車站，校距站數里，適雪後泥濘載途，跣步維艱，行約里許，已汗流氣喘，不能拔足，加以風雪又暴至，不得已乃僱一力伕，俾代肩之；第見力伕衣單薄，無雨具，遂褰所御大氅加其身，以圖良心上之稍慰，抵站後，更倍給值而遣之。嗟乎！即茲一端，亦足見其心地仁厚，綽有古君子之遺風！以視彼口勞工神聖，而寔際凌踐勞工如牛馬之新志士，一誠一僞，殆不可以道里計矣。

吳前年七十，當然有作壽資格，因此其在上海之同鄉戚友，欲於某日爲之慶祝，並定假座功德林舉行，詎吳

得訊，避至杭州看梅。有覆曹君穆一函，說明不願作壽之意，極滑稽有趣！錄之，可見其白話文之一斑也。  
致曹君穆函云：

「……………你們的報屁股，登了尊大人同許仲威先生，要同我慶壽。跟着丁梅軒先生等，又在功德林替莊仲威先生祝八十，順便也要祝我的華誕。駭慌了我，趕緊退回帖子；我先母去世太早，先外祖母不忍提到我與妹子的出生日子，所以終身不會有誕，胡裏胡塗，醉生夢死的白活在狗身上，不知到今幾何年，是日固不敢上功德林，却白犧牲了一次茶會。不料接着又有人登在小報，說那天丁先生等，替我慶花甲，我才知道我已登了花甲；接着又有許多看見小報的人，前來問我，三月五日必是你的生日，這秘密被我們打聽到了。哈，哈！這叫做『謠言處處有，中國特別多；』我雖相信我或者確已登了花甲，我卻不敢在月份牌上，揀一個茶會日子，就算生日。我最反對的慶壽及過生日，所以沒有人慶壽，有我去祝拜的，這是一個硬憑據，我雖登了花甲，夠得上弄個華誕出來玩玩，卻不敢非諸人者，又來有之已，禍從老世講弄筆頭起，請你登個義務廣告，免得謠言放開來。……………」

吳於行文，不避俗語及醜穢語，如口（從尸從宀）屨等是，而其演講，尤能滿口「精虫」，「卵脛」，令人發噤！記其于滬世界書局職員談話會，以監察人致訓詞有曰：「愛時愛國之士，登台演說，無不激昂慷慨，或竟持刀割腕，以血寫字，名曰血書，聞者動容，見者咋舌！蓋彼能犧牲自己之血，而用以勸人，宜為人肅然起敬矣！但此愛時愛國之士，歸與夫人性交一次，則其所出之精，不知幾何？較諸所割腕血，可寶貴者相去甚遠，是以人皆忽于精而重于血」云云。其意雖指文化事業，猶人之精，金錢猶人之血，乃人僅

知重其金錢而不知重文化，是與重血而忽精也何異！義固在於勸懲，特其詞未免褻且謔矣！吳於舊詩，亦深有研究！其觀北平農林試驗場獅有感云：「時局如今不忍論，頑獅依舊睡昏昏，寶刀渴飲匈奴血，此是男兒報國恩」。寥寥二十八字，頗能寫出一種激昂慷慨，雄心未已之概！

吳所著書，有上下古今談，稚暉文存，茶客日記。日記中多屬吃小館，坐洋車，住房屋，看戲劇等瑣屑之生活，記得異常精密！此足爲其儉樸而經濟之明徵！吳之囊中，從不帶錢，因其從不輕易用錢也，一次吳由滬返京，因車錢不足，未購票，收票員索之甚厲，吳不肯以其真姓名告，致受其侮，經某局長見及，其圍乃解。吳有友龐某，美而貧，年弱冠，無與論婚者，其鄰富翁有女，窺牆已三年矣。龐欲遣媒往，而先商於吳。吳曰：「以窮秀才而求婚富室，齊大非偶，君亦太不自量也！雖然，君既求計於余，容余爲君圖之。」乃密商於伶人畢某，使飾魁星點斗狀，乘月色朦朧之夜，升龐屋立片時，如是者數日，富室見之，謂必貴顯，因遣媒論婚焉！事成，吳謂龐曰：「君之得妻乃畢伶力，請令妹嫁之，可乎？」龐商于妹，得同意，兩家眷屬，皆由吳玉其成矣！此事滑稽而利人，且能打破貧富貴賤之封建舊習（清代賤伶士族無與訂婚者），髡朔之高風，不是過也！

吳尤篤友誼，江南老畫師吳觀岱之喪，遠道參加執紼外，輓以長聯云：「何物鶴列拉的微生虫？竟挈阿兄老命而跑；空想一枝秃筆，信今傳後，就寫成顧虎頭倪雲林，亦徒爲無錫藝術誌中，增加篇幅，於我們笑笑談談，終歸完了！可憐駒過隙般苦光陰，難留勝會群賢之盛；傷心七尺桐棺，閉骨埋憂，止剩有孫來鶴廉檀柩，還儘將北京石板所裏，共歷興亡，向四方弔者淒淒切切，訴說從前。」——觀岱歿于霍亂，故聯以鶴

列拉與駒過隙作對，信今傳後，廉南湖語，謂觀俗之傳，必由稚暉執筆，方能信今傳後。孫來鶴即孫寒厓，其家有來鶴樓，觀俗曾爲作圖，疏淡秀潤，爲時稱賞！檀柘寺則南湖所居，北京石板房，爲諸人當年旅居談讌之地也。——此聯半文半白，風格獨創，而亦諧亦痛，一往情深；運用典實，尤極精當，洵長聯中之佳構，非才氣縱橫如吳，殆亦莫辦也！

梁任公在二十年前，迷戀國故，不肯悉心提倡科學，吳嘗譏之曰：「任公如此立身處事，真是咬住鷄巴，連鷄腰也換不動。」其意因梁之思想，食古不化，不能隨時勢轉移故云。

黃山勝景，奇特名華夏！吳近遊覽歸來，逢人輒稱道靡已。其本有旱菸癖，於黃山得鳳眼竹一枝，製爲菸管，甚加珍視！即行路亦握之在手，且行且吸，習以爲常。人或竊笑其腐如老學究者，吳聞之必反嗤曰：「現代男女，習吸紙烟，國家利權外溢，其害尙次；個人肺胃均傷，病延種族，則爲害烈矣！故余極願作吸旱菸之提倡，以杜漏卮，而健體魄；且此種旱菸管，形式美觀，值僅銀幣角半，較諸糜費十元八元之舶來烟斗，則經濟可爲多多！」綜是以觀吳於治學，則務新其新，於享受，則不辭其舊，權衡固至當，且均能自國家與民族之利害上着眼，似此熱忱宏識，寧不值人奉爲圭臬哉？

## 孫 科

孫哲生，名科，爲總理子，自歷任行政立法兩院長後，在政治舞台，頗爲活動。現更領率群英，制定國家根本之憲法，公開以待批評，俾臻完善！是可謂負責建國，而又虛懷若谷，其前途洵屬未可限量也！「生

于學忠

八二

子當如孫仲謀「既適於贊美今之哲生也。或謂：「孫之能造成重要地位之原因有二：即一、孫爲中山之獨子，國民黨爲中山所手創，黨人愛屋及鳥，在中山生存日，對孫已刮目相看，且不少極力擁戴者，其次、孫對於理財，頗具能力！當國民黨勢力，猶局於廣東日，孫嘗一任廣州市長及主持市黨部，廣州市之繁榮，僅亞上海，稅收月亦數百萬，孫就職後，剔除中飽，儲其贏餘，以爲擴張本派勢力之基礎；國民政府成立於南京，孫更握得鐵道部一席，而經濟來源，益稱充裕，其政治上之權威，亦日有發展！雖中間曾一再受政敵之打擊，歸於慘敗；卒以羽毛已豐，暫蹶復起，此則悉由其志趣雄偉，才華穎敏所致，不盡闕於先德也」。言雖近膚，然亦不無是處！

孫母盧夫人今猶健在，時往還於澳門翠亨村兩處邸第，以度其安閑歲月。翠亨村爲孫總理誕生地，山明水秀，勝境天成！記曾有人讚以詩云：「古樹環茅屋，超然山澗北，寧于南嶺雲？不逐中原鹿；天下本爲公，仙源何忍獨？拼將荆棘除，願共蒼生宿！」尙稱恰切！近孫爲使其村教育普及起見，特出巨資，擬辦中小學校各一所，建築材料，多購自歐美，房式則中西合參，務使適用而美化！至於村中公路，縱橫交錯，可稱交通便利！警衛與衛生，亦皆卓著成績！加以村民皆有職業，生計優裕；故頗呈熙皞之象！謂之爲模範村，允屬名副其實！是固由乃父之遺澤使然，要亦非孫努力發揮其建設才，曷克臻此？

于學忠

于學忠字孝侯，山東蓬萊人，今年四十五歲，其父德勝，字陞丞，曾充毅軍幫統，與翼長姜桂題，米振標

，均有甚深交誼。現卜居北平，持家清儉可風！督課孫曾輩，仍循舊時禮法，一主於嚴；以是家庭中頗呈整肅而和睦之象！戚好罔弗稱仰之！于弱冠時，畢業於毅軍所辦之軍事速成學校，嗣受職爲某營哨官，以學術優越，辦事精幹故，未久即獲米振標之器重，擢充林西鎮守使署副官長，及鎮守使易人，于連帶去職，會趙榮華任十八混成旅長，駐防鄂北，電邀于至襄陽，而畀以礮隊營長職務；蓋趙前曾充其父部下護兵，深知于具有文武材故也！民八，于率部剿匪於棗陽鹿頭鎮，時記者任該鎮端本小學校長，一日于便服蒞校參觀，晤談之下，記者雅佩其對教育事業，極有研究；而所主張發揚國學，採納西術，使體用兼賅，靈物和協，以完成一合世運，符國情，厚生利用之新文化，最爲卓識！于駐該鎮僅旬日，匪即肅清，撤防以去。記者因之始覺古所謂儒將風度，竝世尙有其人；而將疇昔憎軍人爲粗鄙之劣印像，澈底改易焉。

後趙奉吳孚威令，截堵川楊森軍於鄂西，戰頗不利，賴于督所部礮隊，扼險死拒，敵乃莫逞，吳抵前線，亟嘉獎于智深勇沈！語趙，欲任之爲前敵指揮，趙以于官尙卑，恐難服人，代懇辭乃止。及撤軍，于獨殿後，追擊之敵爲却；至是吳益愛重之，擬調升他師團長，趙爭執不聽調，而亦請以團長任于。迨趙以兇暴被控撤職，吳即令于繼任，于遇士卒有恩義，然苟違令擾民者，亦必誅以徇；故鄂西民衆，迄今猶稱頌其威惠弗衰，正不啻荆襄耆舊，追慕羊叔子，而讀厥遺碑墮淚也！民十五吳軍退豫省，于時已晉升二十六師長，謀合鄂西各軍，東下武漢援吳；詎鄂西各軍，多挾私不能從，于乃獨率所部，間關跋涉，圖與吳會，至豫則吳勢已去，不獲已乃加入東北軍，幸張漢卿夙知其才賢，而任之爲二十軍軍長。

民二十一年，于改任冀省主席，于之治冀，於積極建設，以厚民生，振興教育，以啟民智，提倡道德，以



孔 祥 熙

八四

正民風外；對凡殃民之弊政，如苛雜捐稅，則爲力謀廢除；而禁制鴉片與烈性毒品，尤屬嚴厲非常。嘗有以設局徵收烟稅之說進者，謂：「每年可得稅銀數百萬，於公於私，均大有裨」云云。于則慨然曰：「國家稅收若欲開源，應由免除農產障礙，便利商貨運輸，以及一切生產建設事業入手；至於徵收烟稅，只係飲鴆止渴，其殃民禍國也必矣！故余對烟毒，惟取根本禁止，絕不肯庸禁於徵；至若私利，則本人服官十數年，從未計及，自信嗣後，亦決不致遂爾計及也。」

于每日黎明即興，洗盥畢，練習拳術，七時入辦公室，批閱公牘，十時接見來賓，午後寫字觀書，綜其起居飲食，均有規律！

孔 祥 熙

孔祥熙字庸之，晉太谷人，美國耶魯大學碩士，現任財政部長，觀其就職電文有云：「才非劉管，愧無經綸之方，竊比蕭曹，或有規隨之雅。」固可見其膺茲重任，實不啻爲前任化身，而將來之政策可想！即其爲人，不喜標新立異，實做「庸」字功夫，亦顯然道出矣。昔尼山傳道，注重中庸，今孔氏能是，可謂善紹家風！所望其嗣後理財，務須念及乃祖「節用，薄歛」及「百姓足，君孰不足」之義，則國計民生，庶幾有豸！詩云：「毋忝爾祖。」又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吾尤願孔氏常三復斯言！——去年孔召集各省財政廳長於首都，開一財政整理大會，由其提出廢除苛稅雜捐，以利民生案，當經決議實行。將來苟著成效，孔洵無愧聖裔矣！

時人有上孔徽號曰：「吵吵先生」者，以其前在某省公宴席上，講演西南反對中央，形同割據事；而曰：「粵方不過吵吵而已」。妙語流傳，徽號斯得；邇來西南果將取消其非法機關，以示服從中央，擁護統一，甚且出師剿共，助中央完成安內之國策；則人之以吵吵二字誚孔氏者，實足証明孔之度量汪洋，眼光宏遠！而記者尤願今後國人於政治上有異見時，只可吵吵，果然，即多吵吵亦何妨？且將馨香禱祝以求此吵吵已！

孔有子，年在十四五左右，貌哲學，如玉山照人！蔣夫人宋美齡愛撫之猶己出。孔子蓄一犬，產於歐洲，健碩類巨狼，兩目綠光閃閃，使人視之毛聳。然對孔子則性極馴，呼叱指揮，靡不如意！蔣夫人前，亦恒易瘳狀為媚態，故得食頗豐腴，且有專役供飼養；犬具異癖，問日須食硫磺二十格蘭，否則身倦神頹，似嗜鴉片人之犯癮；孔子以硫磺質毒，恐犬食久，必喪厥生，遂靳不與食。詎三日後，犬竟奄奄一息，因延西醫為打強心針，患稍愈；惟舊日愛馳騁，喜哮吼之猛烈性，悉已銷磨罄盡。又越日患更作，強心注射亦無效，不獲已仍食以硫磺，則犬之精神，陡呈活潑，而獷厲如前矣。嗣屢試屢然，於是只得仍以硫磺，俾其暫食，而亟懸酬資，謀無毒之代替品云。

現代名流，多有長技，如王正廷之善游泳，褚民誼之精太極拳，于右任以書法鳴於時，王揖唐以詩歌稱絕調，若孔庸之之善跑，知之者蓋寡。緣孔氏信奉耶教，二十年前，曾任日本東京神田區中國青年會幹事。一次，中國留學生與日本學生作運動比賽，孔為選手之一，決賽時孔以快跑得第一名。聞孔當時身體呈健康美，孔夫人宋美齡女士，即在孔之快跑後，與其結婚；世謂婚姻之成，由於月老以赤繩繫足，茲孔之婚

張 繼

八六

姻，亦獲力於足部，不知月老曾爲繫赤繩否乎？

孔雖信耶教，然以本聖裔故，對於儒道，亦極尊崇！而曾力加倡導，如龔見一般躁妄青年，略習西學，輒震盪然高呼「打倒孔子」，遂生大道頹壞，人心陷溺，國將隨以亡滅之憂！用特提出「維護孔道」案，於中央政治會議，雖獲通過，惜未實行。至去年蔣委員長介石，有禮義廉恥之新運動；於是明定孔誕紀念日之令，始由國府公佈，國人亦莫不虔誠向化，而禮拜于至聖先師孔子之神座前；尊孔之聲，復洋溢於海內，則孔庸之者，實可謂能不揚祖德，善紹宗風者矣！

張

繼

國民黨中，能以資財救濟同志者，其人有三：一尤烈，一劉公，而張溥泉（繼）亦其一也，張之生平，大有貢獻於黨，而又不作官爲立身之原則；故孫中山總理極倚重之！其夫人曰張崔震華，亦現代巾幗中之卓卓者！九一八事變後，崔奔走國內外，集結女同志多人，組織一中國婦女救護慰勞總會於北平，設分會於各都市，籌募鉅大資款，以儲備醫藥，購集物品，救傷卹死，成績斐然！並出售平厲房產，得六千元，以爲慰勞之助。其好義之心，與乃夫可謂珠聯璧合矣！最近故宮舞臺案發生，崔以故宮寶物，既係國家精粹，亟須共謀保存；而官吏貪污，尤關國運隆替，不可不有以懲儆之。因特首倡呈請法庭檢查，藉企澄清吏治，尊重法權！總合上二事以觀；是崔損小己以利大群，輕私交而重公義之偉抱，已堪使志士奉爲楷模，僉予引爲鑑誡！或謂是皆由張刑於之化所致，則豈其然歟？

張與崔，儷情素篤，當癸丑民黨討袁失敗後，張遁至法國，習美術，居巴黎鄉間一印刷所中，一月之間，家書必數數往來，致張頗有江花欲謝，無詞可措之感！乃囑印刷工人，爲特製一郵片，上書收發兩方之地址姓名外，僅嵌「你好麼？我好！」五字，遇崔之書至，則恒以此印版文章之郵片復之。是時吾鄂居覺生君介弟勵今，亦留學法國，與其時相往還，故見而知之，嘗爲同鄉黨人述及，是誠可爲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別開蹊徑之情書也！有人讚以詩云：「海天萬里路漫漫，欲寫相思下筆難，印版文章先製就，憑君傳語報平安。」記者曰：「張籍滄州，滄屬于燕，歷代多慷慨悲歌之奇士，故勇俠流風，迄今猶甚盛焉！觀于張及崔夫人之行爲，斯言尤足爲明証！」

## 馬 德 潤

觀歐美名人傳記，其中出自寒微，備嘗艱苦，志行彌勵，卒達成功者，恒十八九；若憑藉世閱，有偉大建樹，則寥寥不啻晨星。此其原因，正如魯敬姜所云：「人生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偷，偷則淫心生。」蓋善心生則知努力向上，故能有所成就；淫心生則惟下流是趨，故難獲得樹立。孔仲尼謂：「富而好禮者，爲不易得，」亦實有見於斯也。

雖然，此種情形，非僅歐美爲然，我中國古今來朝爲抱布貿絲，版築飯牛之平民，暮即登諸廊廟，參知政事，以澤被當時，聲聞後世者，殊亦不勝枚舉；而本文所紀之棗陽馬海饒氏，尤足爲一好例！

馬名德潤，字海饒，湖北棗陽人。家世寒素，乃父於清季青一衿，闕閭無賴，醜資購花爆紙聯賀，意在驅

## 馬 德 潤

八八

重犒也。詎乃父貧無以應，無賴輩怒，焚聯通衢，鬻鬻百端，乃父聞之，忿恚成疾，臨危時執馬手屬曰：「吾壯志未酬，死難瞑目！汝後其善繼吾志！」言畢遂逝。時馬五歲，已略能記憶，稍長，乃母以讀書不能療貧，且鑒於乃父覆轍，爰挽人送之學徒於本城某山貨舖。介紹人偕馬見舖主，舖主誠曰：「吾處滿地皆錢，汝切不可妄取一文。」馬怫然色變，因念昔賢有揮金不顧者，其目余爲何如？吾何至妄取若錢？今一旦學商，便爲人輕視若此，更何能造成高尚人格？遂不肯留而歸，泣訴諸母，仍求讀書曰：「兒欲讀書，正所以圖上進，雪父恥，若學徒市肆，雖成亦奚能爲？兒思已熟，願母有以成兒志！」母聞之亦泣下，乃許之。於是復下帷攻苦，目不窺園；乃母亦力自紡績，期贏資用；而冬日苦短，則燃蔴蔞紡架間，以代燈燭；馬執卷其下，映微光讀之，書聲機杼相應和，每當馬困疲欲睡，乃母即述乃父臨危之言，以代提撕，恒午夜不肯休息；果也甫弱冠即獲游泮。

當張南皮督鄂時，力求維新，省垣創設各種學校，特調查青年附生，入內肄業，計每縣二人，棗陽被調者，爲馬及王眉五，皆爲王督學（同愈）一榜拔取，至省同入自強學堂，事在光緒己亥年。王以家競素封，新婚兼有嗜好，次年旋里不復往。馬以親老家貧，非圖上進，無以事畜，故獨留。迨癸卯年，鄂省奏派學生赴歐美游學，馬以成績素優得與選，留德七年乃歸。爲中國留學界，獲得德國法學博士學位之第一人。爾時，以遣生出洋留學係創舉，爲體卹寒賤故，予各生以學費外，更月贍其家廿金，俾得免憂內顧，安心學業，馬之克有造就洵賴之。王本富家子，青年雋才，風姿美秀！記者幼嘗與同塾讀，每見著彥閱其文，恒謂是金馬玉堂人物，心竊欽羨靡已！乃渠既不赴省求學，日惟與艷妻處閨闈間，一榻橫陳，孤燈互對，

從事雲吞霧吐，以遺韶光，而覓娛樂。於是烟助色興，色藉烟煤，如雙斧伐株，晝夜不捨，未屑顏回之年，已應修文之台，以視馬之出身蓬牖，奮志雲衢，卒能斐聲中外，完成乃父遺志者，其升沉禍福，寧可同日而語？孟子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殆至理也！

馬於民國會歷任京師地方審判廳長，平政院庭長評事，修訂法律館總裁等職，近爲保障人權計，執律師業於平津，爲人昭雪冤獄不少！信能不負於所學者，故譽滿華北焉。

聞馬于民元爲第一屆縣知事考試主試委員時，入闈前一日，有舊日某知事，持馬同鄉某名刺乞見，言次，出袖金若干求爲代通關節！馬叱之曰：「汝身曾爲邑宰，寧不知賄賂爲犯罪行爲？」急趨之去。及面試，某恰與相值，惶駭不知所措！馬佯若不知者，俟其神稍定，乃按所繳履歷詢之：而查其試卷及答案，成績尙優，因畀以甲等。後此人即不知所往。越數年來平，携瀏陽夏布兩疋，君山新茶兩盒，投受業片求謁。馬欣然接納，其人自稱：「在湘爲縣長數年，從不敢貪污，每當交卸時，人民輒遮道求留，此皆先生盛德之所裁成」云云。馬曰：「不花錢，更可作好官，豈不甚善？」因拊掌一笑。馬嘗謂：「楊震有一四知，子孫可爲三公，吾服官時，遇暮夜黃金，揮之使去者屢矣，非敢求報，特守法耳。」馬爲人廉正，知其人者，類能道之；然觀其幼時學徒因取錢一語而去，殆亦秉性使然歟？

記者又聞，馬生平頗服膺儒家「不貳過，不遷怒。」與佛法中「不打誑語，冤親平等」之訓誡；而養成之動機，則由嘗齡時博戲一事；蓋囊俗新年，街頭市尾，賭博公開，馬見獵心喜，負錢數百文，廡者登門惡索，乃母代償後，擬痛責之，馬長跼泣陳知悔！乃母誠而慰之曰：「人孰無過？能改斯佳！汝果銘心不忘

陳 濟 棠

九〇

，則吾後何責爲？」自是迄今，馬果不再博戲，後憫羸厥錢者困窮，且時加賙恤焉！

馬于中國舊式詩文，亦極擅長！茲錄其所撰劉烈士仲升誄一首，藉見一斑！

青山白水，誕生俊英，弱冠革命，用張楚軍，抗志先烈，誓掃胡塵，攘背漢臯，驅逐瑞激，轉戰襄沔，迭著殊勳，滿清既倒，首倡裁兵，隱身陶朱，不矜姓名，專制復活，洪憲帝稱，民主民權，心憂陸沉，挺身犯亂，再摧魔羣，變起蕭牆，賣友求榮，吳天不弔，幽囚殺身，自古有死，貴在成仁，民國論功，君實一人，滔滔江漢，奕奕如生，臨文嗟悼，緬慰英魂。

## 陳 濟 棠

我國軍政界，有一極不合理之共通劣點，即用人不論賢愚，惟問是否同鄉，同學，或舊同寅；而於此「三同」中，尤以同鄉關係爲最重；蓋所謂部落思想使然也！若此部落思想之較顯著于世者，如以往軍界之直系，皖系，桂系，閩系，粵系等是。特茲所謂系者，尙非詳晰分類，如詳晰分類，則系中又有系焉；易而言之，即一省之中有府，一府之中有縣，欲証厥例，請言粵軍。

粵軍自北伐成功，統一中國後，在歷史上，即已放有光榮之異采！然粵省接鄰海洋，地險而遠，其人恒個性堅強，富革命精神；實際爲之領袖者，則陳濟棠也。粵軍中陳之嫡系，僅爲下四府人，而與之並駕齊驅，別成系統者，尙有所謂廣肇系，瓊崖系，客系在。

廣肇系（即廣州，肇慶府），主要分子，如蔣光鼐，李敬揚，余漢謀皆是。瓊崖系（即瓊州崖州）現無重

要分子，惟疇昔雲南講武堂學員多屬之；因而在粵軍官中，亦能自成一系。客系之稱，凡操客語者屬之；其人以東江、北江爲最多，亦最團結，如張發奎、薛岳、繆培南、吳奇偉、黃琪翔、黃鎮球等，均客系。陳濟棠本非客系，而在軍中，亦嘗操客語，則客系軍人之多可知。至陳濟棠爲欽州防城人，下四府即指欽廉高雷而言，其從軍者之多，且超過客系；故陳獨能雄踞廣東，而壓服各系，巍然爲之魁渠者，實以下四府系既直接擁戴之，而客系復左右輔翼之；蓋粵軍中，惟此兩系，勢力最爲偉大！果此兩系聯合歸命，他系欲不屈服，亦何可得？雖然，近聞此兩系，業已大顯裂痕；陳如失於應付之宜，則佳兵不祥，不戢自焚，恐又將於其躬見之，而欲弭變事前，竊謂必以精誠相對，更使兩系無不平衡之感，斯庶幾矣！

陳字伯南，今年四十四歲，畢業廣東軍官學校，近於整軍經武，俾民生安定，國防鞏固外，頗提倡舊道德，而極尊崇孔子，嘗通令廣東各學校，須將四書五經，列爲專課，加以研究，尤惡教員學生摹仿歐化，以致貌似神非，前傳其禁止男女同浴同行，並使用自來水筆，及各種可以國產品代替之舶來器具，雖不免招新人物譏以頑腐，然識者則多贊成，謂其具有恢復國粹精神，與減少經濟漏卮之良猷，爲中國保存元氣不少！

陳夫人莫秀英女士，姿容艷麗，福慧雙修！適陳時，陳職僅一連長，締婚各費，由莫一力摒擋，足爲陳之風塵知己焉！故陳對莫極加敬愛，娶後未幾，陳即擢升營長，旋因事與莫齟齬，莫遂赴汕頭另居，詎莫去後，陳則事輒違心，竟至失官，經友疏解，墜歡重拾；而陳之職，亦旋恢復。更未幾，即升團長，由是而旅長，師長，軍長，以至現在之總司令；說者謂其扶搖直上，殆胥由莫之一種勸夫違耳。是定命之說，果



## 陳 濟 棠

九二

有之歟？然而以今例古，莫秀英實足爲梁紅玉之第二！或謂莫不惟色美，抑且才豐，對陳之治軍治政，凡有獻替，胥中肯綮；尤能不以貴盛，而棄中饋之職，如恐陳精神欠佳，恒躬製蛤蚧羹進之，俾獲滋養，其他事多類是，則與陳伉儷情篤，良有以也！

粵省在革命歷史上，既有特殊地位，因之有所謂西南元老多人，在粵省之潛勢力，亦復甚鉅！壽張爲幻，作浪興波，頗屬不易應付；而陳則以不即不離，亦柔亦剛之手段，周旋其間，尙能相安一時。

戲劇作家胡春冰，近以左傾嫌疑，被人向廣州公安局告發。局方譚知其匿於韶關，乃電請駐軍李漢魂，將胡逮送羊城鞫訊。羈禁數月，迄未定讞。會有湘籍老黨人某，與胡有舊，特爲呼籲於陳，靖予釋放，并述胡岳母因欲營救其婿，自京南下，病歿于途；而胡妻唐叔明，又以二女稚累，悽苦異常！陳聞之，不禁惻然！特飭弁取鈔二百元贈胡，俾濟家用；更托某轉囑胡，靜俟何公卓（公安局長）回粵時，當命釋放，勿須憂急也。港報謂：「死士之頭，值銀二百」者實誤。

陳之所以克有今日，內助固與有力；然亦由其愛重賢能使然；蓋人果有一才一藝，爲陳所知，則必亟加羅致，俾輔弼左右。如所部軍醫林英標，本一中醫之瘍科；以其技術高超，擅長取出傷口子彈；雖經西醫認爲非鋸脛斷腕，不足保留生命之傷人，林僅施以手術，敷以藥膏，其傷無不立愈，而克免於殘廢。以是名聞于陳，即召爲所部軍醫，令組一特別治療機關，肅任救護重傷事宜。最近陳部參預剿赤之受傷將士，由林治愈者極衆，故遂有「今之華陀」之美稱云。

最近陳鑒于外侮彌殷，非竭誠擁護中央，國家決無倖存之理。於是毅然拜受綏靖主任之新職，而實行出兵

協剿赤匪；贛閩間積年盤踞之赤匪，卒為國軍剷除者，則陳亦有功焉！

胡適前在香港演講，頗主我國應「全盤西化」；而對廣東學校讀經，則表示反對。事為陳聞，殊感不滿！因于胡至粵謁晤時，談及「治學、作人」兩問題。陳謂：「治學儘可採納西化，而使科學與國粹，鑄成一種新文明。至於作人，則我國數千年來，聖哲輩出，所遺之嘉言懿行，頗堪為吾族作人之模範，初不必求之西方，而與其同化也。」胡則謂：「我國固多聖哲；惟作人，仍以能合西方之科學，較為圓滿。蓋如婦女纏足一事，千餘年來，雖宋代二程夫子，未嘗反對，此足證作人之道中，亦有遜于西；故吾族今求國家文明，并駕西方，治學固當採用科學，即作人亦何莫不須採用科學」。最後，陳謂：「科學為西人所創造，固有其優點！特西人之作人，亦未必悉合科學。今吾族對此，若漫無選擇，盲于效法，將見未得其利，而先受其弊！故吾族於作人之道，仍宜以國粹為本位！而國粹在于經書，讀經即所以作人，此本人主張學生讀經之理由也。」——上問答詞，係記者譯其大意。因二人當時之對答，為白話耳。——陳意蓋在師法張香濤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求建立一種「折衷文化」，與絕對採納全盤西化者固異，與絕對主張復古者亦不同；此點胡似亦知之，故其後在所編之獨立評論上，發表一文，略謂：「我國人恆有一種惰性，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故明知全盤西化為不可能，第不能不如是主張之。因如是主張，將來循惰性之所趨，自可歸于折衷之境，否者『取法乎中，斯得乎下』，若竟主張折衷，則我國文化，將永無革新之機矣。」

或謂陳主張讀經之動機，由于其幼弟濟南，自日本士官學校歸國後，乃兄維周，欲拯其少年盛氣；而囑陳予以卑職。濟南怒，欲自殺且殺維周，維周知之，逮濟南下獄，勒令讀經。未幾竟深自悔悟！維周復語之

何 鍵

九四

曰：「讀聖賢書，可以變化氣質，汝可以出而仕矣！」于是陳乃任之爲警衛旅參謀長，并謂讀經有如是之偉大效力，遂提倡尊孔，而通令學校讀經矣。

南社鉅子柳棄疾，前作五羊城遊。陳以其革命前輩，文藝尤蜚聲海內外！特重之，因盛表歡迎！柳對其近所設施，認爲不戾于古，兼適于今，而亦加以稱道。會即席賦詩云：「北來野老我驕矜，始識元戎犖角巾，霸業趙陀勤壁畫，利權管子重經營，波澄南海羣公壯，地近中山吾道行，飽飲雄談兼異味，黃柑籠袖若爲情。」

何 鍵

湘省山巒綿亘，水流潔洄，毓秀鍾英，人材蔚起；往之功業巍巍，如曾左彭胡無論已，近則嶄然露頭角於黨國政場，亦殊廣有其人；而其他能以一才一藝鳴於時，於社會靈物兩方，卓有貢獻者，尤比比皆是！或謂湘省民性複雜，環境神秘，其人新則極新，舊則極舊，開通則極開通，迷信則極迷信，革命家共產黨固爲特產，祝由科魔法師亦所獨盛，此言洵係事實。故主湘政者，欲全民信仰，轄境治安，必一面力辦物質文明，一面利用神道設教，如是，其位方克永保，而擁護者斯多，零陵何雲樵（鍵）氏，年來即爲瞭解茲道之一人也！本來儒家爲政，首貴得民之心，欲得民心，須順民欲，而去民所不欲；民之所欲，莫如樂業寧居，與夫精神有托；民之所不欲，莫如匪盜橫行，使其淪於慘運；此何之所以痛剿匪共，絕不肯與之妥協焉！猶憶民十六年秋，捲入國民黨之共產黨，施行挑撥離間，致黨國大起裂痕，寧漢各立政府；而漢方軍政勢力

，又多在共黨掌握中。一日共黨準共黨等，召集會議，欲行赤化全鄂，何事前即有聞，知念此會關係鉅重，不赴固不可，不反對尤不可；而反對勢且無幸！籌思至再，乃命所部鍵將，率機關槍隊，同往護衛；其餘部隊，亦嚴裝備戰，蒞會後，果有提議實行赤化案者。何力駁謂：「赤化重共產公妻，試問在座軍政諸領袖，能本身作則，首先奉行乎？若徒共人產，公人妻；而已之產與妻不預焉，則匪盜行爲也，吾必誓死反對！」時共黨怒其持異議，欲立加誅，及聞有備乃罷。遷延之下，西征軍至，鄂省乃免於赤化。外間多知許克祥團在長沙反共（即有名之馬日之役），於此一節，知者殊渺，實則許之反共，亦由秉承何志也。

民十九年夏，共匪陷長沙，人民遭禍至酷！是役以還，何以內則人民塗炭，怨言騰起；外則鄰省憑陵，侵略堪憂！知非勵精圖治，講武修文，不足保湘省之安全，鞏個人之地位。於是慎選縣令，嚴練團防，力謀公路交通，勤求實業發展，設國術館以提倡技擊，組講學會以振興道德；故湘省政化，近頗有蒸蒸日上之象！前歲湘省舉行國術比賽，轟動全國，何爲表示慎重起見，日輒親臨監視；有柳森巖者，傳係峨嵋派劍客之高足，挾一紙傘，着雙草履，報名與賽，初曾迭勝，嗣與一人牽纏並仆；糾查員某，北人，拳柳腰部；柳憤而躍起，叱某不公；觀賽之湘人，亦喧呼助柳，幾至混鬪；經何慰柳乃寢。是期成績，雖未甚佳；第樹之風聲，國人乃益知國術之重！而繼續倡導者，各省當局亦日益多！民族精神之振興，或將於此攸賴也！何於國學，頗具根柢，觀其所著八德新詮一書，說理行文，彌見精粹！而近在船山學社，湖南大學各學術團體，演講孔道，深入顯出，究極研精，良足鍼砭時弊，闡揚古德；微論趕趕桓桓者流，莫能企及，即視諸皓首經師，亦欲突遇之矣！故如何氏其人，斯方足名儒將！雖曾左彭胡，亦弗得專美於前。嗟乎！是

或由彼衡嶽洞庭之靈秀，所獨鍾毓者歟？

何現年四十八歲，善書法，精技擊，清末曾游泮，並習律於南京法政專校，以接受孫中山革命主義故，乃加入同盟會充會員；嗣爲謀實行計，復投筆從戎，先後肄業湖北陸軍預備學校，保定軍官學校，以深植軍事學術之基礎！民五畢業回湘，與唐孟瀟同充見習於湖南之第一混成旅。民六護法之役，始獲任排長職，自此壯志稍舒，奇勛迭建，善治軍旅之英名，亦輩聞於三湘七澤！不久更一躍而升旅長，爲湘省當軸所引重！民十五國民革命軍自桂入湘，何以第八軍第一師師長，隨唐充前鋒，戰敗直系軍而據有武漢，俾國民政府由粵遷都之，并得以專征贛寧，無後顧憂！故論功績爲偉大，論關係亦殊重要也！因之何遂升任第三十八軍軍長，民十八後，國府復令何繼任湘省政府主席，時共黨在湘，根深蒂固，勢極披猖！經何率所部第四路軍，數年苦鬪，并組織訓練民衆，使軍隊化，而與軍隊合作；始克將各黨澈底掃除！昔人云：「必遇盤錯，斯顯利器，」一則何比來肅清湘省共匪之謂也！至何賦性弘毅，律身謹嚴，自奉極爲菲薄，而待人又彌寬厚！故其部屬中頗多雄傑之材，甘爲之竭忠盡智，效死無悔。夫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則何之爲人可知。嗟呼！駑駘如余，亦聞風而思奮已！

△附記▽長沙有法師詹某，諛者伏其名。詹道法通玄，善療人奇疾；聞其一日在何主席座上，受某科長之請，爲治背癱；某之癱已潰爛，膿血淋漓，腰痛不可伸！詹咒水一盃，噴之庭蕉，蕉幹立潰爛一穴，而某腰則遂能直，未幾更結痂愈矣！或又謂此不過辰州祝由科中之較高技術，尙未足以盡詹；而詹尤能祈禳風雨，禁制魔怪，試之恆有奇驗！非然者，何之腦筋，并不冬烘，又胡致迷信而崇拜之耶？至于辰州符之來

源，相傳湘黔之交，有二山，名大酉小酉，峯巒聳拔，澗谷幽深，山中有一洞，人跡尤不易至，而洞前瀑布如簾，即偶至亦不易發見。常時洞附近更多蛇蟒，惟五月五日午刻，往者無患。且屆時洞口雲開水止，入者可于洞壁，獲搗靈符若干種，用以療疾禳災，其驗殆如響之於嚮。詹之道法，要亦由是，聞詹初鍊道法時，每日靜坐蓮炁外，更以清水一盃，遵符語咒之，三年水乾，仍咒以符語，又三年，水竟復滿于盃，至是道法乃成，用之療疾禳災，驅魔祈雨，無不靈應矣！此節如以科學家之眼光衡之，必嗤爲子虛烏有，欺人之談，然而辰州符之功用，又明明爲鐵鑄之事實，國人所習知習見者，則天地間之神祕，果可盡如科學家今日之所觀測耶？

## 石志泉

石志泉字友儒，湖北孝感人，性情剛直，才識過人，勇於任事，勤於爲學，少時肄業武昌農務學堂，試輒冠其曹。鄂督張文襄公，頗器賞之！因派赴日本留學，俾資深造。石考入仙臺第二高等學校。畢業後，升入東京帝國大學。維時國家正變法圖強，且以士夫諳習法律者鮮，致外交迭遭失敗；而所訂國際條約，如領事裁判，關稅協定，內河航行等，咸偏利於列強，成爲我政治上經濟上被束縛之枷鎖！石有恫于茲，爰改習法律，尤注重國際公法之研究，以期將來廢除諸不平等條約，使我國主權受侵損者，得以挽回焉！立志如斯，其卒成法學專家，而大有建樹于法界，良非偶然也！

甲午之後，孫中山總理以清廷腐化，非革命不足救亡圖存。乃於東京組織同盟會，召集愛國之知識分子加

入，共謀進行。石聞風奮起，首請與盟；嗣會中勸辦民報，以爲鼓吹排滿，宣傳民主之機關；石亦出其全力，撰作革命文字，發表之；以於法學具有心得故，所爲政體國體諸評論，莫不鞭辟入裏，事理均當！讀者頗多贊美，謂足與宋漁父章秋桐鼎足而三！然石猶以革命大業，徒言之效，未如躬行；因每思得當歸國，拚鐵血以與滿虜蜚周旋。會辛亥武昌義軍起，佳訊傳至東京，石乃躍然以手加額曰：「桑梓諸賢豪，今竟舉茲大義，爲天下倡！成則吾固與有榮，敗則吾亦必殉之。」於是決志返鄂，雖輟學弗顧！其初石本擬參加戎伍，執戈殺敵，以效命於疆場。詎抵鄂謁見當軸後，謂其「既諳於法，仍宜助司法務，藉舒厥長；不必置身硝雲彈雨中，作無裨于事之犧牲；矧軍隊之能勝敵，要在紀律嚴肅，是非執法者能勝任愉快弗可！君又胡爲舍長而用不長哉？」石遂供職鄂省軍政府之司法部。迨民國成立，復入北京司法部任參事，嗣念所學猶未卒業，因辭職重渡扶桑，仍入帝國大學法科。至民國三年，肄業期滿，獲膺碩士學位，歸國，歷任奉天高審廳庭長，北京大理院推事，司法部民本司長，修訂法律館總纂，副總裁等職，平反冤獄，懲儆奸宄，不事姑息，不避勞怨，一時頗有當代包孝肅，海剛介之稱譽！而對於法文之編纂，亦殊見解精卓，引證詳明；論者至謂其庶胞與之情，於條例之內，洵融周張性理，申韓法律，而一鑪冶之也！所著有民事訴訟條例釋義，新民事訴訟法評論，民事訴訟實務等書，風行一時，習法者幾于人手一編，奉爲圭臬！民國十一年王亮疇氏先後任司法總長，國務總理，素知石才賢，爰特荐爲司法次長，俾以自輔，旋更令代理部務。石亦殫精殫劃，藉報知交！翌年去職，乃投身於教育界中，歷任國立法政大學教務長，北平大學法學院主任教授，院長，司法儲才館長，兼在各大學校，担任法律學講席，桃李三千，徧於法界，獎掖後

進，勞瘁不辭，是時之石確乎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樂趣焉！

民國廿一年，羅文幹長法曹，兼攝外長篆，挽石出任司法行政部常務次長，委以部務。石則勵精圖治，砥礪廉隅，巨細必親，當機立斷，故部務頗著成績，並時不憚辛勞，巡視各省之司法狀況，見有審檢不職，或獄政不修者，必立予誥誡，飭令改良；其尤不堪者，則劾罷之，不稍姑息也。意蓋謂司法之良窳，於國計民生，均至有關係！而凡躬任法曹者，苟不廉而貪，不明而闇，不知奉公法而徇私情，則其弊也，將使民冤莫訴，怨憤鬱結，雖弱者僅能自戕，而強者必尋釁報復，其尤者甚至挺而走險，流為匪盜；於是國家之秩序，為其破壞，社會之安寧，因而擾亂；屆時縱藉兵力，俾獲救平，國與民之元氣，亦曷免於斲喪！此古聖哲所以於刑獄一事，極端慎重，而不敢稍忽也。石持論如此，與聽訟得情，哀矜勿喜，及求生不得，而後死之之義，洵屬遙符！

記者客歲蒙筆石門，適逢友儒母鄭太君七秩之慶，以夙識其弟鳳翔，祝嘏之晨；更獲晤友儒，快談移晷，乃知其固恂恂一儒者也！鄭太君仁淑康彊，素有令德！友儒昆弟亦能竭誠孝養，使天倫之間，流露一種融融洩洩之樂，觀感所及，殊令萍飄梗泛之吾人，不自禁生其深羨！

鳳翔為實業界鉅子，時任石門大興紗廠長，初以鑒於中國實業落伍，舶來品侵略及農村，馴致國人之衣料，亦須購用外貨，利權溢出，國家之經濟來源將涸，而國亦將不國矣！於是既肄業東瀛工校，得其紡織法而歸，復糾合同志，集股金二百萬元，以組此大規模之紗廠。中間曾因視察機件，致斷其左腕，病數月乃愈，願辦事精神，初不為之稍餒，亦可謂沉毅果敢人已！現其廠資產與公積金，已近千萬，勢猶蒸蒸日上。



不止；員工兩性均有，數常在二千人以上，待遇之優，甲于河南北，故從無如他處勞資衝突之風潮，是日爲其彩觴之地，即在廠之俱樂部中，各界來賓外，工友幾于悉至；蓋鳳翔平昔視工友不啻家人子弟，考工課績，固以法繩；而一遇有艱難疾苦，則又極力援助，不使稍懷缺望。職工畏法之情少，懷惠之思多，故工作不待鞭策，而自能奮勵；一逢其家有慶，遂歡忻以爭赴之矣！友備且謂記者曰：「愚弟兄得以成微名立末業，如溯其由，實出于母氏之賜！則以余父早歿，遺產微薄，不足供學膳費，賴母氏躬任耕織，并畜牧鷄豚，以贍贏利，備不時之需；而愚弟兄，每春季赴省垣就學時，母氏必嘆惋曰：『一年辛苦，所畜積之塵垢，今又空空如矣。』」然此猶本省肄業所耗也；迨愚弟兄負笈東瀛，而母氏耕織畜牧之所獲，又不敷學費遠甚，無已漸至舉債，以爲接濟。愚弟兄亦知母氏操勞太過，經濟壓迫難堪，頗思輟學歸國，另謀出路。詎書陳此意與母氏後，復諭謂：『求學所以爲人，苟中途而廢，是直不欲爲人矣！如慮學費弗給，吾當割畝售資以供，但得汝曹學成，萬苦吾亦甘之。』故愚弟兄，所以克有今日，非母氏之賜安能？嗟呼！罔極之恩，又豈此區區彩觴所能報！而戲綵娛親以介眉壽，非人子應有之義也哉？」

記者又曰：「孝感縣之得名，相傳由于董永之賣身葬父；蓋董父老而貧，既歿無以爲殮。里有富室，許貸資與董；惟須其以身作抵押，董無奈可之；既得資葬父，將往爲富室傭，途遇一女，自願嫁董，董初不敢受，女謂：『已工織絹，苟許爲伉儷者，不惟不以口腹累，且將爲其償債。』董乃娶之，相偕至富室家，得屋一楹作雙栖所，女於一月中，竟織得絹三百匹，用以償債，俾董復其自由。然復告之曰：『吾織女也，感子孝，奉上帝命，助子脫奴籍，今事竣，吾當復命天上，從茲一別，永隔人天，子亦勿痛，須知聚散皆前

緣也！」言畢凌空而去。董雖不捨，但亦無法留之云。」此說見諸古記載，聞孝感縣今猶有董永墓，則是事當非悉屬子虛。然而石氏昆弟，能孝其親者，殆由于其地山川靈淑之氣所鍾毓使然，故今過孝感之野，覺董永之流風宛在，而石氏昆弟，將亦如所謂承其餘緒者非耶？

## 雷炳焜

雷炳焜字韻午，襄陽人，祖籍咸寧，其先世多爲循吏名儒！雷少懷遠志，好學問，喜交游，光緒中補博士弟子員，時清廷方變法維新，雷因研究新學，專心算術，及經張文襄公調入武備學堂肄業，習操課，尤勤奮，故試輒列前茅！會德教習某回國，即令雷代課，旋任以武昌高等學堂監學，迨湖北成陸軍第八鎮，復調之充工兵營副營長，兼任武昌教員總滙所畿輔師範及中北兩路高小兵操教員，有勇知方，蜚聲於時！頗爲鄂督張香濤所器重！顧雷猶不自足，謂軍學至奧曠，非親赴歐潮，學習陸軍，不能盡其精善；於是遂自籌資斧，呈請遊德，嗣由袁項城撥給北洋官費，乃能留德五年，完成所欲學。其譯著計有要塞戰術、爆破教範、工兵突擊教範、及工兵輯要四書，蔭午樓孫慕韓爾公使，亦均以好學許之！回國後服務北洋督練公所，對于軍政改良，多有貢獻；是年冬應陸軍部試，得授工兵科舉人。時陸軍大臣爲蔭，留其在部供職；旋畀以軍制司工兵科長。辛亥武昌起義，清廷命蔭率第一軍南下，雷請從；蓋欲藉謀革命工作之進行也。抵鄂後，遇捕獲之黨員，將軍法從事者，無不力爭釋放；見命令將殃及人民，亦無不矯請更改；以其素爲蔭所器重，故言輒生效，而保全殊多。共和告成之翌年，陸軍部改官制，派雷充軍務司工兵科長。民三袁項城組織陸

軍混成模範團，調充工兵教練官，兼官長班第一區隊長。民五模範團改組，仍回陸軍部科長職，計先後在部十餘年，改革工兵營制，詳訂軍運規章，凡關水陸交通及航空事務，靡不悉心研究，條陳辦法，更創立無線電報隊及無線電話學校，他如軍學研究社，武德學社，中華航空協會，歐美同學會中德協會，雷均熱心贊助，俾其有成。孫慕韓任國務總理時，以雷文武兼資，才堪大用！特以簡任職任用保。民十三年，中央亟欲用兵湖北，雷爲保全梓鄉起見，力陳不可；適李筱垣長陸軍，亦抱斯旨，命雷過歸，調查實際情況。經雷竭力斡旋其間，乃得和平解決。段執政就任後，陸軍部改組，聘雷爲顧問，晉授陸軍中將，派駐漢陽兵工廠辦事。民十四孫慕韓以萍鄉煤礦工人，多受共黨鼓惑，以致礦務廢弛，特電請其任礦長；雷到礦，開誠布公，認真整頓，工人遂成就範。維以運輸困難，有煤無法銷售，致員工生活，不能維持；而漢冶萍總公司又祇有仰賴日人接濟資本之一法，故不數月，即堅決辭職。民十五國民革命軍北伐，會師武漢，劉玉春爲武昌守城司令。革命軍圍攻，逾一月不能下，十門嚴扃，城內居民，欲逃無從，遭流彈殃及，誣陷戮斃者，斷脰殘軀，橫陳市巷；而城內糧食盡絕，無貧富多屢糶糶，烹貓犬，掘草根樹皮，以延殘喘；因而餓死者，或自盡者，亦日有所聞，慘不忍觀！雷亦同陷圍城內，乃奮身出，說劉與革命軍合作，無如劉以職責所在，不肯采納；惟許將其眷屬送過漢口。乃雷一念及城內，猶有民衆二十餘萬，在奄奄待斃中，悲憫之情，油然而起！遂同武漢紳耆，籌設婦孺救濟會，謀先令婦孺出城就食；詎向雙方軍事當局請願後，又以各有顧慮，磋商條件，迭致破裂；在他人必多畏難欲退，雷獨不避艱危，仍渡江多次，涕泣陳辭，以民命爲重請！雙方始加允可，議定自八月二十八起，開平湖門七日，放饑民出城。雷復向漢冶萍公司借鐵駁四艘，專

渡饑民，第一日以饑民恐後爭先，至有踏斃溺死者。第二日雷同守城司令部參謀長陳師躬親指揮，詎城門開時，同被擠倒，幸士兵奮援之起，否者且亦不免踏斃。然雷猶擠失草履一隻，竟跣足渡江。第三日人多尼雷不必往，雷仍不顧一切，再渡武昌，請劉多派兵警，維持秩序；於是更數日中，十餘萬衆之饑民，遂得安全悉渡；守城兵見之，心因以渙，革命軍乃藉機一鼓攻下武昌。維時張仲三師長尙以重兵駐鄂北，雷鑒於武昌兵災之厲，深懼戰禍波及梓桑，乃約同鄉郭某徐某孟某等，更作和平運動，商請革命軍對鄂北不用武力，前敵總指揮唐孟瀟許之，即委雷爲鄂北交際專員，俾赴襄陽，說張合作，張素抱愛民救國宗旨，因願聽命。旋由蔣總司令介石，任張爲中央陸軍第九師長。十二月十七日，雷責任命狀及關防，由襄花路乘汽車赴襄，詎是時隨邑巖山謙所部，不受鄂北綏靖主任何雪竹節制，招收散軍，謀長期抵抗。何派兵討伐，先鋒已達馬坪港，加之連日雨雪，車行稽遲，雷抵隨後，聞前途萬福店有匪數百，本擬緩行，乃聞嚴派人至襄，懇張援助，而其他之部隊，亦迭派人說張合作，張若不及時就革命軍職，易懸青白之旗，則前議稍一動搖，時局必生變化，此正所謂千鈞一髮時也！因是不顧危險，決迅赴襄，乃車行過萬福店五六里，果與匪相遇，當匪劫車時，擊槍詢曰：「孰爲張仲三之雷代表？某等眷屬戚友，被張拘押，鎗枝財產，被張收沒；故持來等候報仇」云云。雷恐累及同侶，即挺身出答曰：「雷某即余，惟余非張仲三之代表；而爲蔣總司令與唐總指揮之代表耳」。匪衆不受理論，仍紛奪其行李，劫與偕行，雷知抗必無幸，因以沉靜態度之。旋見匪中一人，戎裝革履，貌較英俊，度其必爲匪渠，詢之姓李，即出所御金錶等賂之曰：「君豪士，將來建樹之宏，堪以操券，請留此作紀念品何如？」李受之喜，答曰：「公固長者，某當竭棉力，爲公轉

圍，祈勿慮也！」更有肉票四，均用繩縛，行微緩，匪即以槍柄相迫，數小時間，三易村落；既乃令雷獨處一室，土坑昏燈，淒涼萬狀！然一念未受敲扑，猶堪自慶。忽入數匪，獐笑相曰：「代表衣服美觀，亦肯爲我輩易着，以作紀念品否？」於是雷之大斃狐裘，以逮綿褲襪，均爲分攫而去；移時匪又腐集，與作閒談，雷因痛切言曰：「民國肇興，紛亂靡已，溯厥原因，固由政府不良，軍閥橫恣，有以致之；然士棄其學，工棄其藝，農棄其犁鋤，人心失于安定，尤屬重要原因，流弊所屆，致弱者化爲乞丐，苦于凍餒，強者遂似君等，以越貨殺人，圖謀苟活，但古今無終生幸免之綠林，故君等一旦事敗，奇恥延及父母，慘禍中於妻孥；使之或陷縲絏，或填溝壑，試問若此，于心安否？今爲君等計，莫善于去邪飯正，投誠黨軍；果爾介紹之責，余願勉負，君等亦將桓桓赴赴，爲黨國與民族之功人，固不僅一身一家之克免禍患也！」匪衆聞既，莫不恍然若失，咸起立致敬曰：「謹受教！俟我輩首領畢議，當送代表行，以爲金石良言之報。」未幾李果來曰：「此次劫車，實由諜者誤，今敬請我公行！」雷至是，遂與匪窟別；時狂風震林薄，吼聲如虎豹，冷月照地上，光黯淡似陳壁之壘。雷蹣跚獨行，倦則蹲地稍憩，寒則抱肩急走；迨至棗陽之興隆鎮，已奔波三十餘里，忽遇汽車來迎，向午乃抵樊城。張已先派人攜衣履候道左，雷更衣時，歡迎之觀者咸匿笑；蓋以所著褲，乃婦人物也。渡襄，親授蔣總司令所頒之國民革命軍第九師師長關防及任命狀於張，張亦即行就職典禮；於是不煩一兵，不擾一民，青天白日之旗幟，遂徧颺於我鄂北！民十六，第十一路軍移防襄陽，總指揮方叔平旁求俊彥，有古人風！聞雷家居，聘就參議兼軍務處長。雷因首請整飭軍紀，綏靖民生！方均極嘉納！民十七隨方軍北伐，至信陽，方欲畀以兵權，俾募兵。雷以備需支絀，勢必擾及

閩閩，婉辭之。方乃任以後路部隊總訓事宜，并咨鄂省府，委以襄宜南穀四縣清鄉監督處監督，雷歸正在整理民團，以謀地方自衛，乃又因軍隊換防，難行職權；仍赴燕，充第四軍團部辦公廳主任。民十八春，以總指揮部縮編，請假回鄂，適蕭緞秋代鄂省府主席兼建設廳長，留雷辦理航政，論者謂：「如雷器識閱深，心思慎密！使始終方之左右，或不致鑄成大獄！故方之失雷，堪爲足惜，是言或信然也。」

綜觀其人，謀事忠，任職勇，不矜功伐，不競利權，更謙謹有禮，誠懇於懷，人與之交，自然久而益敬，如坐春風煦煦之中！昔子輿氏稱伊尹以天下爲己任，若雷雖無伊尹之遭逢與建樹；然亦可謂今之任者矣！邇來深究星學，偶與人談命，輒有奇中！特其主旨所在，則固欲使人療然于吉凶休咎，胥有主宰，吾人但當素位而行，無所用其怨尤，亦無所用其妄冀耳！

雷之曾叔祖鶴皋公名以勳，清道光時入詞林，曾濬生爲同年。紅羊之役，與曾胡諸人，統兵謀恢復，饌精所出，咸倚重鶴皋，清廷亦知鶴皋富經濟，特任之籌餉事宜。時戰兵數十萬，日需銀數萬兩，而服裝彈藥，所費稱是；民間歷遭兵燹，杼袖久空，蓋藏都罄，救死猶且弗贍，何有於輸納捐稅？鶴皋內計，欲募其資，非先使臻富庶不可；因於擬定區域，努力秩序之復！然後從募僚議，擬設厘局，征收貨捐，更革新嚮官局章，舉凡納銀如例者，立予之官照，并准入仕途，膺實職；而慕虛榮之富民，遂捐納恐後；於是其籌餉目的乃達！

揚州太守王某，與鶴皋友善，一日于其座，見雷父循謹而文！乃以女妻之，即雷母也。嗣雷父司鐸應山，首宿闌干，冷衙淒寂；而處之怡然！雷母本賢良，見家况寒素，遂悉嚮嫁時衣飾，置田廬襄陽，爲將來退

王 寵 惠

一〇六

隱資；後雷姊即據爲基金，馴致巨富。雷母既誕育雷兄弟姊妹各二，積勞以歿；雷姊先已適應山魏生，魏體素羸，不三載病歿。姊痛極擬身殉，經其父曉以大義乃罷。旋迎之歸寧，俾主家政；迨父歿，雷弟兄得以成其學業者，亦由乃姊勤儉持家，代籌費用使然！故當雷姊六旬壽誕時，鄉紳耆請旌於政府，總統某公，欽其節義賢孝，特賜手書褒嘉！襄之人謂其能兼北宮嬰兒辛憲英曹大家之才品事業而悉有之；亦實確論！雖然，溯厥由來，則雷父之道學深純！雷母之性情恭儉！蔚然以有成其美德，洵亦至有關係。嗟乎！雷之家歷有明德，宜乎襄人士莫不典型奉之；而歎感之聲，遂噴噴流被于岷山漢水間矣！

附記者祝雷姊魏夫人聯詩兩律云：

嶺梅香裏傲瓊筵，恰值鸞章降自天，純孝洵堪風濁世，至仁原應享遐年，簪花字妙輝彤管，咏絮詩新璧雪箋，此日羣倫鞠首望，彩雲高擁婺星懸。

陶嬰撫弟已堪旌，況復共差節操清，一片冰心疑化石，滿腔血淚欲崩城，完忠卓識扶辛倣，爲國留疆教屈平，女界於今頹靡甚，振興猶冀樹風聲。

王 寵 惠

法學湛深，蜚聲中外，素富革命思想，其立身行事，足以矜式群倫者，吾於國民黨之粵籍名流中，得二人焉；其一爲伍梯雲，又其一則王亮疇也。王名寵惠，字亮疇，廣東東莞產，曾得美國耶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加入同盟會後，除發刊報章，鼓吹革命；并籌集資金，供同志實行革命之費，故孫中山極推重之！民

法律，乃由是根本剷除。迨袁項城欲自帝，王以反對故解職。

至國民政府成立，更出任司法部長，暨司法院長，前歲爲營救胡展堂湯山被鋼不遂，憤而赴滬，敲門却掃，惟以讀書時花自娛！詎滬上繁囂異常，雖欲不聞理亂，養晦韜光，而思利用之以爲工具，競爭權益者仍比比；王以不勝煩擾，乃買棹遊歐，往就國際聯合會選任之海牙國際法庭正法官職。自九一八後，時撰論文，刊諸法報，爲弱小民族呼籲，此雖近於書生之見，斷無成效可言；然其一種悲天憫人，民胞物與之量度，誠不愧我儒家天下爲公，以道自任之精神！今咏兼葭秋水之章，又不禁翹望伊人之駕言早歸焉！

王家世清寒，當年肄業北洋大學時，消費甚儉，所謂苦學生也。同研如王正廷溫宗堯顧維鈞羅文幹等，皆裘馬輕肥，舉止豪華，斥數十金購西籍無名色，王（正廷）顧又以外交家自許，故恆高車駟馬，出入于交際社會，師友皆艷羨之。惟王則布大褂一襲，不恥與之并立。又以無多資購書，時往冷攤上物色，落拓不羈，人亦無注之意者。某歲膳費不給，校中庶務，禁其入飯堂進食，乃於寢室置器自造，爲曾任財政總長之陳錦濤查見，陳時任訓育主任，雖遵校規，召而責之，但嘉其能苦學，暗助三十元，俾繳膳費，至今王猶感其惠，時以物資相報。比者王鑒于國難嚴重，非國人精誠團結，不足救亡圖存。爰自海牙假歸，奔走京滬港粵間，呼籲和平，幸蔣胡陳李，均已諒解，表示竭誠合作。則王此番之風塵僕僕，卓著賢勞，亦可謂獲有相當之收穫矣！王現任國際法官，月俸約國幣四萬元，可稱特優之收入，然其衣食，仍極簡樸，有晏平仲不重裘，不兼味之風！惟對衛生，則彌講求，好潔猶成習慣。如其上次抵粵，陳伯南具筵餞之，有蛇



黃 郛

一〇八

羹一味，王啖之而美，因爲更盡一器，後知係蛇肉作成，不禁駭極而哇，漱口至十餘次不已。迨赴平與蔣晤，復趁便囑協和醫，用X光照射腹部，恐蛇肉作祟。經醫告以無毒始安云。

友人楚騷感于王氏之奔走和平，贊以詩云：

儀秦物望衆所歸，謀國公忠願總違，柱石正資廊廟重，頗傳北雁又南飛。

黃 郛

於華北危疑震撼之秋，應國人祈請，出負折衝樽俎，挽回頽勢之艱鉅任務者；其人則莫于山草木知名，而以「跳火坑」自勵之黃膺白氏是也！

黃名郛，膺白其字，籍隸浙之錢塘，現年五十五，少有文名，性倜儻不羈！曾用「錢塘蘇小是鄉親」七字，鐫一品章佩之。鄉先進有愛重其才者，因誡之曰：「真名士固應風流，惟處茲外侮憑陵，國將不國之際；甚願君遠紹錢武肅公強弩射潮，屏障邦國之英風；若乃僅知眷戀湖山，怡情花月，如清人袁枚輩所爲，殊非鄉黨所以望君，而君亦不宜即以是自處也！」黃聆言，再拜受教，立碎其品章，而矢永不狎戲焉！旋爲研究武畧計，負笈赴東瀛，肄業振武學校，以成績優異，被選任第一班長。嗣改入測量專科，復以第一名畢業。中日同學，靡不欽崇，而爭向結納；識者固已深知其有如幽察潛蛟，一際風雲，將變化飛騰，凌碧霄而遊滄海，莫能測其所屆矣！日人鑄劍，夙稱精利，黃購一柄，鐫「和平奮鬪」其上，佩于身畔不離。蓋是時黃已接受孫中山先生之革命主義，故志在獻身國家，以救亡圖存爲己任；而不禁流露其思想于

日常用品間；抱負之偉大，於茲已見一斑！

歸國後，爲圖實行革命，因與故第六鎮統制吳祿真相結納，會辛亥武昌首義，吳在石家莊，謀組燕晉聯軍，以搗北京之背機洩，被清廷遣人刺斃。黃時供職軍諮府，正暗籌內應策，吳事敗，清廷亦疑及黃，將施逮捕，幸獲友人助，乃遁之滬。陳英士在滬起兵，黃參預其帷幄中，勛勞卓著！陳亦極倚重之。迨癸丑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捕黨人急，復走避于新加坡各地，袁政府倒，共和恢復，因返國復任軍職；會吳佩孚叱咤三湘七澤間，黃因事訪吳，語以：「欲求軍事之大成功，必先使政治走入軌道，乃佳」等。惜吳正迷信武力萬能，未納其言，遂有民十三年之慘敗；而黃以擅長軍事之人，深知謀國，非注重政治，不足收功，與一般頭腦單簡之武人迥異，斯事實其見端！未幾，曹錕以賄選總統，被囚于延慶樓，國民軍各首領，因夙欽黃於政治外交，均具特才！遂共請其担任內閣總理，兼攝行總統職權，以收拾軍事，安謐民生。黃受任後，勵精圖治，忙碌異常，混亂之局勢，始賴以定！至段芝泉出而執政，黃乃獲卸仔肩，赴津休養。馮玉祥駐防張家口時，延黃往閱其軍。黃諷以爲人作事，固不可太過，亦不可及，必際乎中庸，斯無流弊。馮善之。語云：「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則聽言者安可忽哉？每見世人，以斗筲材器，一躍而位高顯，推其由來，恆係是時不自滿足，唯善言是從所致；及乎位既高顯，遽忘本來，予智自雄，謂世皆莫如我；則其蹉跌，又烏能免？然此又不僅常流如是，即古今中外之賢豪，其一生之成敗得失，亦每不能越此定律；故天下最討便宜事，惟有嘉納善言，而實行之。所惜稽諸史乘，聞過則喜，聞善言則拜，其人究弗能多，甚且曠世始能一遇；而拒諫飾非，惡聞己過，誅夷直士，防民之口者，反屬不勝枚舉。嗟乎！無怪功成名立

，復能全其始終者，茲因感于黃言，連類及之，且企以爲世鑑焉！

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前鋒抵濟南，有五三慘案之發生，日人在濟南月餘，蔣總司令知黃能，畀以交涉重任，黃與日人周旋久，其言行能爲日方所欽服；故卒能在不喪權，不辱國之條件下，將濟南收復。上年，長城之役，華北全局，已陷風雨飄搖之勢！國府復令黃北上，冀以緩和局勢，俾就交涉之範。黃感友多尼其行，謂：「華北已如火坑，果往，必不免犧牲矣。」黃慨然曰：「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此義，古人已深瞭解，故余之赴華北，實即一種跳火坑精神之表見；但能有濟于國，犧牲亦何敢辭？」于是竟浩然北上，至天津，有反對和議者，置炸彈于黃車經行處，事發，被警逮捕，黃知之，囑警立釋其人；蓋以其人行動雖妄，而目的則固愛國也！至於國力遜敵，非和不足以解眉急，而徐圖復仇；此理，其人似未能識，故黃爲國忍辱之苦衷，其人亦未能加諒；然而蚩蚩衆生，不知諒黃者，固又不懂其人而已。好在黃本抱跳火坑之精神而赴華北，勞怨自甘任受，原諒與否，更非所計及也。黃至北平後，即以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名義，復與日人交涉，未幾塘沽協定告成，華北乃獲轉危爲安！最近戰區各縣，亦逐漸恢復秩序，雖前途隱憂猶伏，然亦煞費黃之心力已！

黃夫人沈亦雲女士，貌足羞花，才同咏絮！故伉儷情篤，行止每喜相俱，而倡予和汝，閨闈間詩詞至多。數年前于莫干山巔，建別墅一所，額曰「白雲」。即隱含兩人之字其中，以示親愛。別墅取中西合璧式，周圍植花木，佈泉石，曲徑通幽，風景殊勝！使人一臨其境，輒覺翛然意遠；而不自禁作出塵之思矣！聞黃夫妻更于山麓，創立小學一所，以教育山村子弟，每值山居之日，於對月鳴琴，當花賭酒，研經論史，叅

鳥觀魚外，則召集三五老農，與之閒話桑麻，頗有不聞理亂，肥遯自甘之致！所惜國勢岌危，不容高隱；義務所迫，仍須出山耳。惟黃以種種因緣，只願獻身政治，而視從軍為畏途。前有疑其舍長用短，而叩之者曰：「公曩習軍旅，乃不治軍而從政，得勿用違所長哉？」黃答之曰：「余行年五十矣，若云治軍，非從根本改造，則不足以奏全功；然此計劃，又非十年不可；時不我與，余安能以垂老之身，為國家效命疆場？故余寧向政治上謀建樹，以報國家！至余此次出膺華北政整會重任，因自問尚能為華北危局，打開一條生路，而使轉為平安耳。」黃近果踐其言。惟人有謂，黃之不願從事軍旅，更有一段傷心史在。則以其避袁禍東遊時，貽所佩寶刀於乃岳沈家，沈雖暗瘞之於城隅；然浙督朱瑞，奉袁令，仍屢搜索其宅；黃時固已鴻飛冥冥，而沈心猶惴惴此刀，終于驚憂以歿！黃聞噩耗，哀痛逾恆，深以乃岳因刀累而致命，遂立誓嗣後永不握兵，以誌悲感！然歟否歟，姑記之待證。

黃善詞命，言輒滔滔不絕，且能從無理由處，說出一篇理由；故人每稱黃之口才，足與汪精衛氏伯仲，實為最確切之批評！至其異點，則汪長於演說；凡公共集合，台上致辭，繪聲繪色，黃不如汪。若斗室之內，談笑風生，驚倒四座，黃亦具有專長。黃復豪于飲，一舉一石，絕無醉容；人或戲以老外交家稱之。黃笑曰：「外交家所具之要素，如跳舞，飲酒，善詞令；而余僅解飲酒，更烏足以當外交家之稱哉？」實則黃僅不能跳耳；雖然，黃固自願跳火坑矣。欲不謂之善跳，得乎？

黃最近盛唱「心理建設救國論」。略謂：「中國之病，在于人心多死，昔莊子云：『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邇來默察國人，對於華北，輒不免懷抱一種悲觀想像，致形成心理之放棄；此殊絕大錯覺，影

嚮于民族意識，彌極重大；深望新聞界喚起輿論，以糾正之！可謂垂涕而道矣！

黃于某處宴會席上，論及列強之所以強，我國之所以弱，其重要之判別，則在「建國熱」之有無或多寡，其言略謂：「嘗觀列強之國民，無論何界，莫不各有其『建國熱』，而表現于平素行動，日常生活之間；反顧我國，則未之見也！『建國熱』者，即全體國民所共有之合力建國的大精神也。此種精神，宛比熱力，本無以名，姑暫名之爲『建國熱』，熱之爲物，效用最宏，大之如自然界之太陽系，微之如生物界之營養作用；生命活動，無一不賴熱力之存乎其間，如無此熱，其原狀必立歸消失；人體之中，因有熱而能有動食息，一旦失熱則僵；地球上之各種物理作用，一切生物現象，均恃熱以成立，如失其熱，恐即欲返歸冥然之大塊，亦不可能；推而至於有機體之國家，亦必賴全體細胞之國民，能向總體輸送熱力，然後能發生生物之新陳代謝作用，而有滋長繁茂之成就；否者有亡而已！彼列強之國民，對其本國，既無人不具有強列之『建國熱』忱，積人人之熱忱，而國以強以富，要非偶然；茲更舉兩事以証。

昔世界熱帶學會，于印度開會，國際學者，多往出席；日代表趁暇至市，輒自負重物，歸于旅邸；歐美代表奇之，入室觀察，則凡案間所陳，均錫器也。詢之則答：『此物既暢銷於此地，吾故購歸，以贈大阪工業界，俾資仿造，或可獲利。』彼出席之專門學者，乃於無利于己之商工業問題，亦能隨處留心如此，愛國熱忱，已堪欽服！嗣聞彼輩交領館代運時，館員笑謂：『前已有入購數件歸國；但供參考，不厭其多，仍當卽爲轉寄云。』建國之熱，人人皆然，無怪其國能以富強也。

嘗應美使詹森之宴會，偶至其室小坐，見壁端徧懸種種銀價圖表，內有四種，係詹自製，表甚精詳，示例

亦甚清晰，詢其何爲作此？曰：『做國銀專家羅傑士將至，余知其留華，不能過久，故以餘暇，先爲搜求若干資料，以便利其工作耳』。此種工作，至爲繁瑣，且本非詹職分中事，而條之不疲者，亦由『建國熱』所衝動耳。」

黃之言此，意在現代之國家，非如昔時僅一君主聖明，即可富強，必須舉國上下，胥有愛國熱心，建國壯志，與籌謀國事之宏猷偉略，始可。易言之，即治理國家之責任，須由全民負之，不能僅由一二英雄負之也。

上年黃因主持華北外交，國人多有不能諒解其苦衷者，遂稱病南旋，休養于其莫干山之白雲別墅，嗣經當道迭促出山，均以任事艱困，而婉却之。去年蔣委員長介石，復屢電相召，并派員速駕，意致勤懇，黃乃不得不躬至廬山，以企面陳所苦。觀其時與往訪者之談話，可知其初固仍懷抱消極也。

蓋客有以華北人心，亟盼其返任，以謀安定地方，而減少戰區民衆之痛苦詢者，黃答曰：「余之返平，有裨大局乎？此一年來之經過，在明瞭國情者，當能諒解；而一般人，則不免疑余。故余于對外，無甚表見，而對內則須時作解釋誤會之工作，間屬痛苦萬分！至余對內對外，可謂當作矮人，實則余非不知伸腰，特昇伸腰而後，國家能有善後法否？以此，豈能冒險爲之哉？」其言感慨頗深！而尤深憾于國人之不諒解。或有以「外交家在勝利中求收穫易，在失敗中而不僨事難」勸者，並舉陸奧宋光簽訂朴資茅斯條約時，嘗被日人詈爲賣國奴，但近人皆知其爲國家利益，不惜犧牲，有此種精神，方有其助業爲例。黃又答謂：「余若爲個人計，絕無北返之理；但國家既須余演昇劇，亦只能犧牲個人爲之。且余年淪知命，宦味飽嘗，

尙復何求？顏駿人言：『吾國外交，有三條路可走。』實則仍須自己具有實力。余亦嘗謂『國家出路，有三要訣：即一，放大眼光。二，咬定牙關。三，勒緊肚帶。國人能本此三點作去，國家前途，方有希望』云云。」

由此觀之，黃胸中雖不免于悲觀，但仍懷有願爲國家犧牲之意志，特須作有價值有意義之犧牲耳！黃厲廬山時，適與段芝泉比鄰，旬餘之後，既爲蔣積極爲國之精神所感動，復受段剛毅敢任之言行所薰陶，遂認爲中國前途，尙有曙光，不由鼓起熱情，一變消極思想，而擬更爲國家奮鬥。未久果返華北，重負責任，以圖挽救當前之危機。現并召集黨察魯綏晉各省主席，會議一切政務之改進云。

記者曰：「聞黃充振武學校第一班長時，其第三班長爲蕭縣徐樹錚，徐之才氣縱橫，文事武略，均足與黃頡頏；顧一則被狙于仇，賈恨以歿；一則見重民國，身繫安危。此其結局，懸殊乃爾，豈非黃之德量，正如乃祖叔度，具有汪洋千頃波瀾之概，堪以涵泳異類，而使自戕兇鋒！若徐則逞己以行，惟勝人是務，不恤多樹頑敵，其蹈盆成括之覆轍也固宜。嗟乎！太剛先折，大器晚成，觀于兩人之終始，寧不信歟？寧不信歟？」

記者又曰：「碎品章，棄寶刀，既脫情關，復消殺氣；此後黃之精神，自惟向『和平奮鬥救中國』之鵠的，是趨，功成名立，國人且將馨香禱祝之已！」

有署名愛人者，寄黃詩七絕四章，極盡勗譽，茲附錄之。

出山雲勝在山泉，一代興亡志未燭，我欲穀城問黃石，素書何日出人間。

百萬天魔正鬪兵，七年習靜到無情，劇憐一念幡風動，化作青蓮植火坑。

萬里中原一髮青，孤懷無助感伶仃，轉移風氣尋常事，變理陰陽患不均。  
東方未白至鷄鳴，壯志憐君唱太平，記取十年遼海上，着誰先築受降城。

附錄黃所撰民生詩選序。既可見其悲天愷人之忱；而其對文藝之態度，亦可由是見焉。序云：「韓退之謂：『愁思之聲要眇，窮苦之言易好。』自古作者，莫不如是，士君子生當亂世，憫斯民之莫救，慨世俗之混淆，漂泊乎干戈之際，流離乎水旱之間，惻愴傷懷，至于痛哭，發爲詩詠，以自抒其悲憤，使百世下讀者，追慕嘆思，想見其概；惟其窮愁之極，故其驚魂慄魄，令人感奮興起於不自禁也！後學者不務乎此，徒以雕績華藻爲工，吟風弄月爲樂，國家休戚，民生疾苦，概置弗問，頽然自放，侈然自恣，此與倡優雜伎，花光鳥音之娛悅耳目者何異？文以載道之謂何哉？與觀群怨之謂何哉？是故文敝道衰，世運遞降，由來舊矣！（中岑）余曰：『今日而言民生，可謂識時之傑矣！舉今日沈淪乎紛華綺麗之場，荒亡而不知返者，允宜乎此一編，朝夕誦習之，以爲藥石之言可也！』」

## 張 羣

鄂省舊爲南皮張文襄公之洞治地，流風遺韻，迄今人猶追慕之弗已！蓋我國伊時，迭遭外侮，瓜分之聲浪，已噴傳于國際間，文襄怒然憂之，於是主變法維新，以圖強富；而對民政，教育，實業，交通諸要政，遂積極倡導，期有成功！加以庫帑猶裕，本身更極廉潔，故所獲之績效，幾致空前！（若論近數十年主鄂政者之建設成績，則文襄所爲，確亦可云絕後。）是鄂人之追慕文襄，實由基於一種崇德報功之心理也。



雖然，文襄往矣！「有爲者，亦若是」，後之人果能奮然興起，以此自期，又烏見古今人迥乎其不相及耶？於茲，吾於四川張岳軍氏，殊不能不致其最熱烈之望焉！

張名羣，字岳軍，籍于四川，現年近大衍。少時入保定軍官學校肄業，以成績彌優，卒業後，取得官費，赴日本士官學校肄業。時孫中山總理倡中國同盟會于東京，張以宗旨相符，遂加入之。清宣統二年，隨蔣委員長介石返國，組支部于上海，進行革命工作。辛亥秋，武昌首義，上海方面，黨人如陳英士等，積極謀響應，攻江南製造局之役，張亦頗與有力！故上海克復後，陳即任張以江南製造局局長。迨贛寧討袁失敗，上海亦連帶陷入袁氏勢力範圍，張乃亡命日本，協助孫總理整頓黨務，以謀再舉。民五，張爲考察政治法律起見，由日本轉赴法國，復至東印度，繞行一週。聞袁斃黎繼，遂再返國，供職浙江省府。民六，護法軍興，張棄職赴廣州，參加大元帥府政治工作。民九，爲川人邀歸，任以全省警務處長。民十一，更獲任河南警務廳長。民十五，重赴廣州，從事再度之革命。民十六，國民革命軍克復東南，張復任上海兵工廠長，旋繼任上海市長。至民二十二年冬，膺國府特命，獲任鄂省政府主席，以迄於今。綜其貢獻于黨國者，過去則以奉使東北，勸導張漢卿，出兵平津，解決晉閩所辦反對中央之擴大會議，俾閩馮軍事，受不可抗之打擊；而國府因得肅清叛逆，成實際上之一統，爲最犖犖大者！

張之治鄂，適在共匪肆虐，洪水橫流之後；鑒于民生困苦，官吏多貪；念非振拔賢能，汰除苛雜捐稅，俾民間元氣稍蘇，然後謀加組織訓練，以向復興之途邁進不可。即觀其規訂見客時間之啟事可知。其啟事云：「羣以疏庸，奉命來鄂，念古人爲政之要，首在延訪賢材，諛諂善道。羣雖無似，不敢以賓客爲煩；惟

一日之間，晷刻有限，不惟渺應接之暇，尤有妨治事之勤。計惟預約時間，共同遵守，庶不慢賢，亦不廢事。（中略）昔陶士行鎮武昌，告同僚云：『大禹尚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爲此邦之故事，亦千載之美談！況國難當前，過陶公當日遠甚；尤宜以清談廢事爲戒！」云云。受事之後，因訂復興湖北之計劃多種，方擬按期實施，俾臻郅治；詎意延至客秋，鄂省竟復發生極大之旱災，劫餘黎庶，遂如陷水益深，灼火益熱，而老弱轉諸溝壑，壯者散之四方，多許農村，幾于炊煙悉斷，閱其無人！其現象若此，張則惟有疲精儆神，從事拯濟，其復興計劃，亦祇得姑徐徐爾矣。（如張決將重建省府之款五十萬，撥充賑濟旱災之用是。）因此張對客談及，恆以邇時不造，未能立行厥志爲憾！

近者救災之政，經張努力籌劃，業已稍著效果；於是爲完成前定復興計劃，及改善各項政務起見；爰特定本年四月一日，在鄂省政府，召集全省行政會議，其會議之分子，凡鄂省縣長以上之官吏，均須出席，且均應各本其設施經驗，與其所認爲當前之應興應革事宜，提出作縝密之討論，爲效率之推進，開會時張所致詞，可概括爲三大問題與四種意義，理論精嚴，辦法切實，將來果能見諸施行，決足福利吾鄂！倘各省能奉爲圭臬，真誠倣效，竊敢必其亦將獲取同等之福利也！茲節述之如次：

（上略）三大問題——其一，制度改革問題，本問題可分爲兩方面：一爲行政制度方面，由省府合署辦公，各縣政府裁局改科，以及各縣分區設置，均屬一貫的制度整理，其目的在求行政效率之增進。一面務期各級行政機關之政令，得藉制度之改進，下在民間，貫徹實施，一掃從來上下隔閡，敷衍因循之弊，現在已實行之部分，必須切實推進，未實行之部分，猶應詳爲規劃，見諸施行。二爲保安制度方面，本省

保安團隊，無論在組織方面，訓練方面，經理方面，均由統一於縣，進而統一於區，現在團隊分區改編，業已竣事，究竟整理訓練，有無進步？各區經理處設置以後，如何排除困難？如何澈底整理？均有待于商討，惟整理保安團隊，并不以此爲止境，其要尤在更番訓練，更番退役，俾由小規模之抽丁制，過渡而達於大規模之徵兵制，上述之保安團管區條例，爲實行徵兵制之基礎，尤應斟酌地方情形，妥定辦法，切實奉行。其二，生產建設問題。「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本總理之遺訓。「生產建設以治本」，又爲中央之國策。本省匪禍甫平，天災又告，地方殘破，瘡痍滿目！尤非努力于生產建設，不足以收興復之效。去年四月，蔣委員長電令各省妥擬人民每年服工役，至少三日之實施辦法，本省業經擬訂規則，各縣實施前之宣傳，與施工時之規劃，均不容緩。本年二月，復奉蔣委員長刪電，令轉飭各區專員，選定一二件建設事業，爲中心工作，以三個月爲一期，其第一期工作，并限定五月底驗成；既經嚴定期限，尤應迅速實施。最近又奉漾電，以徵工建設，爲今後各省惟一之中心事業，其目的在以各地人民之努力，發展各地之生產與土地，設計督促，省府固責無旁貸，而如何實施？使其奏效，尤有賴于同人之共同努力！以上各項，雖事件各別，而其精神則完全一貫。蓋在國民經濟萬分凋蔽之日，非集中民力，不足以言生產建設，非生產建設，亦即無以打開嚴重的經濟國難；而今日所使用之民力，其所得結果，即民衆將來之福利也。此等利用民力，從事生產建設，以復興國家，造福民衆之精神，尤吾人所應共同了解，共同貫徹者也！其三，土地整理問題，上述之生產建設，雖經緯萬端，而土地之整理，實爲其根本所在。本省前有全省土地十二年清查完竣之計劃，現已開始六縣，上年五月，國府根據四中全會決議，整理田賦，先舉行土地陳報，制定

辦法大綱，通令各省遵辦；此與本省業已開始辦理之清查土地，原屬并行不悖。而土地陳報之收效，尤較土地清查爲速，其如何實施之處？亦必須參酌地方情形，方能妥定詳細辦法。凡此種種問題，均有待於廣集衆思，共策進行，此次召集全省行政會議之要旨也。

以上所述各問題，實含有四種意義：一曰治法，二曰治人，三曰培養民力，四曰利用土地。治法治人之說，源出荀子。荀子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其意本側重治人。就本會議所討論之問題而論，中央及委員長行營均頗有法令，可資遵循！惟各項法令，其已實行者，固應督促實施；其未實行者，更應詳訂實施辦法，以利推行。換言之，吾人應負起推行法令之責，至如何推行之處？各位當能本其行政之經驗，與地方之情形，發抒意見，以爲討論之資。是以治法問題，雖極重要，而吾人不在剝制立法之地位，即非今日之所討論。治人問題則不然，我國政治，夙重人治，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就本省現狀而論，亦無法令縱極完善，而奉行未盡得人之感！就全國現狀而論，外則國際形勢，異常緊張，內則一切制度，皆在草創；重以赤匪未清，民生凋敝，環境惡劣，無以復加，苟非得多數堅苦卓絕，有爲有守之士，共同奮鬥，即無以轉移風氣，奠安國家。昔曾國藩嘗謂：「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日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則可爲浩歎者也！」誠所謂慨乎言之！蔣委員長亦嘗稱引曾氏此語，以爲今昔不免同感！治人之重要，即此可以概見。——治人問題，可分三方面言之。第一做人，第二用人，第三見用于人，此三方面爲一整體，苟其一面稍有缺憾，即于政治之推進，發生障礙。茲先言「做人。」吾人立身斯世，作官之外，須服務於社會，故與人不免交接；交接之道；態度宜不亢不卑，言

論宜不激不隨，更加能如論語所謂，出弟入孝，謹信愛人，用情不違中和，處事必符忠恕，斯可以爲善應世，亦即可以爲善做人矣！其次言「用人」。做人僅須求諸身，身修則做人之道得，故尙易；用人則不然，人有微而似智者，訐而似直者，不遜而似勇者，且有神奸巨慝，貌似忠誠，以博信譽者；苟誤用之，小之將貽害地方，大之必流毒民國！然則如何而可？曰：惟能知人，斯能用人，知人須自善觀人始，觀者如「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然觀人猶未足也，又必須繼之以驗。驗者如「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辭，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持，哀之以驗其心，苦之以驗其志」；用人者果能持此八觀六驗，則人之情僞美惡貧鄙，將悉知無所失矣。更次言「見用于人」，漢馬伏波嘗云：「當今之世，不惟君擇臣，臣亦擇君。」故人於尙未爲人用時，儘可有選擇之自由；但一旦已委身爲用，即不可二其心志，別有企圖；而須竭盡忠誠以從事，且今之情況，已與昔異，昔之被用，係以臣事君，今則無所謂君，用人者，見用于人者，均係服務國家；故見用于人者，無論彼用人者待遇如何？均有竭盡忠誠以從事之義務，決不宜二其心志，別有企圖也。

「解釋政治」總理嘗謂：「政是衆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即是管理衆人之事。」以上所述，治法治人，一爲管理之法，一爲管理之人，僅及治之一面，未及政之一面。吾人既負政治之全責，即應同時注意政與治，不可顧此而失彼，政治學家以領土，人民，主權，爲構成國家之三要素。主權，抽象名詞也，無領土，無人民，則主權復何所麗？故所謂政者，亦惟有民力之培養問題，與土地之利用問題而已。「培養民力」，

自昔即爲從政者所重視，故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顧如何培養民力？則不能不因時代而有差異。歐洲政治哲學之鼻祖柏拉圖，於二千年前，即謂一國所以昏亂之源，由其民之愚與私。最近中國平民教育促進會之定縣實驗區，研究中國國民之通病，以爲有貧、弱、愚、私、四種病象，故以生計教育治貧，以衛生教育治弱，以文藝教育治愚，以公民教育治私；教育上所用之方法，固可與政治相通，而不必盡同。本席以爲增進民衆之生產，乃足以治貧，鞏固民衆之組織，乃足以治弱；蓋衛生教育，僅能使個人轉弱爲強，若一國國民，離心離德，個人雖強，仍無救於國之弱也。提高民衆之智識，乃足以治愚，培養民衆之道德，乃足以治私；本省過去施政方針，本以此爲最高原則，凡保安制度之改進，保甲之編組，皆所以鞏固民衆之組織；苛捐雜稅之廢除，水旱天災之救濟，交通事業之開發，皆所以增進民衆之生產；推廣地方教育，舉辦特種教育，以及撲滅文盲計劃，皆所以提高民衆之智識；提倡禮義廉恥，普及新生活運動，皆所以培養民衆之道德；今後益應加倍努力，積極推進，至於「利用土地」，我國歷代以農立國，農業與土地有密切關係；故農業國之國民，安土重遷，吾國土地，自明以來，即未普遍整理，始終爲放任自然之狀態，水旱天災，亦不預講防護之法，以致土地荒蕪，生產落後，人民生活所需，莫不仰給於舶來。

今國人僅知農村之瀕於破產，而不知癥結所在，實由於土地行政之廢弛也。周書所謂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澤事，觀其民有專業，即知其野無曠土，今值久廢之後，着手之始，惟有整理，縱未能奠以山川，正以經界；而一省以內，已耕者若干？未耕者若干？可耕者若干？孰爲山林？孰爲平原？孰爲蕪澤？孰爲民有？孰爲官有？一一稽之於冊而可信，履之於畝而悉符；然後繼之以

防護之政，凡高旱之地，或植樹以養水源，或開渠以資灌溉，卑下近水之區，爲之堤防，以障洪流；庶幾田野日闢，旱潦不侵。又如本省土地，因民墾失修而廢於水者，不知若干？因政治變遷荒廢者，如明代之衛地，清代之旗地，又不知若干？若一一加以開拓，即平添無數沃壤，復相其土宜，時其耕作，舉一切種子，農具，肥料，以及耕種運銷之方法，均採科學方法，加以改進，是謂利用。以上整理防護，開拓利用，四者具舉，而生產不增加者，未之有也。要之，培養民力之目的，在造成適於現代之新民，務使人盡其用；利用土地之目的，在造成富於生產之沃壤，務使地盡其利；以上四義，無論其屬於治的方面之治法治人，抑屬於政的方面之人民土地，均爲本省政治上應注意之原則，亦即本會議所資爲討論之根據者也。「共勵來茲」，抑更有進者，國勢之凌夷，至今日而極矣！國難之嚴重，亦至今日而極矣！吾人苟非下絕大決心，奮絕大之勇氣，念匹夫有責之義，具舍我其誰之概，必不足以救亡圖存，復興民族，近日國際形勢，正在轉變，剿匪軍事，日益進展；吾人負有政治之責者，更應乘此剝復之機，迅爲振奮之圖，而默察本省施政情形，雖有完備之法令，可以依據，有一貫之政策，可資遵循；而實際是否人人能盡責任？能忠職守？尙屬疑問，此種現象所以發生，全由於意志之不統一，步驟之不整齊，力量之不集中，努力之不充分，須知國家民族，爲一整體，吾人領導民衆，方欲鞏固其組織，培養其道德，而先自凌亂散漫，以個人之利害爲前提，就所處之地位爲立場，其何以表率羣倫哉？蔣委員長嘗引管子「以死教民強，以勞救民富」之言，以詔吾人，兩語雖簡，上述政治四義，實均由此引申而出，爲吾國政治哲學中之最精到者，亦爲今日政治設施上之最切要者！惟吾人既欲以勞教民，則自身更不可不「鞠躬盡瘁」，既欲以死教民，則自身更

不可不「死而後已」，是則本席所願與同人共勉者也！

或謂：「張不惟政治思想，極爲新穎，即其政治道德，亦極高尚！至于尤爲人所難及者，則爲絕無官僚習氣，而能處處表現平民化！如張一次赴湘公幹，數日勾留，忙于宴會，而主人爭奢鬪侈，使張翻覺其煩，一日，又有至友某延飲，張乃謂之曰：「君果欲適我意者，李合盛最佳！」蓋湘垣有李合盛館，專售牛肉，烹調之妙，遐邇咸知。張偶聞之，而思一快朵頤也。某答以「該館設備簡陋，飲君子此，恐近褻尊」。張笑謂：「是何妨？我固樂就食小館者」。某無已，許之，遂派人赴該館預爲布置，并向木器店，代借全堂西式椅桌，俾將其污舊之器易去。迨張至，筵間對該館所獻之殺饌，贊不絕口，並謂：「既較經濟，又合衛生，爲適應新生活中所云飲食惟求鮮潔，不厭簡單起見；則此種小館，頗有提倡之理由」焉！

記者曰：「昔張江陵爲明相，於政治務『綜覈名實』，厲吏承風，咸以用人必求其材，治事必課其績，人不肖而事無功者，斷然予以懲儆；更不因其親舊，而稍偏護之爲主旨，故當時之政治，頗呈清明氣象，即民生亦較爲樂寧！邇者國家於極貧弱之餘，遂致外侮內憂，沓來紛至，當軸固幾幾窮于應付。即就吾鄂而言，匪疫水旱災劫叢生，爲政者亦有困於救濟之感！雖然，盤錯不逢，胡別利器？征服環境，亦恆視乎其人。今國府諸公，努力內安外攘，已能挽回頹勢，使國家在國際地位增高；而吾鄂之張主席，本其預定政策，日與阻力奮鬪，進行雖屬曲綫，而目的之達，固一貫也。至其行政會議致詞中，所謂『三大問題，四種意義』云云，如概括之，實亦猶江陵之『綜覈名實』四字耳。記者爲敬恭桑梓，而蘄其樂寧也！於張主席之政策，雖游夏不能贊一辭，願亦殷企其能澈始終，毅然施作，庶幾卒克征服環境，而不爲環境所征服，



則三千萬之鄂民胥幸矣！且受一塵而爲氓，記者亦將彈鋏歸來，以竊分此幸焉！

## 方本仁

一一四

# 方本仁

孫總理于民族主義中有云：「我國有一最優良之制度，不惟需要保存，抑且宜謀光大，非他，即各地盛行之宗族是！」緣我國之宗族，係由家族演進而來，如某村某鎮，恆爲一姓或二三姓所聚居，其姓人多至數百與數千戶，必有祠堂焉，譜牒焉，以爲祭祀蒸嘗及立法議事之所；而其善的表現，則爲睦鄰任卹，俾寒苦族衆獲得援濟，免却流亡。其惡的表現，則爲此族與彼族之械鬥，茲事閩粵間多有；記者幼時亦嘗見于吾鄉，其蒞鬥塲，每係傾族，老羸婦稚，無敢避免；蓋不忠于族之制裁，固甚嚴厲也。惟今若根據此種制度，由宗族演進而爲國族，存其善規，汰其惡習，加以組織訓練，俾公戰是崇；則一旦有事疆域，必知敵愾同仇，鞏我國權，衛我民利，寧非佳極之事歟？斯義，黃岡方氏耀廷（名本仁）深了解之！故其於民國紀元六年時，即宏謀厥族之團結，而延知名士多人，續修方氏宗譜於贛南節署內；同時復新黃岡方祠，召集族衆，舉行親親典禮；更捐義莊，爲闔族孑者生活資；教則設兩等小學，以免族人子失厥學，更慨獨巨金，爲縣立留省之啟黃中學經費。故時賢謂孔氏老安少懷，以養以教之道，方誠能拳拳服膺，奉行竭力者，殆非過譽！

方嘗畢業保定軍校，以學術優長，見知於袁慰亭，段芝泉，積資獲任近畿六師團長參謀長等職，李秀山督贛，更畀贛南鎮守使兼混成旅長，戡平內亂，綏謐人民，旋復以助勦爛然，繼陳光遠爲贛督，籌戎之暇，

更指導省政，俾向建設之途邁進；贛民樂業既久，遂日臻豐亨，故迄今猶有稱頌其盛德樂材者！時中國大部政權，屬所謂北洋系，孫總理領導之革命政府，僅局於西南粵桂一隅，顧方對三民主義，已深認識，知足克救中國者，舍其莫屬；於是藉同鄉蔣雨岩介，約與革命政府携手，以期同滌腥穢，共謀治平，爲國與民，完成福利，其熱忱卓識，洵非伊時一般武人所能望！特因是遂招北洋系之憎嫉，益以部將受嗾，圖篡代其位，方恥於內訌，以糜爛其民，因亦甘願一遜。迨十五年秋，蔣委員長介石自粵誓師北伐，邀方作嚮導，與孫馨遠戰於潯。嗣是方即追隨蔣左右，帷幄獻猷，旌麾奉使，亦頗有所建樹；十九年之役，偕吳鐵城，張岳軍，遊說遼瀋，於黨國史上，大有關係；否則統一中國之業，恐猶在努力以薪之時代耳？二十年春，方受國府命，主鄂省政兼長民廳，孜孜求治，懋著勛勤！鄂人士亦正翹首企踵，以望善政之加，而度寧樂歲月；詎其秋，天獨茲醉，江水橫流，向稱繁盛之漢市，半化澤國，生命物產，損失堪驚！方苦心勞力，籌募賑資，食糧醫藥，盡量散佈，數十萬刼餘之氓，幸慶更生！聞其鶴俸之捐，亦幾三萬，且欲深諱，免人誚爲沽譽，則賢者之用心，固有不能以恒理測者已！近年擺脫一官，專致力社會慈善事業；方對於救亡圖存，不尙空談；而惟努力事實之表現！方儀態豐偉，言行敦謹，記者嘗於李子寬主席之財政會議時，聆其警歎，固一望而知爲受儒家洗禮最深之賢士大夫焉！方事親能盡孝，曩年於贛督任上，曾爲其母七秩祝嘏，部民僚屬有以金珠錦綺獻者，悉却之；而惟喜人以詩古文詞晉。友人某，屬余代撰七律二章，聯一幅爲壽。聯語已佚，詩猶存敝篋中，茲附錄于左，藉誌欽慕！

設悅權逢上吉辰，瑤池於以降仙真，心同漆室憂惟國，節媿懷清惠及民，掃盪風雲勤詔子，圖回劫運儉持

方 本 仁

一 二 五

戡翼翹

一 二 六

身，孀星瑞彩中天煥，豫兆長生八百春。

億兆生民仰闡儀，於家於國總堪師，機聲燈影難爲母，投筆請纓善誨兒，欲育人材興巨校，爲敦宗誼建崇祠，潯江喜值烽烟靖，肅向萱堂獻壽卮。

戡翼翹

湖北鄖陽，接壤秦豫，其地萬山叢亘，衆水濼洄，風景清奇，至堪欣賞！所惜交通稍梗，不利遊觀，以故天賦佳境，尙未騰譽人寰；然而靈秀所鍾，於物則有銀耳、猴菌、果子狸、及珍藥、嘉木、五金之礦等，爲世所重！「惟楚有材」之譽，要亦非如鄖陽者，弗足克當。特「寶藏興焉，」仍有待國人之努力耳！

戡翼翹字勁成者，即世於鄖陽屬之房縣，聚族而居，家在半村半郭間，故以耕讀爲業。九歲時，其尊人補博士弟子員，赴省應舉，戡求隨侍，因得就學於鄂垣；詎其尊人文戰勞瘁，更感秋疫，遽爾應詔玉樓，棄之而逝！戡雖猶在髫齡，哀毀則成人不啻，純孝之性，固其來有自矣！幸其伯父暨長兄元成，憫其孤苦，乃鞠育而教誨之，戡亦穎敏劬學，所爲詩古文詞，耆儒多相嘆異！會元成宦京曹，偕以北上，戡乃考入北洋大學肄業，後以成績超衆，由東三省派送日本，學于陸軍士官，每學期，試輒冠曹，中日同學，莫不欽服！

既卒業歸國，充保定軍官學校騎術教官，授課有方，且能躬率以正，故校中同仁暨學員，皆奉之爲圭臬焉！辛亥武昌首義，戡以向本同盟會員，素謀實行革命，遂潛赴南京，投入民軍內，歷充團旅長職務，屢經

戰役，助績卓著！癸丑刺宋案起，民黨憤袁專橫，有危害民國意，乃由贛舉兵討袁，事敗，戡亦亡命南洋，時其妻尹品清夫人避禍平津，時須籌資，爲其遊費，歷盡艱辛，絕無怨尤，洵可謂巾幗之賢矣！

嗣黎元洪爲請于袁，取消其通緝，戡乃得再度歸國，留半年餘，受滇督唐繼堯約，赴滇充其第二師參謀長，旋改任楚雄警備司令，講武堂長，旅長等職。尹夫人亦往返滇平間，關山萬里，倍受辛勞；然戡之天涯作客，淒涼情況，則因得慰安匪尠已：袁于民五元且稱帝，號洪憲，蔡松坡至滇，起兵討之，戡充其軍梯團長，攻川之役，極著助勞！袁殂黎繼，乃奏凱旋，返滇後因釋放迂唐之張子貞（張即前二師長）致唐不滿，遂決心挈眷去滇，滇人知其事之顛末者，莫不欽戡高義！謂其能不畏強禦，不忘故交，無慚於古君子之行事也！戡抵南京，留眷城內，得友介隻身赴遼東，時瀋陽當軸，正積極於軍質之維新，網羅賢材，遑遑如不及；獲戡與暢談，矜爲羊叔子，狄武襄不能過！立畀之重任；而戡亦以國士之感報，遂於茲始。

民十三秋，姜登選受審當軸命，任豫魯皖剿匪總司令，駐徐州，欽戡才，請任爲參謀長以自輔，帷幄運籌，極賴其力！嗣姜任皖督，改畀戡長第四十五混成旅，於是戡仍與姜睽離；而姜亦旋因出關，遭郭松齡所戡！戡聞耗極痛憤！立率部襲郭軍後，會郭軍前鋒，爲瀋軍騎壓迫失利，後路復被截，不克增援。郭夫婦竟以是敗遁斃死。事後論功，戡迭膺懋賞，而師長，而軍長焉。

戡爲人剛毅敢爲，治軍極嚴紀律，如民十八年率軍至熱河剿匪，所部營長某，以掠取民財被控；戡親查屬實，立戮某而還財于民，熱河人士，迄今稱之。或謂：「果使戡代湯而主熱政者，則熱河雖至今猶爲我國領土可也。用法夫而置賢將，勿怪外侮交侵，版圖日蹙耶？」年前孫殿英軍，有事西北，經戡出而斡旋，

始不至于兵連禍結，殃及人民；其行事顧友誼而不虧國家，必力求夫心之所安，多類此者。

記者云：「嘗聞張父子主遼政之當年，用人惟才，與時人之部落思想迥異。如李景林姜登選鄭謙何柱國于學忠張宗昌褚玉璞之儔，皆係維之異地，而任以專閫者，至楚材之克膺重寄者，亦有沈鴻烈姜次笙喻建章吳樹滋張楚材與戡等，其軍政官吏之次級者，尙不勝枚舉，抑亦可謂盛已！雖然，名位由事功而獲，事功因學識而致，天下人苟無歷史憑藉，血統關連，而其才具更無一足取，決不能倖邀登庸，抑况獲得重鉅倚畀？是故主政之賢豪，果欲發展地方利益，鞏固國家主權，完成個人之事功與名譽，則知人善任之道，又安可忽乎哉？」

戡於甲戌年適五十，其舊部何柱國等，因製壽序，以資紀念！序文尙典雅！錄之。

「昔曾滌生氏，嘗以明季文士，遇人生日，輒以諛詞相溷，謂為不達於屬文之律。竊以為飾曼辭以阿權貴親好，固非賢者所為；苟有人焉，其所施于邦國者大，而績學礪行，且足矜式頌！其人正所以風興，是又奚為不可？耶陽戡公，弱冠走京師，探討新學，又之日本，習軍事三年。辛亥之役，提兵斬清祚，袁氏竊國，隨蔡松坡將軍舉義兵討之，此公之謀國犖犖大者；顧公生清代光宣之際，士大夫多庸闇不識時務，鄉野之人，安於故習，尤渾渾無所覺，甚有詆探討新學為降身從夷者，亦有以為兵可鄙，并軍事而不肯習者；公獨推察國弱民陋之危，而輟然為之，又以國政嬉玩于婦人嬰兒之手，其墮也！必大奸代之，亦徒為厲！于是揚袂狂呼，揭竿奮起，舉清廷袁位，而先後覆之；殆亦韓退之所謂：『龍虎變化，偉特奇人者歟？』惟窘齡而孤，家非素封，三黨之親，無一有大力於時，可為之助，使非真能困而學，勉而行，恨恨焉

，日致其自奮之力者，亦難乎其有成矣。曩者公以東北鄰日俄，邊防未備，時患侵略，挾策而往，上將軍張公見而偉其才，遂使將兵焉。某某等群隸于帳下，治事之餘，側聞公之言曰：『俗之閉者斧之，事之滯者櫛之，道之歛者柞之，才之佚者罟之，爲政之術備矣；世有亂則繹之，國有仇則沼之，民有害則掃之，鄉有難則葆之，爲兵之責盡矣；幼而勗其學，長而懋其德，出而福其國，入而型其宅，爲人之事畢矣。』其精明果毅類如此！今年二月望，爲公五十生日，某某等不欲以流俗之所尙爲之壽，因述其平日言行，以迪彼凡民之賀焉生，懣焉長者，且爲近世回枉柔靡，罔知自振之人勸！更祝公康強服政，以完素志；而有造于國焉！世有知言君子如曾氏者，倘亦不以爲過乎？」

## 韓復榘

韓復榘字向方，河北霸縣人，爲馮煥章舊部，馮爲人樸勇耐勞，嚴於自治；而明察善斷，雖微情細節，亦決不容其放過！韓薰陶漸久，故所舉措言爲，靡不克肖！論者謂韓之於馮，允已升堂入室，可爲善學者矣！至韓之特長，自屬治兵，蔣委員長介石嘗有言：「歐美國富餉充，兵自徵發來，均有水平線以上之知識，故帶兵官易爲；第一，即無慮其逃伍。我國則反是，兵由招募，慣常欠餉，甫離此軍，便投彼軍，遁逃極端自由，故帶兵官不易爲。」韓承馮之緒餘，視兵如家人父子，甘苦是共，而財政又每公開，無不平等之待遇，韓在未主魯政以前，軍餉情形，極其拮据，能維持所部，不至發生動搖，在我國帶兵之官，洵屬能勉爲其難者也！

韓之爲政，亦法治軍，如誥誡僚屬，必勤必慎，必儉必廉，賞功罰過，不偏袒，亦不瞻徇等是。故內而各廳，外而各縣，莫不肅然遵令，煥然易觀，蒸蒸日上，蒸蒸然大有朝氣；而貪污腐敗之風遂革！在今日政治敗壞之我國，實可爲較勝一籌者！聞韓每當孫總理紀念週，晨七時，即率同省政府僚屬，會於省府大禮堂，——有時亦另至濟南公園曠場開會——由韓勗以爲政之道畢，則由其他廳長或秘書長，演講世界大勢，國內情形，然後散會；規則甚嚴，無敢不到遲到者，某次紀念週，教育廳長某，公安局長某，因先一晚觀劇，遲到二十分鐘，韓大怒施罰，飭馬弁責公安局長以五十軍棍，教育廳長視之，疑將罹同樣之罰，恐極欲泣，幸韓亦瞭然此點，謂教育廳長係文職，軍棍非所宜施，因令持箠，將禮堂打掃清潔，以贖厥愆。既竣事，一小職員於人叢中，微語云：「今日可謂斯文掃地矣！」韓聞亦爲莞爾；顧教育廳長，則反揚揚如平常也！魯省吸白面者多，韓惡其毒民，因厲禁之，販售被獲處死刑，探警緝捕後，可押交特設之禁毒所，韓每躬加審訊。有韓同鄉舊好某，聞其貴，至濟南謁訪，聞者以韓事忙未爲通，某羈滯旅邸，遂異想天開，資購白面些許，任警逮捕交案，企被審時見韓也。韓乍視之下，似曾相識，某乃詳陳所以，韓立命釋之，并備筵相款，某竊喜其計之售，謂將必有佳職畀己也！而韓于筵前，酬酢果盡歡禮，既復擎杯語某曰：「君爲我故交，請飲茲酒，以誌永訣！」某莫明其意，竟飲之，韓視某飲畢，復呼馬弁縛之出以行法。至是，某乃知命危，泣乞宥歸！韓更語之曰：「適欸以酒，盡私交也；茲置諸刑，重國法也。故人自犯國法，我何能徇私交而妄釋之？希見原爲幸！」某哭陳知悔，并請念家有老母在。韓亦憶其有母，且以係初犯，乃許改判徒刑，自是風聲所播，更無有敢以身試法者矣。夫火烈知畏，民賴以全，是嚴刑峻法，亦未嘗不爲愛

民之道也！

韓素取一夫一妻主義，而惡人納妾；近在魯省，對僚屬且懸為厲禁，犯者除解放其妾外，更施懲罰於其人。蓋以中國今日生產落後，物價騰貴，官吏薪俸所入，非節儉，難敷用，納妾之家，必不能儉；因凡肯為人妾之女性，多係愛慕虛榮，趨向奢汰者；而納妾之官吏，為欲供給豐盈起見，必於薪俸外謀收入；於是不貪污亦貪污！已故為防制官吏貪污，建設廉潔政治，禁止納妾，實為必需。乃不憚再三通令，誥誡諄諄；又以官吏家庭，為民衆家庭之表率，允宜具慈孝之風，示社會以楷模。年前似通令禁止子與父母分居，各立門戶，一經查出，必予重懲，風靡一時之歐美小家庭之風，在魯省幾如鳳毛麟角。論者雖多譏其違逆時代潮流；然在此世風澆薄之日，亦非用此種蠻幹方法，實難稍挽頹勢也。

邇來馮氏隱居泰山，以素無積蓄故，日用所需，半由韓担负供給；而韓每於公暇，或遇有要政，更躬赴泰山，向馮談商，以示安慰及尊崇！故如韓者，即此貴不忘本，謙以自牧，在世道沉淪，人情澆薄之今日，亦可謂不隨俗浮沉者矣！

韓近以親民之官，莫如縣長，而縣長之賢否，實與民之福禍攸關；故於任用縣長，加以妙選外，更時躬出巡視，藉判其行政良窳，而為黜陟標準；烹阿封即墨之事，復見今茲，齊宣殆不能專美於前矣！相傳韓巡至某縣時，縣長某。固習諂上驕下術者，聞其臨，即率僚屬，恭迎道左，旋請至行轅憩息，屆午進餐，則珍錯雜呈，殺核豐美，韓殊不悅，而責之曰：「現今實行新生活運動，各事均應從儉，今一飯乃消費若是之鉅，可乎？」某不禁駭然，遂謂：「職亦素崇儉約，茲以主席塵勞之餘，宜稍進補品，以調養政躬，故備



## 韓 復 渠

一三二

饑不免過當；然主席金石之言，嗣決奉爲臬圭也！」韓聞而色霽；然亦終命將精品撤去，另備青菜芋頭等物，始爲大嚼。

又聞·韓查有某縣長貪虐，而罰令長跪縣堂，予以棍責。某縣公務員不明黨義，仍具壓迫民衆之封建言行。韓知之，而令跪總理像前，朗誦民權主義一卷，以贖其愆。一日有伙夫，因盜竊軍糧，犯罪當死。韓問之曰：「汝因何盜竊軍糧，寧不知罪當死乎？」伙夫曰：「固知之，惟小人月餉僅四元，而家有母妻，須待養贍，故每竊軍糧，以資補助；因妻子凍餒，尙可聽之。若老母亦然，心則何忍？此小人遂明知而犯，否者亦決不爲之也。」韓本素孝其親，聆供大感動！乃推不置錫類之義而宥之。且問其家月需費若干；復命軍需處逐月支與，自是伙夫竟事畜無缺矣。

韓微時，無以爲生，鄉有賣麻花燒餅之老叟，對其頗加青睞，常相存問，會政府募兵，叟勸之投軍，並贈以資斧，韓遂從戎，以有今日，顯貴後，訪得叟至任，欲效淮陰之報漂母，供奉甚謹。叟旋思歸，問所欲，叟曰：「吾老矣，何所求！惟嘗見鄉間開油坊者。氣餒凌人，曾設一誓曰：『天苟佑我，當開一油坊，一洗此輩惡習，爲我窮人吐氣。』」韓立予金五萬，俾便遂願，其篤念舊交如此！幼童某，年十五，素販毒品，一日運金丹一袋，被獲，韓親訊曰：「爾童子亦知運此爲死罪乎？」童泣曰：「我固知運此當死，然不運亦死，運而死，雖死甘心矣！」韓大異，復問何故？童曰：「我被匪綁，匪索毒品，非此不足活父，父死我何能生？故冒死爲運，竊冀萬一，得父還也。」韓憫其稚年而孝，因曰：「汝孝子，速返家，毒品當代爲運去，以成汝志」。童去後，毒品竟由郵局退回。蓋彼處並無此童，韓乃知被騙，懊悔莫及，然而此幼童亦

狡矣哉！

一日韓微服出，故購毒品，使警士見而拘之，韓賄以十元，不納，益十元，仍被拒，遞增至二百元。警士曰：「汝勿妄想！主席恆微服出，誰敢受賄求死也？」卒曳之入警署，值巡官正晝寢，警士呼之醒，出視見韓，大驚曰：「是主席，汝敢得罪歟？」警士惶悚謝罪。韓曰：「汝能盡職，而廉操守，有功無過，更何謝爲？」又斥巡官曰：「汝身爲巡官，值勤竟睡，怠忽職守，應與警士對調。」於是警士爲巡官，巡官爲警士矣。

聞韓每審案，若先微笑，以右手置腦後，繼過頂，繼齊眉，更下及于鬚，忽以手向左橫掃，呼曰：「斃」。則犯者已被綁而拖出堂外矣。是爲韓居常斃人之暗令云。

近有男子某，因債父仇流落濟南，其未婚妻得耗，竟不遠千里尋之。既晤，某謂：「父仇未報，何以家爲？請解婚約，俾免誤其前途！」詎女堅持舊約，矢死相從。事聞于韓，嘉其男孝女貞！乃出資助之成婚，并各委以相當職務，使享安定生活。茲事曾喧騰于報章，姑叙崖略于此，至男女名姓則隱之。

韓墜于魯省之僧尼道士等，多有不守清規，行爲浪漫者！又以崇信佛法，愛屋及烏，未便施摧挫手段，致招破壞宗教之嫌！於是乃召集全省縉流羽客，開一宗教聯合會，親向說法，冀其言下頓悟，共趨于清靜純正之大道！所幸此輩前因未昧，一致感服，宣誓嗣當恪遵教誡外，并胥鞠躬合十，歡呼韓爲「主席菩薩」云。

宋 哲 元

## 宋 哲 元

一三四

宋哲元字明軒，籍山東之樂陵，賦性弘毅，并具雋才，加以少受嚴格之庭訓故，頗能孜孜學問，爲鄉黨耆宿所稱！會其父湘及，橐筆遠遊，家中事胥由其母任之！時國家方增練新軍，以禦外侮，派員募兵至樂陵；顧地方之薄具資產者，多以充兵爲畏途，而應募寥寥。宋母聞之慨然曰：「充兵衛國，乃國民唯一之義務，今人悉圖苟免，國焉能存？我有二子，不能不使一入伍也！」于是即令宋應募，風聲所播，效者踵起。瀕行，其母復以「爲國家保領土，爲民衆捍災患相助，而以勿擾民，勿害國，勿謀個人權利相誡。」宋均拜誌之。未幾得隸第十六混成旅長馮玉祥部下，馮號稱善治軍，宋以才品受其知，積累功伐，官級漸高。迨馮之國民軍組成，宋復以卓有建樹，獲獨當一路；而歷充師長軍長總指揮及熱河都統等職矣。嗣更膺國民政府之特命，以二十九軍軍長兼察哈爾省府主席。本文武並資之材，當軍民兩劇之任，然宋猶時以無所建設，未能福利民衆爲憾！觀於前歲華北各省主席，暨各軍事領袖至平會議，宋一日在會議席上，慨然謂韓復榘于學忠等曰：「余等實今世罪人，蓋身爲國家官吏，而不能爲民衆增進福利，復時時加重民衆之痛苦，其非罪人而何？」及至上年長城戰罷，宋復回任察省，對於雜軍遍地，日肆擄掠，居民無以聊生，雖日夜設法，擬將雜軍整理，使之就範，奈其多爲烏合而成，不易收拾；因是宋前度赴平，與于學忠韓復榘徐永昌諸氏晤面，談及地方政治，戚然曰：「余前稱余等均是今世罪人；但時至今日，余之慚愧，更有甚於諸公，則以余任察省主席；察全省所屬，不過十五縣，而冀晉魯等省，多有七八十縣至百餘縣者，幅員

廣大，不能治尙可說，若區區十五縣，亦不得法而治，其慚愧爲何如？是則罪人之魁，舍余莫屬矣。」其憂民重職之心，昭然若揭如此！故雜軍中之擾民者，如黃守中李中義等部，悉數調省，懲其渠魁，散其脅從，俾察省人民，減輕苦痛，獲得安謐。或謂宋與韓向方，均馮舊部，馮治軍爲政，極有嘉謨，二人受甄陶久，故所舉措，皆能彷彿之云。

宋父湘及，爲諸生時，赴北京應試秋闈，從直隸名進士潘問樓習舉業，受知于潘極深。時宋方垂髫，隨業師門，以家境清寒，膏火難繼，潘乃游揚湘及之才品于山西閻夢九御史，館其家；閻有妾，姿容艷冶，性情浪漫，嘗夜奔湘及於牖下，私語挑之，湘及嚴拒不納，妾乃怏怏去。其正心誠意之功，蓋亦師承有自也！嗣以潘之同鄉御史某，代樂亭李鵬程謀閹館，佈流言于閻，湘及聞而辭去；然恐曾參殺人，聞者不察，始向同門諸昆仲，剖白顛末，以不愧衮影自矢；有子以布衣崛起，位躋專閫，功著邊疆，非偶然也！潘旋被簡任南寧府，湘及隨任文牘，稍克自給，宋承父師之教養，獲入軍校，亦基于此。前歲湘及逝世，宋于哀文中，縷述父子感受師恩之深；方之現代，競以滅親爲大義，忘恩爲無私之秋，宋氏之未忘本源，蓋亦有足多焉！

潘之後裔，均負文名，長子懋廷，與湘及在同門中，最相契，以循吏卒於贛。季子燕生，童年科第，文名尤噪，歷參吳孚威李英威陳秀峯之幕，當南北政府對峙之際，參贊和局，規劃統一，全國馳譽！諸子侄等，亦多畢業大學，從政從軍，比翼分進；然宋氏帷幄下，不聞有潘氏後裔之周旋，在宋氏未以國家爵祿酬私恩，固未便以之苛責賢者；而潘氏子弟亦未聞挾舊誼以相干請，其高風峻節，尤爲世所罕見而寡倫！均

輓近澆薄卑濁之社會中，所不易多覩也！

一次，宋返籍掃墓，衛隊一排隨往，事前樂陵縣長，曾備行轅，經宋婉辭，仍下榻己宅，衛隊則于村外，支棚憩宿，以便守衛。宋家雖僅薄田數畝，瓦屋數椽；而勤儉度日，老稚怡怡，固足徵其父母齊家有法！而亦可見其家人均能安分樂命也！記者于此因念輓近之世，家庭中每有一人作官，其家屬遂亦感受薰陶，習於驕奢；而勤儉之素風，竟漸消磨以盡！故凡作官之家庭，即不能再回鄉里，度如疇昔之清苦生活，于是在官之日，既不得不事貧財，尤不得不謀固位，而爭競傾軋之極，或竟使政綱敗壞，內亂以起，國遭其禍，民受其殃矣！今宋之官，文至主席，武任軍長，顧其家風未改，猶是清勤！在宋個人，固可進退自如，不至被官所累，在其家庭，亦仍務耕務讀，不至斷喪天真，此洵堪爲居家者之模範，尤洵堪爲作官者居家之模範焉！

宋之戰功，以喜峯口一役，爲足震鑠中外，堪有千古！

宋部所以戰鬪力獨強者，原其平時訓練官兵，至爲嚴格；而待遇上又比較平等。所謂共甘苦，同福禍之用兵格言，宋部確能實行。故養成一種堅苦卓絕之精神，與衛國愛民之心志，一遇作戰，自能指揮如意，克奏膚功也！

迨及最近，宋氏復從中央命令，辭退察哈爾省主席，隱居津寓，奉母以居，安然自得，聞中央將畀以平津重任，蓋亦重其爲人矣！

## 夏斗寅

夏斗寅字靈炳，湖北麻城人，湖北武昌普通學堂畢業。姿貌雄異，性質堅強！少讀書不求甚解，偶為議論，則精闢湛深，壓倒宿學，時賢謂其是班定遠陳同甫之流亞，誠然也！清之季年，外侮蜂起，國家頗有被瓜分豆剖勢；先覺者乃倡革命，以圖救亡；惟兵不在握，各地之舉義，輒歸失敗！夏亦薰陶革命主義，而欲實行者，悟澈此點，遂投第八鎮充新軍，管帶某欽其本文學士，令充司書，而不限以例行瑣務；因是夏益得宣傳革命。

辛亥武昌首義，夏為主動之一，革命之旗既建，被任充民軍第一混成協營長，漢口劉家廟澠口諸戰役，夏恒躬冒矢石，為士卒先，是蓋其卓著助勸之發軔也！癸丑贛甯討袁事敗，鄂軍多被裁；夏以奉令率所部，西赴綏遠剿匪，得保存其軍。迨民九年，援助湘軍，驅逐張敬堯於長沙，克之。十年湘軍援鄂，夏以鄂為直系盤踞，鄂人儼有亡省之痛！爰率部助湘軍，初戰頗利，及師次金口，敵決堤淹軍，乃退湘。湘省匪共之清剿，恒多倚重之，則以其兵雖一團，而質固精卓也！

民十五年，蔣總司令介石自粵誓師北伐，知夏謀勇兼優！令充嚮導，鄂人聞其師將至，莫不歡欣鼓舞，準備內應；以是直系軍氣餒心亂，每戰每北，所藉為軍實補充之陽夏，固首先豎立革命軍之青白旗，而武昌堅城，旋亦被其收復；夏部遂受蔣命擴充成第一師，夏任師長，兼鄂省政委，特別黨委各職，是蓋其貢獻於革命事業，最為偉大之時代也！嗣武漢黨政權，多為共產分子所操，鄂省且幾於赤化。夏乃聯合友軍，

夏 斗 寅

一三八

進攻武昌，會李宗仁等，亦奉中央令西征，鄂省共黨勢力，始悉被剷除。事竣，中央嘉夏維護黨國勛，晉充第十軍長，兼國府軍委。民十七年，改充第二十七軍長，隨蔣總司令北伐，迭戰于沛縣兗州濟南以至天津北平，助黨國完成統一大業。民十九年，討逆之役，復改充第十三軍長，第二十一路總指揮，第四次全代大會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更追隨蔣總司令轉戰於濟南徐州，循隴海路攻克鄭州開封各地，卓奏膚功，爲鄂軍界生色不少焉！

民二十一年，國府任夏爲湖北省政府主席委員，任職以後，躬親庶政，櫛著賢勞！尤以國家治亂，實係於地方官吏之良否？因於縣長任用，注重異常；凡非賢材，挾權要函介以企售者，必擯斥之；并堅決主張由各縣公正士紳，共同推選，呈由省府加以委任。意謂凡推選者，必孚人望，且與地方感情融洽；任之當能不著政績。此項辦法，頗能與民權主義相合，以是鄂省貪污之吏習，竟得以大革！惟不幸承頻年匪禍水災之後，瑣尾流離，嗷嗷待哺之飢黎，觸目皆是；夏惻然於中，除捐積年餘俸外，更力募巨資，以謀救濟，難民賴之存活者極衆！旋創設農民借貸所多處，挪省銀行基金巨萬，以爲農民購耕牛，糴種籽，建築居室，俾免長此飄泊，致久荒其業。論者謂：「近來肯實心利民之官吏，自儒學出身者已屬絕無，茲乃見之於出身軍籍之夏氏，不亦堪爲現代史上之一奇蹟歟？至昔人以『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爲最難，則觀乎夏氏之統軍也，身經百戰，每能以寡勝衆，是其素不畏死可知！其行政也，不惟禁制貪污，抑且捐俸救災，是其從不苟取可知！嗟乎！如夏氏者，可謂獨兼二難矣！」

夏因比年宣勤黨國，以致形神俱瘁，清恙時侵，爲欲長期休養，俾元氣恢宏，更作進一步效忠國家起見；

植花卉，小有亭台，凡綠竹紅蕉，清泉白石，莫不位置適宜，殊饒雅趣！至其室內，則夏鼎商盤，法書名繪，與夫蛇紋之琴，龍泉之劍，鳴咀之鱸等，亦均陳設楚楚，別有風致！夏亦嗜咏詩詞，每際月夕花晨，必柬召三五知友，相與酣酒品茶，劇談大笑，興至更拈題分咏，以寫幽懷，而增樂意！所謂「聊將搏虎屠龍手，試作吟風嘯月人，」夏之近況如斯；蓋已儼然以山林隱逸自處矣！特是時丁喪亂，外侮環生，神州勢將陸沉，軒裔恐作奴虜，挽狂瀾於既倒，是在賢豪！摧暴日於方騰，還賴袍澤！寧容獨樂？蒼生屬望東山！幸為分憂，黎庶爭欽北海！是則論興亡有責之義，夏氏殆不能不重撰猗甲，更握虎符，出作國家與民族之干城已！

夏前至北平，何敬之讌之居仁堂，并請賞毓牡丹，夏攝有花影多幅，題句其上云：「姚黃魏紫闌芳菲，九十韶光願莫違，華北風雲真黯淡，獨憑嬌艷映斜暉」。詩意頗有及時努力，挽救國難之意；然則夏氏殆體裏肉生，熱忱未已耶？聞夏漫遊之餘，成詩百絕，名以「燕郊春遊記」，擬刊行壽世云。

夏以蔣委員長剿匪勤勞，因釀資建中正亭於武昌之東湖，并自撰序銘，誌其緣起。記者以其有關史料，爰附錄于次：

中華民國二十有一年，共匪抗連鷄鼎足之勢，窟山阻湖，首尾掎角，烽火逼武漢省市郊旬數十里而近，於是中央政府赫然震怒，便宜授鉞，五月十八日，我蔣中正遂有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之命，越月，立總司令部於漢，四民相慶更生，將士奔趨用命，公之方略，謂軍事宜偕政治交進，定策以中左右三路出師，



夏 斗 寅

一四〇

環匪境櫛，比而星布，堵剿兼施，水陸並進，始擊破沿境各要隘，繼進拔根據湖山之匪巢，不六閱月，大夥鹿奔兔脫，我軍星夜銳追，及秦蜀之陬猶未止，而殘破之地，選簡專員，休養生息之政，乘時迅作，蓋自十五年以降，豫南鄂東皖西重巒邃谷之鄉，漢水南北，瀕湖瀕之巨藪，江南沙羨下雋之片隅，蹂躪搏噬，骸莽血川，村鄉邱墟，流亡滿地，至是重睹天日，招長逝之魂，甦垂絕之命，地方二千里，民戶盈千百萬，斯人得有安枕之一日，公即盛德裕度，舉長駕遠馭之略，與發軔指示之功，卻而弗居，而長淮之南，江漢東西，芸芸橫目，謳歌尸祝，可一日忘哉，求之史冊，南紀用兵，劉宏以兩路軍破義陽蠻，沈慶之以八鐵俱進，破沔北山賊，唐合八節度討山南叛藩，明以五路兵俘荆襄羣盜，未嘗不取勝勢於一時，誠未有如今日犁庭掃穴，出斯民於水火而衽席之，如此其盛也。良以此次假幟赤化，縱禍慘酷，剿絕天常，罄竹無能狀其毒螫，其梟乃曠古所無，其績亦遂非往昔所能儷，蓋以至仁伐至暴，其徵如此，而此六閱月中，奪壘之功，安定設施之政，別以悼史紀述，喧諸億口，無取重列，獨此民不能忘之隱，匪詔金石，曷罄懷思，斗寅不敏，幸得陪公軍麾，睹不世之謨烈，而湖北民衆，僉與踴躍醴資。勒石壘東湖從而亭之，冠以鴻名，永貽禳葉，禮也，於是斗寅忝領袖此方，再越歲矣。謹爲銘曰：「大別崇顛，曰三省瑯，類淮睨漢，大江南抱，隳輪窳麓，波蕩江湖，磨牙吮血，日殺不辜，痛纏骨髓，慘禍奇冤，地軸兀臬，天日爲昏，於鑠蔣公，福星西指，一怒安民，萬姓沒齒，豫南受祉，皖西又安，蝨蟲鄂衆，攢簇喜歡，春夏號陶，秋冬舞蹈，巷祝衢歌，罔知所報，東湖之濬，闔澤四流，伐石表績，一亭壓洲，大名諸葛，萬歲千秋。」

## 徐源泉

徐名源泉字克成，鄂之黃崗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少讀書有大志，閭里耆碩，已成驚其非池中物！嗣鑒清政日非，國家幾有瓜分豆剖之危險！乃投筆從戎，冀圖聯結同志，實行革命！辛亥武昌首義，徐亦預有力；惟時限于職位卑微，故無藉藉之名。嗣鄂軍爲袁項城所忌，悉令退伍；有志之士，遂不得不走他省以謀出路。徐因友人介紹，入魯任軍官，品端才鉅，迭著助勞！乃雲程直上，逐漸升充軍師長等重職。民十五年，黨軍北伐，徐以革命救國，本屬素志；而三民主義，尤生平所服膺！乃首先表示合作。蔣總司令介石亦深器其爲人！遂畀以第十軍長兼四十八師長等職。十九年之役，更受任第十六路總指揮，與樊鍾秀，任應岐等部，激戰於平漢路中段，雷轟電掃，丕奏膚功！亂平，中央復特任以湖北清鄉剿共督辦，俾專力於鄂省匪共之清剿；蓋鄂省共匪因得第三國際之物質接濟，於沔陽監利兩縣屬洪湖內，設蘇維埃省政府，作造亂之策源地；加以各縣共匪積極活動，流氓散兵，固多乘機歸附；即青年學子，農工民衆，亦多爲其誘惑，傾向赤化。故伊時全鄂七十縣中，共匪擾踞區域，已逾三分之二，洵屬非常之危機也！徐受任後，督率所部，不問嚴寒盛夏，奔馳於匪窟之中，血飛肉搏，氣不稍餒！所部糧餉時有不給，醫藥每感困難，征役過久，衣履亦悉敝穿，艱苦萬狀，非人所堪！而徐一下作戰命令，士卒雖枵腹負創，亦莫不奮起從之，無怨言，無難色；則由其夙能甘苦與共，患難相援，將士心悅誠服，故遂能忘却當前之楚痛也！如是者三載，終將沿江之公安、石首、監利、沔陽、漢陽、潛江、天門等縣，次第克復；其最偉大，最艱辛之一

## 徐 源 泉

一四二

役，仍爲克復號稱天險，共匪根據地，蘇維埃省政府所在之洪湖；蓋是湖周數百里，湖水或深或淺，舟行不易；而更黃茅白草，彌望皆是，曲港荒洲，異常繁複，數十年來，盜匪倚爲巢穴，徧設防禦，故官軍從未能加以肅清；至徐氏乃利用漁民嚮導，募集扁舟百隻，躬率健兒一營，微服輕裝，取漸進策略，從事偵謀，及得共匪總巢所在，然後出其不意，重兵圍捕；雖能擒斬渠匪，剷除餘孽，實已耗盡心力！鄂省政府感徐之勞苦功高，因擬更易洪湖之名曰「克成湖」，藉彰其勛！惟徐猶以剿匪本軍人天職，力請取銷是議云！現徐以川湘鄂邊區剿匪總司令駐節沙市，三省邊陲之民，莫不謳頌其廉公有威，軍律嚴整！迹其所行，良有以也！民二十年夏秋之交，長江水溢，武漢同時被災，徐乃集合官商各界，於未淹地點，加築堤防，免其再淹；已淹地點，急籌排泄，期水速消；更廣募款項，購備食糧藥物，建設蕭棚茅屋，以救濟安置災民；及至各處水退，復行資遣回籍，俾自謀生；辦理妥善而迅捷，災民賴之生活者，殆不下百數十萬人；其事固不盡爲徐氏之功德；然徐氏之功德，實堪首屈一指！

徐治軍於信賞，必罰，勤訓練，嚴紀綱以外，更將吸紙烟、飲酒、宿娼、坐人力車等行爲，懸爲厲禁；而其軍隊到處，尤能助地方修築道路，敷設橋樑，助農人耕耘田地，收穫食糧，故頗得民衆愛戴，誠能做到武力爲民衆武力之地位焉！

徐邇年更鑒於教育爲立國之本，爰躬辦一完全小學於其黃岡故鄉（倉子埠），規模宏偉，設備周齊！現已有學生數百人，其經費由徐獨任之。徐每次假歸，必躬往校中視察一切，故所獲成績，優於官立多多！尤足貴者，該校師生以感於徐氏之人格與言論，故悉能崇重道德，諳習禮儀，凡衣食住等，亦莫不務求潔樸，

深戒奢華，頗暗合於近日所謂「新生活」條件云。

徐治戎之暇，更致力於吟咏，臨江橫槊，對月飛觴，蓋彬彬然有儒將風概焉！詩有專集不具錄。嘗見其所撰故里文武各廟楹聯，不惟對仗工穩，抑且命意高超！而切地域，符身分，向他處移轉不得，他人亦移用不得！茲值國家復興崇儒道暨修祀關岳，特錄之以見其識量閎偉，不失先機！并文藝亦可因窺一斑也！

文廟聯

大道直經天。聽入耳絃歌。也許武湖成泗水。  
斯文將墜地。縱擐躬甲冑。敢因戎事廢儒功。

武廟聯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威震華夏。氣懾權奸。忠義迥無儔。大力克綿炎漢祚。  
生民來未若夫子也。天上日星。地下河嶽。師承欣有自。英靈應撼武湖潮。

魁星閣聯

數過去許多清才。賢如陽谷，詩如茶邨。學如宰亭。忠如家祿。繼往以開來。端賴文光臨紫極。  
留此處無須淨土。東望夏口。西望武昌。近望青山。遠望赤壁。地靈始人傑。再憑彩筆點朱衣。  
徐有母，年將七旬，猶健康能理家政！至徐之效忠黨國，宏建勛勞，儼然爲今日軍界泰斗者，多由乃母訓迪之嚴所致！聞某年徐從戎北方，沈淪下位，鬱鬱不得志，因欲棄職返鄂，別謀發展，寄書於母取進止！其母覆書勉之曰：「軍以捍衛國家爲天職，但求能裨益國家，個人職位，何可計較？且果努力從事，自能

徐 源 泉

程 汝 懷

一四四

受知長官，更何必見異思遷耶？」徐得書，乃安心戎務，以有今日，前歲徐爲表示孝思起見，綵觸上壽，吾友寄鷓鴣詩云：

荻筆依庭訓，將軍展孝思，一聲笳鼓競，千里簡書馳，奉檄承歡笑，縫衣念別離，叮嚀歸漢日，慷慨罵曹時，梅驛新傳捷，桃筵正舉卮，河山看并壽，四海沐仁慈。

程 汝 懷

嗟夫！我國家近來遭遇一奇痛驚險之劫運，詎非假藉共產主義，欺騙一般民衆，而實行姦盜邪淫，徒爲己利之赤匪也乎？因赤匪之肆虐，遂致外侮紛乘，無力可抗，而土地喪失極多！故我當軸詳思審計，知欲挽回國家劫運，非安內即無以攘外，故對赤匪，必須嚴剿痛剷，務盡根株方可。而黃安程汝懷氏，即爲担負此項使命，——肅清黃安赤匪，解救民衆劫運之一人！

程字仲蘇，籍隸黃安，少有大志，倜儻不羈，與人談常有獨到處，令人聽之忘倦！清末肄業縣高等小學，考升文普通中學，旋以國是日非，慨然投筆從戎，矢志革命；迨清廷遜位，復圖深造，由陸軍預備學校，升入保定軍官學校，復升陸軍大學，精研學術，始終不懈！畢業後，供湖北第二師參謀營長團長等職，與士卒同甘苦，無不誓以死報。江浙之役，摧堅搗銳，卒以少勝衆，是其明証！民十五北伐軍抵漢口，擢升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旅長，旋奉命掩護江北岸，鏖戰二月，竟以一旅之衆，牽制敵人數師之兵力，使我主力軍作戰江西，無側面之顧慮，厥功甚偉！民十六充湖北省防軍第一師師長，清黨北伐，靡役不從，旋調第

十九軍副軍長，民十七縮編改爲五十五師師長，並奉軍事委員會派充鄂西編遣專員，復調高級參謀，湖北省政府委員，總司令部黨政視察專員。是時黃安淪爲匪窟，閱五六年，程愨然憂之！力圖援救，適三省剿匪總部，有分行政區，設專署之議，程遂出任第四區專員兼保安司令，駐節黃安，實行清剿，不及兩年，匪患漸次削平，猶復鎮日步行，至各地演講，喚醒民衆，從未偷閒片刻，其愛國愛民之心，數十年如一日，熱忱毅力，實爲人所難及！且服官甘載，兩袖清風，所得俸給，隨以周濟親朋之無告者，仁厚清廉，尤多足述！至于近年招集流亡，組織民衆，提倡教育，興復農村諸大端，俱有成績可考！而去歲秋旱，尤能積極救濟，使劫後餘黎，得以減免飢饉痛苦，則功德在民，故至今猶口碑嘖嘖也。茲節錄其個人施政經驗及救災意見如次：

「鄂東之匪，爲全鄂最凶悍者，蔓延于豫皖邊區，實爲國家腹心之患！蔣委員長以救國之道，攘外必先安內，安內以七分政治力量，三分軍事力量，爲標本兼治之原則；余至四區三年，所有工作，皆遵此原則辦理，現提出數點，以供討論！第一，講求自衛，可分爲（甲）組織民衆。（乙）整理民團。（丙）修築碉堡。而組織民衆，則須編查戶口保甲，遴選具有常識者爲保甲長，與籌措經費實爲要務！保甲長得人，能發揮其力量，則匪氛自無由侵入矣。民團包括義勇隊保安隊兩種，保安隊素質不良，故須極力改革，加以訓練，使與軍隊具有同等力量。至義勇隊係就壯丁組成，雖器械不精，訓練欠嚴，然用之偵諜匪情，担任守衛，亦有極大效驗。碉堡之修築，四區約數百座，在防禦上極具威力，且軍隊或民團，可利用碉堡防剿匪類，而匪類則不能利用之，以戰軍隊或民團，蓋匪類利在活動戰也。第二，興復農村。可分爲（甲）借貸，（乙）廣

種。(丙)土地登記。因農村被匪破壞，生產資源已盡，非借貸以金錢，種籽，牛隻，耕具，不可。廣種又分(A)下種之規定；因農村資力欠缺，故令分批下種，以資救濟。(B)土地臨時處理，因為產主逃外，田地多荒，故凡有力者，即可分田與種，產主如在收穫前歸，則酌分與稻，收穫後歸，則不分給之；總使田地不荒為主旨。(C)助耕；人民無力耕種者，則令保安團隊，協助其耕，而不許受酬。(D)征工與牛，及農具，因新收復區，一切生產力俱無，故向較平安之區，征人征牛及農具，恐其不從，而諭以人類互助之義務，使知助之耕種，可免回歸于盡。土地登記；此法為有田地而契約遺失者，令其報告登記，以保產權，且較清丈為少流弊而易于收功。登記後，總部更定有土地有業主則計口授佃，無業主則計口授田兩法。實為良美可行。第三提倡教育。因赤匪全恃教育，麻醉人心，故凡收復區域，亦須注重教育，方能挽回人心。教育方式有二：一學校教育，二社會教育，余于社會教育，尤為注重，嘗集合保甲長及民衆，將赤匪罪惡及與民衆有關之事，分條講授，然後提出質問；故保甲長與民衆均能增益常識，對余之施政，表同情也。第四修築道路。此事之成功，全在官吏能與民衆合作，獲其信仰，蓋無論何種力量，均不及民衆力量之大也！第五移民。凡收復之匪區，為澈底澄清計，將其民衆用武力移出，而將會受組織訓練之民衆移入，所移出之形兇性劣者，則或收院感化，授以相當技能。出院後，更予以資本，農具，俾謀生活；其未出院者，用之作工代賑，如築道路修碉堡；其老弱者，則設所養濟；少年則令半工半讀。

以上為剿匪善後諸事項之大概；至於救災，不外急賑，農賑，工賑，以及辦平糶；然而均須金錢，據余意旱災既成，首宜注重生產，次方言賑，否則非根本辦法。因此嘗躬在鄉間，召集露天會議，規定合作『車

水辦法，『以保爲單位，將保內壯丁，編爲車水隊，每甲出車一乘或二乘，每車配六人，飲食自備，其工作成績，由保長逐日登記，稻收穫時，則令田主提成酬勞；故車水隊尙踴躍！結果沿河救得田約六千頃，收稻十四五萬石，值洋五十萬元。嗣念車水固能灌救禾苗，然距河遠之田，仍須辦理農賑，乃購蕎麥羅卜白菜馬鈴薯等，發給農民，俾其播種，後來亦頗得其力。更言工賑，工賑則款不虛糜，可謂至佳之法！又以災區缺米，余遂購米多石，運歸以爲作工代價，故農民無不歡迎。同時又令各縣辦理平糶，于是中產階級之人，亦有米可買，不致流離四方矣。惟災情太重之地，仍不得不行急賑，有人主張辦理粥廠，代施急賑者。余意其弊甚大；一集多數人于一地，容易養成惰性。二人數過多，不易講求清潔，恐生疫病。三不易維持秩序。四柴米濫爲消耗之處多。五災民易聚而難散；故辦賑以施粥爲下策。不如直接發米，爲利較多也。』（此僅略取其意，遺漏在所不免附言誌歉）。

赤匪陷黃安城數次，盤踞其附近山中數載，姦殺焚掠之慘，固爲赤匪慣行，不僅黃安爲然，黃安特其尤焉！茲姑述記者所知，以誌創痕。——赤匪新加入者，必須有驚人工作，以示信仰堅定！有趙四五其人，惑于共產謬說，蚤緣入黨，首殺其母，挈母頭擬赴僞黨部報告，其兄三五見之驚怒，乃并殺之。僞黨部猶以爲未足，四五遂復殺其妹夫，而逼其妹嫁于病丐，妹不從，投井亦死。程瑞林富而好義，其族弟儒堂，父死貧不能葬，瑞林以族誼既營葬其父，復憫其無妻，出金爲之娶，更予以田房俾生活。赤匪得勢後，儒堂竟首告瑞林爲土劣，導赤匪往捕戮，瑞林聞風遁，儒堂乃手刃其兄嫂弟姪等多人；其姪方五齡，見儒堂猶暱聲呼「伯伯」，而儒堂卒戮之。陳某老無子，禱于佛，得子名佛賜，顧復鞠育，劬勞異常！及佛賜入赤黨



，則欲殺陳，陳踰垣擬遁，爲佛賜擊墮。陳跪啼乞命，卒無效！周姓婦年二十，夫被赤匪殺死，匪復逼婦嫁乃叔，乃叔佯允與婚，陰縱之逃宋埠戚家，己則自縊死。縣之仙居區，民衆憤赤惡毒，因揭討赤之幟，不幸終敗，未及遁者約千人，被搜得驅至紫雲區，行時以粗鉛絲貫於肩胛骨，使成行列，行稍緩，則擊以棍，既至悉坑殺之。葉姓爲黃安書香世族，有婦守節撫孤，孤成立，復爲娶妻，不幸孤又早歿，其妻才賢而美，亦願效姑嫜守節撫孤；赤匪至，知將不免辱，乃投繯竟死，詎竟爲匪解下，逼其嫁一工人？并謂不從，則殺其子。於是全孤則失節，全節則絕嗣，兩害相權，乃願全孤；惟不數日，鬱痛仍死，其子現由乃姑代撫，亦將成立矣。楊某子志道，以入赤黨，遭軍隊捕殺；而其父母，則仍被匪殺，其婦爲匪逼污後，復令嫁一病丐。縣城失守時，屍骸滿衢巷，赤匪乃勒令農工，負而瘞於巨坑中。亦有被殺未死者，仍瘞之。城內八卦井，深廣數丈，民衆懼其蹂踐，投死其中幾滿，一肥碩漢，投井不得下，見匪至，乃觸井木檻，裂腦死。西門外爲刑場，匪每殺人，恆千百成伍，始用刀斧，繼則用石砸腦，腦碎漿飛，匪則撫掌狂笑！犬鴉與鷹，皆知以人爲糧，犬且變柔馴性爲兇獍，逐人而食，赤匪漸亦畏之，莫敢徒手獨行。郊外尤有野豬，食人無論生死，匪亦畏之，一婦遭匪逐，匿野豬穴中，豬竟讓出，匪望見遁去，此婦遂克至麻城而免。赤匪內部，派別分歧，有改組派，第三黨，愛比團，兄弟會，鐵血團等名目，恆互相殘殺，凡舊時要人，多不得其死，故頗成恐慌局勢！沙平會有王某，開會時，人謂其父爲土劣，詢王如何！王曰：「殺之。」孰殺之？王又自承。逮其父至會，王令向外跪而殺之，他匪謂王無殺父誠意，復殺王，并及其子妻，赤會曹學愷被殺時，高呼無罪，匪謂其嘗讀書，乃知識分子，故卒殺之。赤區經封鎖後，匪即陷于苦窳，至

油鹽皆絕，米穀亦極缺乏；一婦家有穀二斗，晝不敢舂，至夜僅以白搗之，營營竟夜，得米杯許。赤區號稱夜不閉戶，途不拾遺，蓋人家門窗，悉被作燃料，途間無遺可拾耳；馴致赤委要人，衣敝多虱，疔瘡如丐，其間困苦，亦云極矣！海陸豐有人頭會，黃安則有剝皮會，可謂慘毒相同！一美婦因拒姦，曾被剝皮，匪之觀者且大笑，謂可製美人標本云。匪中有「不滿意」三字，為最可怕之名詞，一遭誣指，即難免死；故說者謂其較「莫須有」三字，尤為不祥也！匪對處女私生子，極為獎勵；蓋以其能實行打破禮教，戀愛自由；但婦人有難產者，則必殺之，一匪因其妻難產，不忍殺，竟被赤脅殺之。兵丁被匪擄得者，每盛宴款之，然後縱二三人歸，俾代宣傳，其餘則送後方休息，——即坑殺也。李姓婦病臥碾屋中，其兒方五歲，為之乞食以養；匪見謂其不應孝，遂殺之。匪最初之口號為「殺盡自耕農。」其田產則令歸傭工管理，婦女亦任傭工佔有；未幾又謂傭工昔為土劣鷹犬，今復為其護符，故亦殺之。——總之黃安赤匪之惡毒，雖不能謂超過贛閩粵川各地，然亦可謂應有盡有，具體而微也！程既蕩平故里，奠安子黎，遂復躬率人役，四出檢拾叢殘之白骨，聚而瘞之，上築磚亭以鎮，更伐石為文，藉資紀念！吾友愧初生，曾從戎蒞黃安觀塔有感為賦長律一首云：蠢爾紅巾賊，傷哉白骨亭，厲階猶復梗，浩劫已頻經，國步輕常道，民瘼淡上庭，誰為千載計，安得萬方寧，變亂非無象，消弭應未形，抽閒訪疾苦，結隊出交荊，落葉蕭蕭下，行人惻惻聽，且從登嶺去，豈為看雲停，城勢沈于釜，山形繞似屏，長河壅砂礫，小道滯輜駟，敵果成圍局，勢將若建瓴，且難援驥足，豈易剪雕翎，晚計方修堡，孤防庶有扃，毒初追蛇蝎，厄又罹蝗螟，菜色秋專野，鴻聲暮叩溟，不堪對寥闊，何以慰飄零，所仗拚羣力，相期喚衆醒，風雲掃積晦，草木滌餘腥，能作

## 徐庭瑤

一五〇

萬家佛，應看一將星，儒冠敢自賤，文華覺猶靈，報國心同赤，圖功鬢尚青，江山長寂寂，書劍共惺惺，吟罷收殘涕，春回待疾靈。

## 徐庭瑤

徐庭瑤字月祥，皖之無爲人，現年四十七歲。生而歧嶷，束髮受書，爲文輒獨闢蹊徑，不同凡響！少時服膺「士不可不弘毅」之古訓，而以行仁與致遠爲任，鄉之名宿，莫不欽其抱負不凡，詎爲後來之雋！畢業蕪湖皖江中學後，鑒於國勢衰頹，外侮紛至，非投筆從戎企圖軍備精強，不足保持國家權土，防禦列強瓜分。遂考入保定軍官學校肄業，在校對軍事學術，究極研精，恆夜以繼日，故同學均佩其勤奮，樂與締交！畢業後獻身軍旅，以治兵剿匪，卓著勳勤，深得上峯之器賞！於是由尉而校，而將，雲程直上，巍然黨國干城！徐以思想新穎，志趣宏偉故，接受國民黨之三民主義甚夙；且其從軍，本圖救國，而當今救國之道，又惟實行三民主義，有其能力。用是務期所部黨化，俾共謀革命工作之完成！故於平時即本斯信念，訓練部下官兵；其部下之官兵，亦均仰體斯旨，積極革命精神之鍛鍊。因而其軍中朝氣蓬勃，具所謂紀律如鋼，情感如火，親愛如膠漆，精誠如金石之徵象！無怪戰時能好整以暇，勇往無前，視擊強敵，猶摧枯拉朽；而從未膚撓目逃，予敵軍以蹈罅抵隙之機，則皆徐居恆之言行，有以模範之也！

綜其戰績；如民國十三年，滇桂軍閥踞粵省財政，企圖叛黨稱兵；徐追隨蔣總司令介石，苦鬪數月，而將其悉數解決。民國十五年，閩督周蔭人，受孫傳芳命，傾師東犯，企圖佔領潮梅，以進窺廣州；蓋潮梅

爲粵東門戶，一有動搖，不惟革命軍之聯絡，難免被其切斷；即國民政府所在地之廣州，亦將陷于危殆！徐時充革命軍第一軍第八團團長，奉命率部禦之。惟伊時敵軍約五萬餘，革命軍防東江者，僅六七千，衆寡懸殊，頗難操其勝算；若取守勢，尤慮地廣兵單，縱以兵質較優，敵軍不易遽逞；然曠日持久，終老我師，亦良非計之得。因獻策上峰，願本犧牲素旨，擔任攻擊前鋒，向閩境挺進；獲請後，星夜行軍，極爲迅速！迨至永定境，距周之大本營，已僅十餘里，與周部一師遇，周師幾疑飛將軍自天下，倉皇接戰，既數小時，以徐躬先士卒，所部肉搏衝鋒，噓殺聲震天地！敵軍竟不支而潰。是役俘獲人槍甚夥，徐於俘虜悉資送俾返家；以是敵軍亦多稱其仁！戰鬪之心，因而頓渙。會各友軍踵至，更合攻周之大本營，周雖悉銳頑抗，願革命軍莫不以一當十，激戰一晝夜，卒將周部完全擊破；周本人落荒而逃，僅以身免，永定即告克復。未幾周部殘餘三萬，聞風喪胆，悉被解決；而全閩因亦大定，革命軍之基礎，至是遂愈臻鞏固！蔣總司令介石自粵誓師北伐，會師武漢，遂孫傳芳軍於贛寧，徐則無役不從；而其戰功，最足彪炳當時者，厥爲十六年沿津浦路北伐，軍臨淮之役；蓋孫傳芳部七師三混成旅之衆，更得奉魯軍爲後援，大舉反攻。徐僅有第二師一師，奉命必守臨淮，勿許稍却；顧既獨當強敵，亦祇有激勵士兵，竭力應戰，交綏後迭進迭退，十盪十決，至四晝夜之久；其間佈以疑兵，加以奇襲，始將孫軍擊潰，臨淮賴以保全！更進而將蚌埠克復！是役實爲雙方存亡之關鍵，故蔣氏既聞捷報，極嘆賞徐之謀勇，而對其所部，亦矜獎有加！徐庭瑤三字，大噪于江浦南北，至于婦孺咸知矣！

十七年再度北伐，徐率師轉戰抵濟南，值五三慘案，徐奉命周旋，乃轉入停戰交涉之一途；此固由蔣氏預

定大計，要亦由徐能相機應付也！

十九年之役，徐率第一師由隴海路進擊，屢撲猛厲，致身負重創多處，仍強措不退。僚屬有以稍憚俾軍醫療治請！徐怒斥之。二十一年，奉中央政府命令，駐防蚌埠，時赤匪悍酋鄺繼勛等，建立蘇維埃政府於皖屬英霍各縣，四出攻掠，鄂豫邊區赤匪應之，致匪氛猖獗，民不聊生，莠民更趁機歸附，駸駸乎有赤化三省之趨勢！中央恐其滋蔓難圖，令徐往剿。鄺匪夙號饒桀能戰，得耗，親督紅軍，佈防霍邱以禦。徐軍前鋒與戰，頗感不利，繼徐自督大部馳至，極力衝擊，幾于肉搏，又約五六時之久，乃陣斃赤軍師旅團長多人，暨匪衆五千餘，赤匪負重傷泗水遁去，遂將霍邱收復。旋更追剿殘匪，掃盪赤區，劫餘民衆，始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出水火而登衽席，漸至樂業寧居，獲有生趣！鄺匪因主力喪失，乃改竄鄂西，別謀發展。鄂豫皖邊區剩匪，亦採化整爲零法，竄匿叢山邃谷中，苟延殘喘，非徐肯犧牲而精戰術，曷克臻茲？

徐軍既入霍邱，駐屯其間，憫地方之殘破，傷民衆之顛連！於是首行招集流亡，加以撫慰；一面代請政府免賦，紳商募賑；一面令組團防，助築碉堡，發展交通，清查戶口；凡其地方公益，無不爲興，公害無不爲革，務使民衆自衛力充，生計饒足，不致再爲赤匪所乘，尤不致再受赤匪煽惑；所謂保民養民，一勞永逸是也。霍邱既著成效，因連帶思及，如能推行于八皖，則至少可使皖省永免赤禍；爰乃不避越俎代庖之嫌，向皖省政府，商請取銷苛雜稅捐，提倡保養要政，如鹽斤關係民食，宜豁免其附加，特稅烟苗捐，有害民生，宜即罷征施禁；果也實行之後，解除皖人痛苦不少；故迄今皖人猶感誦其威惠不置云！

民二十二年春，政府以徐勞苦功高，宜膺懋賞，藉勵戎行！遂晉升其職爲第十七軍軍長。長城戰役，徐亦

與焉。

徐質性忠誠，才華敏贍，居恒簡默如不能言者，遇大事，決不疑，則又議論颯發，悉中肯綮！對飲食起居，素不經意；而軍務雖瑣，亦不稍忽。部下有餉微不足養親時，必割俸相贈；惟苟違軍風紀律，或有殃民負國之行，又必決置諸法不稍貸。以是其部下無不畏威懷德，願為效命！每值大戰爭，尤必挺身前綫，雖硝煙彈雨，籠蔽左右，從不為之懼；然亦屢遭險危，終賴其沉着處之，而告無事。說者謂：「徐本福將，堪與乃祖明中山王之身經百戰，未受微創繼美！」實其然歟？生平無他嗜好，惟法孫總理革命不忘讀書之說，暇恆手執一篇，以事揣摩；故其最近於兼保定行營主任時，猶復遠遊歐美，研考軍事學術，冀於應付第二次世界大戰，用以挽救中國之危機，而征服強敵，為民族復仇雪恥！至於工詩詞，善書畫，名將兼有名士風趣，則尤其餘事也！所著書籍之有關軍用者，有實戰指揮研究案，術科教育草案之研究，青年軍人修養法，統兵經驗談等多種，內容頗稱精到！現代我國之軍人，誠能圭臬視之，則於治兵作戰，當獲益匪渺！皖省山川靈秀，風俗猶淳！鍾毓所臻，奇傑間出！以勛業文章焜耀史策者，累代不乏其人！如清季之李肅毅，現存之段芝泉均是。徐今異軍突起，測其前途，將不徒媲美二老，或竟後來居上，亦未可知？記者姑請握管以覘厥後！

## 何柱國

何柱國以字行，籍粵西之容縣，幼失怙恃，賴伯母李撫育成立；故子李之喪，亦哀毀幾滅性！少長，與同

何柱國

## 何 柱 國

一五四

里浙省政府主席黃季寬，同肄業保陽軍校；旋以官費考入東瀛士官學校。民八，卒業返國。復任保陽軍校騎兵教官，學術優裕，教授有方，時已蜚聲於軍界！嗣受知皖督姜超六氏，充其主任參謀。姜歿，東北陸軍三四面軍團部調之充參議與團旅師長，參加各戰役，恒能出奇制勝，迭奏膚功，謀勇兼備之名，著于大河南北！民十九，何任獨立第九旅長兼臨永警備司令，值巨匪小白龍，爲患遷安遵化各縣間，憑恃山險，勢極披猖！熱軍及民團攔其鋒者，多潰敗；而營長趙某等且死焉！何於是躬督兵千餘剿之；蓋以孽龍形勢將成，不亟屠，則變化飛騰，或竟不可復制？屢戰於都山之麓，初頗棘手，嗣授奇計所部劉營，俾仿鄧艾縫渡陰平嶺法，繞襲龍窟，龍黨以飛將軍自天降而驚潰；劉營則掃穴犁庭，斬俘無算，龍僅以身免。捷聞，何進級中將，俾移鎮榆關；蓋當道以北門鎖鑰畀之也！

榆關負山面海，夙稱奇險，故有天下第一關之稱，二十二年，何于榆關之役，爲國犧牲甚大，營長安德馨，且以身殉。

廿三年春夏之交，何部奉令南移，駐防鄂東宋埠一帶，担任清剿鄂豫邊區之赤匪偽廿五廿八兩軍，前鋒作追擊戰數次，斬俘甚衆，赤燄大熾！嗣均潰竄窮山中，何乃採行嚴密封鎖法，殘赤殄滅，概如所期！一日何更以「苦幹」之義，勗勵所部略云：「現軍餉僅發六成，官兵每難敷用；而我國中級官之月餉，較歐美士兵，且猶不及，同是軍人，似乎我國待遇菲薄。歐美待遇優厚；但歐美國家何等富足？我國國家，何等貧乏？以貧乏之我國，尙能有此待遇，已詢不易！故我曹軍人，仍須爲國家苦幹，以爲報酬！況歐美國家所以富足，何莫非其軍人努力，爲之開拓殖民地所致，今我曹欲享優厚待遇，亦必先求我國家之富足；

而求富足之道，最上須努力於拓地殖民，其次亦須將失土收復乃能；所謂「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是也。更試觀之民衆，對國家所負捐稅，可爲奇重；然頗多地方，雖欲求安居樂業，亦不可得，有義務而無權利；而一方且須爲本身生活苦幹，較諸我曹軍人，寧非又遜一籌？則我曹軍人，處茲國難嚴重之際，更安可不埋頭苦幹乎？至我個人，誓當以身許國，無論何時？均願苦幹；今爲一軍之長，固然不辭苦幹，即一旦歸田，仍當不辭苦幹；蓋我國既屈存亡關頭，惟全國一致苦幹，或能獲得生存，免却亡滅。否則國家前途，固屬弗堪設想！即我曹軍人，伊時求如此之微薄待遇，亦安能得？」

何更嘗以「三信心」自勉，並勉所部。三信心云者，即對上峰須「信仰」，對部下須「信任」，對自己須「自信」。自信之道。在效忠黨國，愛護民衆，恪守紀律，服從命令；以此，頗能使部下感而化之，致其軍閥結異常！無論平時戰時，均具有一種堅強不撓之精神；而絕鮮不良行爲，與偷惰現象焉！

最近何自廬山聽訓返防，以極端欽服蔣委員長之宏才碩德，治事精神！故思想行爲，均受影響；而益趨積極。如每日晨昏行升降國旗典禮，必躬臨演講，講題多屬新生活運動綱目，或軍人修養術，治兵剿匪諸經驗；其解釋禮義廉恥，親愛精誠之旨，至爲詳明！而復歸納之于信勇仁智四德。如謂：「禮義所以致信，廉恥所以致勇，親愛所以致仁，精誠所以致智」等語。均能扼其要義，抉其精髓！又謂：「前人多以仁信智勇嚴，爲軍人之五德；今舉其四德，獨遺一嚴者；則以必爲將帥，始兼用嚴，若普通軍人，四德即可；蓋普通軍人而亦兼嚴，其嚴將何所施？恐不免施諸民衆矣。是烏乎可？今爲普通軍人說法，故僅舉四德，而不及於嚴也。」此論揮宣盡致，精闢無倫！說者謂：「何本爲國軍中不可多得之優秀人材，於學無所不



何 柱 國

一五六

窺，固不僅能軍事；張漢卿識拔之於碌碌群衆中，任之爲將帥，九一八後，以孤軍守不可守之榆關，竭力殫精，雖卒不免失陷；然能血戰三晝夜，一洗東北軍不抵抗之恥辱；而俾張之聲譽，藉以稍復，亦可謂善報知遇之雅矣！頃復受蔣介石之薰陶，遂下大決心，堅強個人信念，努力向復興國家之途邁進；尤能炯知蔣爲今日中國最適宜之領袖，而極端加以信仰！則安內攘外，果告成功，將來附驥尾而名益彰，如彭雪琴之於曾滌生，程學啟之於李少荃，可斷言也！——知何者聞之，許爲確論！

何之爲人，內精敏而外寬弘，注重情感，尤能慷慨于財；故友好有需，無不應者。對部屬雖嚴繩以法，顧犯苟不關宏愾，亦恆能曲宥，而弗令其難堪。或婚喪遠歸，必資濟勿吝。又東北軍官，性多剛燥而染有惡癖；何近以厲行新生活故，既力矯其言行，復痛革其嗜好，務俾即于和平振奮之途；蓋所部長威懷惠久，故威能由信仰而生服從也！現各軍官，多懷思故鄉，于每日晨昏，必集合操場，高呼口號，以資警惕！實則何部山海關一戰，已大顯威力，當時國人，至以十九路軍比之！故捐金慰勞者，約達二十萬元，其他物品稱是，意亦無非欲其軍能作殊死戰耳；何生平於古名將中，尤景慕岳忠武，其治軍作戰，報國修身，無不奉之爲模範，而文武兼資，又復彌似！記其榆關變後，詠如此江山詞一闋，足與忠武之滿江紅詞媲美！錄之，以見儒將風流之一斑云！

如此江山

名關早與疆胡共，忍說金湯能恃；東海揚塵，北門脫鑰，塞上孤軍如寄；男兒死耳！據一角礮樓，與城俱碎；流血三朝，田橫五百壯堪擬！雷池難越虜騎詫，燕雲十六，席捲無計；龍塞傳烽，長城應戰，漫笑當

車螳臂，蝟螬猶沸，趁寇盜如麻，快刀芟刈，收拾河山，健兒同奮起！

二十二年四月，我長城各口均陷，軍事當局以前線諸軍之側背，多受敵方威脅，遂令撤退，而由何軍爲殿。○何悲憤之餘，感賦一律曰：

榆關喋血餘陳痛，殿馬灤河死敵難！經歲苦心空戍壘，失援鄰國孰纓冠！十年生聚籌邊晚，萬骨叢殘落照寒，一篲洪流嗟已潰，赤眉獸鬪力猶搏。

## 王奇峰

王奇峰字峙亭，遼寧康平人，現年三十八，賦性聰強而敦篤！少慕霍去病，班仲升之行，故卒業法庫中學後，即投筆從戎，期爲國家樹勛邊塞外，以陸軍軍官候補生，分發近畿陸軍二師騎二團實習，期滿，更入保定軍官學校，肄業騎科，業成返遼，任巡閱使署中尉參謀，旋以學術優良，才華敏異，暨東邊剿匪勞動，受上峯器賞！於是由連長而團附，而參謀長，而團長，雲程直上，人競羨之！蓋王任職忠勤甚，事必躬親，而不滯于處理；練兵尤重精整，每戰恒以身先，最服膺「士不可以不弘毅」之訓；故能終獲勝利，迭奏膚功，其上峰極意倚畀，部屬竭誠悅服，飛黃騰達，實非偶然！

民十八年，我政府以清黨絕俄交，東鐵俄員藉路款收入，作宣傳赤化資；而拒絕我政府之干涉；俄方更自西伯利亞出兵，侵略黑省邊，我軍禦之，戰端遂啟。時王以騎三旅六團團長，率部赴海拉爾，免渡河一帶，扼守興安嶺第二防綫，與敵正面接觸，鏖戰數閱月，犧牲慘烈異常！而王忠勇善戰之名，亦由茲蜚聞于

## 王 奇 峰

一 五 八

世！

民國二十年，瀋陽事變後，蒙兵統領包善，韓色旺，甘珠爾加卜等，僭稱總司令軍長，嘯聚蒙匪五六千人，大舉潛襲通遼；王適駐防其地，聞警，立督衆出擊，不避槍林彈雨，親蒞前鋒，指揮應戰，士氣因之振奮，噓殺聲動天地！斬俘無算，卒將蒙匪擊潰！論者謂：「東北殘破，通遼獨全，青白之旗徽，仍能飛颺于是；與苦守嫩江橋之馬軍，互相輝耀，則王及所部拮据之勤，殊可稱也！」以是伊時誦其能力挽頽波，不愧民族英雄者，亦徧遐邇，固不僅當地民衆感荷其捍衛之德而已！未幾上峯嘉異其助勞，擢之爲騎三旅長。民廿二年元旦，榆關之戰，我第九旅石團禦之，血戰三晝夜，安營覆歿，城乃不守，王率部星馳赴援，旋晉任騎三師長，因益振奮，期報國家！

民廿三年春，劉桂堂匪部四千餘，蹂躪於冀豫魯等地，平軍分會以其多騎匪，行動迅捷，非步兵所能獨剿，爰令王部受何軍長柱國指揮，任追擊。於是王部與劉匪馳逐冀南豫北間，歷時一月有半，接戰多次，斬獲甚夥，匪勢不支，乃偷渡黃河，而竄至魯境；第殘餘之匪，僅千騎矣。王部軍行所經，秋毫不犯，見地方殘破，民不聊生之慘狀，王更怒焉傷之！除代爲呼籲賑濟外，更飭士卒助其耕耘，以是凡經過之各縣民衆，莫不交口稱頌其德！最近移鎮石家莊，其地爲晉冀交通孔道，鐵路縱橫，人戶繁庶；而藏垢納污，號稱難治，王則微服巡視，設法防維，提倡軍民合作，務期情感交孚！遂致七邑無驚，弦歌不輟，閭閻間得以胥慶安堵！王生平重然諾，輕死生，御下以仁，故勞之不怨；律己以嚴，故行輒協禮；治事以勤慎，故動必有成；尤能廉介不苟，淡泊自甘，知人善任，信賞必罰；故所部莫不懷德畏威，處處遵守節制！治戎

之晤，博覽羣書，以求學術之增，所部因而化之；故凡至其軍中者，無不覺其朝氣蓬勃，精神貫徹，而驚嘆爲不可及！綜之，王之造詣臻此，固由其能發揮個人天賦之才略，而好學不倦，恪遵上峰之迪示，亦要因也。論者謂其卓然有古名將風概，殆非誣已！

## 黃 師 嶽

黃名師嶽，號蠡霄，安徽桐城人也。性誠懇倜儻，少遊於松山楊翰莊先生之門，先生爲桐城宿儒，見其爲文，雄厚俊偉，吐屬不凡，深器之！願以家道清寒，不能入學校；方弱冠即離師門，爲小學堂國文教員，博東脩以養親，雖僅歡承菽水，然天倫之樂，固洩洩融融也。民國肇興，邦基未定，黃慨然曰：「連年戰亂，海內騷騷，大丈夫不於此時，立功名，創事業，爲國家建長治久安之策，冀圖強致富之謀，而乃伏處案頭，終其身一無表見，則甚非所以重吾生而利民衆之道焉！」於是決辭教務，仗策出關。民國九年，考入東北陸軍講武堂肄業，深思簡練，得以優等卒業；自此躬身行伍，歷充排連營長，上校參謀長，團旅師長等職；黃帶兵十數年，身經百餘戰，徧歷東北察熱綏及大河南北十餘省，處已尙廉節，敦道義；治軍明賞罰，嚴紀律；無論平時戰時，關於官兵餉給，未嘗賸削錙銖；而于民間之一草寸木，尤不許官兵私自徵取；故師行所至，民衆爭迎，恒頌爲近代絕無僅有之仁義軍旅也！民國十八年，時充東北陸軍第二十四旅中將旅長，調赴嫩江興安嶺一帶，抵禦赤俄。瀕行誓師曰：「昔年作戰，皆爲內爭，無論勝負，均乖素願；故爾曹不以死拚，情尙可宥。今者出發邊疆，抵抗強虜，是正男兒報國時也；故爾曹首當抱一拚死決心

## 黃 師 嶽

一六〇

，爲國家爭榮譽，爲民族爭生存，否者我必以法繩之。但一旦遇有危急，我亦當以身先，決不貪生，而令爾曹枉死，綜之，嗣後我與爾曹，必共安危，同生死，以圖繼武古之賢豪，爲現代軍人樹一模範，則我及爾曹，應共勉之矣！」三軍聞言，大爲感動；故赤俄軍迭次攻襲，皆不獲逞，其侵略之野心，因以漸戢。翌年春和議告成，奉令班師，駐防遼寧省昌圖縣，改爲陸軍第十七旅，黃仍爲旅長。二十二年春，十七旅復改編爲陸軍第一百七師，黃旋於師長任內，調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第三處中將處長。黃在平分會，贊襄帷幄，參預機宜，當軸每多倚重之；旋呈請當軸，俾入陸軍大學肄業，藉資深造。

記者曰：「桐城山重水複，勝境天然！以較厥南者，無其明柔，有其幽秀！以較厥北者，有其雄奇，無其荒稿！山水之性如此，人物材質亦然！故論文藝，則自方姚以降，頗有涵蓋海內，巍然爲一時正宗之佳概！論武功則壤接淮泗，卓卓能自表見於時，而稱清季中興名將，與夫民國革命元勳者，數難僂指；謂非地靈乃致人傑焉能哉？今更即黃君蠡霄觀之，以文人習武事，官至將帥，功伐爛如，猶復欲然自視，志求深造；而捨其握虎符，擁皋比之尊榮，慨然北面就弟子之位，以恪遵「仕而優則學」之古訓！姑無論其他日師于更總，出爲國家効力，即茲忠于學術，薄于職官之思想，之精神，已足使頑廉懦立，鄙倍者知所矜式；而爲此輕義務，重權利之現代，樹一嘉懿之風聲！是國家所獲于其身之裨益，寧不甚偉且重？或謂微桐城山水之鍾毓，黃君即銳意功名，則天賦攸限，恐亦未能如其文武兼資！雖然，世有人焉，果能志黃君之志，行黃君之行，奉爲圭臬，奮勵精進，則產域即非桐城，吾亦敢斷言其終克有濟！正所謂人傑亦足致地靈也！好男子，當自強，黃君聆此，將亦莞爾而笑許之否？

## 高桂滋

高桂滋字培五，陝北定邊人，幼讀書，有大志，族之尊屬，莫不以恢宏門閥期之！而高亦頗以行義達道，兼善天下自任！故時賢見者，咸知其終非池中物也！稍長，氣魄沈雄，才情卓越，而慷慨好交友，或急難乞援，無不挺身爲謀，以是俠聲播遠邇！會清政不綱，漢族革命思想傳入陝西，有志之士，多加入同盟會，企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三邊地近甘涼，故多豪傑，高於此時，亦經人介紹爲會員，秘密進行革命工作。辛亥武昌起義，西安首先響應，高與同志發難陝北，以遙爲聲援。共和告成，高被任民軍連長，治軍勤奮異常；然責任心重，仍深以缺乏軍事學識爲憾！會陝省創辦軍官學校，遂棄職入學，畢業後仍任陝北鎮署連長，數年不遷，絕無尤怨，則以其眼光宏遠，欲藉此煉身心，爲他日担当艱巨計也！旋靖國軍起於粵東，前國民二軍軍長胡景翼，舉兵三原，高往投之，獲授營長，隨胡出滯關，適直奉之戰役再起，高率所部爲前驅，轉戰至熱河，所向披靡；蓋其夙能與士卒同甘苦，每戰必先；故能以寡勝衆。泊國民軍都門舉義，胡轉旆入豫，高以團長駐武安，秣馬勵兵，以待調遣。豫西事變起，憨玉琨悉銳東犯，國民軍與戰於虎牢黑石間，敵居高憑險，攻久不克，胡乃檄高增援，高率部馳至，相度形勢，乘夜繞薄敵壘，出不意連克要隘，敵遂驚潰，大軍乘之，直搗洛陽，中原轉危爲安，黑石關一戰之力也！國民軍移師伐直魯，高率部沿平漢綫北上，進展神速，勢如破竹；至馬廠，敵作最後掙扎，傾全力頑抗，苦戰數旬，雖傷亡過半，而再接再厲，竟至肉搏，天津亦卒被攻下。事定以功升旅長，仍返旆駐武安。居平默察時局，知軍閥迷信

## 高桂滋

一六二

武力，中原正復多事，故訓練部伍，以輸入革命思想，民族精神爲主旨，且嚴飭軍紀，與民衆切實聯合，整軍經武，爲最後之奮鬪。

十五年春，國民軍攻魯不克，鄂軍入豫，時局已非，高孤軍遠懸，歸路已斷，南北當道皆壯其智勇，欲羅致以爲己用，卒奉國民政府之命，任獨立第八師師長。十七年又升任國民革命軍第四十七軍軍長，參加北伐，奉命沿津浦綫北進，轉戰於濟寧兗州德州各地，士兵因受革命教育已久，莫不忠誠奮發，一以當百！泊平津既下，高復進軍喜峯口，掃清殘敵，北伐告成，奉命駐遵化，以屏藩故都。十九年春，匪擾魯南，連陷城鎮，勢甚猖獗，魯軍擊之不利，政府調高往剿，高率部星馳至臨沂，而抱犢崗之積匪，乃被剿平；人民箝食以迎，歡呼載道！魯南各縣素稱盜藪，自高率部駐防建威，荊棘咸鋤，荏苒悉靖，人民遂能樂業安居。高復於訓練之暇，飭所部修治道路，以利交通，尤於農時，令所部助民耕穫，不取酬償，風聲所播，中外欽遲！詎意盛名之下，禍機隱伏，語云：「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堤出於岸，流必湮之。」自古已然，於今爲烈！則以魯省當局，忌其勳名之出己上，必欲去之爲快，遂構成莒縣諸城之役；時高部分重莒諸兩邑，魯軍忽以重兵環攻，自夏徂秋，歷時六月，雙方犧牲，慘烈異常！而魯軍終不得逞，卒自解圍以去。高則痛心內戰，足損國家元氣，乃自甘讓防，以免兵連禍結，因通電全國，表明苦衷，并呈請政府准予調防；於是奉令率部，移駐晉之平定，繼調邯鄲，縮編爲陸軍第八十四師，時爲二十一年秋。高前在國民軍時期，曾駐於此，舊地重遊，忽逾十稔，地方耆老，固喜再借寇君；高亦回首前塵，不勝今昔之感！邑有名勝曰叢台，爲戰國時趙武靈王所建，高出資新之，并勒石紀事，藉以鼓勵國人尙武之精神！二十二

年政府任高爲三十二軍副軍長，歸商震指揮，停戰協定告成，奉令移駐平郊，高賦性厚重，治事明決，馭下嚴而有恩，故官兵皆樂爲用！生平雅慕岳武穆之爲人，嘗以宋史置左右，朝夕流覽，半生戎馬，得力於此不少！所部取精兵主義；惟求實際，力戒虛驕，尤能儆庭榮利，無權位之思，以身許國，罔計其他，方之古名將，當亦不遑多讓，現年四十三歲，如日方中，前途正未有艾也！

## 葉楚傖

黨國要人中，由新聞界出身者甚夥，如戴天仇，于騷心，邵力子，陳布雷，方覺慧，劉菊坡等，而葉楚傖氏，亦其一也，葉之筆名，世皆知爲小鳳，第有時署龍公，則知者殆尠。（其署龍公自係採葉公好龍之典）葉籍江蘇，其任蘇主席也，以愛護桑梓故，頗興善政；其清慎愛名處，究非動行槍決新聞記者之野蠻軍人可比！實則惡傷其類，微物猶然，嚮使葉苟非出身記者，異類之誅，恐亦弗免；故今欲加安全保障於吾曹，是必執政者悉自度剪刀漿汁之生涯中出斯可！然而鳥乎能？葉長小說家言，每當握管構思時，喜置五香豈於几上，隨手拈食，津津如有奇味；而妙文亦汨汨來！否則文思澀滯，甚且不能成一字，嗜好之關係如斯，寧不怪哉？其所著小說，文筆雄偉，思想綿邈！如「蒙邊鳴鏡記，龍套人語，前輩先生」諸書，均是近代藝林之菁英，尤非時下號稱左翼作家者（或普羅作家），所能望其項背！特惜乎「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耳！」「其蒙邊鳴鏡記，係一愛國小說，內容爲某國間諜，勾結奸人，欲侵略蒙邊，被中華健兒勘破，遂手刃間諜等，使國土賴以全；意義雖不高深；然讀之使人增進民族精神不少！前輩先生則爲極盡諷刺之作；其龍



套人語，記載民初掌故，網羅江左軼聞，殊有似于東亞病夫之孽海花；考書中之張叔正，自係南通張季直，所叙張單戀孫宜女畫士一節，確屬事實，特孫乃沈，宜乃儀之借音耳。顧書中有漏者，為沈迭受侵侮，鬱憤致歿，遺櫬葬於南通，墓碑文字，亦出張手事，在當時，幾乎成訟，是或仍不免為賢者諱也。袁青崖當是韓國珍紫石，所叙其少貧迎娶，聘妻不肯上輿，由姨妹代嫁，韓因感其妻（即姨妹）知己，終身不納妾以為報，頗與清代毛文簡公之婚事相類；余亦嘗聞之，或不虛也！莊道菴為章太炎，所叙章對於飲食不問精粗，衣服不求整潔，以及學術文章，均欲追踪五半山，而又插以張玄洞之批評，謂章不肯對客揮毫。不如宋史謂荆公作文，下筆如飛，一無塗竄。更有見章作文者，謂其每作一文，須經數次修飾，因初稿亦極尋常，嗣後更一一將尋常字，改為古體字，似女子化粧，力求將真面目盡變；然此則余有學生名鴻萬者，讀章之「卮書」後，語余曰：「章作文何喜故用古字，使人乍讀之，不覺走入八陣圖中，心目為眩！究其實，所謂事理，每亦尋常；蘇軾評楊雄文，謂以艱深文淺陋，允足移贈也。」此外柳慕諸為楊鄰葛，顏伯實為曾孟樸，徐調立為齊燮元，秦和尙為蘇曼殊，徐仁山即齊耀珊，余淡如即徐菊人，王芝瑞即王瑚，楊無忌即柳亞子，程儀齋即陳陶遺，鄭叔夜即陳三立。總之此書人各有指，事多可徵，洵足為他日修民國史者之一助，其能傳世行遠必矣！故特表而出之，至於書名「龍套人語」。彼蓋謂：「世界一大劇場也，自身并非名角，僅為龍套之流。」

葉之詩才，亦極瀟灑可觀！昨於友人案頭，誦其近作一律云：「暫可迎暉待月居，齊眉新樹玉難如！一桁綠上廻文章，丫角紅來問字書，事有小於容膝外，心無忤好放衙餘；亦知詩酒能排遣，總愧春雲易卷舒！」

葉現以中央黨部委員，兼中央政治會祕書長，對於當年車笠之交，頗肯加以援引，故時賢多之，有讚以詩云：

埋頭故紙困勞工，小鳳低呼可憶儂，今日俸錢過十萬，苔岑幾輩許登龍？

總之如葉氏者，其所行歷，不惟足爲吾曹窮文人揚眉吐氣，激昂青雲！抑亦可藉作砥礪志行，勉圖樹立之良範！

記者曰：「頃有友談及葉之署名小鳳，其間實有一段艷史在：蓋葉於當時，文章丰采，已爲世稱！惟以書生本色，筆瀾所入，恆不能有贏，詎復見忌軍閥，不獲已乃離滬而赴汕頭；姑就小學教務，苜蓿闌干，況味淒苦！一日偶與其地名媛王小鳳遇，接談之餘，情苗頓茁。『卿須憐我我憐卿，』一雙兩好，爲文壇上添却不少佳話！葉曾吟『惟有美人解憐惜，一雙青眼屬相如』之句，傳誦一時。迨後回滬，主撰民國日報，所作詩文小說，均署『葉小鳳』三字，至其原因，當然爲紀念此南國佳人也，光陰轉瞬，倏將十年，現葉有時仍用小鳳署名，但不知仍能憶及此當年愛寵之王小鳳否耶？」

## 柳亞子

孫中山先生創同盟會於東京時，會員爲謀在國內進行革命工作，故多另組學術團體，藉資掩飾，如我鄂則有共進會文學社日知會等；而柳亞子所領導之南社，亦其一也。

柳名葉茨，亞子其字，爲吳江黎里鎮人，生平篤好文學，工詩古文詞，著有乘桴集行世。其詩清腴雄麗，

## 柳 亞 子

一六六

古味盎然！時賢評以工力兩擅，師古而不爲古所囿，由其思想超卓，不盡闕於才華；殆誠然也！——觀其題洪北江集之一「投荒萬里歸來日，猶自題詩頌聖仁！臣罪當誅緣底事？昌黎誤盡讀書人！」雖僅二十八字，已將革命思想，充分表現，在滿清君主專制勢力下，能作此煽惑性之詩，亦可謂胆巨如鷄子矣！

亞子弱冠時，風姿美秀，光采照人，見者莫不嘆爲衛玠不能過！一日亞子小立門前，忽一賣花女郎趨至其側，舉筠籃中茉莉花語之曰：「大小姐可要哉！」柳時猶面嫩，聆言知其誤己爲女性，不禁紅雲上頰，口頓吃吃莫能對，乃出手揮使去；詎以力猛，竟觸翻筠籃，紅紫繽紛地上，不啻天女之散花。然觀其憶香詞中有云：「紅袖青衫原一例」；則正又不必以賣花女郎爲侮已。

柳更篤交誼，觀於其詩文集，傷逝懷人之作，佔厥強半，可知；而詩僧蘇曼殊，尤其生平所引爲道義之友者。曼殊詩才幽蒨豪放，小說頑艷哀感，均堪爲傳世之作！然使非亞子力爲整理付梓，則廣陵散又焉知不絕響於人間也？曼殊父華而母倭，家庭中隱痛滋深！其幼年受剃度爲沙彌，良非得已，稍長東渡省母，留倭國者數載，與中華革命黨人往還，即在是時，亞子自屬其一。——返國後，度流浪生活于滬杭南京各地，以致侘傺歿！曼殊嗜酒、嗜煙、嗜糖果，飲食起居，漫無節制，由憤世而厭世，遂不惜作慢性之自戕；實則其亦痴情種子，未能忘懷用世。柳所以重之，愛之，歷久而猶表彰之者，當由知曼殊之深使然耳。柳有子无忌，有女无非无妬，俱英華甚！詩文亦各得家法！无非尤秀外慧中，多才而美！所著新體文及小說，思想超拔，新女界中實罕其匹！而著提珠短篇小說集中，有形容小資產與勞動階級生活者，尤稱精警；足爲時代之呼聲！至文筆優美，固餘事也。或謂其於結構稍欠研究，不知不拘拘結構，使流于呆板，正

所謂「信手拈來，都成妙諦，」更何須刻頭畫角，違背自然；然後乃稱之爲佳文，寢饋斯道者，當不以斯言爲謬讚焉！記者曰：「余記亞子先生竟，余尤有一感想，即入民國後，凡號稱革命鉅子，多獵一官以自酬者；而亞子先生獨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則恬淡性成，不肯貪天功以爲己利之品操，不亦足廉頑立懦，敦世道而厚民德哉？嗚呼！可爲真革命者已！友人楚狂詩以贊之云：『清狂只是入時難，覆雨翻雲苦未諳，國事蝸蟻誰管得，且持殘夢向邯鄲。』」

最近柳遊廣州，別時萬感填胸，因作詩云：「紅棉開徧五羊城，十載重來倘有情，埋血故人都宿草，橫胸奇淚尙新亭，草間憐我空偷活，泉下逢君已隔生。朱亥侯嬴同抉目，欲呼張妹更誰磨。」

又於九龍車站，遇小進，復蘇，同坐有感云：「陟山渡海不辭賒，舊雨將迎感慨加，磊落才人都失意，栖皇寰宇幾名家，黃金揮盡備書活（小進曩爲巨富，頃因商業失敗，已中落矣），赤血流空壯志奢（復蘇于光復時，製炸彈失慎幾墮），聞說尤翁仍健在。董狐休吝筆槎枒。（尤烈爲孫總理老友，現在港貧不能自給，擬口授革命史于小進俾資流布云。）」

## 馬寅初

我國自鴉片之役以還，賢士大夫乃憬然悟於舊法之不足立國，而盛倡庶政維新，以圖臻于富强！於是廢科舉而興學校，裁綠營而練新軍；馴致翔設郵電路航，以利交通；改進農工商鑛，以弘實業；尤有謂憲法爲建國大本，則請願立憲者；政治爲強國要圖，則主張變政者，興革紛然，甚囂塵上，一若所議朝行，其效

馬 寅 初

一 六 八

即可夕見。詎意韶華轉瞬，今已八十餘載，而心目中富強，仍復茫如捕風，毫無影響！不惟是也，國土日蹙，民財日匱，教育如江河日下，政治猶絲枲日紛；甚且匪赤狼奔豕突，軍閥虎踞鷹瞵，莽莽神州，將有陸沉之勢，芸芸華胄，不免奴虜之悲！然而事實理想，相反如此，其原因果何在？思之思之，乃知一切病象，多與「經濟問題」，具有密切關係！如經濟學專家馬寅初博士所倡導之言論是也！

馬意謂：「國家庶政，實以經濟為中心基石，經濟充盈，則庶政皆興，國勢民生，亦必蒸蒸日上！反之經濟凋蔽，則庶政皆廢，國勢民生，亦必頹墮日落，故經濟問題，又實當前立國之首要問題！今欲改造國家，俾臻復興，殆非先求國家經濟之改造不可。凡我國之賢士大夫，均應對此問題，加以注重與研究，則國家經濟，庶能有芻！」至馬既抱此信念，因集合同志六百餘人，成立一「中國經濟學社」，共謀中國經濟之改造，聞不日擬宣布其研究心得四十萬言之書，以為政府及社會有志經濟改造者之指針。

馬前以立法委員之資格，曾提出禁煙與取締有獎儲蓄二案，貢諸政府，請予實行！煙禍之大，國人無不知之，熱心運動禁煙者，亦代不乏人；願煙終未能禁絕，而今為禍且更烈矣！此其癥結無他，在政府貪戀稅巨，無法抵補耳。然馬所主張之改造經濟，政府已將採行，是則煙稅抵補有法，煙禍自可肅清！故此一案之解決，僅為時間之問題也！又儲蓄一事，本有益人民之美德，而有獎儲蓄，則於人民有害；外人所辦之有獎儲蓄，更不僅有害我人民，抑且有害我國家，是非嚴禁不可；僅云取締，猶屬內鑿國力，作第二步之挽救耳！乃政府接馬此項提案後，令交財部執行，今猶消息杳然，則其中情弊可想！茲即馬所發表，關於法人勸辦之萬國儲蓄會剝削欺騙狀況，略載如次，以見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一斑！

「萬國儲蓄會總會設上海，分會則徧我國各大都市，該會始業於民國八九年間，實無鉅大資金；惟利用我國人貪惰之弱點，借有獎爲號召，其章程訂月交銀十二元者爲全會，六元者爲半會，三元者爲四分之一會，逐月交銀之會戶，有獲獎之權利，即不獲獎，屆十五年滿，全會者仍可收回本金二千元，半會、四分之一會者依章遞減，因此，我國一般財迷，認爲獲獎固立致富，否亦可以全本，故入會之戶，異常踴躍，聞近來已達十萬而外，該會儲款，則逾五千萬元，亦可謂爲我國民之一絕大損失矣！蓋入會者，僅知平時有獎可獲，滿期仍可收本，殊不知該會每年十二次之大獎，會戶難得三五次，常得者不過尾獎而已！則以該會開獎時，會戶能參觀者既少；而執行開獎者，又能上下其手之魔術也。尤可惡者，即會戶如屆期未繳會金，則該次該號即伸大獎，會戶亦無得之之權利。（上年漢口該會會戶，即曾發生此類情事。）至該會每月收款，現約百三四十萬元，而提獎不過十分一二，故若再不取締，即令全無欺騙，久之亦可將我國民財，漸次吸收罄盡。且十五年後，縱或還款，會戶亦須大受損失；因月儲十二元者，十五年滿，本金已達二千一百六十元，如更以複利計算，則本息當達五千元外；而該會僅還二千元，此其剝削何如？又會戶交款，不及兩年，如退會時，本金由該會一概沒收。逾兩年者，退還之本金，亦不及原交之半，此其剝削又何如？況聞該會所有儲款，多數用購股票，近來受世界不景氣影響，該會所有股票，亦已價值大落；加以該會經理之狂肆揮霍，暗中虧折更鉅。故詳察該會之前途，實至危險！故今爲防制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計，固當迅予取締；即爲保障我國會戶之應享權利計，尤當迅予取締。」

馬於近十年來，除對國際經濟學理，積極提倡研究外；而凡我國家有一經濟問題之發生，如過去之棉麥借

衛 挺 生

一七〇

欸，白銀協定，廢除苛捐雜稅各事件，馬輒有詳盡之批評。政府及社會亦往往徇其意見，以定行否，其爲國人所重視良有以也！

馬之行事，能依預定計劃，切實進行；故恆能得到相當之效果！其生平於體育方面，亦極加注意；故現年逾大衍，猶能登陟高六千餘尺之天目山，絕無難色！最近復以國術一項，不惟可鍛鍊身體，抑且足輔助德智；爰日習太極拳劍，藉益康娛！其子女等，遂亦效法之，故馬每以體質康強，家庭和樂，學業昌明等人生幸福，已獨能兼而得之爲快也！

馬爲浙江嵯縣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著有中國國外匯兌，中華銀行論，馬寅初演講集等書。

衛 挺 生

鄂北之棗陽，舊名棘陽，亦曰章陵，亦曰廣昌，其地處豫南之邊境，東南多山，西北則爲原壤，河流淺狹，而水則殊清冽；物產豐饒，故民風亦頗醇厚！宋代孟邦政孟珙父子，屯兵棗陽，以禦金虜之侵略，致南宋得以偏安江左，延國祚百數十載，史策稱之！蓋棗人質直好義，勇於赴難，故果訓練成軍，敵不易遂搖撼也！入民國來，豫匪白狼老洋人等，後先加蹂躪于棗城，棗人生命財產，損失者無算，有心人痛之！於是倡議辦團自衛，修堡壘，購鎗械，募練丁壯，迄自最近，匪禍乃大減少；而辦團最先且最力，成績亦最著者，則衛靜庵先生其人也！衛本棗之望族，靜庵弱冠入邑庠，文行均有聲於時！願以嗜武技故，能開強弓，撥巨石，馳馬試劍，如燕趙豪俠士，每一棍在手，雖百十健兒莫能近！棗北舊有巨匪陳十二，綽號黑虎，

殺人越貨，官吏不敢攔，獨憚靜庵；故作案輒避免衛姓。民國二年秋，黑虎強姦一孀致死，爲靜庵所聞，大憤！遂偕其子賓卿，携械入黑虎家，擬捕之。黑虎適晝寢，見靜庵父子突至，驟起拔刀欲鬥，賓卿急擊以棍，喝曰：「更敢動者，立碎爾顛矣！」黑虎復欲突圍越垣遁，靜庵手搏之仆，而令賓卿縛以歸。旋押至縣署，稽其罪案如鱗，縣令乃誅之，地方人士無不稱快！清太史王仲午因作「縛虎行」，以頌靜庵德（載棗陽縣新誌）！靜庵既成此巨勛，地方人士遂環請其主練民團，以圖自衛，并贖資購鎗百餘隻，設辦事處于雙河鎮，所募團丁，經靜庵嚴加訓練，儼然成勁團，凡棗境有警，輒率往援救，未幾，豫匪聞風，亦戡犯棗之念；以是縣人莫不倚重之，而視如北門鎖鑰焉！——賓卿後卒歿于匪，國家旌典不及，可傷也！——立法院委員衛挺生，名成輔，即靜庵之猶子。以家學淵源故，幼時已文名藉藉！少長得閱梁任公主撰之清議報，及海上出版之時務報，始憬然於經史子集諸線裝書外，尙有所謂「新學」「西學」等學問，遂多方向其父母請求，赴省留學，藉求新知！其父母居然允可，則以其時年僅十三有奇也。抵武昌考入學校後，默察學校教員，仍多舊學下之產品，教法既不足引人入勝，教員本身亦不知新學爲何物？故對之頗不稱意。且學校設備簡單，圖書館缺如，于自修上，亦感困難，欲求新知識之獲得，實與緣木求魚不啻？無已，惟有每逢日曜日，向舊書店叢集之橫街頭，竟購新出版之雜誌及犯禁之新書，挾歸閱讀，由其中藉以稍知國內外政治大勢，與當時之思潮；所惜此種知識，多係零碎片段，非具有系統者；然而嘗鼎一臠，亦不爲無補也。越歲，衛之舊同學，姜玉牲智牲等，邀其往日本留學，因各有族兄弟在彼，故均未得家庭同意，即聯袂東渡。抵日本，覺耳目思想，均爲一新！沉悶之意境，亦覺頓舒！惟其父得訊，表示反對；因其家中僅薄田



百畝，頗難年供以數百元之學費，故凡有家書，輒不外於催歸；但衛，仍考入東京某學校肄業，乏於資，則向人告貸；同鄉戚友，以其年僅十四，而學術成績，極稱優良！故多樂貸以金，俾其完成學業！詎是年冬，日本文部省取締中國留學生風潮起，衛亦隨同鄉學生返國；第因眼界既開，稍知求新學之門徑與步驟，乃自計謂：「欲西學有高深造就，必須先於英文算術，植其基礎；而此種基礎，僅可於本國以廉價求得。」及將此意，與年長同學研究，多獲贊成！尤以其好友井勿幕，積極主張如此，并在其返國後，常以函相勗勉！至武昌，托友介紹，擬入文華書院肄業；以該校中學部之最低班，亦須一年以上之英文程度，始能考入。但衛對英文，向未肄習，乃入聖公會英文夜校補習，此校即劉貞一運動革命之根據地，故學費省而授課佳，并有美人教師，殊屬求西學之最經濟途徑！不意衛父大加反對，其理由謂：「習英文祇有二種用途；一作西崽，一出洋留學；而其家經濟不豐，斷無留學之可能；則習英文之結果，亦有作西崽耳。」故並停供學費，以示決絕。雖經衛多次申辯，謂學英文為求西學之必備工具，其父終不聽納；而衛為貫徹求西學之主張起見，仍持續學習；至于學費，亦惟遵循舊法，——借貸以資敷衍，願念學費來處不易，對於課程遂異常努力，習英文甫一年，即連跳四級，翌年入文華中學四年級插班，開文華書院優越學生之新紀錄！經過此次成功，加以戚友說項，其父始漸漸減少反對態度。又數年，衛居然能考取留美官費，西渡新大陸後，在美留學十年，取得經濟博士學位。乃歸國，時民國十五年春也。旋任北平大學教授，其妻陳，本北平某醫院之護士，風姿楚楚，頗擅交際才；衛以偶患河魚，住院療治，陳適任其看護；晨夕之間，問暖嘘寒，調羹進藥，溫柔辛劬，情致纏綿！蓋由慕衛才名，而特加敬事也！衛亦多情種子，於是由感生愛，遂

有婚姻之請求。陳考慮後，慨然接受；惟衛之故里，本有元妻，至是乃不得不棄其舊而新是謀，實行現代偉人貴易交，富易妻之主義矣。衛陳結婚後，伉儷情篤逾常！每當風日清佳，夫婦恆遊賞於公園劇院，酒肆球場等處，比肩携手，載笑載言，有見其鶼鶼情況者，多嘆羨為神仙眷屬不啻！即衛亦自謂小家庭幸福已極，殊有幾生修到之感焉！會國民政府立法院組成，衛以經濟學優，獲任為委員，供職數年，頗多貢獻；或謂：「陳闔威特嚴，衛俸所入，須悉交納，苟有需費，尤須陳述理由，聽候准否，聞衛之女姪涵青，曾赴南京謁請，代謀栖枝！陳立迫衛下令逐客，衛不得已，乃為購輪舟統船票一紙，而介紹回鄂，任一小學教師，至陳對衛女姪如是者，蓋欲藉以杜塞其故鄉戚友，奔走請求之途耳；然而此術殊妙，棗人士近果無遠道相煩者，衛之門庭清靜，從茲儘可讀書作文，多出幾部經濟學說，以福利國家：則所謂「小損鄉人之感情，宏裨國民之理智」，得失相衡，亦殊云值也。——或又謂：「衛前在北平，因投資交易所，虧蝕數萬金，為顧全信用計，月必于俸金中，提十之七償債，則陳為是吝費，仍不失為賢內助矣，外間謂其如河東獅非真象也。」

記者曰：「賓卿為余老友，且曾同事鄂軍三師。賓卿文學淵美！任記室頗有阮元瑜翩翩風度，每一通電成，駢四儷六，詞藻工妍，而說理亦能精到，讀者恆不禁為之鼓舞！惟民國而還，爛羊作尉，蹴鞠封侯，握虎符擁皋比之將帥，多由倖致；因而驕妄昏暴，予智自雄，有生即不知禮賢下士何解？甚且於幕府中人，俳優蓄之；以是苟非為貧所限，其必望望然去，若恐不速者，鮮矣！賓卿所事，雖似較勝一籌；然風會所趨，亦未能對幕友示重，而符鄉固夙企慕齊桓之於管仲，昭烈之於諸葛者！一日事實違於理想，鬱抑中懷，遂不能

邵元冲

一七四

不賦歸去來兮，而思向青山白水之故園高隱矣！詎意天喪斯文，哲人其萎，賓卿歸里未一載，竟因隨父剿匪，而歿于流彈！時預其役之壯勇謂：『賓鄉因匪乘我寡，父陷重圍，遂奮身赴援，乃父出而身死，可謂孝已。』若然，則賓鄉此死，足爲重妻子而輕父兄者勸。亦良可謂量等秦岱，應有千秋焉！用附於茲，以備輶軒之採！

邵元冲

立法院副院長邵元冲氏，現時官吏中之以學術湛深名者也！邵字翼如，浙紹產。嘗自敘其治學經歷云：『本人，髫齡即有志於墳索，當就學私塾時，每於塾師架上，抽假數帙，携歸閱讀，越數日又往抽易以爲常。』然所讀多無統系，所就在筆記雜劄諸編，以其文不艱深，敘事能委婉盡人意也！——新會梁任公曾論小說之魔力，謂直逾經史百倍，子弟之讀經史，每因不得其解，而昏昏思睡；即詢以漢高唐太，爲何朝皇帝？亦不能答，然若讀小說，則又似其味醇醞，每生妙解！而小說人物，如水滸、紅樓、三國演義中者，尤能舉其個性，若數家珍！此小說具有普遍性之魔力者！一經史含義，在於勸懲，小說亦然；惟經史所感化者，僅知識階級；而小說所感化者，則爲全人類。如彼村姑俗子，目不接于詩書，耳不聞乎史鑑，一臨節義關頭，每能捐生以赴，爲知識階級所難爲者；究其所以，何莫非小說感化之使然？此小說具有普遍性之魔力者又一！故賢父兄之教誨子弟，不惟不應禁制其閱讀小說，尤應倡導其閱讀小說也。——（與邵言可謂互相映發。）十齡讀史記，大愛好之，自是始有志于史學。家慈曾以銀二餅，購舊書一巨簾歸，俾余讀，簾中有紫陽綱目，及明戴義輯之廿一史文鈔，雖多殘缺，已侈然自以爲坐擁百城矣。庚子以後，新學書

漸出，乃得讀地球韻言、天文歌訣、全體通考、富國策、盛世危言、泰西新史攬要諸書，由是而抵掌談時務；讀書日答問，四庫總目提要，文史通義，始究心目錄之學，及學術流別。癸卯擬治學紹興府學，因疾不果，然是時徐伯蓀秋璿卿諸君，皆在越講學，甲辰乙巳之交，漢幟、醒獅、黃帝魂、民報諸刊物，皆漸流布，國粹學報亦已印行；越郡圖書館且多陳列備覽，於是民族大義，所感甚深！而於鄉邦文獻，尤好讀黃梨洲遺書。乙巳年乃在鄉設廣智學會，會友各須認讀書報，纂寫劄記，每週聚會討論，以證心得，并作學術講演，實際則為研究民族主義，此後一部分會員，多加入同盟會，則當時學會之效也。

丙午以後，治學杭州，課程之暇，多就圖書館假閱史部及叢書。此數年中，閱書最多，嘗讀諸子選本，教師戒以選本支離破碎，不足窺學術之全，乃專習管子。昔家居時，嘗治性理諸書，并做袁了凡作功過格者數年。入校以後，乃習為日記，今猶存數帙，自後居東居滬，續有紀述；然行事因多宜秘，故每中輟，而自民國七年後迄今十七年中，絕無間斷，今已得數十冊。蓋以養有恆之習，亦以自省其立身行事也。自庚戌至壬子，三數年間，多治法學家言及憲法；故于民元在上海操筆政，關於憲法問題，與法家某君多辯難之辭；而癸丑宋漁父被戕案作，租界當局，認應桂馨寄居租界，不允引渡，予乃援據法理，以犯事地在滬審站，屬中國地，應犯為中國人，殺人為刑事犯，故應交中國法院訊理，乃卒得將應犯引渡，此又當時一小小故實也。

癸丑亡命東京，于協助孫總理辦理黨政外，頗能讀書，除瀏覽政治典籍，撰著民國雜誌文字外，溫治舊籍，日有常課，如文選漢書等，皆經全部圈讀；又每夕除作日記外，另以一冊考驗修養，曰省察日錄；又以

一冊記讀書心得，曰知媿日割；得間則更裹乾饑，至帝國圖書館作盡日之閱覽，如是者亦年餘，乃得幸免荒蕪。

自民國六年，從孫公護法粵中，羊城自阮雲台陳蘭甫諸公敬教勸學，文獻所萃，書肆林立，故暇輒蹀躞其間，罄微資以購書，所貯乃漸增。嗣後往來南北，通都僻邑，職務之暇，輒以徜徉舊書肆爲樂，每歸則煤墨盈手，塵土堆襟；而其癖不改；相知有竟予而不得者，乃往往於舊書肆中得之也。

民國八年後，留居歐美，多治經濟社會學，聚書之願益奢；而西籍價昂，不易多購，除必要之書外，則亦多於舊書肆中求之；彼邦以圖書館普及，而居舍隘不易多貯書，故每購新書讀後，輒廉值鬻之書肆；而游舊書肆者，如能細心物色，則往往可得數月前出版之佳書；而其值僅爲三分之一，或半價者，予每周之末，至少必以半日銷磨其中；而偶得佳本，則挑燈披誦，每至宵分，以是歸國之頃，亦達十餘巨篋，凡政治經濟社會諸參攷所需要書，大略備矣。

居歐美數年，治學之餘，兼以考察經濟，組織勞工狀況，及各社會主義團體，其間主旨紛繁，派別各異；然因時制宜，隨環境之需要，謀組織之適應，充實內力，振作精神，則大致皆同；關於調查所得資料，及各團體出版物，數亦極多；近數年中，雖人事栗碌，然聚書之願，亦與日俱增，所到之處，輒多搜購，而史部地志，朝章國故，及明末諸遺老著作，皆所篤嗜；每聞書肆新刊目錄，必加循覽，酌爲選購，因意在參稽，故多爲普通版本；且諸務蝟集，亦未獲按時研習，作綴無常，學殖荒落，彌用自慚！比歲外侮洩臻，民俗浮脆，故恆以心理建設之義勉人，以滌濯舊染，發皇衛國之精神，并致意於歷史鑑戒，民族文學

，以充實教育，喚起民衆，藉收明恥教戰之效！自愧寡陋，少不聞道，然區區之志行，已則勉保有恆之習，于學期免怠荒，於人則諄諄致其惟智識乃能救國之義，瘠口曉音，垂涕而道，冀共罷勉前進，以充實人之智能者，進而充實國力，要知現代惟智能優越之民族，乃能自求生存；大言壯語，悲憤激昂，於實際皆無濟也；謹持此義，以自勉而互勉！」

邵學問根基如此，故凡有著作，莫不精粹逾恆，直造古名家之堂奧！而以博收兼蓄故，新文藝尤極優長！其夫人長沙張默君女士，學問亦殊足與并駕！閨閣之間，時以詩詞相唱和，其樂融融，洵當今革命要人中，所僅見者也。

邵與張，於曩年首都舉行高等文官考試時，同任典試委員，實開中國考試史之刱例！據謂先一夕，嘗同夢巨筆生花，遂名其書齋曰「同夢筆生花館。」試後，張有玉尺量才之詩，傳誦一時，茲不錄，錄其泰嶽題壁詩中涉及斯典者。詩云：「笑指齊烟九點青，漫教治亂問山靈，且將同夢生花筆，來寫千秋泰嶽銘。」氣概壯闊，非尋常巾幗所能！惟所謂泰嶽銘，不知係指秦李斯之泰山刻石銘，抑係指唐太宗之泰山摩崖碑銘耳？

詩人王逸塘，有題默君閣中手寫心經圖七截一章，即步其登泰山韻。詩曰：「預闌深處一鐙青，同夢餘甘筆有靈，寫得心經留供養，不妨蓮座附西銘。」

邵近來對立法院務，不甚過問；而於各地黨務及國民經濟，則研究考察，不遺餘力。最近邵夫婦曾赴湘參加經濟學會年會，嘗乘暇晷，偕登衡嶽，眺覽湘江勝跡，伉儷遊踪所屆，詩興輒復勃發。茲紀兩詩如次：

邵元冲

丁 柄 權

一七八

——登衡嶽——玄闕非烟靄，憑虛此冷然，萬流參帝座，一柱鎮南天！雲薄衣裳濕，霧開曉日懸，靈峰望無極，直上祝融巔。（邵作）

南嶽藏經殿——六朝勝迹得清泉，古木千章翠漲天，行徧奇峰七十二，詩心獨許在靈田。（張作）

丁 柄 權

丁名柄權，禦伯其字，生於清末變政之際，長於雲夢僻壤之中，父良佐，艱辛創業，孝弟力田，積厚流光，淵源有自、至丁，年方五歲，就學村塾，呀呀問字，不解吟哦，好拋石擊瓦爲戲，恒與村童持棒列隊，而自充隊長，饒有軍事演習之意，父老多奇之！旋肄業雲夢縣立小學，厭聞八索九丘之雅，喜讀三俠五義之書，每與友人論留侯，深美子房少年英銳之氣，能爲韓報仇，獨惜其博浪一擊，副車誤中，心血徒勞，何膽識宏而手術劣耶！其學問事功，固屬與年共進，而立身作人，渾然一貫，則誠由天賦之也！

丁生平未嘗食牛肉，或疑其如世俗之迷信，有某君偶於席間叩之；丁曰：「余所以然者，因七歲隨父，觀『打麥』於塲，塲中央置碌碡一具，一佃工鞭牛曳之，以碾新穫之麥，余偶戲伏碌碡上，隨而動轉，詎微一疏虞，身部即被陷下，牛倘更行，勢將碾碎余顛，時余父相距稍遠，見亦無法施救，正惶恐萬分間，幸牛行頓止，父乃能援余脫險，誠所謂千鈞一髮矣！問使牛無覺察之靈性，直前不顧，余欲生存迄今殊難，不食牛肉，蓋所以報之焉。」

丁小學畢業，即升學湖北甲工學校，每於研究工科外，好讀中外歷史，尙論古人，暗合時變，下筆輒不能

自休，對袁世凱之帝制自爲，常欲手及之而後快。迨五四運動發生，被推爲學生代表，其時因營救被捕同學，赴各校游說，當道頗疾視之，竟至除名廢學，乃東走滬，爲田桐居正何成濬等所器重，始正式參加本黨革命焉。民十三，投入黃埔軍校第一期肄業，長軍校者，即今之蔣委員長介石，以總理之偉大學說，闡知難行易之真理，蔣校長之實際訓示，樹堅苦卓絕之楷模，丁之學術俱進，超越等夷，亦固其宜，軍校竣業後，全體被組成國民革命軍教導團，丁供職團中，惠州東江諸役，教導團以寡勝衆，克樹奇勳，使薄海內外，均知軍隊而有主義作靈魂，與無主義之軍隊戰，其勢直如狂飈掃落英，洪爐燎褪羽，黨軍之嘉名，即自茲騰起焉。旋派往豫魯任秘密工作，胡景翼查民團力量可用，知丁能活躍於其間，乃委丁爲第二軍第一支隊長，往還既洽根基亦固，是年冬，與岳維峻密約赴魯，內應國軍，以投效爲請，張宗昌復委丁爲第九團司令，不意奸人告密，事洩被擒，繫獄三月餘，適張提案親訊，丁因事已至此，佯伴如平常，逞一時之雄辯，求此案之解脫，且僞裝星相家，與張當庭論相，相對言命，微言偶中，遂脫於險。民十五，北伐開始，丁任武勝關別動隊總指揮，先期回鄂，暗謀發難，當是時，丁雖大任加身，而無一兵一槍，一衣一彈，乃於無從着手中，聚族衆數千人，大刀二十八把，拼命死幹，佔領雲夢安陸孝感一帶，搜索吳軍殘部，繳槍七百餘支，旋奉令攻城，竟困劉玉春陳嘉模於武昌孤城中，鄧演達疾丁之才勇過人，堅守三民主義，不肯改變其中心思想，乃改編丁部爲第一補充營，是年秋後，蔣令調往南昌總司令部行營，改爲總司令部第一營，未幾擴充爲團，既又改爲警備第三團，任丁爲團長，龍潭之役，丁以一團之衆，血戰兩晝夜，佔領數個山頭，卒困敵於龍潭車站，使黨國生死關頭，以一戰之故，化險爲夷，轉危爲安，斯固大軍雲集



## 丁 柄 權

一八〇

，共立不朽之業，而要以丁團運用之妙，殺敵之勇爲功更奇焉！厥後繼續北伐，即改丁團爲第一軍第二十二師第六十四團，擔任最前線工作，丁率全體官兵，搜索前進，不擬生還，是豈臨難苟免按兵不動者所可同日語哉！

民十七，北伐工作，告一段落，丁忽感連年北伐，雖不無微勞，而近代戰爭，日新月異，非更求深造，知識恐將落伍，遂呈准重入陸大特別班肄業，同學多屬參加北伐之精銳，滿堂將校，聚首研求，大好河山，通盤策劃，無怪其德業日宏心胸更闊矣！在陸大未畢業前，曾受國府命爲鄧州軍事特派員，又受武漢行營命，爲襄河剿匪司令，均有特殊成績表現。民二十一，湖北全省保安處成立，派丁任少將參謀長，湖北各屬保安隊，原由舊式團防改編，官長多出身豪劣，隊士非流氓即盜匪投誠者，品質複雜，不堪訓練，故防匪則無用，擾民則有餘，丁鑒及茲，於是主張由零編整，重行整理訓練，更將軍財劃開，定爲統籌分撥，即率隊者專司軍政，團款收支，責由地方財委會司之，如此，以往隊士荷鎗至鄉，勒詐捐款之風既革，而小民亦隱受其福矣！省府以其勤勞懋著，乃呈請國府晉級中將，并以保安處長任之，自是丁斧柯在手，益振勵，期效忠於黨國，敬恭於桑梓，於保安隊整理訓練外，復盡力編組全省壯丁隊，俾受軍事訓練，成爲民衆武力，以作協助剿匪及復興民族之基本，其規劃甚多，且易施行，蓋遠法管子寓兵於農之意，亦今後改革兵制爲徵兵制之雛形也。

丁賦性孝友，待人忠實，任事極能負責，馭下素稱嚴明，其慕義而來願爲效死者，固大有人在，聞其每公罷歸家，必先省母，見則捧手問溫清食否，娛之以兒歌，宛如老萊子之善悅其母，母章氏，年八旬，體猶

健強，凡國計民生，關垂甚至，常誨丁暨其兄錚域曰：「汝曹現供職國家，即應盡其忠悃，矧當今國難嚴重，民生枯竭，縱未能亟謀補救，俾臻強富，爾何可從而賡削之！以爲私利。故吾甚不願汝曹於俸金外，携一錢歸，且汝曹而苟溺職，則即此俸金爲甘旨，吾食亦不下咽矣。」其賢德明大義如此，宜乎丁弟兄莫不張四維崇八德焉。

丁兄錚域，曾工作於黨學軍政各界，而以政治爲所特長，連握孝感雲夢應城黃陂縣篆，其政績頗有可觀，丁妻周錦漪女士，與丁相知於龍潭激戰之會，共難於襄河剿匪之秋，富於文學天才，政治思想，革命精神，議者謂丁少年革命，常經挫敗，自與周女士結婚後，日形穩練，其得力於內助，有足多者。

記者曰：「諺云：『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如丁禦伯者，其所經歷，豈不然歟？雖然，後福之因，厥關前德，使無前德，後福奚來？而前德苟非甚閎，後福亦烏能大？且也既承前德，而膺後福，則必益思所以閎其前德，俾後福庶續靡已，斯足對越前修，無慚後起，若丁之爲人處事，似尙能遵斯旨，惟丁之免大難，膺厚福，由其前德之閎，固也；而綜其生平，亦可謂『艱難困苦，備極嘗之』故設其志行脆弱，耽圖苟安，將不惟無卓越之助名，蜚聲當代，且恐欲求如乃前人之耕讀爲業，優游卒歲焉亦難，征服環境，不樹前途，想其間所經動心忍性拂逆之情事，必非在渺，然終克有成就至於今，名位且蒸蒸日上，期在歷史上爭人格，則是其爲人，蓋可知已！」

馬君武

一八二

## 馬君武

馬君武以字行，籍隸廣西，其家世習儒術，至馬畢業於桂林中學後，遂負笈遊歐洲，初就學法之巴黎，嗣乃改肄業於德之柏林，入政治經濟科，得博士學位。歸國後，從事教育，有盛名！會胡適之長吳淞中國公學，因對國民黨發表評論文字，頗召當途之反感。幾欲併中公而封閉之，胡不獲已，辭校長，由馬繼任，學校因以安全。當胡瀕行之日，特集全體學生，作最後之談話。初，學生並未知其去也。蓋中公每週有名人演講，設外間敦請者未蒞，即由胡自任；詎是日胡登台，遽以最後贈言爲詞，殊出學生意料！第以形勢決絕，學生亦瞭然其苦衷，故未予以堅留。胡既而作諧詞曰：「諸君如『新郎』，余如『新娘』，『新娘』伴『新郎』，則諸君不寂寞矣。今余與諸君中道仳離，殊屬一憾！但爲諸君介紹一『新新娘』來，諸君懼寂寞者，亦可不更寂寞，則此一憾，幸而獲彌！『新新娘』爲誰，則馬君武博士也！」語畢，馬於學生鼓掌歡迎聲中，繼之登台，略謂：「適胡博士之妙喻，雋永得未曾有！惟擬予以『新新娘』，殊弗敢承。予意胡之去中公，并非爻占脫輻，而致大歸；要不過爲『新娘』之歸寧耳。若然，則予今之地位，祇可擬爲『伴娘』，僅能於此洞房寂寂時，聊伴『新郎』談笑，一旦『新娘』更來，自當奉身而退，俾新郎新娘之好夢重圓」云云。兩人措詞，均極奇闢！惟鄙意則不能苟同。蓋在此舊禮教須重新估價之際，師生分位，雖不當如前懸絕（從前謂師生如父子），然擬學生爲新郎，以新娘自居，殊覺不倫不類。今日世衰道微，斯文欲喪，具有五千年光輝歷史之炎黃神胄，將不免淪爲夷虜，聽人宰烹；孰爲爲之？誰令致之？則忝作

人師，好奇立異之僂，誠不能不負若干之責任也！

馬任桂省長時，欲將留德考博士之論文，見諸行政，并云：「余作省長，有權在握，則何事不可爲？昔人謂『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今作省長，財政不愁無辦法，政治建設，亦必可望卓然有成。」遂擬定治桂大政方針；主張第一步爲公路之建設。第二步全省實業總動員。蒞任不久，即令財廳籌款，財廳以戰後民窮財盡，無法可籌辭。馬大怒，爲之發癩。一日有縣長某謁馬，報告縣政甚詳；詎馬充耳如未聞，某不得要領，乃告退，馬於其行數武後，復呼之返，詰之曰：「汝爲縣長，係以何種外國政策？促見告！」某大駭，莫能答，自是馬遂得「神經省長」之名，時廣西軍事首領爲劉震寰，以欲兼攝省篆，故時與馬爲難，或向索軍餉百萬，或嚇以敵軍將至，文官宜先逃，種種使人難堪；而馬則夷然處之。一次軍政會議，劉方報告需餉，馬即報告築路；劉大怒，宣言不負治安責任。馬則從容謂：「余雖書生，但不向不畏戰爭；矧戰爭在中國，已屬司空見慣，若云戰爭即不築路，則百政皆可停滯矣，更須知者，戰爭爲軍官責任，而築路亦爲文官責任也。」後陸譚敵軍，已將兵臨城下，而馬仍將政費移撥，躬荷鋤至賓陽築路。劉無法，乃電孫總理謂：「癩馬發癩，兵臨城下，款移築路，亡在旦夕」云云。未幾桂省果爲陸譚等部所佔領；而馬之神經頭銜，遂由省長而遞給博士。胡展堂素與馬有宿怨，自是即呼之曰：「癩馬」。又馬當桂林退却時，攜眷乘舟返粵，途經貴縣遇亂軍肆掠，其妾彭文蟾以身障馬，爲流彈所中，歿前猶囑馬迅逃，不必顧己。初，彭樹艷幟于羊城，有詩妓譽！馬與一見傾心，會馬譯成某巨著，得潤金二千，乃爲彭脫籍，鸚鵡鱗鱗，極形恩愛！未幾，馬受孫中山知遇，擢任桂省省長，挈彭蒞桂，不料竟斷送此關心蕙

質於無情流彈下也！「彩雲易散琉璃脆」，馬之傷心可知！上年馬得桂省軍政界之推荐，歸長廣西大學，兼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因赴南寧任考試縣長典試，復經貴縣，思及彭之慘死，乃停車詣其墓，并以一詩悼之曰：「慕地鎗聲四面來，一朝玉骨委塵埃，十年始洒墳前淚，萬事無如死別哀，海不能填惟有恨，人難再得始爲佳，雄心漸與年俱老，買得青山伴汝埋。」憑弔之時，一痛幾絕！幸從者嫻勸，始登車就道；然猶不禁老淚之頻揮也！

馬於文學，造詣彌深！所吟詩，清新矯健，雅合風人趣旨！而翻譯之小說，如「綠城歌客」，則將曲高和寡，知音難覓之悽情苦緒，描寫非常精澈！使人讀之，自不禁生一種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感！又如「心獄」，則將始亂終棄，以致所愛墮落，及良知觸發，悔痛如膺極刑之況味，一一抉出靡遺，使讀者既對弱女子，加以憐憫，同時復悚惕於懷，知情慾之不可稍縱。古人謂：「著書無關勸懲，其書可以不著。」竊謂譯書亦何必不然？晚近西學東漸，一般盲識青年，徒震於諸國之富強，遂疑其事物物，莫不勝我，於是舍己從人，竟並我國之精神文明，而亦力加剷除，期於毀滅！充其流弊，乃至四維不張，八德皆廢，講自由則侵人主權，講平等則與父同駕，種種暴行邪說，較之洪水猛獸，猶爲兇狂！此無他，皆由學者不善法做，以致拾人糟粕，喪我精華，寔假乃演成戕民禍國之慘劇，迄於今而猶弗能已！嗟乎！「一言喪邦」，其斯之謂，世上文人，苟取鑑于斯，嗣于譯著書說，願可不慎而益慎哉？倘更僅以譯小說論，則馬之惟取托爾斯泰所著有勸懲性者而譯之，要亦足資吾人法做已！（綠城歌客，及心獄兩書，均托爾斯泰原著。）

## 熊秉坤

「三戶滅秦，一軍張楚，」吾鄂爲剷除暴政，發動民權之革命策源地，蓋自古已然，於今爲烈也！惟鄂人性質，輕果而勇，發難是其所長，成功則其所短；此徵諸陳涉吳廣徐壽輝陳友諒劉公蔣翊武張振武等之史跡可知！夷考所由，唯輕果而勇，故發難每屬鄂人；亦唯輕果而勇，故團體恆生破裂，易爲人乘，功每虧于一篑。彼涉廣之滅秦，徒造就一劉季，壽輝友諒之驅元，徒造就一朱元璋，既已開其前例；則劉公與二武之倒清，徒爲袁世凱造就統制國家機運，亦固其宜。至於「兔死狗烹，烏盡弓藏，」尤屬自然之趨勢。辛亥武昌首義諸人，劉公鬱抑而亡，猶爲正命。二武則均被戕於反革命之軍閥；外此，如季雨霖，闕龍，蔡濟民，方維，藍天蔚，吳祿貞，王憲章，劉仲升之儔，其死之時之地，雖各各不同，而其死於爲國家爲民族之革命事業，固無一不同。嗟呼！奇才招忌，大功不祿，諸人者結果如斯，與漢代之韓彭，明代之藍李，所謂「千古英雄同一慨」，非耶？或云：「革命家於民國雖曰功人，於滿清實爲敵人；而彼軍閥輩，如袁如黎以至某某，又皆清廷臣僕，宜其摧殺諸人，以代舊主復仇也。」論似偏曲，要亦於情差近。

熊秉坤鄂人，辛亥前，從軍第八鎮工程營充正目，時革命潮流，澎湃達極點。鄂中同志，遂有共進會文學社日知會等組織，藉口研究學術，以掩蔽清官吏耳目；實則均秉承中國同盟會總理孫中山之指導，以謀驅逐滿虜，恢復中華，保障人權，創建民國。是年三月二十九，廣州之役，七二烈士殉義于黃花崗，風聲流佈，人心益奮。吾鄂各會社同志，於一度秘密聯席會議後，爰有實行革命之籌備，并決定向各軍營積極運

動；熊被舉充其本營總代表，因將全營分爲四隊，各隊設隊代表一人，其他如書記，軍需軍醫，以至傳令偵探等，無不推派妥具，至七月，得東京總部密令，着鄂省於八月十五日起義，各會社同志於是製旗幟，刻印信，備炸彈，造冊籍，凡內政外交軍事財政等等，莫不籌備就緒，以待時臨。不意日知會會員孫武，在漢口法租界寶善里機關內，搬運炸彈不慎，致一彈炸裂，驚及法捕集勦。幸劉公立救孫赴醫院，其他同志亦先事逃。法捕僅將所存軍械及冊籍抄去。清官吏聞耗，要求法領將抄獲品移交。自是遂藉悉革命黨人之一切計劃，及起義日期。清督瑞澂既知新軍內多黨人，召第八鎮統制張彪責之，并嚴令其收繳各營械彈，按籍逮捕；張恐因而激變，請准相機辦理。至中秋，各黨人以官方防維嚴密，無從集合，起義之舉，只得姑緩。十七晚，武昌小朝街之機關，又爲官方破獲，同志蔣翊武彭楚藩劉堯激楊洪勝龔震初牟鴻勛等數十人先後被捕。事前，衆曾推舉蔣爲臨時總司令，由蔣命令軍營同志，定於十八日上午一時，聞信礮聲，即行起義。故被捕各黨人，除蔣以書生服，自詭爲教師，倖被釋放外；餘雖受繫督署，猶以革命行將爆發，脫除危難，還我自由，在轉瞬間；故咸靈礮聲之轟鳴，而置憂恐于不足計。詎意約定之時間已過，起義之礮聲終杳，經過清吏一度之審訊，慷慨豪烈之彭楊劉二同志，竟不幸流其最珍貴之熱血，以爲此中華民國史之第一頁，加以萬丈光輝之渲染；而其含笑就義時，高呼「願同胞繼續奮起，以革專制之清命」之聲浪，直如晴空霹靂，使聞者見者，莫不感憤然義憤，以三烈士未竟之壯志自許！果也，革命之烈燄，因益飛騰，迨至翌日之夕（十九日），驅逐滿虜之鎗煙礮雨，遂瀾漫于武昌城內，中華民國之誕生，亦得增加非常之速度。十八上午未聞礮聲之故，後始知爲蔣令礮隊者，傳令人以途遠（礮隊住城外南湖）時宴未送，致準備

士遭害訊既徧傳于各營黨人之耳，而清官吏更有按圖索驥之表示，乃事機不密，爲熊偵得，返營後立集四隊代表，秘議應付，僉謂：「與其束手待斃，何如冒險實行？」於是熊即下令本營立時起義，抗者殺無赦，當各同志準備武裝時，有某隊官及某排長出阻，衆立鎗死之，隊官吳兆麟夙得衆心，被舉充臨時司令，維時鎗雖尙全，彈則絕鮮（以被張彪預收繳故），吳即倡率赴楚望台軍械庫，劫彈補充，及至，守兵表示歡迎。衆既得彈，遂進攻督署，適張彪率機關槍隊從事堵擊，乃交綏。會步兵營各同志紛來援應，礮隊亦自南湖，入城參戰，并以督署爲目標，力肆轟擊。瑞激懼而先逃，張彪及文武官吏，亦隨之如鳥獸散！武昌城乃全屬革命軍之勢力範圍。衆復集于閔馬廠前諮議局，議定推舉軍民首領，俾分負整軍綏民，制法理財諸要政，遵照孫總理歷次訓令，鄂軍都督一職，應屬劉公；蓋劉奔走革命，歷有年所，又曾傾產以助會費；而其性質忠誠，才具宏展，孫總理尤夙極愛重也！詎是日劉適隔在漢口，一般軍人，復以對清戰爭，即將爆發，非得一嫻於韜略，能指揮軍事之人材，不足膺都督之重寄。於是有謂黎元洪符其選者，經衆贊成，革命軍戰清軍于劉家廟滸口等地，迭獲勝利；湘贛蘇浙諸省，亦蜂起響應。黎奮躍任事，且引孫武蔡漢卿等自輔。迨清廷倒，共和成，袁世凱繼孫總理任總統，黎被選爲副總統。贛寧二次革命，以討袁爲號召；時熊因辛亥倡義功，獲充第五旅旅長；至是與蔣翼武季雨霖等，合組改進黨，爲謀響應贛寧之機關，不幸事洩，其機關名冊中，首領曰熊人一。熊遂遁赴南昌，未幾湖口之戰起，熊任贛督李烈鈞部高級參謀，袁軍李純師初頗失利，繼得大部援師，乃轉獲勝仗。迨李烈鈞與部將林虎等均敗遁，熊亦不得已而潛至



滬上，唐一小逆旅中，阮囊羞澀，壯士無顏，其際熊之艱窘情態可想！後聞孫總理在東瀛乃往依之，以供驅策。民五元旦，袁果篡國稱帝，蔡鍔赴滇起兵討之，熊亦歸國，謀附義。袁愧憤歿，熊乃獲充陸軍部諮議。至民國二十年，湖北省政府改組，熊被國府任爲委員，則仍酬辛亥革命之助勞也！

熊爲人，誠篤而勇決，尤能明于公私之界限，不爲情感所移易！如蔣翌武與其同屬文學社之中堅份子，而民元二間，尤時時立在同一之革命戰線；即論私交，亦極融洽！然蔣有親信名楊傳運者，爲熊部標統，當陽夏戰烈時，楊見革命軍送失利，卸武裝欲逃，被其部屬所執，將殺之。楊即于市上，向部屬叩頭乞免，得不死。熊聞其卑劣如此，請軍務部撤其職。蔣大憤，因函軍務部，反請免熊職。適長軍務部者爲孫武；孫忌蔣甚，乃開會於各部稽查處，由孫黨某，起而宣言謂：「軍事緊急，蔣無故而欲撤一統領，實屬悖謬已極」云云；孫等非和熊，乃欲藉題以排蔣（因蔣時任戰時總指揮，聲望出孫上，且爲國民黨之忠實信徒）也。記者曰：「熊之功烈，以辛亥雙十爲開始；即武漢社會，所謂『辛亥革命第一鎗』是也！雖此第一鎗之實際，有人謂應屬駐塘角之第八鎮輜重營正目襄陽人李某；而熊之鳴鎗，則爲第二者。然而十月十日，對清督瑞澂等之首先行動，固確屬諸熊所領導之工程營同志；故『民國元勳』四字熊受之，實無愧焉！惟是，辛亥武昌首義諸人今多死矣，且多不獲正命死，即幸而今猶未死，亦多潦倒窮愁，見嗤於世俗！若熊之尙能爲省服務，則真曙後星孤，獨多天幸矣！嗚乎！不知熊于今夜夢回，撫躬自念之際，亦嘗憶及疇昔林林總總之同志，皆未能如己獲有良果者，——雖然，僅充二年不足之空頭省委。——將慷慨以歌乎？抑悲痛以泣乎？

## 晏陽初

中國今日之大患，不在帝國主義之政治、經濟、乃至文化之侵略；而在國民多患貧、弱、愚、私等病。蓋使國民而不貧、弱、愚、私，彼帝國主義，雖欲施其政治、經濟、文化等侵略，又烏乎能？反之，國民皆病貧、弱、愚、私，雖無帝國主義之政治、經濟、文化等侵略，國家亦必終底亂亡！故居今日而欲挽救國難，防制帝國主義之侵略，則必自療治國民之貧、弱、愚、私諸病始。中國平民教育促進會會長晏陽初，即爲發見我國國民此等貧弱愚私之病，而力思療治之一人。

晏爲四川巴中人，現屆不惑之年，家世素習耕讀，其父能詩文，善岐黃術，以時事日非，隱居不仕，其長兄亦工於文學，且知兵，嘗爲軍府幕友，贊襄帷幄，頗馳譽當時，不幸早歿，遺孤兒弱女各一，後悉賴晏成立。晏十三歲，已畢四書五經，其父知世界新潮，趨重科學；於是乃令肄業保寧某教會學校，備其造成科學之基礎。晏本聰慧才多，加以昕夕研討學術，故成績優良，逾于同輩。其父更欲其深造，乃令負笈省垣（成都），考入省立中學校後，復以敦品勵學，迭獲獎金。課暇，且恒撰文嚮資；以是，不惟減免家中接濟，有時更可接濟家中。畢業後，獲以官費留美，攻習教育，經濟等科，學成歸國；惟就興趣所在，從事社會教育事業。近更鑒于農村經濟及教育，均有急需推進與救助之趨勢；故發起聯合同志，組成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設實驗區于定縣，積極籌謀其計劃之實現。既經發現國民之病，在於貧、弱、愚、私，爰殫竭智慮，擬定四大教育，以爲對症之療治。所謂四大教育，即「文藝教育」以療「愚」，「生計教育」以療「貧」

，「衛生教育」以療「弱」，「公民教育」以療「私」是。而「文藝教育」中，又分爲(1)平民文學；——(甲)文字研究。(乙)平民文學。(丙)課本編輯。(丁)平民讀物編輯。——(2)藝術教育；——(甲)圖畫。(乙)音樂。(丙)廣播無線電。(丁)攝影。(戊)戲劇。——「生計教育」中，又分爲(1)農業改良。(2)合作組織；——(甲)合作社。(乙)合作社聯合會。(丙)互助社。——(3)農村工業。其生計教育推行步驟，則(一)設立生計巡迴學校。(二)表證農家。(三)實施推廣訓練等。「衛生教育」中，又分爲(1)保健制度之組織與工作之實施；其簡單組織系統表，如縣(設保健院)，區(設保健所)，村(設保健員)。(2)保健經費，(3)預防注射；——(甲)預防天花。(乙)預防白喉。——(4)預防四六風(瘧風)辦法。爲(甲)普及接生消毒之知識。(乙)每週檢查孕婦。(丙)宣傳入產院分娩。(丁)醫生出診免費。(戊)訓練產婆。——(5)治療痧眼與皮膚之方法。(6)現正進行之工作，爲(甲)完成縣單位保健制度之組織，並充實其已有之工作。(乙)試驗推行節育方法。(丙)試驗合作社貸款，改良環境衛生之辦法。——「公民教育」中，又分爲(1)發揚國族精神。(2)研究農村自治。(3)編輯公民教材。(4)指導公民活動。(5)使家庭社會化。以上四種教育，求其推行有效，又定有學校社會家庭三種方式：(一)學校式教育；於成人則設補習班，及生計巡迴訓練班。於青年則設初級平校，及高級平校，於兒童則設鄉村小學校，如青年或兒童，具有特殊能力者，則設天才職業學校。至於各種學校之教管法，概取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時制宜等，而尤注重實驗與表演，爲實驗與表演起見，更定一種導生制度。——導生與最近陶知行所倡導之小先生相彷彿；不過導生中青年兒童均有，不同小先生之僅爲兒童；且導生所領率之學生，屬于軍隊化，階級嚴整，職責專一，而更就其所學之長，分爲文化

導生，政治導生，經濟導生等；學校對於教材，先行研究妥協，然後由教員授與導生，導生再酌量程度，轉授與學生。此法；在學生固獲益匪鮮，在導生亦獲教學相長之益；而在公家不需經費（如教員修金，齋役工資等。）尤可收推廣教育之益！竊謂我國果圖教育普及者，導生一制，頗有極力提倡之必要也！（二）社會式教育，於講求增長民衆知識外，并訓練其具體組織與實際活動，而以平民學校畢業同學會爲中心。其梗概如次；（A）同學會之組織，其份子（a）有屬青年之農民。（b）有屬進步之農民。（c）有爲團結之農民。（B）同學會之活動，其方案爲（a）武術團。（b）公告欄。（c）平民角（爲一木製台檯，可置圖書，可辦公），（d）巡迴文庫。此外如拒毒會，禁賭會，仲裁會，讀書會，及修橋補路婚喪互助等活動，亦莫不因應各村之需要，而分途進行。（三）家庭教育，平教會認爲社會之基礎在家庭，故設法利用農民之家庭觀念，使認識自身及家庭，對於社會及國家之關係，逐漸打破其家庭自私觀念，而造成團體生活，國族精神；其實驗辦法；（A）爲家主會。（B）爲主婦會。（C）爲少年會。（D）爲閨女會。（E）爲幼童會。

上述，乃晏所擬辦之平教會在定縣之工作概況，亦可云晏與平教會在定縣工作之成績；惟詳考此成績之價值，洵屬偉大異常！矧晏并未以現狀爲滿足，而猶努力求進步於將來；則是其前途之成績，價值，偉大至如何程度？殊無人敢於逆料，雖然，溯其原始，固甚簡微也。蓋晏於歐戰時，在法指導華工，倡辦補習教育，因認識「苦力之苦，與苦力之力，」而發生一種新信仰，新希望，以爲欲救中國之危亡，惟在啟發平民智慧，此即「造人」問題，亦可云中國之富強，不在開煤鐵鑛，而須先開腦鑛；如能將不知不識之平民腦鑛，啟發智慧，則一切富強事業，自都有法辦理。故歸國後，即竭力提倡平民教育運動，于民國十二

年，因得多數人士之同情，成立所謂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惟初僅運動普及識字，且多在都市方面，故成效不宏，嗣乃覺悟中國農民，居全人數四分之三，而又多無知識，是決定「除文盲」，「作新民」之工作方向，須以文字教育爲基點，以農村建設爲目標。自十八年始，復集中平教會之人力財力，於定縣謀實施，而藉以尋求改造中國農村與民族之基本方法，乃至有今日之成績。

晏爲一實行家，故生平不尙空言，及發表文字；但其家藏有不少書報雜誌，而暇時亦每作文藝之欣賞。嘗謂：「處今國家多事之秋，作農村建設工作，必須有較大效率，不徒費，尤須適用。惟此種任務，農村中之老弱，實無力於負擔，然我輩對此老弱，亦不應疏略，而應予以相當知識，國家觀念。至農村中勇敢誠樸可愛之青年，其自強之心，求學之熱，處處象徵其不甘爲亡國奴，而願作一新國民，如是，我輩當負責領導及訓練，以完成其志願斯可。」又謂：「救中國之危亡，不應徒在緩急快慢上較，須先抓住國家之命根，療治其癥結，培養其元氣，抱定主義，下大決心，苦幹若干年，乃至我生不足，由後人續向既定之目標，有前進，無後退，有犧牲，無顧慮，敢謂以中國如此悠久之歷史，寬廣之土地，偉大之民族，一定有其光明燦爛之前程！」晏軀體雖似瘦弱，意志則極堅強，理智力更高人一籌，故即着眼不到之事，人欲施以欺謾者，亦必爲其識破。至於騎射，狩獵，彈琴，歌唱，拍球，游泳，溜冰，馭車等技能，亦均別具身手，爲恆人所不逮；然晏固視爲餘事也。

晏具有幹才如此，人或以才稱之，而晏則不自承也。顧晏雖不自以爲才，對於人之才，又每譽不絕口；至于其搦辦平教會，頗喜求才以爲己助，其求才之法，既認定其爲才，無論其縣界，省界如何？甚至國界

如何？均必竭誠聘用之。觀其所撰平民教育同志歌第一句，即爲「茫茫海宇尋同志」。故其愛才重才，用人一視才否，不重朋黨，不徇面情，量才而用，無求備一人，可知！更如晏籍四川，平教會中，川人佔極少數，其與人之部落思想，實迥異也。

定縣在河北一省中，迭經兵匪蹂躪，加以風俗固陋，民衆多不讀書；故入民國已十餘年，城鄉間男子垂辮，女子纏足猶滔滔是！因而晏所謂貧、弱、愚、私之病，於定縣尤屬顯見！乃自平教會移植定縣以來，地方漸能自衛，垂辮纏足等陋俗盡革，文盲減少，互助思想發達，農村之經濟，亦有日趨富裕之勢！說者謂：「使晏及平教會不以此自封，而出其餘力，推衍至於鄰近諸縣；馴致使河北全省，起而做法之，中國全部亦起而做法之，則其成績，將爲何如？語云：『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晏因當日對留法華工之偶一感想，其結果竟至於斯，恐晏亦將自云越乎意料矣！又近來青年學生，每每高呼『到農村去』，卒之僅聞其言，未見其行，甚且反由農村，而集中於都市。嗚乎！青年如此，烏怪農村經濟，日益凋蔽，青年自身，亦感苦痛也！今使一般青年，均能以晏爲模範，而實行『到農村去』；然後各盡所能，以發達生產，推進教育，講求保衛等等，則農村固將爲無上樂園，青年失業之煩悶，亦可獲得解除；而影響所逮，國家之經濟與政治，尤能因以充實安定。吁！作聖作狂，基於一念，特不知現代之青年，果能志晏所志，行晏所行，誠恪循晏所經過，以實到農村去也否？

孔 德 成

## 孔 德 成

一 九 四

孔德成，爲前衍聖公孔令貽遺腹子，亦即至聖先師孔仲尼之七十七代孫也。世居山東曲阜城內，自國民政府統一中夏，主張剷除封建制度，實行民族平等以來；德成曾自請撤銷衍聖公崇銜，以遵國家法令；國府嘉之，遂改任爲奉祀官，并准承繼舊有祀產，俾其繼奉聖祀。最近國府又以我國自漢代而降，維繫民族之精神，惟賴孔道，特恢復孔子之春秋兩祀，藉表欽崇！并通令各地方官吏，對於孔廟，認真保護，不得屯駐軍旅，致滋擾亂。更飭財部撥給鉅款，俾便脩建云云。其尊崇孔道，要亦可謂至矣！顧考厥由來，則以民十五年而後，共黨之惡勢力，漫衍神州，而復以孔道明倫紀，正綱常之主張，有碍進行；遂不惜出鹵莽滅裂之手段，冀將其根本推翻，藉便爲所欲爲。於是邪說張，大道晦，世運頹壞，人倫幾乎息滅。近頃有心人憂之，知欲匡正人心，仍非恢復固有之道德，則任何政法，均歸失效，國且不國。爰揭蘊斯義，呼籲於世；乃有新生活運動之提倡；內容詳述禮義廉恥，與衣食住行之關係，冀以振衰起敝，使民知所趨向。果也當仁不讓，見義勇爲，根伏于我民族心中已久之孔道，斯時一遇提撕，立如槁苗得雨，興也勃焉，而應者四起矣！國府更俯納群情，冀使沈隱多年之孔道，復昭明于今日，而有如前之通令。

記者於民十三年春，遊於曲阜，居停主人亦孔氏，據謂：「德成爲庶出，嫡母則陶姓，其父令貽歿時，其母尚有孕未育，聖裔宗祧至重，時北廷徐世昌方柄政，特派大員攜醫生赴曲阜監護之。及期久不產，府中老嫗則曰：『小公爺遲遲不出世，得無以母非「公太太」耶？幸「公太太」假衣裙以覆產母，則事濟矣。』

「『公太太』者，府中所以稱陶夫人也；如其言而德成生矣。陶大恨，不久，其生母以產後病死。」  
 德成幼頗穎慧，讀書亦勤，臨碑帖，尤能得心應手；嘗見其爲人書聯，英挺秀潤，似法柳公權！故凡與孔氏有淵源者，莫不望其將來有所建樹！然處彼禮法拘謹，舊式大家庭內，苟無毅力以自援，恐終未免爲天生美質惜矣！孟子有云：「困於心，衡于慮，而後作。」傳又有云：「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準是，則德成生於錦衣玉食之閨閣家中，在個人享受言，固可云幸；而論爲人須卓然有立之義，又屬極不幸已！雖然，今國家方謀尊崇孔子，本愛屋及烏之說，德成果能略研家學，稍自振作，政府中必當有其位置在，決弗僅以奉祀官終，則堪操券焉。

德成有姊才美，已適柯鳳孫之子昌汾，柯亦魯人，以著新元史一書，爲世推重！日本帝大學校曾以名譽博士特贈之。其夫人爲桐城派文學鉅子吳摯甫之女，對詩賦古文，亦深有研究！德成姊獲事如此姑嫜，定省之暇，談禮誦詩，將有其樂融融者矣！

曲阜城周僅七里餘，而孔廟居其中心，衍聖公府則居廟左；記者素景慕其爲聖賢生長弦誦之鄉，國粹宗風，輝映千古！故往遊時，精神上倍感愉快！廟本闕里故基，堂宇闊深，規模壯偉。最前門即曲阜南城門，內額曰「仰聖」。外額曰「百仞宮牆」。頭門爲「金聲玉振坊」。二門曰「大中」。宋仁宗御筆也。三門曰「同文」。後有閣曰「奎文」爲藏賜書處；閣兩側有歷代碑亭十三座，碑皆高二丈餘，文多名賢手筆，禁損；或謂：「每年由公府督捐一次，備贖贈用，故文字迄猶端好也」。閣後爲「大成門」，有聯云：「先覺先知，爲萬古倫常立極。至誠至聖，與兩間功用同流」。門後有孔子手植檜，二千年來，屢枯屢生，近則僅剩榦二



## 孔 德 成

一 九 六

尺許，籠以瑠罩，恐未能更發榮滋長矣；然而亦珍物也！次「杏壇」，即孔子講道遺址，壇作亭式，環植以杏，中陳石鼎，跼雕雲龍，鱗爪欲動。架安古鐘二具，意者其叩以集結弟子之用歟？更進爲「大成殿」，共九間，高深約七八丈，闊倍之。丹楹黃甍，簷下設崇憲，前盤龍石柱十，正中供至聖先師孔子塑像，袞冕黼黻，如古王者。更塑十二哲像，分侍東西。案供景泰藍銅尊五座，曰：太尊，犧尊，禮尊，象尊，山尊。上懸巨匾云「萬世師表」。聯云：「德冠生民，湖地闢天開，咸尊首出。道隆群聖，統金聲玉振，共仰大成」。兩廡祀先賢先儒，殿東有詞曰「崇聖」，祀孔子歷代祖，庭有「孔子故井一」，井西爲「魯壁」，其處有「金絲堂」藏歷代樂器。前爲「詩禮堂」，庭植漢柏，唐槐，殿西有詞曰「啟聖」，則祀孔子父叔梁紇，母顏徵在。大成殿後，爲寢殿，爲聖蹟殿，古碑刻極多，亦禁掃。當紀以詩云：「遠道來參至聖宮，堂皇氣象甲寰中，杏壇雅化今私淑，愧未如柯紹德風」。翌日適逢清明節，故例，衍聖公須赴孔林祭掃祖墓，蓋盛會也。記者偕侶，出北城門，第見夾道松柏，上躡晴空，歛步其間，覺春風肅穆，令人胸臆塵俗，頓爲澆消！道半有坊曰「萬古長春」，左右碑亭時列，次爲「至聖林坊」，東西列垣如翼。坊外有村，或謂即「孔里」也。其北爲「至聖林門樓」，內西爲「泮水橋」，過橋有「享殿」，左爲「思堂」，堂北有甬道，中置一石鼎，側立翁仲，左笏右劍，氣概清奇！因念：「二石人者，幸托蔭于孔林，兩雙冷眼，不知閱盡多少興亡成敗？彼苟能言，則發人深省之功，較諸秦火餘燼之聖經賢傳，或尙堪置信也！然而奈其不作方干之饒舌何？此外有元豹二，角端二，華表二，殿後碑亭三座，一貯子貢手植楷之碑記，楷高丈餘，已槁無枝葉。稍西爲孔子墓，有雲石篆文金字巨碑，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墓。」馬鬣長封

，佳城永固，其佔地之大，殆近畝許，高則約爲丈五。前偏左爲子思墓，碑文曰：「述聖沂國公墓。」右爲伯魚墓，碑文曰「泗水侯墓。」西側有室曰「子貢廬墓處。」亦有碑紀事。聞凡孔裔歿，均葬垣內，故極目四望，墳纍纍若！有遊女相謂云：「究竟孔姓好，否則誰家墓園，能如此闕麗，且千百年來，族葬一所，天倫樂聚，幽靈亦無孤寂之苦矣！」是言雖俚，要亦宗法制應否保存之一問題也。是日德成以齒稚，未克躬蒞，僅派人代祭云。出時見道周有壽州孫某，捐巨資修葺孔林碑，慨然謂遊侶曰：「孔子者非孔姓之孔子，實我國人共有之孔子也！蓋孔子之道，如春風時雨，凡我國人，誰不涵泳優游其中？則修葺之責，均當負荷，孫君此舉，可謂先獲我心！且予他日而不富貴，予他日而苟富貴，斷不能讓孫君帶美於前。」歸途占一絕云：「松蒼柏翠氣森森，一瓣心香謁聖林，萬古巍峨夫子墓，從知教澤足長春。」

記者又曰：「孔子何人？孔道何道？今之尊崇者，能認識乎？今之攻擊者，能認識乎？果能認識，則尊崇固宜，攻擊亦未嘗不宜；否者盲目之尊崇與攻擊，固於孔子之人之道，無所增損，且不值世之通人一笑矣！然則孔子之人與道果若何？記者不學，敢請本其陋見，爲誠能認識孔子之當世君子，一敬告之。」

孔子何人？或謂其人教育家也，哲學家也；亦有謂其人政治經濟學家也。答之曰：「皆然！惟不盡然。則以余所見，其人蓋爲一革命家焉！請試論之。古者非天子不制度，不考文，而孔子則作春秋，以褒貶當代執政，其門弟子因以「素王」稱之，此非革命家而何？更如「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二人皆魯國所謂叛臣，第以今學理論，亦可謂之革命家；而孔子聞召，即欲往助，則其革命思潮強烈，準茲可證！至於孔子評論湯放桀，武誅紂，而謂爲應天順人之革命，則其贊同革命行爲，表

示尤屬露骨！其他類是之言行尙多，故記者謂孔子爲一革命家，確非誣語也。孔子乃如此人，而被淺躁之徒，遽於其遺教中，斷章取義，詆其僅知尊君與愚民，距離真象，殆無異瞽者叩盤捫燭，而謂得日之本體，寧非天下至可嗤笑之事耶？孔道何道？或謂其道，乃修齊治平之道，孝弟忠恕之道；抑或謂其道，乃親親仁民愛物之道。亦答之曰：「皆然，惟不盡然，則以余所見，其道蓋爲天人一貫，今古咸宜之道也！姑申論之，歷代儒者，多知孔道爲人道，而不知其含有天道，即知，亦屬絕妙。斯故由誤會子貢所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及孔子嘗以『天道遠，人道邇，』而遂罕言天道，爲孔道與天道無關，關亦非重之證；實則孔子於天道，極爲精研，其言之最多者，自當首易繫辭，次則春秋；而『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也。）與夫『予欲無言，……天何言哉？』是直承明澈天道，言行與天息息相通矣！至大學一書，自明明德始，至則近道矣止，共五十八字，由先天說出後天，由後天說到先天，包羅萬有，涵蓋一切，尤可謂言天道之全者也！而究其結果，則有中和位育，參贊化機之功能！今乃謂孔道僅屬人道，不亦隘之乎視之已。」

近代賢豪之善學孔子者，得二人焉：一爲孫中山總理，一則蔣介石委員長；蔣鑒於邪說暴行，如滄海橫流，大害人心世道，怒焉憂之！爰倡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爲體，衣食住行爲用，俾風俗爲之不變；而返於淳樸整潔！現時應者群起，頗有暮月可矣，三年大成之概！孫一生之偉大處，在能致力革命，此點與孔子爲人，已屬今古輝映！而所撰著之三民主義，建國方略諸書，其精神尤多師承孔道，時或加以偉大發明。（孫常云：「革命不忘讀書，」此正如孔子之「仕而優則學。」且聞有某外人詢孫之學說根據。答以實繼

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統可見。而其最拳拳服膺，認作革命之至善目的者，則孔子所主張之「世界大同」也。夫以明哲如孫蔣，其言行思想，乃均惟孔子之人與道是學，固可見其善自得師；然使孔子而非得聖之時，孔道又不宜於現代，則學之必舛忤難通，且亦安肯學之耶？

或謂孔子之道時中，足徵其為政設教，雖亦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但必不如後世迂儒之食古不化，拘執一端，致招形格勢禁，函莽滅裂之弊害！且假定言之，孔子向主乘殷之輅，以資代步；然使處斯世，如更周遊，亦必改乘汽車輪船，不再乘殷之輅矣。此外服食用器之與時推移，均必從俗而化，尤可想見！（觀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可証。）雖然，此所謂時中，僅就無傷國體，不謬人情者言之；至若蕩檢踰閑，違禮壞法之事，即舉國靡然爭為，孔子又寧肯從衆，而窮斯濫矣哉？觀其浮雲富貴，惟義是尚，竊知其必不爾也！——又嘗見遊戲文一則，謂凡近代歐美新說，多屬孔學緒餘，例如自由，論語有云：「當仁不讓於師。」儒教最重師承，今則師且不讓，其自由之主張，可為澈底！又如平等，論語亦有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海內人皆兄弟，凡所等差，胥應抹殺，而付諸一平；是其主張平等，可謂至當！又如馬克斯社會主義之精華，為產業分配須均。即孫中山之建國大綱，亦謂中央與地方之政權，以均為尚。然論語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均無貧」。則是均產均權之說，孔子亦夙主之矣！又如解放婢僕，與男女社交兩事，於孔子言行上，亦可見其嘗加提倡。蓋論語有云：「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推其意，所謂女子必非一般女子，而為號稱家婢之女子。不然，邑姜敬姜，皆女子也，孔子曾極贊美矣！何致對女子，不加分析，概謂難養，以侮辱其人格哉？故知此所謂女子，實為家婢，而非一般之女子。其次所謂小人，亦必

非指邪慝小人；而爲號稱家奴之小人。不然，既明知其爲邪慝小人，安有更養諸左右之理？至此奴婢難養之原因，當然係彼時制度，凡出身低微者，均無受教育機會，以致近則不遜，遠更招怨，然孔子既謂其難養，即有不養之意，易言之，即有解放之，俾謀自立，并藉以提高其人格之意，所惜孔子無位未能立行，否則彼美總統林肯之釋放黑奴，更烏得專美於後耶？又孔子說詩；則極贊太如之助化，論才，則盛稱邑姜之樹勛，過衛，則見南子，而不辭爲之驂乘，其尊重女權，及開男女社交風氣之先，如是，彼現世淺躁青年，謂其惟務摧殘女性者，不亦大誣也乎？此外，尙有瑣事數項：如鄉黨一篇，所記其對衣食住行，講求極爲精善，其注重衛生可知！既從師襄習琴，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及在衛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其愛好音樂可知，而其對於繪畫與狩獵，亦必頗有研練；蓋「繪事後素」，固非深嫻畫法者不能道；「弋不射宿」，尤非夙精獵技者不能爲；勿怪當時即有人稱其「博學多能」也。

雖然，「吾不試故藝」及「少也賤，多能鄙事」之語，孔子嘗慨乎言之，而頗不自慊足！蓋其所以名爲至聖者，即在其具有「外王內聖，過化好神，形而上之大道焉。」決非恃此形而下之器學，以自鳴高，而斷然與世之藝人，較其軒輊，固昭然明矣！惟是道則高矣！苟不表見之於事，將毋蹈晉之清談，宋之性理等空泛無用之弊焉。則請更述孔子當時相魯之政治刑法，軍事外交諸成績，如次：

(一) 政治 爲政，以尙德不尙力爲原則；其推行法，則正己以正人，有不正者，復以禮齊之；故相魯三月，即有強公室，屈私家，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之效！

(二) 刑法 執法，以鉏強而恤弱爲宗旨；故聽民之訟，得情則哀矜而勿喜。治盜則主在上不貪，使民足食

知禮，而自向化。最惡不教之誅，罔民而爲；然於弱而無知之民則寬，反是，則又甚嚴。——如欲戮強橫之陽虎，墮僭妄之三都，及誅記醜而博，言詭而辯之少正卯等皆是！——觀是，使孔子而司今日之法，彼因凍餒挺而走險之盜賊，尙可在其寬宥之列，若乃好爲邪說，誣惑民之某某輩，眞爲所必加鎗除者已！實則近來許多青年，因誤信邪說，致陷歧途，而被犧牲者，雖巧曆恐亦莫計，故彼輩實當萬戮，猶有餘辜也！

(三)軍事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洵爲千古兵法中之精要語，雖孫吳穰苴，亦必無以逾之！故其高足冉求樊遲，能用矛入齊師，而使魯宗邦獲勝。子路則有勇知方，仕衛，遭國君骨肉之變，結纓戰死，爲天下後世之食祿而避患者，立一芳型！是受於其師之甄陶者，可知矣！

(四)外交 當時魯弱齊強，齊與魯作夾谷之會，孔子相定公赴之。以有文事必有武備，故請其二司馬以從，及會，孔子乃以禮折齊景公使服，開弱國外交勝利之先河！則不惟賴其詞辯勝人，而其大無畏之精神，亦良堪欽重焉！嗟呼！今國家內訌未靖，外侮尤殷！果欲救亡圖存，復興中華，竊謂孔子所定「據亂世」之魯王（如今之中央政府）攘夷，尙爲對症之藥！而茲事體大，苟非全民一心，實能陳力，在一智仁且勇之當軸領導下，向國家自由平等之途邁進；則恐革命成功，終於尙未，而孫總理在天之靈，將亦不免戚然以恫已！

班禪額爾德尼

二〇二

## 班禪額爾德尼

護國宣化廣慧大師班禪額爾德尼，後藏扎什倫布人，佛臘現屆五十整歲，依藏俗爲轉生佛，十八歲時，即秉後藏政教。民國十三年，因與達賴活佛宗旨不合，遂離藏東來，傳其佛法，先後卓錫蒙古青海，十八年入京，與黨國要人晤商返藏問題，受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青海省政府委員，二十一年再入京，參加三屆中央執委會全會，受任現之封號。上年達賴圓寂，中央暨藏方人士，均希望其返藏，代執政教；詎以事羈滯，今猶未能首途也。查西藏歷來崇奉喇嘛教，膺教權者，名活佛，着紅袈裟，故稱紅衣喇嘛；凡藏境一切政刑，均由喇嘛總持，無所謂官吏也。教勢既大，淫暴遂極，而藏民莫不如陷水火，弗聊其生！嗣有宗喀巴其人出，潛志清修，發願普濟，信徒漸多，因取紅衣喇嘛地位而代之。並服飾尙黃，以示區別；後人乃易名爲黃教，而名前者爲紅教。宗喀巴既圓寂，其弟子達賴班禪等，因分藏境爲前後，由達賴治前藏，駐錫拉薩；班禪治後藏，均稱活佛。其傳衣鉢之法，如此代活佛將圓寂時，必語其弟子以己轉生處，而其弟子等，亦即向師之轉生處尋訪，如某學適於其師歿時生產，則是嬰即爲其師後身，迎護以歸，俾承佛統。至如達賴幼，則由班禪授以佛門經法，班禪幼，亦由達賴授以佛門經法；即輪轉循環，互爲師弟，是也。然權利所在，弊輒隨之，則以活佛左右，恆有預置私黨嬰兒，而迫將死之活佛承認之，以圖竊權，於是此地出一轉生活佛，彼地亦出一轉生活佛，真偽之爭，每難分判。至清高宗乃定金瓶貯名之法，俾轉生佛由其中拈出，而藉以爲解決焉！

蒙人對於喇嘛，迷信有勝于藏；故班禪駐蒙時，頗獲無上之尊崇，蒙人且傳其佛法無邊，能預知吉凶禍福，而班禪在蒙，亦曾宣佈天時變遷五次，卒皆奇驗！因之，進祈灌頂受戒者無算，供奉之幾與哲布尊丹巴活佛等矣！

喇嘛廟之建築，多極雄麗；其中所祀佛像，亦每極威武！最猙獰者，爲金剛佛，此佛牛首人身，手足各十數對，抱者踏者均魔鬼，令人見之，不寒而慄！最不堪入目者，則爲其足下人獸交媾之怪狀，俗謂是即歡喜佛，乃天神降魔之象徵。亦有人謂，佛教文傳南，武傳北，故喇嘛廟中之佛像，既極雄武，而喇嘛亦較和尙爲雄武也。是或然歟？

喇嘛廟中，皆有一種「打鬼」祭典（亦稱唸大經，跳布施），其舉行時，每於庭前，豎一高五六丈之斗桿，端懸一滿繡籠馬獅象，梵文金字之黃緞長幡，大雄殿角，亦豎大旗四面，旗繪四大天王法像，極爲壯觀！殿中千燈併燃，燦若繁星，香烟篆裊，如噴雲霧；行祭之始，由一下級喇嘛，名竺山巴者，鼓動巨鐘，約數十杵後，衆執事喇嘛，乃法服咸集，殿東隅設一寶座，側置一几，上列金瓶玉壺，乳鉢檀鑪，均須品質名貴！此蓋爲活佛所設之虛位也。（因活佛不能親蒞，則以假佛代理，假佛位置，僅次活佛一級。）殿上更設短几二十餘，徧陳麪粉酪油合製之猴馬牛羊，虎豹狼兔駱駝各獸類，藉誘魔鬼前來攫食，因得從而打之，几之左右，更有下級喇嘛名合由巴者二，飾黃巾力士狀，以白布裹口，不使出聲，謂可免魔鬼觸覺，不來搶食。衆執事喇嘛飾竟，均至一司淨水喇嘛前，由其以柳枝蘸水，洒各人掌上，謂可免魔鬼毒氣之侵襲，此時一般上級喇嘛，皆金冠紫帶，徧袒黃紬袈裟，雙手合十，不動聲色，默誦經咒；而一般下級喇嘛，則飾



班禪額爾德尼

二〇四

爲魔鬼，戴牛鬼蛇神之假面具，軒軒起舞，態度蹣跚，極爲可哂！尤有一飾夜叉之喇嘛，靛面硃髮，獅口獠牙，蹙舌吱吱作怪嘯，揚臂四擊，拳風所至，即有白粉飛空際，以眩人目。而魔鬼等，一覩夜叉，莫不惶悚欲遁，似一爲所捕，即難免音其饒吻者。既忽聞一種肅殺聲浪，起自殿之深處，波波波，如海螺而非，斯物蓋名綱董，係取人之髑骨作成，綱董爲領導樂器，一鳴則諸樂隨以齊奏；衆魔鬼夜叉於樂聲裏，圍圍移時，始有十二奇裝異服，飾神佛之喇嘛，亦各戴假面具，互舞入殿中，第一爲文殊化身，二爲其護法神，三爲馬哈噶喇佛，四爲觀音大士化身，其餘爲成色叭喇，支那繼查，扎基阿拉喳，東崑扎薩，森合東堅，薩拉瓦，模里等，均觀音之護法神；諸神佛除馬哈噶，薩拉瓦，作鹿首牛面外，或作精怪，或作骷髏之形態，莫不令人望而詫悚！雖名神佛，實同魔鬼矣！隨又有十喇嘛，飾地藏菩薩者，聯臂舞蹈，出至殿上，則皆錦袍花帽，美麗莊嚴！惟手中所執腦骨盃，骷髏棒，又桿絛縷等物，仍不脫凶獍意味！因腦骨盃，爲死人之白骨腦蓋，骷髏棒爲死人之脛骨，又桿爲鐵裹人骨所成，上飾金箔，并繫彩縷，故舞蹈時，繽紛悅目，鏗鏘有聲。殿底兩側，更擁簇數百喇嘛，各擊鈺鼓箏鈸等樂器，應節敲擊，以與舞蹈步驟相和。最後一般喇嘛之眷屬（蒙語爲尺巴甘赤），頭袍繡襟，雲鬢花容，亦偕臨殿中；各執哈達一方，敬獻佛座前；然後頂禮膜拜，自行引退，此時其地之男女信善，均盛服華裝，腕繫唵珠，胸懸金佛，執藏香一枝，隨衆喇嘛，繞行道場；既三週，乃列隊立定，即有一執事喇嘛起立，朗宣經偈，衆喇嘛齊聲附和，至誦秘密神咒時，但聞咻音如雷，鈴聲似雨，喧囂許時始止。又一喇嘛，即盡取短几所陳之麪獸，徧洒地上，於是十二護法神佛躍以前，各持刀劍奮擊，作殺鬼狀；而諸飾夜叉魔鬼者，亦即隨擊隱退。「打鬼」之典禮

，遂告成功。

時或有一餘興，則爲一特別喇嘛（約係紅教），着古代盔鏡，擎方天畫戟，於衆執事喇嘛退場後，踴躍入殿中，誦梵咒一遍，遂歷演吞刀吐火，詛犬召蛇等魔術，謂神佛附體，唧唧喃喃，儼如秋收鬼唱；而男女善信等，莫不邁向膜拜，并奉哈達示敬！倘問疾病休咎，此喇嘛亦必一一作答；既畢，衆喇嘛乃魚貫出殿，一合由巴持互鉢盛糖，立門左側，以匙掬糖，徧抹喇嘛唇部，衆喇嘛以爲佛賜，無不欣然承受。——聞打鬼一次，繁費殊巨，至其效果，則謂能以消弭災疫，獲保安寧云。

藏俗渾樸，雖學佛，不禁帶腥酒色；故班禪東遊後，讎之者恆盛饜相供，往往一席費雞鴨數十命，而牛羊豚魚，亦爲必需品。蓋班禪嗜雞，更須庖人於雞生時，以棒棒雞脰，使充血，刃截之下，矢以進，則腴美異恆矣！其食鴨豚之法亦然。藏地乏魚，班禪始而不知魚味何若？現居江浙久，遂嗜魚如嗜鷄矣。昔張季鷹思鱸魚膾，故欲棄官歸隱。今班禪戀江南魚美，竟羈返藏之謁，則知食中精品，足以移人情志，古今中外，殆無不同也。至於色之一事，聞班禪尙無沾滯，設非爲內地僧規，不許妾妻所拘縛，即已勘破情關，而悟澈色即是空之妙旨，然歟否歟？姑誌之待證。

近數年來，我國之善知識，多以戰爭兇慘，上干天和；馴致水旱疫癘，殃及全國；爰思仰仗佛法，挽救劫運！於是合祈班禪，出建「時輪金剛法會」，於北平杭州諸地，班禪固悲智雙絕，胞與縈懷，亦思藉茲振宗風，施化雨，以濟度蒸民，解除浩劫；故慨爲主持，俾功德臻于圓滿！說者謂：「中國之內訌漸弭，輸資力以拯災荒者，尤時有聞；列強雖競籌軍備，却重自守。世界大戰，亦可因而不起，則未始非法會祈禱

張 聯 陞

二〇六

和平之績效也」！今姑無論法會有此績效與否？而考其動機固如是，是亦堪令吾人欣感矣！

張 聯 陞

張字仲三，河北寶坻人，體格魁梧，性情彪犖！以系出寒微故，初投軍充兵士，迭經戰役，助勦燦然！於是山廚而校，而將。至民六，任黎天才部之團長，會黎揭護法幟于襄陽，張與趙榮華歸附中央，晉升旅長；蕭珩珊督鄂，愛其馴從，俾充第九師長，兼鎮守使，仍駐襄陽。十五年秋，國民革命軍會師武漢，聲威所播，全鄂震動，張於事南事北，遂費躊躇；嗣襄紳雷君韵午，為保全桑梓，免受兵燹計，力勸張順應潮流與國軍合作，時鄂西尚有北洋軍數萬，信使紛紜，要求張顧全團體，共抗國軍，張部亦多主張附北；惟參謀長阮肇昌，贊成雷說，謂附南較有利益，雷復開陳百端，張乃悟而從之。國軍令仍充師長，惟番號易九為五耳。

時襄陽之縣區黨部，為共黨所把持，游行演說，口號標語，其最離奇者，竟有打倒廉耻，性交自由，偷盜為均富之實行，父母生育子女，乃本身快樂結果，故教養為其義務，子女無孝之必要等等。

女生多混同男生起居飲食，其甚者矗立鬧市，高談所戀愛情況，如飲狂藥，恬不為怪；而尤有所謂兒童團，衝鋒隊者，竟濫捕民衆，處以重罰，或竟置諸死，張稍向之勸告，衆復擁至其署，辱罵萬端；張部怒，請于張，願除黨亂，以寧地方，張初猶不許。旋乃弟張九，出而主持，遂將黨部搗毀，毆擊黨人，及學生，或死，或傷；阮見狀，因告以誣逐此種不良黨人，可也；惟須明正其罪，由諸省政府與上級黨部，庶免

招反動愆尤；詎張九不惟不聽，且怒其附和革命，而請乃兄免阮職，於是張軍更廢青白旗，而改懸五色舊幟，實行叛變矣。

未幾，樊鍾秀以建國軍，圖攬鄂北地盤，張部團長杜進德，本棗陽強有力之民間改編，力主迎敵；張則放棄襄樊，退避於老河口。有人云：「張驟聞樊軍來攻，竟至恐懼泣下，不知其昔年勇氣，何以消磨至此？」解者曰：「張昔年爲兵士，或下級官，囊乏黃金，室無美妾，既少牽掛，故能拚命圖功；現則官位顯赫，又擁有多量之黃金美人，圖功念墮，勇氣自挫；故一聞戰耗，遂聯想於險危！涕泣避敵，事有必至矣。」惟時馮軍一部，正駐豫陝接壤之荆紫關，張遂舉軍投附，馮旋調張至其總部，而改編張軍；最近聞張在濟南，充韓向方之參議云。友人晤之故都，談及馮之嚴于執法，謂有河南葉縣縣長某，因犯一賊案，被馮查覺逮捕，某父本馮至交，與王瑚及張亦莫逆！因屆耄年，僅此一子，不忍見被誅夷，遂迭電王張，謂任處何刑？均可。但乞貸其一死，庶免已於暮年，再抱喪明之痛。張乃商於王，由張先言於馮，而王繼之。及謁馮，代某委婉陳情；馮聆後，第報之以笑。王則爲之悚然！不敢繼言。移時舉行總理紀念週，馮演說間，忽聞鎗聲一響，衆方訝異，不解所爲？馮復續言曰：「適有鎗聲，汝等必狐疑滿腹，須知此即槍斃葉縣縣長某也。以後同人當引爲戒！更須知我執法如山，絕不受關說焉？」張時在座，不禁浹背汗流，嗣每見馮，即不寒而慄！如將膺極刑者云！記者曰：「朱子橋將軍有言：『我國軍官服官至上校以上，擁資至兩萬以上，每遇戰事，即慙怯如鼠矣！』果爾，於張乎何尤哉？」

趙榮華

二〇八

## 趙榮華

趙榮華字錦堂，魯人，以其兇殘好殺，亦有稱以「趙二虎」者。初與張聯陞同隸黎天才部下，充團長。民六黎揭靖國幟于荆襄，反抗直系，趙張乘機附曹吳，得擢升混成旅長。黎敗，趙鎮荆宜，性酷喜乘劣馬，每出奔護雲從，皆挾匣槍，勢洶洶如臨戰，衢市間商民于其至，必須離座植立，致以敬禮，有違輒命杖，或罰之長跪；故迄今荆宜人偶語及趙，猶莫不惴恐，由其積威使然也。

趙性質雖剛愎；然對錢財，尚不重視，其賭博時，必求贏，惟不斤斤於資；蓋欲藉以自詡賭術精也。宜昌商會長某，一日陪趙鬪雀，一次趙之牌，本風成坎，白板已開明槓，發財九索，兩對聽頭。會長某適居其上，牌亦混一色兩番，單弔發財作將。趙對家為宜昌縣長，知趙必聽發財，故放出以求取悅；詎會長某竟將牌倒下攔和，不虞已開罪矣。趙怒，拍案頓足，并將發財嚼破。會長某見狀大懼，聲言詐和，願受罰！趙冷笑曰：「汝會贏，則贏耳；我雖姓趙，并非如趙匡胤之輸打贏要也。」是局乃不歡而散。

逾數日，趙部有解土匪到者，案涉商界中人，趙聲言「須商會長具保可免罪。」會長某因商家環懇，竟具保。趙召會長某來，而笑諷之曰：「汝胆真豪哉！敢於保匪，須知保匪者，即匪也。」喝令左右，將會長某暨匪案全犯，縛赴法場，一律殺却勿論。會長某被縛後，大呼冤，無敢營救者，臨刑時，會長某已殺斃無人色！趙至其前笑問曰：「此時風味，較前日發財弔將如何？」會長某惟叩頭乞免！趙復手釋其縛曰：「余特同汝開小頑笑，請勿懼；此時更至余署，決一勝負可耳！」會長某顫聲諾之。此固見趙之滑稽，然軍

閱作福作威，生殺任情之狀，亦可概見焉。趙部有孫連長，於民八駐防棗陽，余觀之友家宴會中，孫爲人頗謙謹，邀余至其寓小談，余見其神儿上，供該營營長王某之長生祿位，疑而詢故？孫曰：「王營長曾再生我，故以是報之」。

蓋孫偶病疫歿，魂搖搖出城，東行已四十里，適王自省垣返防，途見孫，怪其何踽踽至此？因呼之同返，孫不答，惟轉身行，似服從王言者，王詫甚，莫解其由，及歸營，詢及孫，人謂已歿，而待殮矣。王急至孫家，堅囑不得殮葬，而俟其復甦。至翌晨，孫果復甦，亦自謂魂本擬東行，聞營長呼之轉乃轉，則軍人夙講服從之故也。余聞孫語，知書所云：「離魂病」者，殆即此類；然足證古人所傳靈魂之說，爲非虛焉。民十三余再至鄂垣，遇趙部某軍官，談及孫，謂：「孫已升營副，某次剿匪，趙集所部會議，孫謂：『匪性狡力強，不可急剿。』趙怒其搖惑軍心，立槍決之。」夫既曰會議，自當任人盡言，孫竟以是取禍，二虎之爲虎，宜矣！雖然，趙粗野武夫，本不足責，所奇者孫死於病，則有王營長救之甦；死于刑，更無人出救之；豈生死果有命定，斷不容人行其避就歟？此事極真確，吾不知世之科學家，於是亦有說乎？

## 孫殿英

前充北平軍事分會委員兼四十一軍長之孫殿英氏，名魁元，豫之永城人，性情豪縱，體裁健疆，洵不愧爲中原傑出人材！余固夙已聞其爲人矣。迨客秋附平漢車經許州站時，有兩客來與接座；一客閒中談及孫之出身經歷，性格嗜好等，歷歷如繪，奇趣橫生！茲畧述之，實吾外史。

孫殿英

孫在青年時代，性喜與屠酷椎埋之流爲伍，薰陶漸染，遂因之投入綠林；而成爲風高放火，月黑殺人之渠魁！聲名既溢，官廳乃懸重賞募捕之！孫抗鬪不勝，弗獲已棄其衆遁，望門投止，無敢留者，歧路彷徨，正有慨於英雄失勢，托足無方！詎有農人陳某，見而憫之，邀歸家後，欸如上賓。孫感其惠，請與結爲昆仲，誓他年富貴勿相忘！居既久，孫復躍躍思動，因向陳告別。陳留之不克，詢將何往？曰：「投軍」。陳即贈以百金，俾壯行色；時捕孫之令已弛，孫乃得收合餘燼，向某軍投誠，展轉戎馬中，不十年已洊升至軍長，且兼任一路之總指揮，取斗大黃金印，僅如拾芥，一出風塵便不凡，可爲此草莽雄豪咏焉！

孫旣得志，遂於駐防故遊地，日躬赴陳家，邀其出助戎機，陳謂：「我性夙憊，而又目不識丁，自審本非官胚，倘竟爲官者，其不隕厥職也幾希！」孫強以參謀頭銜授之。陳供職久，即以官太閒冷，請孫更委。孫復委之某旅營長。一日陳又以旅長蔑己無學術，請解職歸里。孫聞言震怒，立召某旅長嚴加責叱；更令陳營獨立，直接己之總部。於是陳乃不再言辭。陳有一特長，即恤士卒如家人子弟；而能實與之同甘苦。孫軍恆欠餉，故士卒多貧窮，陳每向孫告貸，得金無論多寡，輒均分於兵應用。孫知而笑謂之曰：「弟性過慈，不辨人之誠僞，故予易傷惠；蓋養兵猶養鷹，飢則爲用，飽則縱不應去，亦必不堪作戰。兄之爲斯語，實自閱歷來，並非吝彼區區數千金，使弟不克暢其意也。」陳聆之，頗亦稱其然；顧一視士卒履敝襪穿，或其家庭以急難來告諸況；不忍之心，復油然而動；而更向孫作糾纏之借貸矣。

孫有一劍，視全絕世奇珍！恆佩之不去身畔。或謂此劍，誠干將莫邪流亞，水剽蛟鼉，陸斬犀象，並足辟邪魅；蓋一鋒利絕倫之神物也！劍舊爲清代十全老人殉葬品，其所以入孫手者，聞係孫未遇時，偶宿一破

寺中，夜半，寺庭白光燭天，跡得光源而掘之，乃獲此劍。後每戰爭，勢有不利己，或突遭敵圍，而援應不至者；知非仗此劍不克破壁飛去時，孫即割地成圓環，然後開其一方，己立率部遵此方猛冲之，敵軍雖蟻聚蜂屯，極力阻遏，究亦不免浪裂波分，不自禁其遜避也。如此歷驗不爽，孫之神祕奉之也亦宜！

民二十二年，熱河之役，孫自動率部赴援，計徒步繞行千餘里，餉械輸運，既極艱難，塞外風寒，兵士又乏皮服，其凍餒疲勞之狀可想！顧數萬之衆，不惟毫無怨尤，且振奮踴厲，以不能殺敵爲可恥！是無他，則孫平昔能親賢重士，與官兵甘苦相共之精誠所感化而致也！蓋孫部名義爲一軍，所轄三旅，額定萬數千人；而實際所有，已不下三萬人，平軍分會之餉，係按三旅發，孫原擬加以編遣，俾符建制；詎一經宣布，各官兵悉不欲離孫，別謀活動；而願即此餉需，作全體服食費，無論誰何？均不另支餉欸。孫亦以衆隨已久，歷同患難，不忍拂其請；於是此三萬健兒，遂不免陷於窮困！第果遇婚喪大故，及必要急需，孫知之，亦必特出私蓄，爲謀濟助，不使感覺缺憾！其他得兵心處尤多，故赤峰圍場各戰，所部莫不效命，使射虎將軍之李北平（廣），不得專美於前史！

孫解除兵柄後，僑居山西之晉祠，其地水木清華，田野常綠，有江南風味！孫構茅舍數椽於祠畔，日讀書史，更短衣赤足，挑水灌園，幾若生小鄉農者，軍政之事固絕口不談，亦并不願聞問；究其實爲東陵侯之種瓜歟？抑劉先主之植菜歟？

孫性愛馬，遇有駿品，輒不惜重資購之；故其廐中頗多名馬。曩年駐軍察綏時，每值春郊草軟，秋漠風和，孫必偕幕僚馳騁以爲樂！現時解甲僑居，舊部雖星散，而此呱呱之群驥，仍多相從；惟孫以慷慨豪爽，



匡濟士兵，故宦囊僅剩清風，爲籌措生活費計，遂忍痛將其日夕摩挲，藉消鬱悶之良馬，悉數出售，英雄末路，已大堪憐！而後髀肉生時，更將何以慰情矣？

記者曰：「軍閥如王占元輩，孰不擁資逾千萬，以自娛其暮年。今孫亦嘗統軍多載，顧甫經卸甲，即感拮据，以至賣馬謀食。由是以觀，足徵其生平未賤民脂，弗啜兵血；故窮困之在其身，實非病而爲榮！然則吾人能不謂孫亦今日武將中不貪不怯之流哉！」

論者謂：「孫性奇特，於事勢之來，時能忍，時不能忍，不爲外人莫測，即其本身初亦無所容心，要之，純任感情之衝動耳。然孫亦有堅定不撓之主張處，如認定當忍，則雖任何壓迫，亦屈服而忍之，如認定不當忍，則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不惜。其營伏延慶也，被縮編一軍爲一旅，孫向部屬曰：『漫謂一旅，即縮爲一營亦聽之；漫謂編一旅長，即編成一營長亦受之；渠能編我一龜蛋乎？果爾，我亦甘承而弗辭……』」迨南開至齊河，乃順流東行，此又其不能忍之表現時矣。孫之基本軍人，皆知其複雜；雖然，其間從無一懷貳志而抗命者，此其慷慨好義，愛重人材之效也！某君嘗充其幕僚，謂：「孫之收入，於購裝械，事交際外，凡官兵家有婚喪病疾等大故，而需錢濟急者，苟爲孫知，靡不稱其願，以代紓所困；至對幕府中文人，尤能加以禮遇，其軍因常屯西北邊塞，故吸鴉片，亦所無禁，孫每夕公暇，且必躬至各秘書參議室，代煉烏烟一二口，俾其吸食，有時更與幕僚聚餐，餐必遜幕僚中年較高者上座，而已則居于主席，或謂孫能如此，雖曰未嘗學問，以視今世之號爲儒將者，其度量相去，不亦遠已哉？孫軍紀律極嚴！其駕馭術，則豪俠尚義爲表，神道設教爲裏；故所部官兵莫不謹遵範圍。蓋豫西有種團體曰「廟會」，簡稱曰「廟」，其

組織及紀綱，彷彿青紅幫，老師有傳師，代傳師，領見師等，其輩數亦二十四，認師時由代傳師高踞法座，指定某爲之師，師居若干輩，認師者默識之，認師後須入河沐浴，嚴冬亦應舉行，無河流則飲水二盃以代，是爲洗禮。此後如遇災患病疾，飲水二盃可解，每有奇驗，一切事權操諸神（祖師），神附于乩，人即奉乩旨以定行止，孫爲一軍之師長，故全軍奉如神聖，有事咨于神，奉其旨以行，實則以孫爲背景，孫自有主見，托神以堅士卒之信仰耳。無怪寧夏之役，孫軍彩色繪面，裝神飾鬼以攻城，前仆後繼，死傷壘壘而不尤悔也！

## 孫 桐 崗

名僧太虛法師有詠航空詩七律二首云：「擊水大鵬扶搖上，御風莊子逍遙游，方圓大地懸衡住，紆曲江山直徑悠，飛渡田田青勝密，俯看朶朶白雲浮，一堆村落一堆市，過鳥何曾影跡留」。「轟轟大鼓振晴雷，岩壑千重眼底開，水脈山筋齊顯露，險灘幽峽細徘徊，提携萬里隨江轉，拱揖千峰讓鳥回，莫訝通神偶遊戲，雲台跌坐又西來」。此詩形容空游之樂，及自空中俯視，城郭山川，確有渺乎其小之概！可謂恰到好處，窺豹一斑！特考航空器械與技術，固由歐人發明；然其理想，則我國前數千年，即曾涉及；如列子所云：「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是。至于墨翟之造木鳶，可以高飛戾天，韓信之製風箏，可以用散強敵，則又爲飛機飛艇之權輿，而漸進步遂于實用也。所惜前人雖有此項製作，後人竟以玩具視之，而不知精益求精，使其早獲今日機艇之效用！甚且歐人已以機艇爲軍事上交通上之利器，極力籌備航空與空防；而高呼「

## 孫 桐 崗

## 二一四

空軍爲立國之生命綫」矣。顧我國人，則猶漠然視之，惟是，莽莽神州，芸芸華胄，明世界之趨勢，識空軍之權威，而亟亟肄習航空術於歐陸者，我國青年，近亦不乏其人，如自馭飛機，由德歸國，然後環繞全國一週，以提倡航空術之孫桐崗氏，即個中之一分子也！

孫本河北人，寄籍山東，現年甫而立，其家世清華，頗有聲齊魯間！父名錫榮，字靜川，年逾七旬，而壯若青年，能文章，喜運動，嘗馳駿馬於郊野中，與致彌豪！當孫駕機自德歸國之頃，靜川得耗語人曰：「吾國軍事上，第一不及人者，即在缺乏飛機；故一逢對外作戰，惟有大受犧牲！且吾國近雖略有飛機，亦係購自國外，甚至駕駛之人，亦須向國外僱；不惟利源損失，即軍事機密，恐亦不免漏泄。此余令小子赴德習駕飛機之由，且不僅令其習駕而已，尤令其必進一步而習造，苟將來習造不成，余亦必不許其徒然歸國也。」此老具此卓見，洵稱能以義方教子者矣！孫之長兄桐章，遊學歐美十餘年，才名甚噪！曾任金陵大學教授，已病歿，士林惜之！次兄桐萱，現任第廿二師長，隸韓向方部，民十九之役，曾著奇勳，三兄桐峯，現任聊城縣長，在任多年，政聲頗著！一門多士，各立勳名，人生難得有賢父兄，孫處茲環境，其能一飛冲天，盛譽聞海內外，寧非意計中事耶？雖然，世之膏粱子弟，藉祖父之餘蔭，日惟酣嬉放佚，與淫朋狎友相徵逐，而視求學國內爲畏途者，亦滋多矣；況肯海天萬里，歷盡艱辛，以從事奇危至險之航空學術也哉？孫竟有此成就，雖由父兄之賢，要亦非其本身，志行堅卓，夫何能至？無怪其駕「航空救國號」一機，飛行全國時，能使國人如中狂疾，處處表示熱烈歡迎，而于羨仰之餘，莫不復興「生子當如孫仲謀」之嘆焉！

孫貌俊軀修，神情朗爽，才閎學富，堪稱中國之典型青年！當其駕機環遊時，到處有摩登女郎，向之殷勤求戀，而孫則不拒不納，無明快表示，一似不解風情也者！因之諸摩登女郎，顛倒愈甚，益益貢獻誠悃，頗有「幾生修得到梅花」之玄想！而媚之惟恐不能獲當矣。實則孫固「使君有婦，」特未婚耳。聞其未婚婦，爲遵化一巨家女，曾畢業中學，對於文藝，亦頗擅長，將來且欲研習航空。是何英雄？匹此飛傑！其志願果能達者，彼西方之林德柏夫婦，必將引爲同輩，而與其伉儷，馳逐于茫茫碧落間，以各逞其飛行之絕技也！

孫飛蒞北平時，各界歡迎者甚衆，迨各界于中山公園開迎孫大會，北平士媛，幾于萬人空巷，而社稷壇前，竟擁擠至難立足，其盛況固可想見；而人對於航空之意識，亦可謂大有感覺矣。是日孫之演詞，於幽默中厲沉痛，聞者咸爲動容！茲節述之。孫曰：「我國之領空權，早已亡矣！如珠江流域航空，有中英協定，長江流域航空，有中美協定，及中德協定，至于華北航空，早在外人範圍中；日前蘇俄之飛機，竟發現于我國洛陽機場；據此以言，則我國又安有領空權哉？現代之國家，已不僅是平面式，而應爲立體式（即領土領海外，上加領空）。國家既領空失權，已如房宇無蓋，房宇無蓋，何以禦風雨？國家無領空，其人民將何以保障？更以一人喻之，即不啻失其頭顱，欲求生存，烏乎可得？——法國之面積，僅足比我一省，然其領空中有飛機三千架，故其領空權，無人敢于侵及；我國領空，大於法國多多，而飛機僅三百架；既係購自外人，更恃外人駕駛，且其中尚有屬廣東者，以之禦侮，寧能有倖？孫意殆以航空一事；必須先設學校，培植人材，而後自造飛機，自駕飛機，如是不惟增強國力，保守戎機，即節省經濟，亦復非渺。

孫 桐 崗

二一六

若果購機于外，駕駛亦賴客卿，則飛機愈多，國家反愈窮矣！更引陳文麟為証。謂：『陳所自造之飛機不過用外人製成之零件，加以配置；然而便較購整飛機，省價一倍有奇』。故以前國人不能構造飛機，只知向外購買，飛起略繞幾圈，即行墜下，摔壞不能修理，於是再購再摔，亦有摔壞稍輕者，則須運外修理，修妥運回，再飛再摔，在此循環不絕之購摔修中，我國金錢外溢，尤至可驚！此余矢志習駕駛飛機之由來，亦即余矢志習造飛機之由來；願余今日雖已能駕，猶未能造，距離成功可謂仍甚遼遠。所願國人務即奮起，以勉向駕與造之途邁進，庶幾『航空救國』四字，成爲一種同具之信仰，共建之勛業焉！』

滬上聞人杜月笙，夙富愛國思想，對航空事業，異常提倡，迨孫駕機飛抵滬濱，杜於盛大歡迎之餘，遂獨購新式飛機一架贈之。其獎勵國人航空之熱忱固偉！然非孫之飛行能力宏鉅，要亦未足使杜氏如此傾慕焉！僑印度之國胞陸惠灝，亦熱忱航空救國之士也！孫駕機經印度時，陸既殷拳與交，及歸國後，復遙寄攝影數幀與孫，影皆孫駕機起落翱翔狀，影後壁并題有七絕兩首云：「海外欣逢慕盛名，鵬搏壯志實堪驚，航空豈爲封侯計，力學原輸救國誠」。「絕技通神四海知，儼然列子御風馳，臨歧握別情難盡，聊獻巴人鄙俚詞」。

文壇名宿楊雲史，自號江天萬里樓主人，嘗參吳孚威幕，鬥酒聯吟，極盡東南之美！近年隨吳退隱，不再作政治活動。孫此番駕機作環國壯遊，楊聞之，不覺逸興過飛，詩情勃勃；特製長歌，藉資勗勵，至其措詞美妙，洵不愧當代名筆焉！歌云：「君從天上歸，滿身星斗氣，伸手割紫雲，一擊扶搖勢，咳唾碧落間，九垓一俯視，眼中見故國，山海烽烟閉，日行二萬里，一鳴出四裔，笑彼周穆王，麒麟猶行地，空巷

爲君壽，豈獨瞻遊藝，當今人禍亟，相殺利其器，將軍飛渡來，青雲弗可避，真宰胡不仁，芻狗我萬類，惟天失其險，止毅力相制，君有好身手，斯人國之利，幸勿爲晉用，楚材楚館貴，莫謂我無人，無人鄰行棄，莫謂我有人，有人敵則忘，善保千金軀，慎勿視兒戲，是宜貢於廷，武庫謀新畀，以教國人戰，三年用不匱，爲問乘國人，此材將焉置」。

## 張恨水

自海上新聞報快活林披露「啼笑因緣」以還，皖人張恨水善撰小說家言之名，乃闖動于東南士女之口耳間；其在當時，一文既刊，萬衆爭閱之下，社會上竟有「打倒包天笑，氣煞顧明道」之譏贊發生！（包顧均海上夙負盛名之小說作家）。亦可謂「十年窗下無人問，一旦書成天下知」，足使落拓文人聞之，激起努力創作之精神，而思步其成功之路，一吐「亂世文章不值錢」之骯髒氣也！實則余之欽重恨水，乃在民九十年間，蓋伊時余方橐筆漢皋，有吳人荒唐先生者，微「嗜好自述」一文于小商報，余以嗜好說部爲書應之，其略云：「梁任公嘗謂小說具有四種力，故人多喜閱之，若余則覺其於四種力外，更具有一種幻攝力焉，即閱小說者，每當一卷在手，輒似神遊箇中；而栩栩然不自覺其本身，已幻化爲小說中人矣。故其本身固有之喜怒哀樂等情感，一概隱而不見；惟隨小說中人之喜怒哀樂，爲喜怒哀樂。因此，余于逢有人間世之所謂煩惱時，必取小說而閱之，恒覺胸臆中隱藏之塊壘，遂爲銷溶以罄！而小說亦自然成爲余之唯一嗜好已」。荒唐得余書，遂于覆函中，大談當今各小說作家之優劣，及其作品長處何在？缺點若何？最後則謂「

有一南方隼士，而以北方背景，撰爲說部之恨水張君，晨下雖尙未能舉滿京國；然而測其前途，必有小說名家，甚至執藝苑牛耳之日」云！函外附贈張撰春明外史兩冊，藉証其言。余盡半夜力披讀之，果覺張之描寫工夫，已臻最上乘！讀之誠有如余前云，個人身心，皆遭其攝引，以入書中幻境之概，尤有一種奇感，即頗覺書中主人翁楊杏園，乃係己之化身，正如「莊周爲蝶蝶爲周」焉。繼復細審其書，所以引人入勝，使生與書中人融合之感者，無他，仍由其能於人所不經意之微細處，着力描寫耳。雖然，此由工力，亦關天才，不喜深思者不能學，不能敏感者亦不能爲；以是，余自度余短，遂將造成名小說家之夢警回；而不敢握管撰小說，即或偶有所撰，亦因自慚形穢，甘付諸焚棄之列！迨民十五，余主編漢口實報（此實報日刊三張僅一月而停），常州姚民哀爲駐滬特約記者，曾有說海憶舊錄之作，於張之春明外史，亦極致推崇！余因詢張蹤跡，並欲獲其文，以光實報。姚謂僅知其萍寄燕台，以月薪三十，爲世界日報撰稿，似不甚稱志，觀春明外史中，張所自況之楊杏園，遭逢不偶情況可知！嗟乎！金麗于山，珠耀于水，世有櫻桐柯竹，詎無賞音之蔡中郎？且目之於色，口之於味，天下人雖不盡師曠易牙，亦未必不同美同嗜。果也張竟於民二十年出其精心結構之啼笑因緣，與東南士媛相見；而遂蜚聲譽於藝苑，人爭一閱爲快矣。而更膺重名輕質之書賈之尊敬，願奉巨金，以購刊其作品矣。半生屈蟻，一旦登龍，名利竝收，文章有價，斯固可謂張之機運特佳！（因古今來才人淪落，不惟生前享受缺乏，並身後微名亦無者實夥。）然非張之文詣誠極深到，要亦難臻此也！（聞其啼笑因緣之版稅，首次即獲二千金，嗣以數種說稿售之某書賈，獲金萬二千元，然張不治家人產，不期年，耗費殆盡。故仍不能不繼續賣文，至其現爲各地報章雜誌撰小說，約

八九處，以千字六元計，月當獲數百金。）

九一八事變後，張悲憤填膺，念匹夫有責，僑將摩焉之義，因閉門撰述，期以文字挽救國難！于是竭兼旬之心力，編成一集，名曰彎弓，內容所述，均為奮身護國，流血衛民，慷慨忠誠，力抗頑寇之事實；其意在予醉夢沉酣，頹唐自棄之我國民衆，以一眼與奮劑可知。嗣後榆關戰起，實報發起代蒙抗日將士鋼盔運動，乃將所刊彎弓集捐送數百部，俾售出作費；暨將北平各報社之稿費，一概捐與新聞界國難救濟會，以作慰勞將士之用，旋更赴滬，聯絡社會聞人，從事籌募巨款，作大規模之慰勞。其熱忱愛國如是，若僅以才華絕世之小說家目之，則殊失之矣！

雖然，即就小說而論，此「才華絕世」四字，張亦足當之無愧！蓋余既夙嗜好小說，而如張之小說，處處純用白描，不脫不沾，能將社會人心痛快淋漓寫出；且尤適如其分際，故余最嗜好讀之。茲就所認為各有精采，各具風味者數種，略論之如次：

(一)春明外史與新史，爲一社會小說兼言情小說，其叙社會中人，如某之吝，某之妄，某之虛僞，某之兇暴，無不窮形盡像，妙到毫顛！至叙楊杏園對非同調，雖落落難合，拒若將浼；而於同調，則又情深一往，甘作犧牲；其態度不抗不卑，身分亦儒亦俠，尤堪起人崇敬！叙李冬青賦性高潔，用情深摯，確乎足儷杏園，而卒因一種不能告人之隱疾，致成有情無緣之局，爲閱者留一悽苦印象！覺與紅樓之寶黛，不類而類；與花月痕之韋劉，類而不類；非能蹊徑獨闢者，曷能？然而亦有缺點，如書中間有事實，似屬勉強湊入，雖割裂之無妨者，惟此，乃凡有社會小說之通病，不易爲免除也！（如儒林外史老殘遊記等，均多此



張恨水

二二〇

病。)

(二)滿江紅，此書妙在所叙之藝術家，風度性格，無一同者；而有一共通之點，則對友情，均極熱烈是也！余讀後，嘗謂使作者非藝術家，及對各種藝術家，無深切觀察者，則作此書，不惟難以恰到好處，且直不能操觚從事矣。

(三)水滸別傳，此書僅依據慶頂珠戲劇，而行成之；妙處在一變其常具之筆調，而與施耐庵之水滸筆調同。所謂「宋人刻楮，堪以亂真」，其才大如海如是！

(四)歡喜冤家，此書前寫女伶適人之心理，尙易；因作者久居都市，女伶接近之機多；後於鄉村社會情況，及鄉村婦女心理，亦能曲曲傳出，猶攝影家之於攝影，能使所攝之影，不失真相，是誠非具有神工鬼斧之奇弗可！

此外尙有金粉世家，啼笑因緣諸書，爲張藉以享盛名之代表作！其構思微妙，布局謹嚴，與夫描寫技術，雅緻輕靈，自屬有目同賞之奇文字！而啼笑因緣之在當時，爲快活林發表後，讀者之注意，迥異於常。如此書刊至劉將軍以強力與金錢，誘脅沈鳳喜時，致函詢沈是否屈服？并願沈能堅貞其操，以與樊家樹終成美滿因緣者極多；尤有以沈變節與否，各執一詞，互賭勝負者；甚至有讀至沈終嫁劉，猶謂弱女子犧牲一己，以至其母與樊，而加以原諒，迨後沈遭劉虐，致瘋幾死，則又表示憐憫，而爲之書空咄咄者，亦多其人。總之，近若干年，小說在報端，能激動一般社會，而成爲問題者，此書而外，實未多觀。想張當日臨文之餘，一一披閱彼詰函時，其心中亦有「二十年前舊板橋」之感慨也否？雖然，文人得此，寧不足以自豪

哉！

或謂張之小說，於描寫技術，所以能較人深刻而貼切者，固由天才，仍屬工力！如一日其友某，見張入電影院購券，稍觀即出，訝而詢之，始知其為尋小說材料也。更如張最近欲以小說，作國人開發西北之先河，因籌資躬往陝甘寧各省，預為實地之觀察，以便於其風俗文物等，獲有澈底之認識。嗟乎！其於小說，能苦心孤詣如是，則成功也豈偉哉？故倘使更推此力，於為政或為學者，其成就之業，必甚可觀！矧僅僅乎為小說歟？

## 李 基 鴻

李基鴻，子寬其字，鄂之應城人，國民黨中號稱廉幹分子也！聞其初，殊無藉藉名，及任援閩軍總指揮部祕書，草檄磨盾，倍著勛勤！始漸漸受知於許（崇智）汝為。一次，其軍於閩省瀕海地方，與張貞部作戰，不利，許遁走，全部已潰散矣。李獨懷印信，暨密電簿電稿紙等，避於山林之中；旋自擬發一電，召援軍至，令反攻，而失地竟告恢復。許事後問李曰：「子寬具何能力？乃可以號召援軍？」李曰：「電碼及印信，均在余手；雖萬急之間，予不能不拚死保存，故能憑此以發求援之電也」。許大喜，聞李之行李盡失，乃畀以己所御者，以酬其功。自茲以後，李乃得蒙國府信用，掌管籌餉局，成為粵方財政界之要人矣！

民十五秋，黨軍由廣東督師北伐，既克武漢，以李籍鄂，任之充國府財委會委員。（其時國府已自粵移鄂

，財政委員會主席則爲陳公博。）時鄂省軍事未停，財政紊亂，經李設計整理，并擬定各項收支條規，於是財政漸有系統，足用而民不擾，其善於理財之譽，亦自是益著！旋國府定都南京，李移任京市財政局長，範圍狹隘，故其建樹無聞。民十八夏，蕭緞秋代鄂省府主席，李亦受任鄂財廳長，時國府方飭各省裁厘，各省以裁厘則無以抵補損失，多陽奉陰違之，甚或變象徵收，而加之厲。獨李奉令即行，毫不延宕，其不敷之款，除力節政費外，則整理官營事業（如航電路礦，屬諸地方者）之收入，以薪收支適合；更恐或有滯碍難行之處，因召集全省財政會議，圖集思廣益，俾增妥善。記者曾代表建廳，出席參加，見李卓立主席台上，對每一提案，目闕口講，耳聞手記，正如所謂五官并用者；凡各席之報告辯論，尤均能歸納簡明，判斷正確；於是乃嘆李之能以匹夫躬躋大位，顯名於時，因自有其由也！至民十九春，鄂省府改組，李連帶去職；惟以生平尙廉，故閒居稍久，即不能免於經濟拮据；然當軸亦嘉其才幹而品優！未幾，復任以鄂豫兩省財政特派員，視事後，查出湖北權運之弊竇多端，因欲澈底改革，又值其局長陳某呈辭，遂即自兼厥職；而不另支薪津，李復兼節財政廳長，以是武漢報紙，爭載其一官四印，紅極一時之新聞，忌之者雖多故加詆毀；然亦不過謂其刻覈成性，聚斂術工而已，至其私德廉儉，任事忠勤，則固無可訾議者也。最近李又以財政監理員，膺部命兼充鄂豫川陝等十省禁煙查緝處長職務，接任以來，認從前經費多而效率寡，即將所有諮顧參議等閒職，悉數淘汰，以節公帑，更改訂辦公時間，俾一人可收兼人之用；雖衆怨沸騰勿顧，其個性堅強如此！最近鑒於黑化披猖，青年新受其害者尤衆，嘆謂：「亡國滅種與否？皆視禁煙成績如何？」因是苦慮焦思，籌一逐漸禁絕之法，上之豫鄂皖剿匪總部，以期見諸實行，其法條例甚多

；惟大概似云：「苟能假以六年時限者，必能謀得一抵捕煙稅之經費，而屆期準可禁絕也。」果爾，百年痼疾，一旦除之，又未始非我國與民之幸福！所恐抵補雖有法，此稅終難捨，一篇大好禁煙條例，仍不過所謂官樣文章，徒向報紙上博美評耳！

## 沈從文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此兩言也，實爲現代青年立身處世之興奮劑！及迷悶于黑暗途中之探照燈！現代青年，果能念茲在茲，絕端奉此兩言作信條；而後努力與環境戰，則克奏膚功，終邀勝利必已！至若志行薄弱，意氣浮囂，一遇艱難困苦之環境，即不免被征服；或走入歧路，蠱害人羣；或自戕厥生，辜負造就；是皆不知服膺此兩言之所致也！吾惟因感此兩言，乃特取沈從文而爲之記。

沈籍湖南鳳凰縣，因家貧刻苦自勵，卒業學校後，投筆從戎，充上士，鬱鬱不得志，乃爲小說，投之報社刊登，創作精神極奮！因欲專力文藝一途，於是退伍，寓北平一小公廨中。時胡適之授課北大，沈乃入校旁聽，旋彙集所著小說，就正於胡！胡閱之，讚爲新體文壇後起之秀！自是沈胡遂處於師友之間。胡重其人且佩其文，乃向書局爲之說項；果也一經品題，聲價十倍，自是沈乃得於著作界中，高踞一席矣！至沈之小說，對書中人物，最注重內心之描寫，而文字則哲理化。所有女性，往往個性堅強，以不受人羈束，與反欲玩弄愛人，表示其矜傲。如一個女演劇家之結果，暨邊城記丁玲等所叙均是。故論者謂：「沈實具有小說之天才，勿怪能博得胡博士之推重也！」

## 葉 蓬

二二四

沈之夫人張兆和女士，爲皖之合肥人，其祖張樹勛，清季曾任江督，卓有政績！女士肄業上海中國公學，稱校花。喜著黑衣，因有黑牡丹之譽！沈前年任該校教授，於群女生中，獨鍾情女士；初女士於沈之追逐已，頗淡漠不置意；蓋在沈以前，對其單戀者，已不乏人，而女士正如沈所虛擬小說中之矜傲女性。故尋常之施愛，恒不易得其接受。沈既解悟此點，乃運用理智，別覓援軍，於是沈妹岳萌，遂與女士締結甚深之友誼；而極力爲乃兄作曹邱。果也茲術有靈，在客歲桂子飄香之候，沈張遂舉行婚禮于北平；而人月雙圓矣！

## 葉 蓬

葉蓬字宇宇，鄂之黃陂人，保陽軍官學校畢業，心性靈敏，胆識宏深！生平最服膺以天下爲己任之古訓，故自投筆從軍以還，無日不在淬礪奮發，圖事功上之建樹；即蔣總司令所謂實幹，快幹者也。以此受知於麻城夏靈炳氏，被任爲所部參謀長，嗣夏辭武漢警備司令職，復荐葉才堪大用，俾以代已，葉蒞事後，適鄂中赤匪猖獗，武漢震動，因籌備防禦，稽查奸宄，幾至寢饋不遑；由是赤匪無隙可乘，社會之民衆，亦皆獲寧謐矣！漢口市於二十年秋，遭江流淹及，商務停頓，民情浮動，而宵小之徒，更時趁水患，行其劫掠物質之姦，葉則組憲警聯合隊，水陸巡緝，以資鎮懾；己更不計昏曉，微服率二三弁護，駕小舟泛于廣衢隘巷中，詢民疾苦，查盜影踪，漢市之秩序，賴以維持；而其宣勞，亦云倍矣！事後報紙有頌揚之者，葉知而慨然曰：「國家設官初意，一以謀民衆之幸福，一以防社會之危害，今我輩既不能爲其前者，若并後者亦不能爲，是不但無以對國家，抑且無以對民衆；故此番之禁暴防患，僅屬我盡我職，更進而言之，

實無非聊以補過而已！若竟以之圖受社會褒嘉，則寧不捫心有愧乎？……」其言洵稱知大體者！葉能文，工書法，風流儒雅，爲武人中所僅見！其蓮花幕中，如周均量，王柏心諸君，固皆一時知名士；然每有重要函電文字，仍多由其躬自撰擬；而詞藻紛披，意致剴切，周王輩亦恒自嘆弗如！至其出語雋妙，凡嘗聆之者，尤莫不謂爲精到！

記友人白鳳，曾與作長談，偶及國人盲效外俗一事，葉喟然曰：「時賢每謂物質文明，我固不如歐美，精神文明，歐美亦不如我；更有謂物質文明，遠遜精神文明；故我但能發揮其固有之政教學術，即無須再事外求也，斯言殊誤；蓋物質與精神，實有二位一體之關係，並非絕對不相連屬；且各有其應用處，亦不宜妄加軒輊；準是以論，物質文明，弗能逮人者，精神文明，亦必不能逮人；今乃以精神文明，勝於歐美自傲，則適見其爲不知量矣！雖然，我國物質文明，不勝歐美者，亦僅近百年事耳。倘以往昔言，印刷，火藥，指南針等，啟導文明之三大利器，實皆翕自我國，而輸入於歐美；更經彼研精究極，乃有軍事，商業，文化上絕大之效益，以富強其國家。至我國人，不知承襲先哲遺緒，俾其得以發揮光大；反而震於歐美之物質文明，只求學其皮毛；流弊所屆，甚至並歐美人之惡俗，亦學習之，是可謂盲從者已！即如跳舞一事，彼歐美之所謂狐步，探戈等舞術，以與我國苗族之跳月野會較，庶幾近似；倘更較諸我古代之七德，翺風，羽籥諸舞，則其文野程度之相去殆遠！故居今日，我人固須仿效歐美較有實用之物質文明，尤須竭力發揚我國固有之精神文明；否則見獵心喜，拾人唾餘，則殊爲我國一絕大危機焉！」

又葉論人生觀有曰：「人生只有兩條大道：其行之者，一以機巧，一以誠厚；誠厚之人，雖一時或不免於

艱難困乏；然於功，於德，於言，必有所立，以承先啟後；所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者，蓋將作擔當天下大任之基準也。至機巧之徒，攀援倚附，阿諛逢迎，一時縱能煊赫，過眼雲煙，而今安在？若李林甫，張邦昌，秦檜，賈似道輩，亦不過萬年遺臭而已！「勸君莫羨鮮花好，花到開時即謝時」。古往今來之權要，固未有不及身而敗亡者，我人更奈何不慎其用舍也哉？」其言如斯，允足爲近代青年之針砭！葉於治戎之暇，惟寫字詠詩，蒔花種竹，暨讀書史以自遣；而尤喜對法律政治，加以研求。晚近人心，日趨敗壞，以奔競爲尙，以軋轢爲能，每有訴訟案件，更多倚恃請托，希望勝利。葉則遇凡案情之判處，惟依法理，嚴拒說情，故從無絲毫失出入之處，記其呈上峯一文，有云：「對於犯罪事實之證定，除訊問口供，及調查在獄行動二法外，一本刑事訴訟法，保全證據效力之原則，仍以原卷爲根據」。觀此，可以知其尙法之梗概矣！

又有二事，更足見其絕未顛預從事，草菅人命。如：

一、有署名王志明者，自武昌斗級營函葉，略謂：「廖濼新殘害同志，發行反動刊物」。葉一經研究，覺其詞多籠統，蓋受害何人？何時受害？反動刊物何名？何時出版？內容如何反動？均屬缺然。乃交由軍法處從事查辦，務以真確事實爲依歸，藉示大公於民衆！

二、葉之警備部，一次接市黨部函，以奉中央黨部函，轉請查拿鄭谷香一名，葉即令稽查處，派員至所指定點密查，該員詣查後，即與鄭接洽，觀鄭所用名片，仍係鄭谷香三字，并無其他化名。比將情事告知，鄭即云：「既有公事，情願投到，并請檢查一切」。隨即查出信函多件，一併呈請到部，交軍法處訊

突。據伊：二籍尉粵東，曾充軍校書記，因友陳滄海邀赴廈門，任武榮學校助教，值前校長某，煽惑學生，鼓動風潮，我主將肇事學生開除，此次之事，或係革生所為；此外別無仇人」云云。葉得情，以中央黨部原文，本無具體事實；而細核檢出各函，亦無反動之詞；故此案在法律上，無可供擬判之資料，再就當時言之，鄭如有不法行為，一見密查，必變更姓名，或設法脫卸，決不致請求檢查，坦然投案，似理直氣壯者！以此推測，該鄭被控之由，或即如其所供，為革生之所陷害，亦未可知？然既係黨部交辦事件，乃據實以復黨部。

觀此二事，如鄭谷香，廖滌新二者，若以嚴刑鞫訊，不難使一一誣服，今若此，則葉之才長心細，慎重刑罰可知！

葉交友亦能古道，如其幼時同學易雪泥君，鬻文漢上，時苦朔飢；葉則不以雪泥分隔，而忘當年車笠之情，每資助之！一次葉以久未晤易，詢其況於他友，友謂易近感疫病，病且無以具醫藥，故現正淹滯床褥也！葉立遣一副官，持銀往探易病，并令傳語，請安心調攝，苟有所需，儘相告，必為助也。易病因而獲愈，恒對人言，字字生我不已！蓋雪中送炭，非賢者不能；而葉獨不忘情于一貧友，則無怪易之感深刺骨焉！

附記葉所撰貂裘換酒詞一闕，題為秋懷，詞云：

將盡一樽酒，又忽忽漫天肅殺，添愁時候；叢菊都披金鎖甲，自笑青衫獨歸，抬望眼橫行羣醜，劍倚西風空匹練，更何須鐵筆驚南斗？一掬淚，溼雙袖！五陵往事休回首，到而今龍蛇未醒，爛羊無數，天使雲間不作雨，為底教他出岫，差足慰桐當蕉後，人海茫茫天憤憤，邀使君一盼憐身手，知肯顧，賦求友！

葉蓬



葉 蓬

二二八

戊午竣業，別諸友詩云：

滄海隻身一葉輕，相逢把劍話平生，由來世亂多奇遇，莫謂孤懷負遠行，徒泣新亭寧有濟，高歌燕市豈無情，男兒躍馬分襟去，安用何戡唱渭城。

同學盧馴，憂憤死軍中。詩以悼之云：

自把從戎作等閒，不堪國步益多艱，呼號海嶠登金馬，叱咤風雲出玉關，大陸優容秦檜墓，何人踏破賀蘭山，一腔熱血愁無地，洒向青林黑塞間。

葉夫人藍秀成女士，耽書史，工吟咏，曩曾執教武昌，門弟子多以循循善誘稱之！頃見其詠雪八絕，寄托遙深，不減道韞才藻！亟附錄之。

底事連朝雪作團，玉龍天上戰無端，悔教鱗爪同歸盡，落與塵寰作樣看。

玉砌銀裝面面開，闌干十二自徘徊，可憐乾淨搏搏地，又見胡塵取次來。

小鬢夜起報添衣，雪壓園林已折薇，權作新亭一洒淚，河山面目果全非。

獵獵罡風一夕催，江山換得嶄新來，天心悔禍從今日，不忍人間見劫灰。

紙閣燈昏風滿樓，無端吹起一天愁，看來蓬鬢何須惜，一夜羣山也白頭。

虛無飄渺奔乾坤，千載何人悟鈍根，遮莫雪泥留鴻爪，雪消還是了無痕。

敢將冰雪証前因，儂是三山瑤島人，誓願大千留一白，深深壓住軟紅塵。

七字因風豈足驚，祇愁見絀在相形，撒鹽不是業巖漢，丫角何由浪得名。

## 王揖唐

今傳是樓詩話著者，王逸塘氏，名廌，原字揖唐，亦署什公，皖之合肥產，才華穎異，學識淵闊！清代禮闈試，得入詞林，旋棄文習武，東渡日本，肄業士官學校，歸國後，各大吏交章荐調，民立報刊其環遊記，一時紙貴洛陽。當民五六年，段芝泉政權在握時，王爲衆議院院長，亦頗佔勢力於政治舞台，而爲段所倚重！顧伊時段幕下，尙有一蕭縣徐樹錚者，足以與之抗衡；政見上更時不免衝突，因而兩人徒衆，更推波助瀾，使其感情惡化。觀王詩話中，談徐一節，有論事多忤之言，可知也。

雖然王與徐論事，固多忤，談文則極契，尤能不以公義害私交，更觀於徐歿之日，柩停舊京蕭寺，人無敢走哭者；惟王不顧危禍，往而憑棺一慟，並挽以聯云：「交誼國人知，猶及京華留一訣；才名公論在，即言文藝亦千秋！」於此頗見古人生死交情之風概焉！

王妻顧氏，巾幗中之矯矯者也！幼嘗爲養媳于某家，未婚而夫死，幾經波折；夙敬慕王品才！迨王嫡妻歿，遂由段出爲証婚，而結褵焉。顧性靈敏，事奉王允稱周貼，不使有幾微不愉，故極能獲其歡心！王亦報以相當之禮重。尤難能可貴者，顧近則於字妙簪花，詩超咏絮外，對中外歷史沿革，政治潮流等，均能言其竅要，驚倒學人；是固王之薰陶漸染，有以致之；然使非有慧根，更好研精學術者，亦安克臻此？

上年日本高野山舉行密宗弘法大師千一百年紀念大會，王夙崇信佛教，故不憚重瀛遠涉，應吉井芳純法師之約，前往參加，抵東京後，備受日人盛大歡迎，頗有「萬頭攢動看王郎」之概！每會王必有演說，尤以

## 王 揖 唐

二二〇

彼邦名流清浦奎吾床次竹二郎等，所假座電氣俱樂部之歡迎會上，王之演說，最爲警策，而有重大意義！記其略云：「余此次東渡，本爲宗教關係；惟適清浦伯爵所舉『中日親善』四字，亦余素所熱心提倡者。余篤信佛教，尤服膺孔子忠恕之道。孔子有云：『德不孤，必有鄰』。孟子亦言：『交鄰國有道』。又云：『以德服人，不以力服人』。所謂交鄰有道，即應着重一德字，須知無論如何強有力者，無德終難濟事。孔子云：『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千里馬非最強有力者乎？而孔子之言如此，可見天下事，須認定力不足，不必怨人，應努力正義，使漸漸恢復自己力量，勿畏難，勿取巧，勿激于感情，勿迷于幻想。孔子云：『君子求諸己』。苟能求己修德，其力自強。尤須注意，不把自己忘却。茲以一故事喻之。昔有行脚僧，常念念不忘於三物。一爲自身，一爲衣鉢之包袱，一爲雨傘，常念語曰：『包袱，雨傘，我』。一日逆旅，宿醒未醒，急起就道，徧覓三物，只見兩項，於是一手提包袱，一手持雨傘，大呼特呼曰：『我，我，我在何處』？此雖笑談，實合至理！則以余又覺世間萬事，尤須抱定『求己勿求人』五字；如上所述，『以德不以力，求己不求人』之兩大原則，如果中日兩國，真正明白，互相了解，則親善有何難事？即如佛教密宗，其最要者，爲『即身成佛』四字，可見苟有志願，佛尙不難成就，遑論其他。我想中日關係，不僅鄰邦，實如兄弟，此兩國人士，所不能否認者。詩云：『兄弟鬩牆，外禦其侮』，兄弟不爭，無從資漁人之利；蓋兄弟性質，係屬相對的，應以友愛爲前提，不應以武力爭曲直；既講友愛，當然公平二字，是萬萬不可少者，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無不隨時變化。但天時歷史關係，是不能變者。換言之，即我儕

五萬萬人之血色，面色，我儕亦無法使之變化也。所望兩國人士中之有識者，有力者，抱定方針，不達目的不止！」云云。與會之人，莫不感服其持論之正，識見之遠，而爲之讚歎不已！

又聞王於袁項城時代，保全民黨最多；如章太炎張我華等皆是，初王對章頗致敬佩，會章以言論觸袁怒，袁欲戮之，王知而告袁曰：「戮太炎讀書種子絕矣！且太炎有文名，戮之將招物議？何如縱之，可藉以得士心」。袁從之，故章得南歸，今袁墓木已拱，其後人竟有鬻殮不繼者，王乃代向當道，請將其遺產發還，當道已允，惜爲一二人把持，竟不果行。前立法院公布憲法草案，徵求批評，王於報端發表意見，文凡萬言，對於憲法，朴實說理，語無泛設！末謂：「今所憤恨侵略國家者，即以其蔑視公法，迷信武力，侵佔我土地財產也；然則政府濫用官力，漠視法律，以佔用人民之財產土地者，又烏乎可？」并舉袁氏財產，不應由政府沒收爲例，直謂政府如此，即不必議憲，議論滔滔，洵稱氣壯理直！然非具有賢豪肝胆者，亦必不敢如此肆言也。王素以詞人自命！近則逢人樂道其昔日總治兵戎之能，非復詞人吐屬。吾友楚騷聞之，爰戲以詩云：「吾道南行馬首東，響毫尙自紀游踪，詞壇垂老應無分，合把頭銜署總戎」。

王所成之詩詞，載于采風錄者甚夥，茲選錄二首，聊見一斑。其老友枉過譚詩云：「脩然安樂一窩中，自理殘書不計叢，忍事且閒垂釣手，看花乍過試鐙風，寥寥舊雨欣頻聚，艸艸春盤愧未豐，猛憶少年塗抹事，心情漸老總難同。」

又中元節後海濱寒雨趣裝返津云：「近海先寒况閏餘，輕裝緩緩賦歸歎，明年及夏期猶遠，上策還山願儻虛，苦雨堪憎同惡客，新詩可味勝嘉蔬，商量鬧市安心法，且鍵雙扉讀異書。」觀忍事一聯，知其近已悟

張 知 本

二二二

角遂政治舞台之非計。而鍵扉讀書一聯，更欲謝絕賓友，返於儒素矣。

有署杏聰者，於王南遊衡嶽時，贈之以詩，極盡稱譽！附錄之，用作記者對王之評語。詩曰：

俠武儒文醫國手，五湖一舸置身閒，纔登匡頂乘風嘯，又向衡峯踏月還，離亂逢君疑隔世，衰遲話舊強開顏，記從走馬長安路，卅載蓬萊縹渺間。

嬾向厨門拜懶殘，新詩俊逸壓騷壇，無心出岫歸雲早，有力揮戈挽日難，千里呂安勤訪舊，三毛穆父肯留餐，故人落落晨星在，留得風流正始看。

張 知 本

張知本字懷九，鄂之江陵人，現任國府立法委員。曾主張於蘇之天平山，起草憲法，意謂：「憲法乃國家根本大法，起草者居天平；顧名思義，當不致有所偏畸，以誤國殃民。」事雖未行，世已嘖嘖稱之！不知者必將以其風裁峻整，而疑爲包孝肅，海剛介一流人物，實則此老固有詩人簡兮之趣致，而極喜滑稽玩世也！張之文章，夙以勁俏爽辣稱！如任國會議員於北平時（時稱北京），值曹錕踞保陽，聲威顯赫，外交系之名角顏惠慶，顧維鈞等，莫不奔走其門，以表親附。張乃貽書責之，中引顧亭林日知錄一段曰：「頃讀顏氏家訓有云：『當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敎其鮮卑語及彈琵琶，以此伏伺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敎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云云。」蓋譏顏顧藉西語舞樂，以取富貴，與此人之敎子同也；尤妙者在引出顏顧二氏祖先之言以愧之，可謂老吏

斷獄，嚴切不移之筆矣！

粵秀山麓，建有孫總理紀念碑一座，四傍嵌石多方，備黨國名流題字，以誌景慕！張特集漢書句，為中山先生贊寄往；其文裔典雅，妙造自然，洵近代不可多觀之精撰也！錄之：「聰明神武，休德昭清，是綜是理，大路孔明！革命創制，覽故考新，條理信義，施教申申！易亂除暴，雲起龍驤，恢我疆宇，民用寧康！燭明四極，若日月光，沒世遺愛，嘉薦令芳！」

民十七年，張充湘鄂政務委員，漢口民國日報編輯龔村榕，以其每星期一，不開總理紀念週會，於報端攻擊之。標題曰：「得魚忘筌。」張見報大不懌，乃停止民國日報之月費。張旋被任為鄂省府主席，有人謂其省府中多用同鄉，少用民黨，因投「一府兩民黨，五科三江陵」之文於民國日報，該報又為刊出。張益憤，遂另組中山日報以為對抗之言論機關；更常太息語人曰：「作議員則可罵人，作官吏則被人罵，吾真悔於向宦海中討生活也！」實則張之為政，頗能綜覈名實，用人惟賢與才；如嚴重司民政，石瑛司建設，張難先司財政，均屬清風亮節，政績斐然！談吾鄂政治史者，謂其成績，洵足上與清代之張文襄公并駕！民國建元以來，所未有也！故鄂民迄今對於伊時諸人，猶濃去思云。

張與夫人伉儷之愛慕篤！一日某君至其漢口法租界偉英里私宅，訪同鄉某秘書，出時，某秘書送之自後門行；詎某君既行數十武，陡憶遺眼鏡於其內室，復返取，甫入門，即見張正擁其夫人於廚房，作甜蜜之接吻，觀客猶鎮靜無顧容。後聞某秘書言：「張之閨房樂事，恒有甚於畫眉，接吻固早已司空見慣也！」（因租界厲公多由後門出入，而後門又每接連廚房。）懿哉！張殆能繩乃祖京兆公之遺武者歟？

張 知 本

胡 適

# 胡 適

二三四

現代中國文壇之巨星，主張以白話文，代文言文；而冀大多國民，均能應用作表現思想之工具；因之世遂以新文大家稱其人者，即皖省績溪胡適是。胡字適之，乃父鐵花以孝廉仕清，官臺灣直隸州牧，兼統領海後軍，卓卓有循聲！會中日甲午之役，清廷議割臺畀日本，台民憤，公請台撫唐景崧為台灣民主國大總統，劉永福為主軍大總統，鐵花為臺東後山防務督辦，抗戰未久，即呈敗象，胡父鬱抑成病，乃歸而歿于福建之廈門，時胡甫三齡也。幸母馮極賢淑，願復教誨，俾達成年，即其後能以負笈重溟，蜚譽文苑，亦多由激于慈誠，思為萱堂吐氣所致。蓋馮本農家女，於胡父為續弦，夫既歿，扶柩歸葬後，矢志柏舟，撫孤自遣，理家政之暇，輒課胡以書，迨胡稍長，更厚具修脯，令從乃叔介如讀，介如亦名士，胡尤穎慧異常！初讀鐵花手編之四言學為人詩，及原學孝經等，以植養正之基。胡有前母兄二，長兄嗜煙喜博，每負債累累，馮雖為之代償，然以顧全家庭睦誼計，亦初不面責也。不寧惟是，即其兩媳每肆陵侮，甚或指桑比槐，陰相詬誶，鬪起軒然大波；而馮惟一以誠弘靜穆遇之，積久托病高眠，悲哭自縊，使兩媳慚感知悔，向乞寬宥！于是其家庭間，始獲一二月暫時之和平。實則馮年稚于媳，于歸胡家復晚，使無術德以馭衆者，欲保存家長地位與尊嚴，殆非可能。胡仲兄明幹能營商，滬漢間均有肆，以是胡于十四歲，得遠出肄業滬之梅溪，澄衷，及中國公學等校。中國公學為留日生多人，憤日文部之取締華籍學生，歸而組立，嗣以國人鮮援助，經費陷窘鄉，教職員中激烈者，至自殺以勵同儕！胡在校頗見器於師友，第伊時其家商業正壞，

費用供給亦難，胡因助教英文，兼編校刊一種，藉資自贍，其以文藝爲生涯，蓋由茲始。中公不久以費絀改組，胡遂與之脫離，嗣得友荐，授課于外人所辦某小校，課暇漸習飲博，并時選色徵歌于妓館，而花城酒國中，胡雖猶能潔己以行，然穢墟餽肆，居久亦忘厥臭，幾將與之同化矣！所幸胡賦性特優，幡然易改，終與墮身慾海，自拔未能之執袴輩迥異。蓋胡一夕赴宴過醉，歸途爲車伕所棄，形跡狼狽，崗警將施捕，胡與之作酣鬪，既經多人所縛，審判後，雖由學校保釋；顧仍以酗酒滋事受罰。自是胡乃深悔前尤，遂謝絕狎朋，閉帷研讀，嗣聞北平庚款文化委員會招考留美生，束裝北上應之，及格後海天萬里，作新大陸之游，始入美國康耐兒大學，得文學士學位，繼入哥倫比亞大學，得哲學博士學位，時國內經過五四運動，新文化已漸萌生，而社會主義之刊物，如新潮，新青年，創造，語絲等，亦逐漸露其鋒芒。胡於海外有嘗試集發表，爲新詩界開其先河！蓋胡鑒于過去詩詞，拘拘聲韻駢偶之形式，致性靈不易發揮，即有佳作，亦因字句艱奧，近貴族化，爲一般平民所莫解，殊有失移風易俗之效率，而與詩教之原旨刺謬，其嘗試集中各詩，惟注重表現性靈，句之長短不問，聲韻駢偶諸形式，更一掃而空之，誠屬革命作品！論者雖譏其新瓶舊酒，未能澈底，然在此過渡時代，終不能不許其爲得風氣先也！民國六年，胡歸國，就任北京大學教授，未幾復發表文學革命建設論，正式主張打倒文言，代以白話，錢玄同陳獨秀諸人和之，於是白話文乃有權威于中國文壇，寢假教育部亦通令各中小學校，以國語（即白話文）爲學生讀物，而國內之雜誌報章，凡屬文藝作品，亦莫不改用白話文，以迎合潮流矣。

胡於哲學，師杜威一派，故重實驗，又以舊學湛深，故對我國古代哲學，亦極有研究，所著中國哲學史大



綱上卷，條理明晰，論斷精警！雖其間不無疵癩，然在現時藝林中，要當推爲名作！惟此書宜有中下卷，以成完璧，乃遲遲迄今，猶未能見，富知識然之讀者，殊不免以爲憾也。胡更擅講演才，記者曩嘗聆其「哲學的將來」一題，逸趣橫生，誠有君房語妙天下之概，茲節錄之。

欲知哲學的將來。須先明哲學的過去，及現在；過去之哲學家，所研究之問題，隨時代而變遷，概分爲五：（一）曰宇宙論。（二）曰本體論。（三）曰知識論。（四）曰道德論。（五）政治哲學。大都尙空談而不注重實驗，以至此項問題，均爲天文學家，地質學家，物理學家，以及各種科學家，積數千百年之經驗，發揮殆盡，奪攘以去，使哲學家無從置喙，不能包辦；如開店然，貨物既無，安得不破產而關門，故過去哲學之結果，不外下列三種：（一）幼稚。（二）錯誤。（三）荒謬。當此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時代，哲學已不能別樹一幟，自立門戶，與其被科學譏笑而色荒，不若自動宣告取消獨立之爲愈；不過以前哲學家，雖所論錯誤，但爲時代關係，終朝乾乾，并無惡意，平心而論，在人類知識思想史上，未始不可佔一小位置，故以前之哲學史，可改稱之曰：「人類幼稚時代科學史」。現在之所謂哲學家，應抱下列三種態度：（一）凡科學家能解決之問題，哲學家應充分接受，而曰是，是，不可再妄發議論。（二）凡科學家認爲暫時不能解決者，如神鬼有無等問題，祇好如司法衙門之審理案件然，証據不充足，作爲懸案，俟以後研究到証據確鑿時期，再行定期宣判。（三）凡科學家認爲非關重要，不成問題者，不必再去研究，以不了了之可也。總之，以後對於哲學問題，或有批評之人，祇可稱之曰思想家與理論家，不能別樹一幟，而曰哲學家。最後，復鄭重聲明云：以上所說，均係經驗之談，蓋鄙人吃「哲學飯」十有餘年，自知錯誤，不

敢再自害害人，故今日在此「盤賬」，而「宣告休業」云。以哲學博士而持此種論調，謂之爲自砸招牌固可，謂之爲因深造而遂自覺亦可，特是哲學之在今日，果將喪失自立資格乎？抑或仍可獨樹一幟，值得吾人研究乎？則惟當姑闕其疑可耳。

胡於文藝，造詣極深，其作品散見於書報雜誌者，多不勝述；近年主編獨立評論，每週出版中，均有其文字，或論政，或談法，或研討學說，有時且發表考據所得，文筆犀利，理解精超！故頗爲風行。至於其所翻譯之小說，亦復警策動人，別饒風味！說者謂胡之赫赫有大名于時，實以文藝而非哲學，則其欲取銷哲學店（胡有此愴）也亦宜。

胡雖提倡應用白話文，廢棄文言文，實則其於文言文，亦頗夙具根柢，而對於綫裝書籍，尤喜加以研誦；故每有撰著，均能理法精嚴，恰到好處！以此足見彼浮華少年，屏舊籍而不讀，置文法於不講者，不惟不能撰著文言文，即欲撰著白話文，亦必陷于蕪雜鄙陋之境；故無胡氏之舊學根柢，而崇信其言，唯白話文之是習，則恆不免爲胡氏所誤。將有畫虎類狗之譏矣。

胡貌清癯而秀，目光炯炯，以生活優裕故，現雖年逾不惑，猶翩翩風度，似張緒當年！相傳胡寓舊都之某歲，有美籍女士，聞其文名藉甚，深羨之，蒞華後，思欲一觀豐采，以慰飢渴！爰特煩吾國外交家郭泰祺介紹，郭爲轉達後，胡感其見訪意誠，慨然接待，是日胡衣國產華服，滿面春風，神態瀟灑，望之儼有梅博士之輕倩風致！美女士乍觀之下，不禁奇詫者移時！既而笑曰：「儂以爲胡先生爲一皓首蒼顏之老博士耳，不意尙如是之英年雋貌也。」胡當時聆語，頗亦自得揚揚。詎更閱十年，有蘇州某女士，綺年玉貌，

稱某校之校花，偶讀胡文而喜之，且以其文中豪情壯采，迥不猶人！因意其爲人，必如傳奇小說中美秀才子然！苟能與結死盟，媵妾亦所甘之。用是遂躬赴北平，投刺晉謁，乃晤談之際，始知胡雖未蓄髻如戟，却已潘鬢有霜，不覺大失初望，怏怏而去！事後胡太息語其朋儕曰：「惜乎娟娟此豸，其來何暮？而西方美人，又相逢過風也。不然，兩人易時易地，而與余把晤者，則一固可北面稱師，經傳絳帳；一亦可嬌藏金屋，俾事滌硯焚香」。斯語流傳已久，惟證諸胡之素行謹飭，及其伉儷間情愛切摯，恐亦適成爲子虛烏有之類耳。

胡倡導白話文時，古文鉅子閻侯林紓畏慮，曾致書與辯論，終且互相詆詬，林既歿世，胡於所著文中，則稱其能以古文譯說部，至數百萬言，而精粹工雅，力沛神完，直堪繼武馬班，爲後學別闢一奇徑！固屬推崇極致，亦足見胡之識度恢宏，不以私嫌昧人善也！蓋胡之能爲小說，實根源于所讀小說之多，世謂取精用宏，積厚流光，文人之爲文章，殆亦不越茲理。胡所涉獵之小說，聞中文本無論新舊，凡稍可觀者，必閱之盡，其東西文有價值者，亦必悉購閱之；其自謂九歲時，即取水滸傳、三國演義、七劍十三俠、雙珠鳳、琵琶記、經國美談、紅樓夢、夜雨秋燈錄、聊齋志異、儒林外史、蘭茗館外史、夜談隨錄、寄園寄所寄、粉粧樓、虞初新志等多種，而偏閱之。其小說之嗜好，固屬由茲開始，即白話文之注重，亦當植基於茲。自來正論莊言，不及怪談諧語之易於感人，而諺云俚說，又較高文典策，爲易於索解；即就記者而論，幼時入塾就學，於五經四子書，讀之恆以莫明所云，昏昏欲睡；迨借得綠牡丹閱之，便覺其味醞醇，不忍釋卷。及乎哀樂中年，衣食于奔走，曩時苦習之詩書，則已全部遺忘，而所僅閱一過之說部，不惟猶能憶

其事實，即每卷之回目，亦可背誦而出；尤足異者，當塾師授以古文筆法也，曲喻詳評，聽之生厭，終亦一題入手，握管不能下，而至於曳白焉。泊後讀說部數種，乃恍然于文字不過代表思想耳。於是意到筆到，恅恅洋洋洒洒，千萬言不得休；至吾人多讀小說，世故明，人情悉，奇風異俗，亦獲知解，則又為益之次矣。附管見於此，意者天下之賢達士夫，或弗視為河漢，而至仍禁塞其子弟之讀小說也。

國學大師章太炎，生平自視彌高，初於胡殊蔑之，嗣見其中國哲學史上卷，乃頗引為儕輩，蓋嘉其國學之工力與天才，均臻上乘也。或謂章初接胡寄贈是書時，見封面上寫「太炎先生教之」六字，因用新式標點符號，故於太炎兩字，旁加一黑綫（人名符號），章視之憤曰：「何物胡適之？敢在吾名上加一黑橫。」後閱至其下所寫「胡適敬贈」之胡適兩字旁，亦同有一黑綫，乃云：「罷，罷，此亦算抵銷矣。」

胡治學，最能以邏輯而求真理，於凡一事物之來，必欲知其然，尤必欲知其所以然，積此精神，故遂漸重考據，嘗以時代滄桑，文獻消乏，于考據學術上，輒感困難；而發為奇論曰：「孔子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上古政教學術界大成之唯一聖者，而其林墓，又以數千年來崇重儒道之故，保存迄今，若遵壁藏尚書之例論，其墓中殉葬冊籍服器，關於典章制度者必夥，故今苟有人加以發掘，資其所儲，或足使現有之五經，變一新面，而大益於學人。」此言在今日保護古墓，列入刑律之國情下，當然不能實現，特以曾膺儒教洗禮如胡者，敢于作此俗儒認為大逆不道之言，則誠具有一種大無畏之精神矣。

靈魂之說，時賢多謂其渺茫難信，甚者根本斥為烏有，此不僅科學家如是云然，即儒教徒亦多持子不語怪之論而云然；殊不知天地之大，事物之繁，決非今之科學家，所能悉得而解決之；夫吾人研學，於此靈魂

一事，苟未得其真象，固不宜謂有，亦不宜謂無，而況歐洲之科學家，近已有承認靈魂之作用者矣。至于「精氣爲神，遊魂爲變」，見于易經，「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見於中庸，是孔子固亦承認靈魂之有作用，而不語怪之言，當別有其解釋焉。世仍有不信靈魂作用者乎？無他，亦惟使如胡之躬與鬼友相接，則其惑庶幾自祛矣。茲述厥詳如次：

北大教授劉半農，與胡交誼極深，劉去夏因研究語言學，冒暑赴內蒙，避疫而歸，歿後，胡曾爲之治喪，并代額政府恤其家；惟胡固素持無鬼論者，觀其著作，皆本科學精神，不涉荒唐之事，即偶與友閒談，亦每力闢神怪，甚或笑謂與其談渺茫無稽之鬼話，無寧質實一談女性問題，尙較有趣，可知。詎是歲中秋，胡於酒酣耳熱之餘，明月如畫之下，忽見劉飄然至前，時猶自覺神思清醒，不類夢境，劉始而顧胡醉態而笑，以手輕拍，歌胡舊作「天上風吹雲破，月照我們兩個」之如夢令一遍；繼而倏轉愁容，胡竟忘其已死，因曰半農：「今青月色大佳，乃無故生愁何也？」劉不答，惟仰面向胡，再歌納蘭性德金縷曲舊詞一闋而去。其詞共百二十言，通篇僅改首句「德」字，爲「復」字，其餘悉依原詞詠出云：「復一狂生耳！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第，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鰓生此意？不信道竟逢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葬前拭盡英雄淚，君不見月如水，共君此夜須沉醉！且由他蛾眉謠詠，古今同志，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身後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胡意，此詞當係劉借以自述遭遇，惟最後四句，以懷歸又似有所托於渠者，殊費解。胡友謂：「此『重然諾，君須記』云云。當係劉仍不忘情于傳賽金花之事，而特囑胡代傳。蓋胡嘗以美人名士，并傳千古之言嘲劉，劉則笑曰：『君如

愛此遲暮美人，我當移交，由君代傳，亦可。」此言在當時本爲戲談，不意劉歿後猶不忘，亦可謂特奇矣！上述係關於靈魂作用者，頃復有關於夢境一事，亦胡所承認者。原武進董康綬經，與胡交善，去歲曾以所著之東遊記示胡，中有述夢一節，殊奇特！蓋董少年科第，博學多才，入仕以還，掌法曹多載，對法律之修訂，貢獻極偉，士林宗仰，因有法界聖人之稱！惟董平生，風流自賞，曩年嘗作北里遊，與名妓歡喜花結不解緣，曾將艷史，載入所撰東遊日記書船慵談中，其十六年一月三日綺夢一文，略謂：「夜夢柳絲，偕一姥至，似初嫁來者，絮絮情話，並出一縑素索書，余題『有臂痕乍褪，秦宮赤，眉嫵新添京兆妍』之句，忘其全律，柳絲者，昔日金陵棘園所夢女子，懷中抱一兒，自言今名，與余前世結褵，未久棄此，遺蛻藏某剝前柳樹下，屬爲改葬，自後每遭患難，或病中帆夢之，往歲漫遊歐美，往復兩度，夢之於橫濱港舟中，頻年馬齒加長，無復韋皋之壯略，玉簫猶相隨，呵護于冥漠之中，亦異事也！」

翌日又記「溫循昨夢，棖觸無端！凌波恍惚，憶洛水之感甄，纖影是非，儼未央之憶李，爰就斷章，足成一律。『阿母殷勤証半鈿，家常細語倍纏綿，臂痕乍褪秦宮赤，眉嫵新添兆京妍，漫檢鱗編徵艷異，長尋蝶夢亦神仙，玉簫成約應非誑，香塚萋蕪問柳邊。』美人名士，千古淒涼，絕好姻緣，托之春夢，洵屬於邯鄲華胥，蝴蝶蕉鹿諸奇情外，別闢一新特之境也！」胡閱後，爰爲之序云：「董先生此記，不但把少年的軼事，坦白示人，並且把他老年之處境，也詳細寫出，記中各夢，可供心理學者研究，例如柳絲一夢，董先生自己的解釋，我們可以不論；但此等材料，若遇弗格得派的心理學者，便成了可寶貴的材料，紀夢之作，必須記者誠實可信，方有價值。記得明朝成弘間，有位理學家羅一峰，所著文集，後附夢稿二卷，

## 胡 適

二四二

紀夢多至三百餘首，今董先生雖不談理學，平生治事，素主篤實，他自己的綺夢，豈有不可信的嗎？」

記者曰：「時賢論胡，多謂其學優才敏，性尤誠篤，固已！特以余之鈍眼，衡其爲人，實所謂豪放而恬澹，儒且兼俠者也！蓋居今言論不自由之時代，唯口殺身之士，恆續續而有聞，使謹飭者處此，勢當效仗馬寒蟬，默爾而息；狡黠者處此，又必滑稽突梯，圖避噴責；乃胡則不然，指斥政治，批評法律，甚至并黨人奉爲神聖尊嚴之主義，亦竟加以吹求，其不畏強禦，不懼危禍之豪放情緒如是。至於晚近以來，名流雋士，多以獵官爲最終目的，馴至號爲清高之教育界，亦復染其風尚；以胡之聲譽，脫欲獵取一官，則任委員部長等職，當易如拾芥；然胡則不爲也。故忽忽半生。猶是度文字生活，其不慕榮利，不厭清苦之恬淡性格如是；謂爲儒而兼俠，夫豈溢譽！雖然，人之志行，貴能貫徹終始，此余於爲胡氏作傳之餘，甚希冀其永抱不官而學之本旨，多於文字上有所貢獻，俾得嘉惠來學，津逮後人！果爾，則國家與民族，受厥福益者，寧在于從政之下？矧乎在山泉清，出山泉濁，自來學者，不宜作官，明達如胡氏，當能知所守也耶？

胡最近講學香江，對於廣東當局恢復讀經，大肆抨擊。迨其蒞廣州晤陳伯南時，又以主張中國之改造，宜全盤西化，與陳意忤。蓋陳謂中國文化，固有不逮西方者；如關乎制器格物等是；而做人之道，則我先哲，可云已窺其全，又何必舍此外求也？因是，胡所訂赴各校講演之計劃，遂遭禁止，及其離粵遊桂，廣州中大教授古直，且通電詆其邪說誣民，請桂省當局將其逮捕，明正典刑，以儆效孔子誅少正卯之故事！雖桂當局不之聽，然胡講學之興，亦爲之減却不渺已！後胡返北平，於所辦之獨立評論上，仍與時賢，熱烈討論中國文化，究應如何改造一題？而胡雖仍主張全盤西化，第已明瞭現在之中國，全盤西化爲不可能；

然仍如是主張者，則以人類本有一種惰性，即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是。故現對西化雖主張全盤接受，而接受之後，勢仍不免演成折衷化；若現即以折衷化爲主張，將來遞減遞降，又必走入復古或不變之途，而形成一種腐化，僵化。其言如此，是根本上，已與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或採納人長，補助己短之中西匯通化相近矣。

## 宋慶齡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說者謂：此詩爲周文王昌，因慕太姒之德容，而極思娶以作配，乃情感動于中，以讚歎詠歌之也。至其次章有曰：「展轉反側」，「寤寐思存」，其卒章有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足徵其未得時求之殷，既得時愛之極；然而周文固當時所稱聖者也！聖者求偶且如是之惶急，得偶尤如是之歡欣，則其爲義也何居？於此，竊嘗思之矣。蓋吾國言治道者，恆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齊家一事，又爲治國平天下之基；矧揆諸男主外，女主內之說，需要賢淑配偶，助之內齊其家者，實人生當務之急；雖聖者亦應若是，則無怪周文欲得太姒之情切摯，而得後復滿志躊躇焉！

雖然，處茲世道文明，男女平權之日，天挺哲人，苟更得一賢淑配偶，其利益將不惟可以助其齊家，抑且可以助其治國，及共謀天下之平。法蘭西有革命家謂：「內得賢助，足使革命精神，愈增振奮，革命事業，易達成功。」此言非謬，蓋於創造中國國民黨之總理孫中山先生見之。孫先生致力革命，計四十年，其目的在求我中國之自由平等，雖天不察遺，賈志而終！然而已廣播革命種子，於四萬萬人之心田，則後人



宋 慶 齡

二四四

果能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將來之大有收穫，當可斷言。惟孫先生所以能如是者，其親愛精誠之至德，由子天所特賦固已；而其得助力於黨中英俊，如汪（精衛）蔣（介石）胡（展堂）蔡（子民）戴（季陶）黃（克強）陳（英士）廖（仲愷）譚（延闓）諸人，亦屬良多；就中尤有「一婦人焉」，「贊襄帷幄之內，周旋戎馬之叢，忠難賴以扶持，艱苦藉以安慰，更由精神之交感，進作美滿之伉儷，俾其革命事業，益得發皇光大者，則宋慶齡女士是！

宋籍浙而居申，早年失怙，與其昆弟姊妹，胥賴太夫人撫育成立，太夫人信耶道，知書史，持家政井井有法，尤能督教子女，所謂母兼師者！則其與昆弟姊妹，胥得享受高等教育，良有以也。

宋曾留學美國威爾斯連大學，該校為美國有名女子大學之一，出其門者，皆成大用，加以舊學極優，故于民元孫任臨時總統時，即充其秘書，總統在中國當時為創舉，而女職官尤開未有之風；然而宋于草檄磨盾，既獲倚重，軍政機密，亦恒參預，與近之所謂「花瓶」者迥異焉！

迨癸丑，民黨討袁失敗，隨孫東渡扶桑，孫因盧夫人對己之革命事業，不能贊助，遂議與宋締婚，幸盧自願脫離夫妻名義，於是孫宋之姻緣，乃告成立，時民國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也。論者謂：「伊時孫已卸除政權，且為袁氏專國下之亡命，而宋此際，乃與之結褵，其眼光之宏遠，心志之堅毅，誠可謂不以富貴榮念，不以危難撓情，非尋常巾幗所能企及矣。以後孫西南護法，迭次躬征，宋固無役不從，即赴各地講演；亦無不洎隨左右；故宋對孫，不祇為問暖嘘寒之賢內助，亦且為運籌帷幄之良參謀，使非具有特別才能，更烏足輔弼成其偉大事業也？」

孫愛讀書，所購中西書籍，極爲繁富；惟以軍政冗雜，于書卷遂置，無暇清理，重欲翻閱，輒感困難；及宋充秘書後，爲之時時檢點，牙籤楮片，標誌厘然，凡有所需，無不立奉，於是孫之著述上，乃大獲利便，即其震動一世，堪有千秋之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稿件，在廣州蒙難時，微宋冒險携出，力爲保持，則雖欲據茲燼餘，整理補苴，以成今日之觀，亦烏乎能？

孫于廣州蒙難時，大元帥府已爲陳逆炯明部包圍，府僚請暫避，孫猶堅不肯行，嗣宋見勢益危，且以陳逆狼子野心，不速行，必有奇禍！於是力勸孫行！孫乃許可，惟猶慮宋羅難，宋曰：「公但行，儂自有避免法，且儂一婦人，縱以身殉國，庸何傷？蓋中國可無儂，不可無公也。」孫去後，宋乃化裝備媼出府，由副官馬湘護送，迨至馬伯麟廨暫憩後，偕馬超俊夫婦等，直趨沙面西橋，時叛軍如臨大敵，檢杳極嚴，幸沙面工部局允入界，乃得借宿一工人家，翌晨得嶺南大學校，代租電船一艘，迎宋至校內，更托美人努文，護送至黃埔永豐艦，與孫晤聚，如慶更生，互相欣慰；然而迴念當時由鎗林彈雨中，冒險以出之情況，殊又不禁慄慄也！

孫總理逝世後，宋以鬱無聊賴，遂歷遊國內外各名勝地，既藉以作愁緒之排遣，且兼事政治經濟社會風習之考查，及乎倦遊歸滬，息影莫利愛路十號故居，每日雖仍讀書習字，澆竹蒔花；但因追隨總理半生，聲望崇隆，故其會客室內，猶多名流政客之足跡；外間遂有懸揣，嗣經某報探詢，得其記室胡蘭畦發表談話，略謂：「孫夫人爲三民主義之擁護者，當然富于政治熱情，惟涉世極深，蒿目時艱，輕易不發一言，前年發起民權保障同盟委員會，實主動于楊杏佛諸人，迄該會中途而廢，夫人曾未出一謀，至因牛蘭之案，

陳果夫 立夫

二四六

親爲乞援於京滬當局，亦祇基于國際學者之立場，不涉政治臭味；反動分子因是而誣夫人袒赤，殊出意料！夫人曾憤語吾曰：「孫先生稱國父，余被譽爲國母，國人公意，自難謙辭；故惟誓遵總理全部遺教，期達革命成功，豈有與反三民者爲友，自毀過去榮譽，不爲國母，而爲國賊乎？」觀此，足證夫人懷抱之光明磊落矣！

記者曰：「宋夫人對於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曾極盡其輔翼調護之功能；而北平厲邸，總理之最後呼聲中，於關心民國前途外，亦嘗殷殷以其後此之生活爲憂；且諄囑何香凝女士，幸勿以其無產，遂相輕視，而須善爲維護，以貫澈彼此深厚之交誼！何素尊重宋夫人，自決不致以貧富生死易心，斯囑固爲過慮！然而宋夫人於承受總理之衣物書籍等外，毫無資產可獲，當爲明確事實。矧此無產繼承之說，何亦曾公開言及，則其爲事實，不尤明確之極哉？果若是者，宋夫人之近況，必已陷至艱困地位，特其賦性高潔，不願向世人道耳。」

陳果夫立夫

國民黨先烈陳英士先生，奔走革命，百折不回，辛亥之秋，曾糾合同志數十人，攻入滬上製造局，獲得軍械無算；因而組成革命軍，率以協助蘇浙聯軍，逐走張勳，佔領南京，以響應武漢。中華民國之臨時政府，即賴之成立。其後，二次革命，雖未能達目的，而遭盜賊以刃！然標正義於人間，垂芳聲於宇內，功業巍煥，固自堪享千秋！今則英士往矣，紹厥篚裘劾忠黨國者，幸猶有乃姪果夫立夫在！

果夫穩重，立夫活潑，少時同入浙江武備學校，畢業後，果夫入北平大學習法科，立夫則入北洋大學習理工科。迨民十五年國民革命軍，自粵北伐，二人乃入蔣總司令介石麾下，帷幄贊襄，建樹極多！嗣國府奠都南京，復同以功躍為中委；兼任中央黨部組織部長秘書長重職，努力黨務，昕夕弗遑，遂致羸弱成病；所幸起居有時，飲食有節，更復注意運動，乃得漸復康強，脫離疾苦。足見人果講究衛生，雖勞亦不瘁也。果夫近任蘇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長，處理庶政頗重合理化，故蘇省政治，日臻佳境！而其遇事明察隱微，尤為常人所難！如其一日公暇，輕車簡從，至民衆教育館巡視，入門後，見庭前花圃，植鳳尾松一株，青葱可愛，第細視所懸標誌，竟大書垂絲海棠數字，心異之而未言，升入禮堂，則機聲軋軋，男女工友，杼軸粟六，初無管理指導之人。乃折入藝術室，見壁挂中西畫圖，雖然五光十色，琳瑯滿目！而畫派錯綜，並無標誌，且亦漫無分判。更趨一陳列所，見各類人種模型之間，而外人竟高高踞上；果夫覩斯現象，遂廢然以返。越日某廳舉行談話會，果夫亦翩然蒞止，偶談及孔教六藝，不禁接觸前情，慨然舉其所見，以相誥誡，謂：「明明係鳳尾松，而偏標以垂絲海棠，此殆從前舊標誌，而執事者貪圖省事，因循未換；詎知該民教館為省却一番手續，竟不恤貽人以錯誤觀念；然則毋寧不教之為愈乎？又如織布工作，應教授以組織方法，今一任幾許工友，恣意漫織，既非教育機關，直有類于舊式之工廠耳。壁間挂列畫圖，非不五光十色，但既不說明中西畫派種類之區別，又不指示作風優異之特點，使觀衆莫明其妙，又何所昭乎民衆教育之本旨乎？最可嘆者，則為陳列室之人體模型，竟以外人首列其上，顯係此種模型，來自外國，為外人所製造者，吾人更何必購置陳列，以自貽其羞！設觀衆而慨念及此，將更貽予何種印象耶？所謂社教

陳果夫 立夫

## 陳果夫 立夫

二四八

機關，原以民衆導師自期，今矛盾如此，將若之何？而不令人痛心也！」觀此，其愛國熱忱，亦殊強烈，更不僅不忽細故矣！

果夫近以江南文弱，素爲世人所輕，而亟思矯正之；特發起組織騎射會，徵求同志加入，其緣起文頗典雅！茲并誌如次：——「昔者繕校掌之夏官，射御列於始教，凡所以起靈惰之習，樹強武之基；降至典午，斯風寢復，然宣武橫槊，佐其雄談，王濟縈策，稱爲善騎，從來判文教修之際，無廢挽強超乘之材；矧於近今，則猶有說，國難凌爍，庶俗淫媮，以脆弱之民，當訓練之衆，一旦有事，獸贖禽靡，求當前之勿撓，必養成于夙昔；而堅強之旨，厲于強固之體魄，未有手不能縛鷄，而雄于萬夫者，尤未有不習干戈，而能執之以衛社稷者也。興亡之責，特在士夫，觀感所資，請自隗始！此爲發起斯會之初志一。公務人員，爲民坊表，退食燕止，何以自修？時際艱屯，歲不我俟！當以人一己百之劬，增益有所不能，修養以爲國用；詎宜酣嬉荒佚，自躋于墮落之林，騎射之技，平時鍛鍊，實以代表茹苦之月薪，臨事效命，庶足展健強之身手，此爲發起斯會之初志二。江南文弱，著稱于時，飲醇披紈，習爲常素，上者倚聲譜曲，彈棋品茗，矜爲雅事；下則博塞游冶而已。如斯積弱，何以圖存？同人等不慚棉薄，思以武健之風，振頹靡之俗，潛移默轉，必有其時，凡我素心，當不河漢，是爲發起斯會之初志三。職茲數因，敢徵同氣」云云。果夫對於蘇省建設，恒能不餘遺力；公暇著作有關常識之書籍，亦復孜孜不倦！計其最近完成之作品，有「水」與「模範青年」兩書，水之內容，爲分析自來水或天然水之質料與功效，闡明非煮沸不可之理，閱之於衛生上，當宏有裨益！模範青年內容，係描寫一青年，品行如何端正？人格如何高尚？極守禮義廉恥

，足爲全國青年之模範。聞此兩書，并已改作劇本，交由海上天一影片公司拍攝，以便免費放映，藉爲通俗教育之補助。

果夫赴洛陽出席二中全會時（一二八之役，國府與中央黨部均遷洛。），廣西宮細柳街棉湖里，晨興極夙，日偕其幕僚散步洛河之濱。洛河中產石子，足與南京之雨花台石媲美！其大者直徑五六寸，小者直徑則三四分不等，白潤而圓，形如鴨鵝卵者最多，花紋斑斕者，則別有風趣！開封古物陳列所中，陳列有洛石二百多事，其以形態似者，有龜，有魚，有老人，爲最肖；其以花紋顯者，有陶器之麻布紋，有似漢畫畫，有似近代圖案畫，爲最美；其以色彩稱者，有深青，深藍，淺黃，淺綠，金紅等；至于顏色參錯，花樣翻新者，如金紅底部，有深青梅花，雨夾雪點。淺黃底部，有紅花紅葉，艷于秋楓。均因出于天然，故奇麗美妙，勝人工織繡之圖畫多多！尤令人感覺特殊者，即無論形態，花紋，色彩，莫不氣魄雄厚，決非雨花台產所可比擬也！果夫遊時，洛水河床，已淤十之六，一日忽在沙渚，拾獲一石，色潔白如玉，上有行書「亦有」二字，筆畫分明，殊深訝異，携歸廬廡，即作長畫并石，寄贈中央財委會秘書聞亦有，以與其字正相同也。後雖有人踵跡尋石，然欲求如此有字者，則終不可得矣！

立夫精幹不讓乃兄，供職中央黨部秘書長時，曾費半日之腦力，發明黨員登記檢查表，凡欲調查某黨員履歷言行者，二十分鐘內，必有詳細報告，此其貢獻也。對人尤謙和有禮衷，於謁見者，不問身分若何？均予延晤，否則亦必以書答之，決不令失望而去。

九一八國難發生後，立夫思想復進，極力提倡舊道德中之禮義廉恥，并獎勵衣食住行之科學化，以與蔣委

## 陳果夫 立夫

二五〇

員長介石所領導之新生活運動相呼應，其明體達用如是，可謂識時之俊傑矣。

前歲立夫北遊蒞平，於市黨部歡迎會上，曾作別饒妙趣之演講，略云：「我國藝術家某，生平惟崇拜歐化，居恆謂中國無藝術，習藝術非向歐洲不可。及二次西渡，與一歐洲藝術家遇，談次訝然曰：『中國藝術，甲於世界，君胡爲舍近求遠？』并歷舉唐宋以來之藝術史相詔。某聞之慚汗而歸。——有號稱世界第二之音樂大家，於日本皇宮，獨奏其精擅之凡拉蒙，既畢，日皇命其樂隊，奏樂答禮。此音樂大家聆後，欽佩非常！詢爲何樂？日皇答以此樂係自中國傳來；此音樂大家乃至中國訪求，詎竟無聞。——今之學校，惟富室子弟能肄業，貧家子弟即無肄業能力，此固盡人知之；然而試問富室子弟能救國否？敢答之曰：『救國惟窮人始能耳。』又今之學校，對本國歷史地理兩科，毫不注重，須知歷史不講，時間不知，地理不講，則空間不知；歷史地理不知，安能更講救國？正如習算術，X Y 不知，還講求何重心——二百人中有二十人立志，二十人中有二人成業，則此二人所成之業，足可養二百人有餘，故勞心貴于勞力也。」最後論反革命原理，謂：「革命之始，不免破壞；然終極仍重建設。如改造房宇然，不先折毀，曷能翻修？特非僅折毀而不修造者也。」

觀上所云，腐正義於諷刺之中，盲鷺新奇之青年，倘奉以爲迷途之南針，則墮越之虞可免矣！——上年新生活運動，益趨積極，關於此項文字，各刊物亦多有記載，立夫對茲問題，曾發表意見，略云：「今我國之破壞時期已過，大建設之時期方來，在此偉大遞進階段中，必先有一偉大文化運動爲之前驅，期將過去所遺留種種不合時代之事物，一舉而廓清之；否則不足以創造新的時代，開始新的生命，新生活運動，即

本乎此種需要而產生之運動也！其亦為國民奮發的心理所呈現之蓬勃氣象歟？夫新生活運動，既以『禮義廉恥』為標的，茲就此四事之含義，分析其關係如次：（中略）（一）就對象言：個人生活之對象，不外四種：（甲）對人。（乙）對事。（丙）對物。（丁）對己。禮之主要對象在對人，義之主要對象在對事，廉之主要對象在對物，恥之主要對象在對己；如果對人以禮，行事以義，接物以廉，律己以恥，則其人之生活，定無往而不合理化，一切事功，亦無往而不成。（二）就成事之程度言：恥是由下而上之第一級，性尚消極，即己不為損人利己之事，謂之有恥。廉則上進一級，較為積極，即不僅不作損人利己之事，且將己份內應為之事，積極擔當，完全作好。義則更進一級，充分積極，不僅將己份內事完全作好，更宜貢獻能力於人，助人成事。禮則事作就後，不獨居功，而分配利益，凡遇大小高低優劣多寡之別，則以大者高者優者多者與人，己取其小者低者劣者寡者，處處和平推讓，時時調整人我，則無不合乎禮矣。是故知禮者必行義，行義者必守廉，守廉者必有恥，古人以慎獨為起點，蓋視其程度高下，知其着手之處為何如耳；而其要不外克己善群而已！（三）就人類集團一切組織言：而果一集團中各分子，均如上述禮義廉恥而行，則各分子本身，均知應付環境，修養自身，成為健全個體，再集結健全個體，而成有政治組織之整體，則禮義廉恥，遂成廣義之解說，集禮以成秩序，集義以成互助，集廉以成分工，集恥以成克己；秩序，互助，分工，克己，實為維繫團體所必備之精神條件。國家為人為之集團，其各分子之宜守秩序，知互助，明分工，能克己，自為絕對之要求；故管子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言其非有四條件之存在，不足以維繫國家之生存也。（四）再就經濟方面言：經濟二字所指者，要不外生產與分配；人類既為



陳果夫 立夫

二五二

共生共存，不能無共生共存之方法，是故精神物質之合理分配與生產，實為不可須臾或離之條件，以應權利義務調整之需要；故禮與廉，實為分配而具之二德；義與恥，則為生產而具之二德。（中略）苟人人具有禮義廉恥之精神，即具有生產與分配之能力，亦即國家具有偉大之生命力。……知禮則文野之標準明，知義則是非之標準明，知廉則取與之標準明，知恥則善惡之標準明，有標準則認識清，認識清則信仰立，信仰立則力量生，人人如此，則無自暴自棄之弊，而具有自信力矣。人人復能以禮義廉恥相交接，則團體之間，親愛精誠之精神，必然具備，是具有組織力矣。人人再能本禮義廉恥之精神，以赴生產之事功，則衣食住行各種需要之均等的滿足，必可計日觀成，是具有生產力矣。自信力，組織力，生產力三者，是革命建設，民族自衛所必需之力量，而為三民主義所欲培養者；蓋民族主義之目的，在從恢復民族自信力，以達民族之平等；民權主義之目的，在從培養人民組織力，以達民權之平等；民生主義之目的，在從增進人民生產力，以達經濟之平等；而禮義廉恥，實具有此偉大之力量，以助成三民主義之實現，吾人欲以三民主義建國，進大同，安得不從禮義廉恥入手乎？發揚古人偉大之發現，以赴光明燦爛之前程，此新生活運動，所以不能不以此四字為中心也。……古人云：『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又云：『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是則禮樂與政治，實為表裏；禮為調節眾人之行，政治為管理眾人之事，有管理而無調節，不足以收管理之效；故大禮不制，常禮不定，雖小禮亦不易守也。其次教育之目的原為義，從前儒家學說，均不離乎仁與義，……中庸云：『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智所以識仁，勇所以行仁，智是理知之啟發，仁是情性之薰育，勇是因理知與情感之判斷，所生之行爲；所以凡言智，必及仁——德育

。言智仁一知，必及勇一行。蓋以使智仁之知，進而爲行以成義也；故曰：『見義勇爲，仁者必有勇』。是故教育而不及義方，是亡國之教育也。教育之目的在義，此意義吾人亦可曰：『觀其義而知其教』。至于國家法律紀綱之用，在使人守廉，凡有越軌之言行，均有裁制之標準，若紀綱不立，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人人不盡應盡之義務，期享非分之權利，將何處以求廉之精神之表現焉？是以吾人亦可曰：『察其廉而知其法。』社會風氣之整勸，必先使人明恥，若任邪說詖行，擾亂社會，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以淫媒無恥之事爲談料；自無怪世風日下，道德淪亡，是以吾人亦可曰：『觀其所恥而知其俗。』總之，一國之政治不以禮爲出發點，教育不以義爲出發點，法律效用不以廉爲出發點，風俗習尚不以恥爲出發點，是則禮義廉恥之大者已去，立國之精神與形式條件盡失，僅賴社會少數人以推行新生活運動相號召，其成效亦幾希矣！吾人誠欲挽回風尚，必須由個人踐履禮義廉恥，以造成團體之禮義廉恥，更推而廣之，以造成普遍瀰漫於國家之禮義廉治之風氣，各從自己所負之政治教育法律，社會之各種職責中，提倡崇禮尚義明廉恥之德性，以不變國民之生活，而建設與新時代相適應之國家，則新生活運動之成就，必爲整個國家民族生存之所繫，而成爲民族復興之禎祥」云云。其對「禮義廉恥」之解釋，新穎而精當如此，足見舊學具有根柢，非一般淺躁青年所能至也！惟是，立夫固深有研究於科學者，茲更得其在海上某大學所講「生之原理」一文，節述如次，藉以見其造詣之淵博焉！——生之謂何？則體與動之存在是。生爲人人所追求者，因此不能不用種種方法，求持續其生命，在物質上需要補充，精神上需要刺激，故物質與精神，是每一生命所不可少者。

陳果夫 立夫

陳果夫 立夫

二五四

今欲問人爲何物所形成？當先問宇宙爲何物所構成？吾人可謂：「因物質與能力之不滅。」因不滅之物質與能力配合，而構成宇宙，一切生之現象，國家，民族，人類，事物之一切組織，無不如此；我先舉會將此種結合過程，分爲七階段：即「誠——形——著——明——動——變——化」，「誠」，爲由無生有之象，如用物理學解釋，誠即近似「動能」，以前之物理學，將分子認作物之最大成分，後則以爲是原子，最近始知是電子，電子有力而運動，由運動而達一種中和境界，即是由「形」而「著」；此時外眼已可見「形」；即爲「明」，後由是而動，動之結果，即生「變」，由「變」而「化」，一切宇宙事物，均不外此。

如生物室之蝌蚪，先由母體產卵，由卵孵化，于是生長；因而生足，生尾，終於化爲蛙，以完成其生命，不僅生物須經此七階段，即一切事實之發生亦如此，如學校欲組一球隊，始由學生有此願望（動能），此即是「誠」，後乃有人出而討論，此即是「形」，果組成功，此即是「著」，因此，人均知此校有球隊，此即是「明」，後與他校比賽，時加練習，此即是「動」，但不久因欲充隊長而起爭執，此即是「變」，終于因而改組，此即是「化」，一民族發展史亦如此，所謂「文明」，即是一民族應付環境，求得生存之總成績；但此是在明之階級，是內在之動，且合乎環境而變之「文明」，即是「文化」，易言之，「文明」是內在動之狀態，「文化」是向外動之狀態，其圖如下：「誠——形——著——明——動——變——化」

西人謂中國無文明，即因我國之文明，僅有內在之動，而無變化環境之力，反受外方之文明影響而變化，實在中國何嘗無文明，特因自方人已不愛，故不能發揚光大，變化外人也！

宇宙間最本質之物，究小至何等？形態如何？尙未能知；自發明電子說，前之原子分子，已變爲上級中級

組織矣。至究竟如何爲最小？則須向我國「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一語領會，總之，有力，有動，生命方能由無至有，由幼稚至長成，一民族之能否生存，須看其文明是動或靜？是變或定？不動不變之文明，不能變作文化，只可謂之文明而已！孫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行易是令人努力去作，即是動；知難是令人努力求知，即是應變；茲更列公式，以明所言。(1)物質加精神能力，爲生之體。(2)時間加空間，爲生之用。(3)生之體加生之用，爲生命。

如有人焉，一日動力全失，雖身體猶存，但其人已屬死亡，易言之即物質雖在，精神已無，即不能成「生之體」；反之，身體已死亡，雖有人謂其精神不死，然亦不能成爲「生之體」。更以學校作喻，物質條件，雖缺至四十分；但師生合作精神，非常充足，達六十分；則此校能存者，乃依精神以補物質之不足，仍有百分「生之體」，故能維持永久。又如某學校物質設備，充足至七十，但其精神不振，僅卅分；所以至今猶能存在，則因總和仍百分之故；有精神所以求取物質，有物質可以交換精神。

最優之生體，爲物質與精神，適當配合，二者各佔百分之五十；否者均不免於強勉之苦痛，經過上之分析，可知一民族之是否能以生存，健全與否？祇觀其物質與精神狀態便知；然試問我中國民族狀況何如？

先觀察物質方面，則未免令人痛心！無論衣食住行，莫不國貨缺乏，倚恃舶來；甚至一水菓之微，亦多倚恃舶來，而新興之器物，尤有非舶來不可之勢；此即無異表示國之將亡矣！次觀察精神方面，——德性智能——而一民族之團結精神，爲禮義廉恥；恥爲對己者，禮爲對人者，廉爲不應作之事不作，而且須將應作之事作好。義則不但須作好事，尤須犧牲一己，三民主義，即是以爲人民解決三大問題爲主之最高原則

陳果夫 立夫

陳果夫 立夫

二五六

，故用一義字，義者宜也，故三民主義，不僅為幾人所應奉行，即人人均應奉行；禮是最高精神之表現，具體言之，在利益分配時，薄己厚人之行為與態度，謂之禮。可列表明之：

人 大多長先好高  
我 小少短後壞下

禮是舍己成人，成功不居之意，為最高級之精神，如己願居下，而以上位讓人；又如吾人寫信與友，稱景仰，無稱景俯者，即禮也；向人鞠躬叩首，亦為表示低下，亦即禮也。

有禮義廉恥之民族，是如何親愛，互助，和平，團結，有組織，此為如何完美充滿愛之民族生活？又孰敢侮？古書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然而我國今日之四維何在？今之中國，言物質如彼，言精神又如此；而一般人，于民族固有文明，棄之不遑，於外人之科學文明，又未能努力赶上，如此，民族前途，豈不危險！

中山先生之建國方略，為起死回生之良方，既告吾人以心理建設，——精神建設，復告吾人以物質建設，及如何充實物質之條件；故建國方略，即為生之方案，告訴吾人用科學方法，挽回固有之精神，同時還須赶上外人之物質條件，指示中華民族，走向光明之路。更言「生之用」，所謂「生之用」，須先知空間時間，不適合環境，不適宜於一切事物，都不能持續其生命；時間與空間，亦即是宇宙之定義，宇宙二字，可謂已包含愛因斯坦所謂第四度空間；反之，不合時間，即無生之可能，民族之生存，亦必須顧到環境與時間，三民主義即是顧到歷史與環境之一生存方案，所以可稱正道與定理！

實則物質與精神，亦無非是在配合之不同而已！如吾此手動而能速，即覺其有精神，若停而不動，或動而

過緩，則覺無精神矣；故可下一定義，在最短時間中，佔領大空間者，其象即是精神；在 longest 時間中，佔領最小空間者，其象即是物質；因此，如某人能于七秒鐘，跑一百米，則在跑時，人必覺其有精神；但倘經攝影者，將其動作，攝製成片，映出遲緩狀態，則觀者又必以其實跑得過慢矣。又如如有箭于此，吾人能費數日工夫，將其生長過程攝出，經過剪裁，在幕上映出，則此箭便如竹箭怒發，顯其精神矣。此兩例，即是說明精神與物質，對於動之時空之關係，亦即說宇宙間僅有生之現象而已，無所謂物與心，更無所謂唯物與唯心。

又如吾人坐于椅上，雖似未動；但全身細胞，仍均動着，此是「生之體」；倘再起而談話，或作事，作各種姿勢，此是「生之用」；一體一用，即吾人之「生命」，亦唯有體用合一，始有「完備生命」，能存續發展，此即「全部生命之過程」。

## 喻建章

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世有仁德君子，必以弭兵息戰爲旨歸！獨奈何除縫掖之服，而務談兵？屏詩禮之文，而專論戰？則斯人也，寧不違仁悖德，將爲君子所責乎？惟是家無誡飭之刑，弗足以齊賊獲，國無徒辟之律，弗足以戢茲頑；然則世無任戰之兵，更奚足戢內攘外，使民樂業寧居？故兵固凶器，戰固危事；而仍不能弭之，息之，乃至於用之者，勢也，亦理也；特要在視其能叶義否？蓋兵苟叶於義而用之，不惟不爲仁德君子所責，且世必亦以仁德君子稱之，而不敢稍讎焉！嗟呼！姦兇恣肆，道義消沈，風雨晦盲，人

喻 建 章

二五八

問何世？今欲一舉而加之廓清，俾天生蒸民，悉返醇實，永獲寧樂，則非仁德君子利用兵戰，又烏乎能？黃陂喻氏仲書名建章，現年四十歲，第五十七軍之參謀長也。記者于爲同省，初未嘗相識；顧其生平言行，則恒聞之吾弟叔湘；蓋已隄然而驚，肅然而慕，知其爲道義高尚人矣！

客歲元旦，榆關變猝起，我戎關者僅一團，猶與拚死抗戰，三日夜彈罄援絕，甚多傷亡。維時輔贊關帥何柱國將軍，收此雖敗亦榮，震驚一世之偉效者，即喻氏也！喻幼而失怙，于雁行居次，賴其太夫人撫育成立，誓齡入校讀，聰穎絕倫，習課尤勤奮！會學使者集試陝邑各高級小校生，榜發，喻名冠軍；聞喻所爲文，頗含革命思想，老儒讀之播舌；而學使者則嘆爲深中時弊，能言人所不能言！蓋學使者亦嘗負笈海外，固夙主維新政教者也。喻旋考入中學肄業，以鑒於國家微弱，幾肇瓜分，非尙武強兵，弗足以資捍衛；因改投保定軍官學校，研究軍事學術，在校成績極優！畢業後歷充下級軍官，以品端學粹，見器上峰！遂洊升少校參謀，未幾晉級中校，何柱國任師長，更保其充上校參謀長，迨何長五十七軍，復連帶擢任少將，運籌帷幄，決勝疆場，何亦殊倚重之，前途騰達，正未可量也！

喻治事夙肯負責，律身尤務謹嚴；而賦性慈和，見機敏迅，更非尋常人所能逮！近年喜研讀佛學書，修養氣功，日臻精進！每親犯法當刑者，必竭力以求生之道；迨其人萬無生理，乃任法曹判以死。嘗於廣庭稠衆中，講其人生觀，略謂：「人生以仁爲本；而仁字析之，則爲二人。蓋仁道即愛道，愛必二人，則此乃有所施，彼乃有所受；且必人生相愛，世界乃有進化；反之世衰道廢，人類將無以續其生！又合二人則爲天；蓋仁爲天賦之性，天賦仁性於人，仁性即爲人類所不可缺，缺則非人類矣！此古今設教之聖哲，固

無一不重行仁，特易其稱曰：『博愛』，『兼愛』，或『汎愛』耳。至於主兵之人，其業爲戰，戰則尙殺人，似與仁道大悖？實乃不然。如有人焉于此，禍仲國家，毒流社會；而更握有兵柄，吾儕果其仁心，其將任之乎？鋤之歟？必也鋤之無疑；所謂與使一路哭，寧使一家哭是也。再如其友人某爲執法，或嫌其殺人，喻則爲之解曰：「今殺少數人，而多數人因之得生；與宥少數人，而多數人因之得死，以較孰愈？則莫不知慈于少數人爲過矣！故爲少數人之屠戶者，即爲多數人之生佛；反之，爲少數人之生佛者，亦即爲多數人之屠戶；輕重權衡，烏可不思？依此例推，則握兵者，爲衛民族而戰，衛國家而戰，雖殺人如草，固猶不失爲仁；以所犧牲者少，而所保全者多也！知此義，兵雖兇器，戰雖危事；而原其旨歸，仍自祥和可尙，不爲仁人所廢！更質言之，心乎殺人者，即未嘗殺一人，其亦弗免不仁之誅；心乎生人者，即日殺百人千人，而亦不能責其不仁；此正如所謂『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故仁德君子，所貴在于存心焉！」

喻言如此，是非於倫理哲學，極有研究者，曷能至也！孫總理於所著三民主義中，對於恢復吾國舊道德一點，曾大聲疾呼，以爲提倡。蔣委員長最近鑒於國人精神，日趨頹靡；而極力領導新生活之運動。然夷考其要，所謂舊道德，新生活，名詞雖或不同，而其實質，則仍不外乎一仁道之範圍。果爾，喻氏可謂天下智者，所見略同耳！

記者曰：「喻姿貌英秀，平居言行簡恪，有藹藹吉人風概！泊乎躬蒞疆場，又嗚嗚叱咤，豪氣凌雲，使觀者生闕如虓虎之感！昔太史公以子房博浪椎秦，烏江覆楚，疑爲魁梧奇偉，赳赳桓桓之流；詎觀其畫像，



## 杜 月 笙

二六〇

乃若婦人好女，殊覺與其功業，不能相稱。則是，今者誠移斯語，以評喻氏，將適見其吻合無間也已！」記者又曰：「黃陂古爲西陵，有水曰前川，即宋理學大家程明道先生，所咏『傍花隨柳過前川』者，是也。程管家於斯地，今勝跡猶存，余昔從戎，駐其間者數日，時正春光燦爛，第覺雲淡風輕，花妍柳秀，仍與程詩風景相髣髴！則其鍾毓之厚，毋怪千百年來，二程之流風遺韻，繼承者猶大有人在焉！」

## 杜 月 笙

孔子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爲學人爲仁之基本。孟子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爲志士行義之準則；而太史公著游俠傳，對於能揮金結客，急人之危難，如朱家，郭解，劇孟等，莫不備致推崇，認爲人類之奇傑！實則我國家能卓立於此天演競爭之世界，而具有悠久之顯榮歷史，中間雖曾滅于異族，然卒克恢復故物，且益發揮光大其疆域者，何莫非賴茲仁義豪俠之偉大精神，深植於我民族人人心府故焉？嗟乎！流風未泯，餘韻猶存，吾聞客談海上杜月笙先生之軼事，乃益信古今人未嘗不相及也！杜名鏞，月笙其字，年四十五，世居滬濱。少讀書，慕其鄉先賢黃歇之爲人，因嘗慨謂：「願得輕裘肥馬，交盡天下有肝胆之賢豪，殊不欲如春申君，以三千珠履客自限也！」及弱冠，鑒于國民體育不修，精神日趨萎靡，乃師事于名拳術家，研究少林武當各派之武技，數年盡得所能；然一不矜炫，與人言，益循循然如文弱士；故知者靡不欽服其有雅量焉！

杜復以清政不綱，非革命不足立國；願士大夫階級，絕對不可與謀，計欲達到革命目的，必投身於平民組

織之秘密社會斯可。第徧觀當時所有之秘密社會；惟安清幫爲統系嚴密，規模宏遠，且宗旨尤極純正！至幫雖名安清，實際却重反清，所以諱反爲安者，亦無非掩飾清廷耳目，免其禁阻而已；於是乃入幫，辛亥武昌首義，陳其美等，建義旗於滬濱，響應鄂省革命時，協助之力，杜實居多！

近來蔣委員長介石完成統一中國之大業，其關鍵固由人本用兵如神；然軍實之補充，戰費之接濟，亦由滬金融界之極端協助；而爲之奔走聯絡，使金融界信仰輸資者，則又多爲杜之力！

杜在滬經營之工商業頗夥，歲入亦殊鉅；惟其揮金結客，習與性成，倚之以舉火之家，無慮千百；而挾一才一藝，投附其宇下之食客，又往往超越春申君之所蓄。至因婚喪羈旅，乞予資助者，更屬絡繹其門；而杜亦復廣爲延接，有求必應，故爲之司度支者，恒以入不敷出爲苦，請稍撙節！乃杜惟一笑置之，而揮霍之行，不因以略戢。

杜對平劇，極有造詣，前歲爲湖北水災募款，曾演義務戲于滬上某舞台，聞斯日戲碼爲武家坡，杜飾薛平貴，博得彩聲不少！飾王寶釧者，爲其如夫人姚玉蘭女士，姚爲名坤伶老生小蘭英之令嬾，家學淵源，能劇亦夥，夫唱婦和，允足爲菊天之紅氍毹上，添一段佳話也！

此外，杜於社會公益，靡不竭力提倡，慈善事業，常加熱忱贊助；近感於航空機艇，爲國家防戰之所急需；故除積極倡導「航空救國」外，更購飛機一架，贈諸青年志士孫桐崗，以表欽遲；而勵後起！嗟乎！如杜其人，脫居孔氏之門，其必於子路之義勇，子貢之貨殖，兼而有之矣！「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邇來天下之談士相聚，對於杜多作是企望語；第不知杜亦能將乃祖浣花老人，廣廈萬間，庇蓋寒士之志

劉 文 島

二六二

趣，見諸實行也否？

## 劉 文 島

劉文島字屨蘇，鄂之廣濟人，嘗肄業保定軍官學校，旋赴法留學，歸國後，歷任湘鄂兩省法政學校教員，國民革命軍會師武漢時，劉以夙隸民黨，兼具幹材，遂受知于蔣介石總司令，而每被委以機要鉅重之使命！劉亦忠誠奮發，稱職不辱！

民十八年，漢口改特別市，劉充市長；努力市政之興革，至寢饋不遑，於交通則建築民生民權民族三路，所謂「王道平平，其直如矢」者是。漢江堤岸，夙狹而頽，行旅陟降苦之。劉因令工務局，將自江漢關至集家嘴一帶，澈底翻修，俾堅闊美觀，堪頡頏外人借地。又以漢市無公園，足為民衆遊賞，遂就已廢之西園，擴而新之，易名曰中山公園。舉凡園中一山一水，一木一花，一亭台一略約等設備，靡弗躬加指導，務令適宜，而饒別趣！迄今漢上人士，勞作之餘，或酷暑之會，胥趨之以為樂園焉！此外劉對教育，亦積極謀展拓，設教育基金保管會，俾教育費永久獨立；而尤注重社會教育，如圖書館，閱報所，演講廳等，應有盡有，且均期以實效！莘莘學子，與藉資補習之商工，多利賴之。綜其時，市政範圍既廣，商業隆盛，稅收亦豐，而劉更能就地方之欸，為地方建設，無怪漢口之繁茂，駸駸獲有東方紐約之榮譽！詎比年以還，一厄於水，一困於赤，一受影響於淞滬戰禍，加派人謀不臧，竟成極盛難繼，日陷凋蔽之概，漢人士於劉而興去思，良有以也！

劉之任市長，固能律己以廉；而對僚屬，尤能以廉律之，如邱某因自粵附義之勞績，至漢遂得公安局長一職，在任數月，侵蝕公款數萬，經劉查有確據，請中央將其褫職，第邱既夙具勢力，所侵蝕之款，劉亦無法責償，而邱瀕行時，饋殺八簋于劉。劉以己并未侵邱，胡反相饋，殊莫諱其用意，嗣據人言，乃知饋殺爲江湖上原有之習慣，即表示將置受饋者於死地也。劉聞笑謂友曰：「吾人努力革命工作，唯一責任，在肅清腐惡分子，犧牲一切，豈所顧慮，但邱某以黨委兼官吏，行乃若此，誠不禁使人爲黨紀官箴，前途一哭耳！」

民國二十年夏，劉任湖北民政廳長，以求治太急，不一月竟撤換縣長，達四十餘人，於是攻訐蠹起，甚有控之監察院者；蓋所撤縣長，多有輿援，因而聲勢洶洶，震動京國；監察委員某，亦提起彈劾，且欲組特別法庭，加以裁判；劉則自信政無疵類，遂亦不懼，申辯外，稱願卸職赴京，與控者質訊，正相持不下間，湖北突有空前之水災，劉固忙於堵救，無暇應付訟案，即其政敵，亦以洪水禍民，不宜更爲蠻觸爭，暫停相軋；時劉日輒躬赴漢上被水各區，巡視堤防，督促拯救，短衣至胛，雜勞工中指揮一切，精神奕奕，恒終日無倦容！一次，見一巡官，以小舟載其家什物過前，災民多人，立屋巔呼援，其聲淒厲，不堪卒聞；巡官不顧，仍衝波浪行，劉呼止而斥之曰：「若爲民侯，今乃見主人陷溺，而不思援助；惟顧己私，掠舟圖濟，不惟了無心肝，抑且鄰於寇盜，其速擲若物，用載災民，庶幾稍補厥愆，否則余決懲若不貸！」巡官知劉爲己長官，俯首從命，災民數十，因慶更生，劉當取鈔廿元予巡官，俾償其什物損失，又一次，一兵強奪民舟，擬載所有器具，劉視狀，即令從弁捕兵，罰跪水中，以儆。自是劉之聲威所屆，人胥無敢

蕭 萱

二六四

犯秩序，而自由行動者，漢市治安，賴以寧謐！

九一八事變起，我政府訴東鄰之侵略於國聯，因專注外交，以蕪失地收復，於是對歐土使節之派遣，特加重視，劉既拜命使德，天風海濤，萬里一槎，抵柏林市後，與德當道折衝樽俎，融洽逾恒！旋更受代表出席國聯命，偕顏惠慶顧維鈞等，赴日內瓦，騰其雄辯，博得世界同情，爲人類留一公理猶存之良好印象，則劉亦預有力焉。最近劉移節駐意，莫索里尼極重之，因有中意公使升格之請，國府嘉劉功，即任其充駐意首任大使；自此玉帛敦槃，邦交輯睦，我國在國際之地位。將亦因而增高，當屬意計中事！又聞劉現擬回籍省親，有與之談鄂省本年水旱災慘狀者，劉不禁潸然出涕，力以救濟之責自任；其痾瘵在抱，猶是當年！吾友榴園詩以讚之云：

楚尾吳頭畫錦還，重洋涉盡念鄉關，嗷鴻不斷飢烏徧，說到災情淚已潛。

蕭 萱

熱心時政者，以建設廉潔政府相號召，實則官吏之貪污，雖不能謂爲絕後，要亦可云空前！故論者每以「掛羊頭賣狗肉」諷之；然而「十室之邑，有忠信焉」，志行芳潔，處鮑魚之肆，而不與同化者，湖北均縣之蕭緞秋，固亦其中一人也！

蕭名萱，緞秋其字，家夙小康，追隨孫中山作革命事業甚久，民元爲地方選充衆議員，所耗交際費，僅錢百竿，猶係當時任均縣知事陳雨人代墊，可爲開選舉運動費史上最低紀錄！曹錕謀賄選時，蕭聯同志，竭

力反對，并棄職赴粵，佐孫中山籌軍北伐；陳其美在滬被刺，蕭以有人誤信刺客，介紹於陳，致其遭害，悲憤之下，將某痛毆，某以蕭性本和靜，毆已由友情所激，遂失常度，故亦不之怨。後孫中山謂蕭能持正義，某不挾私嫌，因兩重之；而代為疏解，俾復歸於好。

民十九，蕭卸鄂省建廳長職，并移交存幣二百萬元於黃昌穀，特舉行授印典禮於建廳禮堂，語黃略云：「此二百萬元，本係近兩年所籌之建設費，理宜用諸建設；惟余鑒於匪其猖獗，地方實無從建設起，與其枉費，曷如保留？因此二百萬元之每一元上，皆塗有人民之血汗，我輩苟加虛糜，問心又將何忍？今謹鄭重交君，務請亦暫保留！必至能建設及建設可久時，而後舉以用之。不然，不問能否建設，及建設能否持久，甚或陽假建設之名，陰行吞佔之實，余亦非不能為，不敢為，轉送此鉅大利益與後任，而坐看君為；特一念及，此為湖北人民之血汗錢，入之私囊，固未必能安然永享，即永享矣，亦將為湖北人民所共棄！夫圖一時之享樂，受千載之唾罵，寧非大愚？故不屑為也！」詎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黃接任後，竟將該款胡亂報銷，未幾，被湖北各界攻訐遁去，政府且通緝之，一如蕭所預料；而疇昔之指斥蕭不積極建設，有負職務者，亦轉而欽服其不惟能廉，抑且殊明矣！

蕭性極謹愿，律己又極儉樸，出言不苟，恂恂有儒者風！同志多敬禮之。清末居北平，眷一妓名鳳兒，嬌小可愛，乃嚙臂為盟，將為之脫籍焉。因事勢障礙竟不果，未幾而女病矣，又未幾而女死矣。蕭聞耗，哭之甚哀！大有「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之感焉！每至深夜，聞鈴腸斷，見月心傷，恒轉輾不能成寐，偶一合眼，輒夢見女影，亭亭立於其側，作掩面欲泣狀。蕭每與人言及，甚為悽然。歲癸丑亡命赴東

瀛，戀一日婦，始忘前女，吁嗟風兮，此後不復入夢矣！民十七，蕭隨居覺生來漢，中途登陸，滯於武穴者旬餘，一日赴友人宴會，召一歌者侑觴，相見之下，蕭呆若木鷄，蓋歌者貌極娟好，乃一似曾相識之燕歸來也。問其年恰十六，更爲驚異，其時楊某在座，無意中將食指點席上殘酒，書一「鳳」字，蕭見之，幾至泣下。衆異之，問其所感？蕭嘆曰：「吾見此歌女，乃不能不憶及十六年前之鳳兒，渠之容貌，正與鳳兒酷肖，殆亦三生石上，種有夙緣耶？猶憶鳳女生前，足掌有一紅痣，如驗此女相符，則三生之說，爲更確矣。楊笑曰：「是何難？」乃詭言善看相，且謂此女多福，將來必爲貴夫人；惟相面尙不足憑，非相其足不可。女初表示拒絕，繼經多人之慫恿，乃脫襪以示之，則見鮮紅一點，肉痣宛然，衆皆稱異，向女致賀曰：「汝果有福，前世之未婚夫婿，今固在此，終身不患無託也。」女亦深喜，向蕭歛衽而拜。蕭爲鳳再生事，曾題詩數章，友朋中多和之者。記有一詩云：「三生石上證前因，千里關山夢裏人，十六年來重晤面，幾回低首喚卿卿。」

蕭旋勸以脫籍就學，庶免沉淪終身，需費若干，已願任之。女感其高義！遂從之，而肄業於廣濟某學校。迨聞蕭以建廳長兼主席，乃隨其母往投，名刺既入，蕭避嫌，派人代見，并令告以過返武穴，免廢學業；詎某惑於色，詐稱奉命招待，爲關旅社於漢口而留之，女本楊花水性，亦因其年少多金，而生愛慕！於是卿卿我我，以共度香甜之生涯，不復作歸去想矣！事爲蕭聞，銅某而逐女，且長太息曰：「余乃欲於汚泥中培植青蓮，固已痴絕！而撮烈火於積薪上，不期其焚，則尤痴而近傻矣！」事爲某君所悉，紀其始末，刊載之漢上春秋云。

## 蕭之楚

蕭之楚字純湘，山東荷澤人，生而歧嶷，天資純厚！畢業本省第六中學後，日擊外侮憑陵，中原板蕩，毅然有攬轡澄清之志！豪筆入秦，所遇不偶，異鄉落拓，困厄非常！友或見而憐之，勸其東歸。蕭奮然曰：「男子志在四方，會當自圖建樹；今一事無成，遽行返里，不被流俗人竊笑耶？」友壯其語，復贊助之。蕭乃投入第十五混成旅充兵，由是潛心學術，刻苦自勵，操課之暇，仍不廢書。連長以其文字雋秀，擬擢爲上士，蕭則力辭不就；蓋其抱負不凡，頗不欲消磨心神於筆硯間也。嗣考入本旅模範連學習班，畢業後充排連長等職，雖能卓著勛勳；然猶以軍事學術不足爲憾！因復先後考入陝西軍官教導團及陸軍講武堂肄業，鑽研學術，精進絕倫！返部後迭升營團旅長等職；蓋以其賦性忠誠，謀勇兼優，久爲長官所倚畀，部屬所欽服！故飛黃騰達，神速異常也。民十六年，更以戰功，洊升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暫編第一師師長兼沈項一帶剿匪司令，駐節於豫皖毗連之界首，太和，沈邱一帶；適其時匪勢披猖，萑苻遍野，焚殺淫掠，民不堪命！經其督率所部，分頭痛剿，直搗匪穴，擒戮渠魁，不數月醜類肅清，根株盡絕；而農耕於田，商歸於市，閭閻安堵，七鬯不驚；民皆以謂出水火而登衽席，微蕭公之賜焉？於是感激涕零，謳頌載道，迄今緬懷德愛，猶津津稱述弗已也！

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調充第九十三師師長，奉令實施編遣，改充第四十四師一百三十二旅旅長，練兵北苑，軍容嚴整，萬幕無譁，中外人士望其營壘，莫不歎爲有細柳風焉！



李 振 唐

二六八

十九年，復升充第四十四師長兼第十軍副軍長，時豫匪王振，率萬餘人，盤踞鄆陵，遂平一帶，荼毒地方，戕賊民衆，經蕭率部圍襲，悉數解決，并棄王振於市，豫陝民衆無不額手稱快！以功受二等寶鼎勳章。旋奉調南下，剿匪鄂中，後又轉戰於豫陝各省，萬里長征，不遑寧處，數載以還，迭建勳績！前春晉升二十六軍軍長，奉調北上，參加興隆縣九松山諸役，爲中國之勁軍！

蕭居恆沉默寡言，雍容爾雅，卓然有古儒將之風！臨機決策，則又精銳絕倫，治軍雖尙嚴，第對於部屬所苦，復能體察入微，爲謀匡解；以故三軍翕服，群傑愛戴，無不樂爲之效命焉！

李 振 唐

李紹晟名振唐，年三十九歲，遼寧瀋陽人，少讀史，至「天生李晟，以爲社稷」句，躍而興曰：「有志者顧可不以克紹宗風，爲此身之準則耶？」於是字同其名，藉誌景慕！弱冠應於國運衰頹，列強交侮，夷考癥結所在，固由政治不良，工商落後；而軍事上過於相形見絀，尤爲主要之點。遂乃投筆從戎，期報國家；旋復爲求軍事學術深造計，考入保陽軍官學校步兵科肄業。勤奮研鍊，孜孜弗肯稍休，因更時有創解，爲同學所稱道；故每逢季試，皆冠其曹！卒業後分發歸遼寧，歷充下級軍部，殊不以爲嫌；而仍努力操課，期於溫故知新。所謂務儲知能，備作干城之選，當前官階小大，初不欲置念中，其志量蓋如此！然未久即以品學兼優，助勞楛著，見器賞於上峯，獲擢充營長。是後屢經戰役，均能不奏膚功！所駐防區，又復秩序良好！民衆莫不歡欣感嘆，稱爲現代節制之師；故其軍行所臻，如河南北，山東西等地，簞食壺漿以

迎者恆塞途；則由其紀律嚴明，秋毫不犯，俾軍民實行合作，而并爲民間解除疾苦所致！青萍結綠，逢薛卞而益珍，良驥焦琴，遭孫蔡乃加顯；故奇尤之士，固樂爲知己之哲辟用；而具知人鑒之哲辟，亦喜用士之奇尤者，李之能與上峯交融水乳以此。宜其不數年即扶搖直上，而團長，而參謀長，而旅長，而師長軍長也。近來以餉絀縮編故，現改任百十三師中將師長。

民國十七年，直魯軍被國民革命軍擊破，殘部退至灤河西岸，其將領已失統馭能力，致兵士擾害民間，甚爲兇厲！李據報後，一面電呈上峯，請示辦法！一面調集所部，準備解決。旋奉密令，將其繳械遣散，於是探迅疾之動作，將該直魯軍加以包圍，勒令繳械，該直魯軍初亦頑抗，繼經李部猛烈攻擊，始俯首聽命！李乃按其官兵階級，給資遣送回籍，處理敏捷而妥適，不惟地方民衆，稱頌其綏靖之德；即直魯殘軍，亦感激其對待之仁！

民國二十年，津浦北段事件，性質嚴重，殊不容於輕視。李奉上峯令，向望都進攻，激戰數次，賴李躬赴前綫，指揮有方，加以官兵素極仰其威惠！知其謀勇；故皆以一當十，拚命作戰，結果竟將倍于本軍之敵擊潰。

李爲人沉毅溫良，智謀淵深，能與士卒同甘苦；故每遇戰爭，恆能以寡勝衆，建立奇勳！部下有困難爲所知，輒極力爲謀解決，尤肯作經濟上之援助。幕僚多賢才，待之亦每有加禮；惟嚴於執法，官兵違紀，懲處之決不從寬；蓋欲慈衆，不得不苛於一二人也！其生平行事多如此。

唐紹儀

## 唐紹儀

二七〇

唐名紹儀，少川其字，粵之香山人。清之季年，以擅長外交，與伍秩庸博士（廷芳）齊名！辛亥武昌首義，清廷震於革命軍之聲勢，命袁項城組責任內閣，與革命軍謀和。袁任唐為全權代表，會革命軍代表伍廷芳於海上，幾經磋商，乃訂清帝遜位，成立共和民國之條件；而由袁繼任臨時總統。第一次內閣總理，即唐；蓋酬其議和之勞動也。唐任總理後，於政治無特殊表見；惟因袁欲舉行鉅額外債，不惜以去就爭一事，尙屬卓具風骨！自是唐即接近民黨，未更與北洋系軍閥政府合作矣。

孫中山總理倡護法軍于西南，組織軍政府，府中設總裁七人，行合議制，唐亦總裁之一；故論國民黨之元老，唐實當之無慚也！最近唐以中執委之高資，出任中山縣長，雖中山有模範名，然在唐亦可謂牛刀割雞已！顧猶不容于鄉人，而大招其攻訐，甚至串唆警隊，譁變相挾；於是唐遂不得不解組而行。嗟夫！此豈大受不可小知歟？抑或才高不能諧俗歟？

唐家世巨富，又遊歐洲久，故舉止豪華，在現社會中，允堪首屈一指。聞其家庖人，中西兼備，而海陸珍奇，又恆咄嗟皆辦，每日一餐之費，足罄中人產數家。製中肴者，除家鄉風味外，又選京蘇閩蜀名手，每人必擅長一二著名之菜者多人，西餐則由歐美名廚師任之。平日早中晚三餐，中西各肴左右列。唐居中坐隨意旋轉之椅，擇所嗜者大啖之，若遇宴客，尤窮珍異，山膚水獐，精美絕倫！故曩昔京師貴人，凡宴外賓輿入覲之疆吏，每假唐宅設筵。一次外部員司，擬公宴貴客，知唐有精庖，商於其家肆席，以唐亦主人

一份子也；唐欣諾之。屆期所備爲中菜，蓋探知爲客所素嗜者，殺饌豐美，世殊罕觀！即以一鴨論，火烤而鬆脆者，京製也；紅爛而甘腴者，蘇製也；清蒸而肥膩者，揚製也；重規疊矩，各貢厥長。此外尤爲北人所未嘗嗜者，如其家鄉特有之蝟蛇，龍虱，禾虫，蛤蚧等製品，馥郁精奇，腹爲之碩，自午達夕，傳饌者尤燻炙紛綸，續續而至。於是客皆離席謝，乃罷。聞是日之菜，除燕翅金腿及粵產各品均唐厨夙儲，不另需值外；其鷄鶩魚蝦等，購諸市肆者，猶計價近百金，豪侈若此，彼何曾之日食萬錢，殆未免寒酸相矣！唐自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乃築尙樂園于故里，優遊其中，以娛晚景，初無更作出山雲之想矣！嗣汪精衛歸粵，挾之以出，俾復任中央黨部執委，旋兼中山縣長；以致煩惱環生，幾遭危禍，殊令其知交爲之扼腕！有傷以詩云：「尙樂園中歲月長，中山山水任徜徉，祇緣一念憐精鳥，重入是非舊夢鄉。」

## 關 麟 徵

秦中水土甘沃，風俗淳樸，襟帶涇渭，屏障崤函，而太華三峰踞厥中，黃河千里繞其側，形勢強固，尤爲我國家開化最早之名區！故自來言建都者，莫不推秦中首屈一指；即在民國今日，亦仍不能不定爲陪京，以備作發展西北之根據，此其重要性，宜可知矣！世有恆言，「地靈人傑」，則氣之所鍾毓，聖哲賢豪，每多挺生其間，累葉未嘗偶乏；如周秦漢唐，以迄最近，其人殊不勝于列舉，而現時鄂縣之關氏麟徵，亦即其一。

關字雨東，其先自晉之解梁遷陝，因世世居鄠，蓋聖裔也！少聰穎，有偉志！肄業于長安第一中學，每試

關 麟 徵

二七二

輒列前茅。以賦性仁俠，故於孫中山先生之學說，極喜研習；迨弱冠，鑒于中國內政不綱，外患日亟，非實行革命之三民主義，弗足以資拯救，而致富強。遂決定投筆從戎，期償所志，于是別家室，背鄉井，不辭跋涉修途，負笈嶺南，致入黃埔軍校第一期，以攻習軍事學，在校敬以事師，和以待友，而自治務以謹嚴，用能養成忠愛國家，親睦民衆，撫循士卒，信仰上峯諸美德；故當時課業，既冠儕輩，後日勤奮，復邁等倫；自校長蔣介石以次，靡不青睞特加，詡爲國士！畢業後，受委黨軍教導團排長，從征東江，任前鋒，在極猛烈之火力籠罩下，奮勇進攻，竟將優勢敵軍擊破，使黨化軍之威聲，震于華夏！然關亦身負重創多處，經人救護，入醫院療治，十餘日乃能脫險，顧其病榻輾轉時，他無牽繫，惟獨殷殷懸注前綫軍事之利鈍弗已！稍癒，仍赴軍前，從事戰鬥，至惠州攻下，陳炯明軍悉潰，東江肅清，始更返粵垣休養。嗣上峯論功，擢之充黃埔軍校第四期連長，自是對于主義之研求，戰術之探討，愈孜孜弗稍休。各學生亦因獲益滋多，對之極表崇拜！未幾，復洊歷憲兵團營長，補充第七團長，警衛第二團長，第十一師三十二旅長等職。至民十五年，復從蔣總司令率師北伐，轉戰于湘鄂贛寧間，所向披靡。聞其用兵，恒喜冒險奇襲，又以神于料敵，士卒樂爲効命，故每以少勝衆，克奏膚功；勇敢能軍之雄名，亦遂蜚聲于世，而爲軍事家所稱！民十八年冬，升任新編第五師副師長，旋代師長。歲終，以積年勞瘁，宜謀攝養，遵醫囑，必暫置戎務，覓一靜境，優游嘯傲其間，斯克返弱增健！爰乃請假至南京居焉。其地，塵囂不到，水木清華，正所謂城市中之山林是也。自此於藥物療治，及讀書操體之餘，或策蹇鄧尉山畔，或放舟玄武湖中，尋芬馥之梅，酌醇醪之酒，加以冰雪清胃，烟雲盈胸，精神上既獲安慰，體魄上乃復健康，人有觀其容吐溫藹，風致翩

關者，莫不疑爲過江名士，如謝惠連，王逸少之流亞；更誰知其固一叱咤風雷，猛厲有如獅虎之百戰勁將也！十九年二月，復受任教導師第一團長，旋奉令循隴海路綫作戰，大戰多次，皆獲勝利，軍事結束，復以功擢升本師第二旅長。及教導師改編制，其旅因受命獨立，而直隸中央。

二十一年，中央令關率部，剿匪皖西，磚佛寺一役，匪軍約三師有奇，憑險頑抗，關部僅兩團，孤進無援，勢將覆沒，經關集合官兵，慷慨語之曰：「本部成軍以來，屢摧強敵，負有光榮歷史！今日之匪，數量雖夥，然不過烏合之徒；但能奮我神威，突破敵陣之一點，行見其爭避不遑，立呈崩潰；而建大勛，立大業，成就偉大名譽，亦當在茲一舉；此誠天相吾曹，正宜歡騰忭舞，以預祝奇捷也。」各官兵聆之，氣果彌振；及交綏，皆一以當百，卒將匪軍擊竄；皖西之失地，遂漸次由是克復；凱旋時，地方民衆，頌聲盈路，謂：「無關旅長，吾輩小民，當猶處水深火熱中也，欲求如今之甯居樂業，得乎？」於是有所提議開祝捷大會，并釀資爲建豐碑，鑄銅像，以紀念其偉大勛勤者！關聞之，立加阻止曰：「剿匪本軍人天職，雖有斬馘，胡足云功？矧根蘗未除，難保其不捲土重至；故本部方覺責任莫盡，不勝遺憾！祝捷銘勛，更烏敢當？受之且滋愧矣！」其議乃罷。旋担任徐州警備，徐爲南北交通孔道，良莠雜處，治安極難維持，關既視事，內清戶籍，外緝奸兇，防範周嚴，閭閻安堵，以是氣象昌煥，蔚然有通商巨埠之觀！

前年一月，中央特任關爲第二十五師師長，就職伊始，即值長城戰興，榆熱相繼失陷！北上令到，時正三月一日！詎意未達前綫，我長城六口，即迭以陷落聞！關乃督促所部，星馳赴援，甫將防綫佈竣，遽遭日機轟炸，惟古北口四面高地，概爲堅岩硬石，不能臨時掘築掩蔽之溝壘，山中又無樹木，無法蔭翳；故傷

熊 希 齡

二七四

亡恭衆。是得關並被日軍手榴彈，炸傷五處，一四九團長王潤波且以身殉國。

關就瘞于北平協和醫院，胸臆間愛國熱情，有如熱鐵薰炙，出院，仍奉所部蒞前方。追塘沽協定成立，始復員駐屯南苑，旋于民廿四年夏奉令南調。

關之爲人，不惟武略冠時，即文學亦具根柢；而頭腦清新，尤能深知時代潮流，國家需要，加以適當之應付與準備。例之歐土名將，若英之惠林吞，德之毛奇，義之加里坡尼，亦堪齊驅并駕，稍無遜色焉！

著者曰：「昔炎漢之季，關壯繆公以精忠大義，炳耀人寰！而千古流馨，迄今猶廟貌巍煥，威靈赫濯，凡含生負氣之倫，靡有不加以崇拜者；甚且齋胃流行，人亦青睞相酬，則足見世唯功德，可致尊親，而公道之永在人心也。兩東磊落落英多，謀勇兼絕，生平尤以捍衛國家，裨益民族爲職志！誠今日不可多得之將材也。」

熊 希 齡

熊之赫赫有聲譽於中國政治舞台，蓋在民三袁項城任總統時代，俾其組織號稱第一流人材之內閣！始而此第一流人材內閣，所以異諸其他內閣者，閣員較多名流學者，就職時有大政方針宣布，藉資點綴耳。至其結末之成績，仍猶之他人，絕無足言也。雖然，此非熊等之非人材，尤非其不能有偉大成績，實由處軍權萬能之環境中，任何人材？任何政策？皆屬徒然，不足展布所致。故熊自是度爲政後，即知茫茫宦海，難以遂其兼善之懷；於是乃轉移目標，而向慈善事業方面努力；果也作福星於一路，爲生佛兮萬家，近年來熊

所籌募賑濟災黎之款，無慮數百千萬，所活人口亦如之；而勸設之香山慈幼院及紅卍字會，平民學校等，均卓著嘉譽！夫「失諸東隅，收之桑榆，」社會事業家之頭銜，又烏見不榮於政務官耶？熊氏於此，亦殊可自豪矣！

熊字秉三，隸籍湖南鳳凰縣，鳳凰處湖南西南隅，接壤貴州，苗蠻雜處，交通不便，故文化向極落後，近因留學風開，地方之教育政治，經濟建設諸事，亦漸臻于發展，殊可喜之現象也！熊幼時性極聰穎，讀書尤勤奮；惟其地無大規模之書店，關於經史子集，非向富室借閱不可，熊有父執某，藏書頗夥，因得恣閱之，其學識之基礎，亦即由此植立。加以熊父雖嘗任武職，而嗜好詩文字畫殊甚，對於熊之管教亦頗嚴而有法，於是熊不惟學問上，日有進境，即作人之道，亦復獲益非鮮。古人所謂：「樂有賢父兄，」如熊者誠世之幸運兒，其生平能有偉大之建樹，夫豈無由也哉？

時當清代光緒初年，科舉制度，猶在盛行，讀書之士，正以應試獲雋，為獵官之階梯，熊十五歲，即補博士弟子員，少年美才，名遂鵲起！因得受深器於沅州太守朱其懿（即熊之前妻朱其慧之長兄）。朱博學多才，宏獎後進，為提倡文風起見，於沅州勸設「沅水校經堂」一所，廣邀遐邇碩儒名士，担任教席，復多購珍籍嘉圖，以供學子參攷。沅州之秀士，遂爭求肄業其間；而堂中所採教法，純重自習，教師僅居於指導及考驗地位，與近歐美盛傳之道爾頓制極類。其法係由每一學生，於入堂後，遴選一種或數種，如經史詩詞，古文輿地兵財等，為己喜好之學科，告諸教師；然後由教師指定參攷書籍，俾加閱讀，更作筆記，以示心得，至夜呈送教師校攷。如此，師生既皆須殫其智慮，以相於研討，教學相長，學術上固應均有進境



；而耳提面命，訓誨專承，情感上因亦倍加濃摯！在彼書院風氣猶盛之時代，沅州居然能產生此等極合學理之新制度，俾莘莘學子，皆獲絕大效益，其幸運為何如？而熊即為箇中最有幸運之一人也！

熊於沅水校經堂，選修之學科為史地，教師乃係史地負盛名之曾濂；因之，給予熊以史地學上最大之進益。熊於史地學，本具濃厚興趣，既獲良導，乃益用功；而當時因購置書籍之困難，故將有關史地之材料，約四五十萬字，用蠅頭細楷，全抄寫于所有之地圖上；此法雖似「苦幹」，然已深印腦中，迄難忘却，觀熊近語學生者可知。熊語曰：「余彼時求學極困難，購書無資，惟恃借書，借人書恐其索還，又須急急閱讀；遇於所治學有關係處，尤須急急抄寫；同時並須記住，因每值考試，例不許挾帶片紙隻字入場，故為迅速竣事起見，恆至寢餐都廢；不過校經堂內，由朱其懿先生，自上海購置大量圖書，供給學生閱讀，而所購置者，尤以史地類為多，故於余之學業，獲便益不少！甚至可云迄今所有之學識，皆屬當時植其基礎云！」或謂熊日後之應省試會試殿試，均能及格者，亦咸得力于史地方面之文章，克操勝算。故對朱其懿，終始待以師禮；當甲午年，朱被調赴永州太守任，熊即成詞一閱贈之，詞云：「萬里孤臣淚，鎮茫茫，叩關無路，舍生無地；長白山頭烽火急，壁壘敗亡相繼，問誰可力膺肩寄？天塹榆關臨北海，是朝廷性命非兒戲，無此險，便休矣！師生一片勤王志，終未知天心能倚，人心能恃，即墨東阿成大事，夫子浩然之氣，或豪傑聞風而起，此去當陽強勁處，便好為收拾民心計，同患難，共忠義！」其推崇朱氏，與夫憂國匡時之熱烈情緒，讀此可以想見！

熊與其夫人朱其慧，伉儷極篤！蓋有感于朱其懿培植之情；而愛屋及鳥耳！嘗見其贈朱其慧五十初度詩云

：「乙丑我方冠，師事沅州守，守即君之兄，循循而善誘，如玉之受磨，如苗之去莠，苟非培植力，樑材胡可構。」由此一詞一詩，更可見熊之成功，并非偶然！蓋熊是時已入詞林，極欲法同鄉之曾左，成就爲國禦侮之功績；而追本溯源，非朱其懿之教誨，不能有此地位與能力，故詩詞中既示威激，尤願借之，共建勤王術邊之大業也！至于熊父之家教極嚴，如於繪畫或看書時，必令熊侍側觀覽，并備諮詢；故熊現猶能作畫甚佳。此外熊每赴戚友宴會歸，其父必細詢以席間有何人？及飲食品如何？初熊以不注意，故不能答，經其父加責斥後，更至人家，必處處注意，有不明，則必問于熟識者，人不之告，每每至於哭泣，蓋慮歸受責斥也。以是，遂養成一種事必注意與好問之良習，於治學及治事上，因獲許多助益。故熊近猶告人曰：「余所治之事，雖屬極多；但因向能謹細注意，故少有錯誤發生，余居香山數年，凡香山何處有房屋若干？花木幾種？皆爲余所稔知，此豈粗心浮氣人所能耶？」

清光緒壬辰年，熊方二十歲，即連捷成進士，是屆鄉闈主考爲張亨嘉，張亦夙喜研究史地學，故對熊極所愛重！其入詞林，即曾得張助力，蓋熊成進士後，應繼續殿試，張因其楷書不工，乃勸其遲一載考，以便歸里習字。詎熊對習字不生興趣，歸里後一載，字仍無進步可言。迨二十二歲再赴京應試，字猶極爲惡劣，時距考期已僅兩月，於是張乃令其閉門習字，躬爲監督，時張以出身詞林，在南書房行走，故深知殿試，須楷字佳好，始能有入彀希望。熊既入詞林，例應俟至下科散館，乃能獲取編修等名義；惟時正甲午，中日開釁，熊以亂世不宜讀書，擬從戎報國，因托人先容於江督劉峴莊，劉覆謂：「書生應專心研究學問，否則縱犧牲生命，亦屬於國無益。」至是，熊乃止其投筆之念；惟以感受新潮鼓盪，知非變法圖強，不

足挽救國難。於是乃聯合湘中同志，擬設「南學會」於長沙，幷實行內河航輪，以開風氣。未幾更與梁啟超諸人，辦湘報及時務學堂，力主維新，致起舊派反感。迨至戊戌，康梁失敗，清廷四處捕拿新黨，並下詔能與黃公度江標三人，令即入京；時熊居衡州，不知何事被詔？方擬偕黃等首途，忽患瀉症，不能行；及黃等至上海，聞六君子遭難，遁赴東瀛，清廷乃復下詔，將熊等交地方官看管。詎當時辰沅道某，爲邀取功賞，令人往捕熊，先已有人預告，熊因恐累老父，不願遠逃，翌日捕者至，見熊仍在，且無謀亂據，乃空手歸報。蓋某道初意，熊若逃，即可當革命黨捕拿，而置諸法，以邀功賞。此節，熊于贈其前妻朱其慧五十初度詩中，曾有述及，茲復錄之云：「時值國勢危，忍辱而含垢，義寧陳中丞，勉予以奮鬪，少年逞血氣，黨遂分新舊，興學與通商，乃爲世所詬，物極則必反，蕭牆賀章后，余欲逸維網，恐爲父母咎，與君商行止，乃復歸田畝，我不能自存，君則躬井臼，時或典舊衣，藉以供家糗，庚子更多難，內外禍相凌，黨人忽暴動，揭竿號富有，城火殃池魚，辰沅道某某，欲藉以邀功，緹騎來則驟，有友預告我，勸往遁逃藪，余慮累及父，仍自甘株守，夫婦將訣別，夜坐以待晝，時有賢太守，一語相解救，轉危而爲安，殆似有神助。」

清宣統時，熊任熱河都統，都統爲武職，熊以文人獲之，可謂異數！入民國後，曾一度任平政院院長及內閣總理；近十餘年來，惟從事社會慈善事業，隱然負一代元老之重望！而以經營香山慈幼院及紅卍字會等便利，故厲北平之時多。其妻朱其慧既歿，本已不擬續絃，因將家政委其二女經理；最近其二女擬伴夫遠遊海外，而圖卸代理責，因德惠熊與上海女學校長毛彥文結婚，毛曾肄業熊所辦之中學校，故可謂與其有師

生誼，向以熊女之介交熊，惟朱雖稱熊爲老伯，熊則恆願自居友生，久之兩方竟進一步，情書往還，以至於由戀愛而結婚。且一老一少，（比較的）一舊一新，開現代男女戀愛結婚史之新紀元。（因熊年已六六，毛年猶三三，相差恰爲一倍，與青年男女之戀愛結婚，必須年齡相等爲對象者迥異。）熊毛結婚于上海，婚禮之盛，冠絕一時！而婚前熊爲圖博新娘歡悅起見，將其蓄養多年之子思；毅然付諸并剪。嗣後經人詢及，雖飾詞答之，然其真實原因，即以上所云云也。社會以熊毛均爲地位高尚之人，對其結婚，遂發生一種熱烈之注意，佳話流傳，仿效競起，如湖北老翰林張海若之與名詩媛楊嗣馨，前蘇督齊燮元之與沾上閩秀華女士等皆是。一樹梨花壓海棠之「一」字，竟可改爲「樹」字，其趣且韻，洵云劇哉？

熊毛戀愛之過程，外間多欲知其真相。茲熊因應此請求，遂於北平庶邸，招待賓客，而發表其情書二事。其第一書曰：

彥文女士：久未晤爲念！頃有達于左右者，請先恕僕之唐突！溯自君與季兒同學時，嘗稱道君之賢淑，爲彼等第一知交！道及與某之解除婚約，熊夫人屢屢代抱不平，謂：「君溫和而多情，某某之薄倖而負心」。所種印像，深入于僕之腦筋，未嘗一日忘也。是後僕對於君之境遇，十年以來，時時注意，而於危急亂離之世，尤恐君陷于危難之邦，想君猶能記憶也。繼而知君能與境遇奮鬥，以一女子而獨立生活，且犧牲己利，以孝親愛妹，其性情之淳厚，道德之高尚，尤爲僕所敬愛矣！僕亦不自知以何因緣，而深愛致此也？僕自熊夫人故後，加以九一八之變，國難家難，同時并作，僕之觀念，消極萬分；此一年來病魔纏擾，尤感覺扶持無助，僅欲得一看護，照料病軀而已！乃季兒因此之故，遂代向君徵求同意，

前日歸報大略，使僕既敬且喜，不啻大旱之苗而得雨露也。僕老大之身，以此國家之難，自家生命，將及垂萎，今忽得君眷顧，振我精神，又不啻開我新生命，新紀元也！僕不僅爲個人家庭幸福慶，且爲所辦慈幼教育事業無量數之兒童幸福慶！昔宋史歐陽文忠公之父，年齡大於其母廿九歲，歐母賢聲，古今罕有，然只限于歐陽氏之家庭而已。今君助我發展教育，以及人之幼，則更較歐母之賢，而進一步矣！僕以十三年社會事業經驗，深知爲現代之需要，必得一眞文明家庭以爲之助，僕與君當負此重大之使命矣。僕無他能，惟以誠摯之心，必使君之精神快樂滿足而後已！此僕立家以爲我國無量數之兒童幸福基礎，不獨僅爲己也；倘蒙同意，請賜覆音，並候面教！

## 其第二書曰：

今日一談，感覺更深，有不能乎再瀆者，揣想君之爲人，不尙虛榮，不重形式，不好世俗娛樂；而又孝友骨肉，摯愛兒童，坦白眞實，立志創辦事業，種種美德，皆非其他女子所能兼全，僕更敬愛極矣！惟於今日考慮時代思想，是否恰合各點，以君受已往之挫折困難，而考慮將來之幸福，自亦人情應有之意義；倘使僕處君之地位，亦如是也。人生觀念，各有不同，其關于一生之幸福，必各有相當之情緒；爲安慰者，大要分爲七點：一，配偶年齡相等，以爲安慰者。二，生死而有兒女希望成立，以爲安慰者。三，產業優裕，生活舒適，以爲安慰者。四，宗教信仰，希冀天國，以爲安慰者。五，篤重情感，不計甘苦禍福，以爲安慰者。六，研究學術，興趣極濃，以爲安慰者。七，志向遠大，擧立事業，以爲安慰者。以上七點兼全，固爲難能可貴！但是僅一點二點，亦足了其終身，此七點中，第三至第七點，不成

問題，皆可以人力做到；獨第一第二兩點，則關於天命，非人力所能爲也。僕自度年齡已過，而于性情思想，則無一不與君相合者。惟僕向以他人之幸福爲幸福，他人之快樂爲快樂，不能思慮于己，而犧牲于人，倘若真利其人，雖不利于己，亦願祝其幸福之得有所托。此與君之考慮，正復不謀而合。當季兒言及此事時，僕即以此事爲問題，此乃關於君之終身幸福，最爲重要之點，須自主而有決心，絕非第二第三人之所能代，所能解；此一點若有絲毫懷疑存在，將爲終身不快之事，愛君者無有不求君之精神快樂滿足，亦終不可能也。望君再三考慮，慎始圖終，是所切盼！

觀此二書，可知二人之結合，實爲道義成分居多，與摩登男女之談情其口，愛肉其心，相殊霄壤！於字裏行間，尤足見毛爲婚姻問題，嘗迭與家庭社會奮鬪，以致趨向自謀生活；最後因感于熊之誠摯情悃，乃決然不顧世俗之誹謗，而委身事之。蓋毛於中學未卒業時，其家不徵其同意，竟專制許婚於某姓子，毛反對無效；迨婚期迫，毛乃遁赴北平，其家復斷絕經濟之供給，於是毛之生活，遂陷于苦悶之境，不得不半工半讀矣！幸獲某同學之援助，授課于平市某小學，而識熊家父女，即係斯時。會某大學教授某，與毛有葭莩誼，見其秀外慧中，性情溫淑，因極力追逐之。毛初亦以某才優品雋，而報之以青睞，死灰之譜未燼，鵝雛之盟將許，方擬俟機舉行婚禮，以享受人倫樂趣。詎意某忽遊歐，竟致別有所戀。說者雖謂：「某之新歡，事事弗逮于毛，然而阿郎薄倖，不遇黃衫，毛亦只有淚濕枕簟，泄其悲憤而已！」以是毛乃轉變思想，謂世間青年男子，愛憎均無定性，倘誤認可以仰望終身，即難免結出慘果！由茲設念，竟嫉視青年無管蛇虺，而擬抱獨身主義以終。繼而熊氏對毛，用情熱烈，如鼓洪爐，毛之肝肺雖逾鋼鑄，然煅煉既久，

熊 希 齡

二八二

亦不自禁其遂爲繞指柔矣。至毛果非遭某之刺激，縱或對熊之才德極端崇拜，恐亦決不致此，而甘心與作儷偶也。此情若以神話解證之，則祇有諉諸月下老人，故施狡伎倆，特將此蕭蕭白髮，燦燦朱顏之一對奇人，繫以赤繩，俾爲現代聲光黯淡之中華民族，平添一番麗情艷彩！則勿怪其能鬧動一時焉！

北平香山慈幼院爲熊所創辦，其中附設嬰兒保養園，蒙養院，小學部，中學部，專門工藝部等；專門工藝有印刷，陶工，化學，織染，挑花，鐵木工，製革，地毯等工廠。各部有主任教員課員若干人，凡教授管理，清潔衛生，疾病請假，會計庶務等職務，莫不統系分明，各有專司。學生宿舍，則以鄉村戶口編制，廣有自治組織；學生特重勞動，節儉，吃苦等訓練，如學校中，凡洗刷器具，抹桌掃地等事，均由學生工作；更有兒童圖書館，分高中低三部，閱覽規則，於普通章程外，限制低級兒童，入高中兩級閱覽室，高中兩級兒童，亦不准入低級閱覽室；因低級兒童好出聲，恐妨高中級兒童靜閱也。館員由三年級以上學生選任，擔任值日及出席會議各事項，養成其服務精神，法至善也！其工場出品成績亦佳！國內每次展覽會開幕，恆有其新發明合乎實用之製造品陳列。且每膺國人之嘉獎，而對之發生厚望！故熊十數年來，經營社會慈善事業之興趣，竟日趨濃烈焉！

楚騷生以熊之情書，風光旖旎，興復不淺！因集熊所自題「蓮湖雙鷺圖」詞中之「兩小無猜，」及「好是忘年友」二句，而成七截一章曰：「彩幅蓮湖雙鷺圖，文章容貌鬪芙蓉，試看兩小無猜忌，爭及忘年一步趨。」

## 戴 民 權

當孫中山開府嶺巔，倡導革命，內而撫輯群雄，俾免鬪鬪；外而審料敵情，企張撻伐之際；所謂前途茫昧，摻拄綦艱，苟非具有熱忱，夙慕三民主義之流亞，又孰肯擐甲南服，而不稽首北廷，舍易于取携之榮貴，以從事犯危履險，不可必獲之勛名？有之，其惟異軍特起之建國軍乎？建國軍在今日，固成歷史陳蹟，知者已渺，即稍知已，亦多未識厥真；而加以優異之褒辭，此則揆諸事理，豈能謂平？蓋建國軍自成立後，即為貫徹革命精神，故秉承孫中山之令旨，謀響應西南，以與軍閥搏戰，轉鬪萬里，所向披靡！由豫中達粵東，追隨孫之麾下者數載，為國民政府增其聲勢，即茲以往之偉績，亦殊值得吾人之讚頌；而使中華革命史上，生巨大之光采！願其所以臻此，其統帥雖人豪，而輔相之，翼助之者，要亦非人豪莫辦，如戴民權氏，即其中奇尤之一也！

戴字端甫，河南臨汝縣籍，現年四十三歲，生而歧嶷，讀書穎悟異恒！弱冠聞孫中山倡革命，更以躬經清官吏之虐政，念非投筆從戎，弗足肆其掃蕩，以有成功。乃投隸于陝西陸軍；會武漢首義，湘贛等省，首先響應之；清廷派袁世凱督師，戰民軍於陽夏，民軍勢迭挫，幾不支。時戴已結得同志多人，擬聯晉軍，直搗幽燕，以拊清廷之背；而奪其氣！於是遂舉義幟，誅陝撫陸某，推張鳳翽為都督，袁大恐，僞許與南方民軍和，改調勁旅攻秦，圖窺辭其後路；秦民軍至是乃陷于苦戰中。迨清帝遜位，共和告成，秦中乃獲安謐；詎入民國，政權屬之北洋軍人，孫總理因謀再舉革命，建議法政府于西南，戴亦以時局蝸蟻，民生



困苦，大違當日創建民國之初衷！思非作第二次之努力，不足以救國危亡，而謀民福利；乃轉隸建國軍，充幹部軍官，該軍奉令赴粵，經孫總理率以北伐，復轉向湘鄂出動，每戰戴恆爲士卒先，積勞成疾，因即解甲歸鄉！日子荳棚瓜架下，與田夫野老，共話桑麻，絕口不談軍政，而人亦幾幾忘其爲曾叱咤疆場，勇如虓虎之軍人矣！

民十五年，革命軍會師武漢，更謀北伐，戴鄉居聞耗，躍然興曰：「此正吾輩貫徹國民革命之日；且促成國家統一，亦在茲舉，時機重要，吾安可不出，以戀戀家庭爲？」於是招舊部，合新交，得健兒數千，制番號爲第三混成旅，自任旅長，與第二軍合作于中原。維時反動軍隊，猶作最後掙扎，而集結優勢之兵力，自直魯侵入豫境，企將新興之革命陣綫摧潰，以鞏固其攘竊之政權。國民革命軍乃與其交綏于平漢沿綫，鏖撲雖猛，迄未奏功。戴念克敵之道，惟有擾其後方，焚其輜重，則于革命軍裨益當偉；而對方必不戰自亂！於是嚴密進行，竟符所計。未幾，果被革命軍擊破；戴部旋又與直魯軍戰於豫西北，十盪十決，傷亡均衆！會直魯軍根據地之濟南天津，先後被革命軍攻下，殘部亦悉在灤東爲東北軍繳械；而北伐之大業乃成！蔣總司令對戴之助順，因亦優加於獎，頗有重任之思！戴亦益自惕勵，萃全副精力於練兵，備得當以報！

民十八年，魯軍殘孽，糾合餘燼，擾亂膠東。蔣總司令令戴率部往剿，俾免滋蔓。沙河一役，張宗昌部據險應戰，戴部初以衆寡懸殊，稍形失利，繼乃鼓勵將士，轉取攻勢，在非常猛烈之礮火威脅下，前仆後繼，竟將敵之堅壘摧平，老巢掃滅，張亦因而遁赴東瀛之別府。

民十九年一月劉經扶以戴智勇深沈，堪任專閫，特向國府保充新編第二十五師長。未幾復改授第四十五師師長，俾駐防豫南，督剿赤匪。戴抵防後，爲保全國家元氣起見，爰將我國現狀，只有三民主義，始能救國；而共產邪說，不惟不合我國情，即蘇俄近亦感覺「此路不通」，而改採新經濟之政策，以資挽救；故願該赤匪中之青年，迅速覺悟，自拔來歸！以免陷于死境，兼流毒國家，貽禍民族。至自拔來歸者，不惟赦宥前辜，并可量予任使等意義，宣告週知，果也威信既樹，保全遂多！豫南五屬之人民，迄今猶稱頌其功德靡已！是年三月，內戰又起，戴奉令，維持國軍後方，兼任鄂北剿匪指揮官，商城一役，是歸赴援，撫綏地方，不遺餘力。二十一年，赤匪大舉圍固始，經戴部痛予堵剿，乃大創遁去。二十二年，豫屬之石門嶺，狗脊嶺，雙河，韭菜岩等處，先後遭赤匪擾及，地方者庶，因膺聚戴之戰轅，泣請出師清剿！戴慰撫之下，并引咎於己云：「本師爲民衆之軍隊，故對民衆應負維護之職責；今民衆遭匪蹂躪，本師竟未及防維，聽其塗炭；則本師失職之罪鉅矣！茲本師爲匡救既往，減少內疚起見，當立即出擊，以解民衆之倒懸，戡匪類之兇燄！故縱無諸耆老之敦促，亦必赴之，諸耆老第請返里，拭目以待本師之殲除匪赤，獻捷尊前可耳！」後果用分投遊擊法，將各處赤匪肅清，并俘斬蘇維埃省政府主席僞軍團旅長多人。

記者曰：「自昔國家，其建豐功，樹偉業之絕世英雄，起於風塵草澤中者夥矣！顧當厥初，每每艱苦備嘗，甚或受盡流俗人之白眼；而鬱憤心頭，更將誰語？子輿氏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勞苦其身性，拂亂其行爲』，意者此殆公例耶！雖然，因茲煅煉，遂底有成，要亦非得天獨厚者，仍恐未能。如戴民生自田間，自致名位，迹其經歷，正與斯同！而或人更謂：『戴今甫逾強仕年華，前途造詣，正未可量？

何 香 凝

二八六

時代英雄行將渠屬固已！然而國家權利之興復，民族精神之綿延，使命恢宏，戴亦將爲負荷者之一。但如何而增益己之知能？涵養己之德業？務致己於賢豪之域？甚且俾所部向化，亦能成爲義勇之師？備担当大任於將來，則戴氏今茲，將不惟不可不急圖之！『蓋吾人所希望戴氏者，作國家民族，救亡圖存之中堅，抑且足使國家民族，稱富強於世界；果爾，芳流後世，譽徧當時，戴氏暨所部之收穫，當亦可稱匪尠矣！』

何 香 凝

以「革命著稱」，爲時賢所瓣香崇拜之何香凝女士，其夫廖仲凱，亦革命先覺，雄才清德，卓識熱忱，夙見倚重於孫中山總理；惟以財權在握，又事必綜核名實，致貪污之黨人，不能遂其私而深忌之。其被刺前，廣州即有謠傳，何聞訊，警告廖，并勸其增衛軍。廖曰：「吾常出入農工隊中，危險之遭，實防不勝防；且吾生平，無對人不堪之行事，彼欲刺則刺耳，胡用增衛軍？爲革命家固無日不與鬼爲鄰也。」何知更勸無益，祇有走告公安局長吳鐵城，俾留心偵查刺客行動而已。未幾，中央黨部有會議，廖偕何乘汽車赴會，途遇陳秋霖，陳貪汽車迅，乞同坐，即吳稚暉所云揩油者也。抵中央黨部前，三人下車，并行入門，忽有蚩蚩之槍聲，連接而起，廖陳立應聲倒，何見狀，狂哭呼援，并踞地上撫廖；時兇徒陳順，舉槍欲再擊何，而廖之護衛張某，先放槍擊之，黨部衛兵亦隨同開槍，陳順始中彈倒地。他刺客數人，見目的已達，棄陳順不顧，遂向外逃竄。事後，經國府懸賞緝兇，願以此案內幕複雜，終至不能澈究而止。嗟呼！廖於黨國，卓著勳勤，乃爲三五僉壬，陰謀狙擊而歿，要其結果，僅僅博得一追悼紀念之虛僞哀榮；無怪何

自是輒鬱抑中懷，懨懨病損；而不欲更問天下事，則知其抱恨深已！何於舊文藝，頗具根柢，如詩詞繪畫，尤有深嗜！固不僅對現代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等學，夙曾研究者也！其代表女界，於中央黨委會上，高踞一席，洵稱不愧！若視為妻因夫貴，由于廖之遺愛所致，則未免輕此「革命慈母」矣！

何近年腐滬，宅曰「海廬」，小有花木，風景清佳，而藝術界名流，經亨頤，王一亭，陳樹人，黃賓虹，馬孟容，張大千等，以其終年鬱鬱，善病多愁，殊非養生之道，爰遴期召集，假海廬作文酒之讌會；且以為主人消憂！屆日羣賢畢至，談笑風生，絕藝爭抒，足稱佳話！於是繪畫者，作書者，鳴琴擺笛者，鉤心鬪角屬對者，樂聖避賢啣杯而吟者。媿竹林之芳躅，紹金谷之高風！賢主嘉賓，同成盛舉！洵風雅道欵之現代不可多覩者！座客有談及「東當舖，西當舖，東西當舖當東西」之巧聯，謂除原對「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外，如座中能更為之偶者，當群以斗酒賀。馬公愚曰：「是何難？吾以『男教員，女教員，男女教員教男女』對之。」張紅薇笑曰：「君為二十年老教授，男女生徒極多，宜乎開口三句不離本行；茲我試為改竄數字，似覺更較新穎有趣！即『男學生，女學生，男女學生生男女。』是也，蓋晚近男女同學，自由戀愛之結果，厥為實行孫總理之民族主義耳。」聞者闐堂。畫之倩妙者，以王一亭之水墨觀音大士像，及黃賓虹張大千張紅薇馬孟容馬公愚鄭曼青鄭午島曾農髻暨何等九人，合作之山水人物立軸為最。嗣外馬公愚有一扇面，為王一亭經亨頤陳樹人何香凝黃賓虹等十六人所合作。經亨頤有一長卷，可二丈許，原為海上名家五十餘人合作，于右任題端，是日復煩座客為之增補，自來合作畫幅之長，人數之多

何 香 凝

二八八

，恐當以此爲首屈一指！何之畫，無往不精，而繪獅尤爲神肖！十年前繪之殊夥，然皆爲朋輩取去；惟有一幅是廖生前所愛翫者，故獨存。廖歿後，何對此畫，珍若拱璧，以其尙有情愛之紀念在也。吳江柳亞子會題一詩其上云：「國魂招得睡獅醒，絕技金閨妙鑄形，應念雙清樓上事，鬼雄長護此丹青。」雙清樓者，廖何同居之樓名也。何前歲以愛子佳婿，犯共黨嫌，被滬上當道逮捕，外間不察，且指爲由於乃夫廖仲凱當年聯俄容共，主張錯誤之種因所致。古語云：「其父報仇，其子行劫。」惡因惡果，勢有必然！後雖經各要人共出維持，脫其子培於刑；然而煩惱梗胸，殊難排遣，疾病淹滯，久與藥爐爲緣；嗣遵戚友勸，欲行轉地療養，於是覓得皖屬之白馬湖一樓居焉；斯地水木清華，風物妍秀，與其生理衛生至宜；故移廬未及浹旬，病即瘳可，加以其女弟子蔣奇男，適長白馬湖小校，暇輒過訪作閑談，時且延其至校訓話，何亦以兒童爛漫天真，無一般成人險詐惡習，——尤其較今之所謂偉人要人，爲磊落光明——故極喜與之周旋，心境既開，體魄因健，所詠詩詞，亦頗漸臻清穆，有悠然自適之趣！迥不如疇昔傷時悼往，萬感縈中之哀音矣。李協和以五中全會出席問題相詢，何覆書外，并附以詩三絕，詩云：

一灣新月流水聲，白馬湖中萬里明，避世莫愁無插足，人間天上有雙清。

已碎湖山恨未窮，烟籠江水霧籠空，半畝蔬園宜避世，雙清樓外滿山松。

莫言冷落在山家，勝却都城過眼花，九十春光留不得，高松何用羨繁華。

孫總理對何，異常尊重，每稱之曰「巴省。」（即日本語婆婆之意）當民十四春季，孫於北平病篤時，（即由協和醫院移至鐵獅子胡同行轅時）一日，（即三月十一日）何至探視，以其形神渙散，恐無生望；泣然悲

戚，而走告於汪精衛，謂：「擬就之遺囑，（因各同志恐孫病不起，推汪代擬遺囑二紙，亦備不虞。）此時不請先生簽字，恐無其時矣。」汪默然，適江妻陳璧君在座，盛氣謂之曰：「汝何遽作此嚇人語耶？」何怒而轉告於孫夫人宋慶齡及孔夫人宋藹齡姊妹，復偕人視之，藹齡沮喪而出，亦主張立請簽字。於是汪精衛所擬之遺囑，在此三月十一日下午一時，遂由孫總理在宋慶齡扶持之下，而簽字矣。嗣孫即昏沉氣喘，延至翌晨九時，竟至與世長辭。故當其時，脫非何能認定孫病已屆存亡呼吸，一髮千鈞之際，而請其立行簽字者，稍一延誤，孫之神智昏亂，雖有人加以扶持，勉強使簽，亦必不無遺憾！而後此黨中人，更將失所秉承，甚或因而惹起真偽之爭辯，是此遺囑之關係，頗不鉅重也哉？簽字後，孫夫人撫孫嚶嚶而泣，孫呼曰：「巴省前」，何即掩淚而前。孫續曰：「巴省，爾有何言語我耶？」何復拭淚曰：「我無何語，惟視先生好耳！」孫搖首曰：「我已不能起矣！」何曰：「請先生放心！萬一不幸，對於孫夫人，我當盡維護之責。至先生之主張及政策，我雖無能力以實現，當永遠遵守而勿替。」語未終，孫執何手作感謝狀曰：「廖夫人，我極感激爾也。」然何是時已泣不成聲矣！茲更節錄何在海上孫總理追悼會演辭，以証其對孫之關係及認識。辭曰：

「孫先生爲民衆奮鬥而死矣！中國之民衆，多不肯肯勞國事，遂使先生獨勞，以至于勞而死！然先生臨死！猶不忘情民衆，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及口誦喻言和平，奮鬥，救中國等語；則其精神何嘗死？又何能死？余在先生病榻畔，三月未離跬步，衣不解帶，食不知味，蓋以先生之精神爲精神矣！今先生已死，吾輩責任愈重；惟有將先生所播三民主義，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革命種子，努力灌溉，使之滋生長大；不

常 經 武

二九〇

然，若爲人踐踏，摧殘，終至枯槁而死者，則後死之吾輩其罪大矣！又先生在民族主義中，有華僑富商某在爪哇，夜至一處，因忘帶手票，不得歸，幸賴一日本妓女引之，始免受辱；是中國富商，且不如一日本妓女，不平等莫甚于此！倘我國人，今仍不知發憤圖強，一洗此恥，則何以對先生？吾黨同志，如不繼續其主義與精神，努力奮鬥，以雪此恥，更何以對先生？蓋先生之宗旨，雖重和平；然不奮鬥，何能達和平之境？故吾輩不妨以和平爲目的，以奮鬥爲手段也。又先生病篤，以遺囑授諸同志時，除言中國國民，務須精誠團結，外禦其侮，以抵抗列強之侵略外；更囑余等子其歿後善視孫夫人，謂弗以其夫人無產，而遂輕視。余答謹如命，其以家事見囑者僅此；然而由此可知先生革命數十年無所獲，即其夫人亦無何遺產之可得也。嗟乎！今先生已矣！綜其生平，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詩有云：『高山仰止，』若孫先生者，誠足令人仰止矣！」

常 經 武

常經武，字溪綽，瀋陽人，原籍昌黎，現年三十六歲。幼篤學，喜技擊，憤外侮之憑陵，慨然入軍籍，以排長選送東北講武堂肄業，積官至營長。民十五，被派赴日本留學，入步兵學校，益研課精勤。因曉然於近代之軍事學術，十七年卒業歸國，升團長，迭經戰役，勳績不著，於是更受張副司令漢卿特達之知，晉升獨立第廿旅旅長，九一八事變時，常駐節昌圖，所部則散駐懷德，梨樹，警鸞樹，八面城，通江口諸地，卒以外交關係，不得已率其全部經義縣退錦州，二十一年入關，駐灤州，迨二十二年元旦，榆關不守，常

會參加石河海陽諸役，嗣改編爲第百廿師，常充師長，及塘沽協定成，奉命撤駐津西，近則調駐鄂之麻城，清剿盤踞豫鄂邊區之赤匪，常諜知赤匪狡悍，非遵行蔣委員長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之剿匪方略，不易成功，於是嚴令所部，務與民衆合作，凡民衆有困難之點，須積極爲謀解除，不僅不騷擾民衆而已，因是經過及駐防各地，民衆莫不稱誦爲「自民國來，絕無僅有之良好軍隊」。

常爲人居恒緘默，寡交遊，絕干謁，尤惡不良嗜好，理戎之暇，惟與僚佐，究心政治教育及軍事學，更以經歷行伍久，尤悉士卒疾苦，調衣節食，嘯拂殷拳，如父兄之於子弟，最近爲使軍隊生產化起見，於軍中設修械所，蹄鐵廠，軍服廠，印刷所，新聞社，照像班，遊藝部等，它若消費合作社，家族指援部，退役生計保障會，亦正在計劃施行中。嘗謂：「部下對長官，應絕對服從，長官對部下，亦應爲極端之顧慮，如此，意志和協，情感交孚，平時紀律自優，戰時勝算可必。」又謂：「欲達民有民治民享之正鵠，非策實幹，硬幹，快幹之精神，以赴之不爲功。」因揭五義約于軍中曰：「一、我們應煅煉身體，研究學術，以膺救亡圖存之重任。二、我們應恪守紀律，愛護百姓，以障炎黃遺冑的武德。三、我們應明禮義，知廉恥，竭忠孝，盡信仁，正己教人，以作國民的楷模。四、我們應本着天下爲公的精神，改良軍隊，普及國民軍事知識，使全民族一致團結起來，行總動員，用整個力量，守衛國土，恢復失地，取消不平等條約，以完成保障人類安全之甲盾功用。五、我們應言行一致，負責快幹，不怕勞，不避怨。更不希望個人成功。」即是可以見其偉抱，而知其所孜孜者矣。



胡 漢 民

## 胡 漢 民

二九二

中國國民黨統一國家，奠都白下後，遵奉孫總理之遺教，——建國大綱——施行訓政；而主持此訓政之機關，實為全國代表大會，其閉會期間，則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行，中央執行委員會又推舉常委三人，以資負責；故中國國民黨之訓政全權，在事實上，即操諸此三常委之手。現屆不膺此艱鉅任務之常委三人，一，即近年高踞香江妙高台上之胡展堂（漢民），其二，則蔣汪是也。夫此三氏，同為孫總理之忠誠信徒，同為中國革命之元勳，亦且同為今日國民所仰望安內攘外，救亡復興之明星！惟天下事不有意者十恆八九，而自民十六年以迄前月，三氏每因政見乖忤，有如避面邢尹，不見參商，彼造謠生事之徒，遂更得鼓揚其間，以致風雲變幻，天地為昏，神州版圖，軒裔生氣，竟然大受影響，幾於遭人剗剗以盡！或謂古代喻國猶鼎，鼎之不欹且覆，蓋由三足同摺！斯喻也，今之國尤適；則以當國之中常委，其人數正符鼎足焉！故國民對三氏，殊願其能泯除我執，互示精誠，一德同心：濟我國于安樂之域；比來天相中華，幸王亮疇出作魯仲連，胡已幡然悟，躍然興，瞭然蔣汪之實心為國，表示合作。意者擾攘不安之內，即將緣斯以安；而生聚教訓，養銳儲精，期於外攘之業，亦將由是完成。嗟嗟三氏，果其實行「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名言，則稽諸西史馬志尼，加富爾，加里波的，意大利三傑，當亦弗能專美於前，而三公允足與之鼎立矣！胡於國民黨中，資歷最老，且最膺孫總理之信重，民國初元，即任都督於粵省，以文人而高處諸將上，緩帶輕裘，指揮之無不服者；則其聲威與品術，足以鎮懾之也。先嚴濟蒼公，于辛亥十月中，以武昌危迫，

請軍援助事，嘗謁之粵督署，時陳逆炯明亦在座，胡聽先嚴陳述既，方擬作答，陳即攙言曰：「吾粵僻處海隅，新當光復，倘勞師援遠，不惟資費浩繁，且恐徒遭喪敗；而勁旅外征，境內空乏，將何以安反側而戢寇盜？矧吾粵與中原懸絕，民稠物阜，自給有餘！如嚴其邊防，獨立建國，彼清而覆滅，則與各省採聯邦制，以相維繫；清若倖存，亦當無如何？總之，爲吾粵計，實以保境安民爲上，出兵援鄂，殊利鮮害多也！」先嚴駁之曰：「陳君粵人，爲粵計利害，似得已。惟須知革命家之宗旨，應以正義爲前提，而不當徒趨利以避害。孫總理奔走多年，殫竭精力，今日始有武昌之成功希望！而武昌諸同志，所以冒艱險，拚死生，決然實行革命主義者，夫豈圖一省區或少數人之私利哉？毋亦欲伸正義於天下，而爲炎黃裔胄解其苦痛也！故以正義言，凡我族類，皆當披髮纓冠以赴援，而粵人又寧可獨後？且即以利害言，清室果覆，民國果建，中原各省，固屬胥享其利；即粵省之享利，亦必同之；反之，武昌事敗，清室又復中興，粵雖遠在海隅，則觀于鄭成功，尙可喜之往轍，欲求建國獨立，又烏乎能？故援鄂者，實際即援粵也！尤有進者，孫總理以粵人首倡革命，君等其信徒，因武昌首義，而光復廣州，已屬人爲其難，己爲其易；倘更坐視武昌之潰敗，而不一師一旅爲援，使炎黃裔胄，仍陷奴籍，革命運動，又歸泡影；則是不惟無以對武昌諸同志與國人，即對孫總理，將亦不免慚怍矣。」言至此，胡推案起曰：「不出師援鄂者，吾儕惟不能對人，即對己之追隨總理，積歲辛勞，亦覺無謂！勞師費餉，境內治安，均小問題也。」於是立下令，遴編一混成師，由海道經滬北伐。旋進先嚴而謂之曰：「今從君請，出兵援鄂矣；惟君亦須任本軍嚮導參謀，俾收輕熟之效，君其勿辭！」先嚴慨諾。粵軍抵滬後，值蘇浙聯軍攻南京不下，遂加入作戰，驅走

胡 漢 民

二九四

張勳，佔有南京，袁世凱乃派人請和。粵軍旋自返。或謂其援鄂而攻寧，殆襲閩魏救趙之遺策焉。

胡操守謹嚴，自奉亦儉！民十九年，任立法院長，駐南京時，從未赴滬遊樂，每憶語僚屬曰：「本黨之革命目的，在建設廉潔政治，剷除貪污官吏；然時至今日，官貪吏污，幾成流行之疫，政治廉潔，則如不能實現之夢；揆其所由，何莫非一爲官吏！生活即習奢侈，家庭化之，甚且變本加厲！以繁華靡麗之上海租界，作爲大遊樂場；而更酣歌恒舞，醉月坐花其間，久久如斯，雖金穴坐擁，亦將告匱；矧區區月俸，又何足以供揮霍？惟爲繼續享受計，爲撐持虛架計，欲不貪污，是安可能？故官吏而求保持廉潔，銷金窟之上海，實以不至爲佳！」洵屬箴時之論！

前年胡因論約法問題，與中央要人意見抵觸，遂去職赴港，不問時政。迨塘沽協定成立，憤而作詩曰：「橫目論心忍棄難，安危一劫詎拋殘，樹圍老屋陰宜茂，草倚驕陽綠漸闌，何處白山連黑水，依然玉砌與雕欄，萊公孤注今無有，城下盟成却耐彈！」含意深遠，讀之使人悲憤！

胡於太平天國羣英中，最推崇翼王石達開；雖其遭逢不偶，致墜功烈，而志行堅卓，聲采爛然，猶足令後來豪傑聞風興起也。邇者廣西貴縣，爲石砌建翼王亭，以資紀念，而示景行！胡題詩四章寄去，俾鑄諸亭壁，其詩云：「我志未酬人亦苦，英雄終不怨天亡；魯城何必輸豐沛！魂魄千秋返故鄉！」「斬棘披荆事萬千，曾孫名字此中鐫，太平有道無人說，鬱鬱佳城過百年！」「曾記曾玄三十六，水源本木有如斯，奈何構撼金陵者，煮豆燃箕快一時？」「懸日闔門快沼吳，怒濤終古有臣骨，河山還我公無恨，休靳尋常百姓居！」詞固蒼涼悲壯，字尤結構精嚴，足與翼王亭并垂千古已！

胡之小品文，世不多觀，民報所載之「漢逸史談屑」，署名江海者，即係其作，於極流麗之文字中，時糅雜一二駢語，洵屬文情並茂，非今日之「黨八股」，所可及也！

胡又精于圍棋，戴季陶隱居吳興潛園時，胡嘗特往訪晤，時二人因革命失敗，方在霜光養晦之際，故閒居無俚，輒以圍棋消遣。然胡技高子戴，讓戴至九子之多；而戴仍不能勝。一日吳興有陸某者，亦嗜奕，邀胡戴作道場之遊，雇舟具酒肴，並以名士鈕某陪。舟中設有碁枰，胡初與戴弈，戴負後，讓陸，而陸夜郎自大，不請胡讓子，終局，陸負至十餘子，乃請讓二子，陸仍負十餘子，繼而逐漸增加，亦讓至九子之多，而陸終弗敵，自請易與戴角，亦有四子之差。陸始氣餒，不敢復奕。其後陸特邀吳興名奕手，與胡戴競爭，戴固不足道，而胡則始終未有能勝之者。于是胡之圍棋，幾有國手之譽！隱居香港，復改奕象棋，與對壘者，亦每爲所敗云。

胡與夫人陳淑子，伉儷情隆！以是雖垂老無嗣，亦不納寵；人有勸以宜置筵室，庶延禮祀者；胡笑曰：「伯道無兒，中郎有女，於禮祀焉何害？」則以其女木蘭，秀麗聰敏，夙爲所鍾愛也！或謂木蘭乃胡之螟蛉女，非所親生。蓋胡兄清瑞居廣州，鄰有稚女，時來其家遊戲，女面目端妍，陳淑子見而愛之。因認爲義女，恆以衣物相贈。後其父母罹疫雙亡，此女遂爲陳所留養，而視作掌上珠矣！木蘭本具慧根，更經名父之陶鑄，故年未及笄，文藝已斐然可觀！與人應對，舌粲蓮花，尤足使聆者生其美感！故胡每有須向各方要人接洽之處，恆由其充當代表，蓋深知其足能勝任愉快也！外傳木蘭侍胡遊俄日，曾有艷史一頁，事爲莫斯科有中山大學生某，亦粵籍，對木蘭彌極鍾情，導遊名勝，伴同嬉戲，時并教以俄國語文，從順其意

李 宗 仁

二九六

，無微不至！惟木蘭天真爛漫，僅認作友誼當然，初不知其別有懷抱也。某則迷戀既深，幾于寢餐均廢；因之談情訴愛之書，一日數致，木蘭似解似不解，乃持謂胡曰：「渠何事絡繹函我，父亦知之乎？」胡接閱一過，笑曰「渠愛汝耳」。木蘭聞胡剖示，乃恍然大悟，旋示復函，表示接受其愛。但回國而後，一任某時托海鴻，述盡相思之苦，木蘭亦肯付諸不見不聞之列矣。

李 宗 仁

桂系中有傑出才數人，李宗仁其一也。李之軀幹，不甚魁梧；然目光則炯炯有神，眉宇間英氣勃勃！人與之覩，莫不肅然敬之！聞其未達時，肄業桂省軍校，一日偕同學數輩，作郊野游，過古寺，入內參觀，寺僧年逾古稀，聞客至，迎入方丈，殷勤款待；因擅柳莊相術，遂在室遍相諸客，默察良久，始發言曰：「諸君皆係因人成事者，相均不足為奇，惟李居士之相，非碌碌者可比」。言猶未畢，衆請僧盡其辭，僧含笑續曰：「李居士骨極清秀，凝重而有威嚴，行至眼連，正大丈夫得意之秋也；蓋金水相生，風雲際會，功名炫于當世；惟須謹慎，否則病目一次，則功名事業，必受挫折一次，言盡於是，勿謂老衲曉曉多舌也」。衆皆首肯，惟李一笑置之。因其年少氣盛，此種迷信論調，實不能折服其心耳。

革命軍北伐之際，李年三十有五，正交眼連，故所率第七軍，參加作戰，迭著奇勛；如汀泗橋之役，使號稱長勝將軍之吳佩孚，僅以身免。潯陽之役，孫傳芳已佔勝着，李則率部由通山修水繞攻，遂將其驅出贛境。龍潭之役，南京已陷危境，經李之第七軍，與以痛擊，因而名譽亦自是益盛！蔣總司令介石遂令其駐

節武漢，以四集團軍總司令兼政治分會主席職權，總筭湘鄂兩省軍政，倚畀之隆，一時無儔！至民十七年，李病目，就醫海上，卒因事解除兵柄，退隱桂林。其後凡患目疾，無不遭遇挫折，老僧之言，居然不爽分厘，亦奇事也！

李字德鄰，廣西榕城人，少懷偉志，而沉毅寡言。其治軍為政，威能綜覈名實，務重嚴整。尤稱知人善任，故斯時鄂省政府，人材濟濟；如張知本任主席，嚴重任民政，張難先任財政，石瑛任建設，劉樹杞任教育，均屬效率卓絕，為人豔稱！其任軍事者，如白崇熙之精運籌，胡宗鐸陶鈞之勇爭戰，而程汝懷夏威廖磊等，亦均足稱虎將！年餘之內，匪共潛踪，民生寧謐，地方之元氣，遂大康復！李更計劃，欲使武漢成爲花園式之商埠，以鐵橋通三鎮而一之；詎事未臻實現，李即被迫于環境去位，鄂人迄今猶深惜之也！

李夫人郭德潔女士，貌端麗，才敏贍，當李充旅長時，駐防某地，獲友介紹，因與郭訂交；久之雙方遂走入精神戀愛之途徑，而宣告結婚。夫妻間情感之篤，至無倫比！記李一次於總理紀念週中演說，謂：「廣西現在仍屬多見樹木，少見人倫，人生之戀愛問題，是若何正當？若何偉大？一未婚之壯男，與成年女子戀愛，第三者任以何名義，均不能加以干涉；而且戀愛是無階級性的，貴爲帝王，且可與平民戀愛；何況教師不能與女生發生戀愛？」其主張婚姻解放，異常澈底，迥非腐化頭腦之軍政分子，所可企及也。嘗閱某筆記，載有李之軼事一則，茲節述之。

李未遇時，一日獨遊郊野，雜花生樹，佳鳥時鳴，信步所之，不覺途遠。觀賞間忽口喝，因向一部落趨赴，蓋欲覓人家乞漿飲也。則見一家有老嫗，與一垂髫女，方擁抱而泣。李異之，以未便唐突，乃詢諸其鄰

黃 杰

二九八

。知女以色艷，爲省署某職員所涎，擬強納爲小星，惟女已受聘于農家子某，懼某職員勢，不能拒，故母女日夕對泣。李聞語，義憤填膺，躍然曰：「吾嘗除彼狼虎，全此死灰」。因前告嫗「勿再泣，宜即備器具，俾女子歸夫家；至省署事，吾必能爲了之，不足憂也」。嫗始猶弗信，李復大言曰：「我當今之豪俠士，詎乃誑汝曹耶？」語已，掉臂行。返家後，探聞某職員係省長內戚，故敢恣暴民庶如此。於是計惟往刺斃之，女家禍或可解。及夕懷刃逕入省署，執某職員數其罪而戮焉。事旋爲邏者悉，緝捕殊嚴迫，不獲已遂遠遁，投身入軍營，嗣以著戰功，得不次超擢，以有今日云。

最近李夫人郭德潔，常代表李奔走京滬各處，作其政治上之活動。李在桂得以發展自治方略，受各方重視者，郭力實多！前者郭以微感不適，就醫香港，李得訊躬往侍疾，郭病痊，李復重犒醫護，以示崇敬夫人。吾友備僧戲咏之云：

愛情注重在精神，忙煞將軍百戰身，戎馬倥傯親熾疾，平生知己郭夫人。  
貧賤糟糠不可忘，英雄兒女亦情長，纏綿病榻殷勤問，煎藥還須自己嘗。

## 黃 杰

我國漢紀以前，學人每文武兼資，備爲國家棟榦。觀于杏壇設教，六藝中有「射御」可知。孔子爲魯相，與齊作夾谷之會，因有「文事武備，武事文備」，遂能屈服強鄰，收復侵地！至其論兵，所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實可爲千古不易之軍學準則！故冉求樊遲季路輩，承其餘緒，亦能用矛却敵，結纓殉難

，有勇知方，爲軍人留一勝則成功，敗則成仁之模範！漢後國家，多重文輕武，而文武乃于是分途；積漸至宋，國民益尙文弱，所謂干城之士，又每日不識丁，士大夫因亦羞與爲伍；以是任將帥者，鹵莽鄙瑣，遂成普遍化，恬然不足怪矣！其間雖有文武全材，如宗澤岳飛輩；然處右文已久之朝廷下，遭受忌扼，不鬱憤以歿，即慘禍及之，更烏能發揮志業哉！特是英傑云亡，邦國殄瘁，外侮洊逼，宋祚亦幾隨以斬已！晚近以來，歐風東漸，軍事學術，日趨精奇。我國哲士，乃幡然而悟非尙武不足圖存；非文武兼備不足制敵；于是本學人而投筆從戎者，遂往往而有。長沙黃達雲，即亦此轉變潮流中之一翹楚人物也！

黃名杰，達雲其字，儒文俠武，肝膽芬芳！初任教員，一日讀班定遠傳，慨然有同志，而廢卷嘆曰：「教育才雋，儲爲國用，固亦吾人報國之一道；惟居外則列強交侮，邊疆日蹙；內則軍閥紛爭，生靈塗炭之今時，吾人果欲報國，權衡緩急，加入革命集團之軍伍，實爲至當！更胡可坐使風雷壯懷，徒銷磨于黑板粉筆間耶？」於是乃投隸湘軍陳嘉佑軍長部下，時爲民國九年，嗣與北洋軍閥之部隊，接戰多次，艱辛備嘗，志不稍懈！十一年陳部援粵敗歸後，部隊解散，黃因返里休養。十二年冬，譚延闓奉孫中山總理令，召集湘中舊部，赴粵參加革命，黃復入伍。會蔣委員長介石，以本黨革命大業，迄無成功希望者，其癥結實在無革命化之軍隊，爲之基幹；然欲造就此種基幹軍隊，又非擬設學校，自行訓練不爲功。用是建議于孫總理，請在黃埔，擇地招生，開辦軍官學校！蔣旋受任爲校長，黃毅然考入之；蓋當辦學之初，管教方面，均取嚴格主義，風聲所傳，怯弱者多裹足也！畢業後奉令組成教導團兩團，黃被派充見習，未幾擢副排長。在當時之教導團，數量雖僅三千；然精神強烈，紀律謹嚴，實所謂黨化之革命軍，固一堪當百也！



民十四年東征，黃以作戰奮勇，隨軍擊破洪兆麟之優勢敵軍，擢升排長。繼與敵軍林虎戰于棉湖，黃復躬先士卒，陷陳衝鋒，卓樹勛勳。及凱旋，上峯嘉其智勇深沉，頗具機變，遂更畀以偵探隊長職。迨是年秋二次東征，政府統一編制，各軍悉改稱國民革命軍，黃被調任第一師第一團營附，惠州之克復，預有力焉！十五年春，論功升任十四師四十團三營營長；至秋季，隨軍北伐，在廣東松口，與閩督周蔭人部，發生惡戰，遂致負傷，戰後，上峯復嘉其英勇絕倫！擢充中校團附。十六年春，更擢充團長。是年冬，扼守徐州，以一團兵力，擊潰孫傳芳軍一師，徐州賴以克保！十七年繼續北伐，黃率部轉戰津浦路一帶，攻滕縣一役，與直魯聯軍數師之衆，鏖戰達一晝夜，已至彈盡援絕，危機一髮之際！部下有請求補發彈藥者，黃則激以壯語曰：「盤根錯節，始別利器；汝曹不尙有刺刀乎？善用之，亦利器也！成功在此，胡需彈藥爲？」部下感奮，竟以白兵搏戰。黃亦躬率團部特務排數十人，塞旗先行，鼓譟奮攻，卒得轉危爲安，摧破強敵！是年冬，北伐告成，以戰勳宏卓，擢任第二師五旅旅長。十八年西征，至武昌後，調充二師副師長。十九年春，調任第一師第二旅長，隴海戰役，指揮鐵甲軍，攻入第一線，遂致負傷；然猶指揮不輟。師長胡宗南在前線見狀，旣欣其勇，復恤其創，因誡之曰：「軍人固以奮勇作戰，不畏犧牲爲天職；特犧牲亦必有不得不犧牲之勢，而後乃可拚作犧牲，若爲旅長，負有指揮全旅作戰之責，何可一人輕自犧牲？致陷全旅慘運，故能避免犧牲，仍不以犧牲爲上」。黃聆語感佩！惟究以天性豪俠，故作戰仍喜拚進。是役竟能以一旅之衆，解去李琪之圍！捷聞，蔣總司令深嘉其智勇，勉慰之！而黃之英名，亦由是大著！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奉令移師京滬綏防堵，而協定已成立，情勢一變，至三月調任第二師師長，仰體蔣委

員長「用兵不如用民，教民當如教兵」之旨，於所駐防地，恆集合民衆，加以組織訓練，并設法補助其械彈，俾成立民團，及以兵力代建碉堡，築公路，而使能自衛。至於加緊政治部之工作，勸辦宣講所，圖報閱覽社，民衆簡易學校，體育場等，皆以保民教民爲歸；故其駐在區之人民，迄今猶稱誦不已！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日，黃奉令北上，參加長城戰役，在古北口南天門八道樓子諸處，血戰經旬，華北人士，靡不欽敬。黃氏春秋鼎盛，才力兼優，記其戍南天門詩云：「千軍萬馬抗強頑，血戰經旬兩陣閑，拂曉朔風驚甲馬，深宵明月照刀鐮，荒村落落空行跡，敵壘森森據古關，休說四山春未暖，夕陽猶自照紅顏。」黃又有南天門書事一詩云：「秦築長城塞，延綿萬里餘，崔嵬千丈壁，零落幾村居！古北愁焦土，關東急羽書，憂時增感憤，此難待誰抒？」

## 薩 鎮 冰

薩鎮冰字鼎銘，閩侯人。素性崇儉，惟遇慈善事，又恆斥鉅金無吝。歷官數十年，絕無宦積，雖任閩省民政長（即現時之省府主席）時。每屆年終，猶藉乃郎爲寄數百番，以資應付，其不標榜廉潔而自廉潔如此！武昌首義，清廷令薩率海軍，協同蔭昌之陸軍進擊。當時民黨聞耗大震！蓋稔知兵艦礮巨，苟與陸軍夾攻者，則武漢糜矣！幸復偵悉薩爲黎元洪師，而更夙具仁性。於是以黎名，肅函請顧民族大義，兼重武漢民命，俾海軍中立焉！薩獲黎函，果止礮擊，民黨軍得以將蔭軍擊退，捷報遙傳，湘贛諸省，亦因而響應獨立；故武漢人士，迄今猶追慕其保全之德惠弗已！

薩長閩政時，有客晉謁，必立延見，余友易君，亦其座上客之一也。易言初晤薩，其所着爲一小袖之夏布長衫，及實紗馬褂，青鞋布襪，狀如冬烘之學究，躬遞茗煙，不藉隸役，年逾七十，精神猶健，談吐亦雋朗可喜，書室中陳設極簡，筆硯楮墨外，僅有几案數事，壁間貼鬻字潤例一紙，每聯爲二元，屏條橫幅中堂有差，蓋用以杜濫索者耳。然求者猶衆，薩亦有求必應，惟無分戚友，均須納潤，所得資悉充苦兒院經費，不自用分文。其字極端整適勁，與黃魯直相近似，得者莫不珍若拱璧。

署中有司更役李某，執役恭勤；一日向月而泣，適爲薩觀。詰之，則以乃父病無醫藥費告。薩憫而予以十元，李叩謝假歸。薩猶慮其詐（因曾被欺一次）派人跡之，信。閱數日，李偕其父，至署謝薩。李父蒼顏白髮，老態龍鍾；惟言語有禮而文，叩其經歷，固爲青一衿之耆儒，遭逢不偶，中落其家，無已，乃任子淪執抱關擊柝之苦役者也。薩歎惋之餘，告以當釀金贖之，俾資贍養。詎李父聆語，竟婉詞請曰：「公意良佳，至堪銘感！惟老朽生平，不願受不知者憐。公雖知我，特鶴俸有限，肆應繁多，老朽尤弗願累及，公果嫌爲德不卒時，敢請一揮椽筆，書屏對若干，俾得持易資斧，藉度餘年。則逸少高風，弗能專美，而藝苑中，又當增添一段佳話！不識公意以爲何如？」薩慨諾之，李父後竟溫飽以終，李且因此售字餘款，娶妻生子，宜其室家矣！

薩今年逾八旬，精神猶極矍鑠！或叩其養生術若何？則答曰：「吾惟恒服獨睡丸耳。」知者聞之，莫不大笑。蓋薩自元配歿後，即未再娶，且真能實行不二色主義者。福州之民，以其性慈祥，喜賑濟，因共稱之「菩薩」，是其爲人可知！某君曾預其宴于閩省府，感佩之餘，遂獻長詩一章，茲節錄之，以見薩之風概！

詩曰：「東都天宰禮崇階，但覺和風靄座來，渥惠叨陪雲閣宴，賞花細酌美人盃，（席間磁杯，底繪美人，樹之則見，不樹則隱，殊妙品也。）常開畫錦尊黃案，壺妙青田勸綠醅，曲奏霓裳迴夏屋，歌磨霖雨動春雷，（時患旱，薩爲民祈雨，竟得甘霖數陣。）名傾北海金壇重，威鎮南疆玉帳開。……」蓋純寫事實，未加雕飾也。

薩生平最愛和平，洵可謂東方民族性之代表人物！上次閩變突起，薩以愛護桑梓故，雖勉受僞人民政府一名義，實則亦欲藉以奔走和平，冀可減少地方之糜爛耳。有人謂其在閩，與北洋元老王士珍之志在保民，同一懷抱，蓋均無絲毫權利思想，繫于胸臆也，觀其前因子女輩，均已玉樹森森，足堪自立；擬將家事，早爲解決，乃備筵邀集戚友聚餐，另設一長几，上置銀元寶五百隻，（每隻計重五十兩）分成五堆，戚友觀狀詫異；旋聞薩呼其子女五人出，并延令上座，而僑戚友作陪。然後舉杯問諸子女發言曰：「汝等業已成入，爲父責任，至此終了；今特備酒餞別，并贈白鏹，以壯行色。」子女方欲有所陳述，薩搖手力止勿言，始各分金而散，其家事即如此和平解決矣。戚友皆恍然而服其達！至薩對國事主張和平，正復類是，惜嫌于力微，往往有負奢願耳！更觀其寄友四詩，題曰「歲首書懷」，於爲國雪恥中，仍拳拳以和平爲念。詩曰：

稅駕東臯已載奔，史家正月亦推尊，椒花獻頌詩尤雅，梅蕊凝香酒正溫，閑對盤飧諳世味，貧珍粒粟感天恩，萬端關鍵從今始，爆竹聲中看轉坤。

投綏歸來意自閑，吟風嘯月臥林間，樓前雪重方謀醉，窗外梅香又展顏，理亂不知親糲粲，陰晴無間賞湖山，起居斗室身常泰，幻夢塵緣一例刪。

張 難 先

三〇四

干戈未定夢魂驚，薄海嗚嗚望太平，財竭何從能雪恥，謀岐那得不寒盟，空談徒惹強鄰笑，高調難諧舉國聲，載道流亡仍莫恤，浮雲富貴更爲輕。

鬢衰不復見青絲，僕僕風塵尙載馳，關內羣雄紛斬木，天涯遺老惜觀棋，滿盤皆錯成殘局，一日難寧負夙期，故國如今無淨土，不知何處可棲遲。

張 難 先

「衣錦歸來白髮翁，故鄉子弟競相從，聖人一笑渾閒事，却是當年賣菜傭」。此詩爲吾友寄鷓鴣咏沔陽張難先之作，聖人謂老革命家熊十力。蓋張未得志前，曾以灌園售蔬，自食其力；及榮膺鄂財政廳長，鄂中求官者，多請熊子貞（即十力）作函介紹。熊蟄居白下，著述自娛，乃黨人中之最有風節者！求荐之人過多，熊草一啟事，寄民國日報代刊。略謂：「無聊之友朋，以僕與難先有交誼，紛祈介紹；其實折節求官，何如立志讀書？須知難先未作官時，固以賣菜爲生活者，其樂較作官爲多也！僕本散人，雅不欲與廳長通音訊，廳長何物？以余視之，不過狗卵脛上之半根毫毛而已」云云：刊出後，張閱之，不第不以忤，猶曰：「十力真知我也！」每舉之以告人。

張任鄂財廳長，爲民十七年，時承共黨擾亂之後，武漢間百業凋蔽，金融枯竭，政治教育，均感敗壞不堪！民生困苦之極，因而老弱不免流亡，壯桀淪陷爲匪，鄂省七十縣，大半已成赤化；軍隊雖努力剿治，願終不易肅清。於是張乃商諸省府同寅甄拔賢能僚屬，實行廉潔政治，省刑罰以恤民瘼，薄稅斂以裕民財；

并增加官俸，嚴杜中飽，凡貪贓至五百元者處死；行之數月，財政雖仍困難，但對教育基金，則力求充足。又以小學教員，待遇菲薄，乃爲設法提高；至于建設經費，尤能極量供給，故民國二十餘年中之建設成績，實以伊時爲最優！釐金之弊，沿習已久，歷來掌財政者，對於各地局長，按缺肥瘠，鬻資多寡，已成公開之秘密。張旣欲貫徹其廉潔主義，故用人頗加慎重，而盡革陋規。並恐派員查訪，不免徇情受賂，則躬自運貨，向各厘局報稅，以覘其是否浮收及勒索？有時並故私賄厘局，求免稅放行；始而某地厘局，仍以違法徇私，致遭嚴懲；繼而風聲一播，奸貪斂跡，厘稅收入，<sub>地</sub>超于前倍蓰，省庫亦遂日臻充實！綜計因賊槍斃之官吏，一爲天門縣長某，一爲堤工局長某，又一則爲某厘局之巡查某，僅誅三人，一省之弊政竟革。倘準此行之，中國雖大，果能擇貪污之尤者，誅數十人，政治有不清明，吾不信也。不然，雖日以建設廉潔政治爲號召，終南轅而北轍矣。

民國十八年夏，張退職，卜居武昌蛇山之陰，其宅隘陋異常；因召工修理，工謂：「如求壯觀，當需三千金以外。」張詭笑曰：「若是，住雖舒適，食且成問題矣。且余購此宅爲五百金，今仍以五百金修理，已屬充量；汝幸勿謂此爲廳長府，第視作貧民窟之一份子可也？」工後雖遵厥值從事，然殊大失所望云！是年端陽節屆，漢市黨委鄭某，詣張宅慶節，至時，張適共其夫人早餐，鄭即坐閣者室候之。張宅供役者僅一鄉媪，客至不知周旋，直至張夫妻飯罷，鄭乃高呼：「義癡（張字）義癡，吾來賀節矣。」張始出道歉，鄭笑謂：「觀賢伉儷共食，似津津有佳味，想饌必豐美也？」張亦笑曰：「然，今值佳節，故特備珍殺，名金鈎掛銀牌者自享；聆君言，得勿涎垂三尺已。」鄭不知金鈎掛銀牌爲何物，詢之。張復大笑曰：「此

品即俗所謂黃豆芽與老豆腐是，君號稱通博，乃貽一事不知之譏矣！」鄭聞言，亦不禁大笑。及告別，張送之出門，鄭既行十餘武，復回身呼曰：「吾竟忘送節禮，不亦可笑歟？」言既，於袖中出巾包一，啟視則赫然角黍三枚也。張乃敬謝而受之焉。

一夕，有逃兵四人，惠顧張宅，時張夫妻猶未寢，見兵，詢何爲？一兵反詢，孰爲張廳長？張答曰：「我即是。」又詢：「孰爲廳長夫人？」張指其妻答曰：「此我之夫人也。」兵見其妻貌不豐腴，衣復敝劣，疑其語誑，而重詢曰：「此果爲廳長夫人乎？我輩斯未之能信也。」張聞言大笑曰：「若輩以衣服取人，則殊大誤；蓋此固余數十年來唯一之糟糠妻室也。」一兵則曰：「姑無論是，今我曹久聞廳長重義輕財，願各貸萬金，俾便旋里何如？」張曰：「若輩倘乏路費，余雖不重義，尙可勉爲其難；乃一開口便四萬金，則實無以應付矣。」又一兵曰：「廳長曾筭全省財政年餘，宣囊中最少當逾百萬，縱貸我曹四萬，亦不啻太倉一粟，是何傷也？」張笑曰：「然，任財政廳長年餘者，宜有宣囊百萬；特非所語於我耳；蓋我宣囊所蓄，實僅四千元，除以千元置宅外，尙有三千，存儲銀行生息，月得三十元，以供家用；昨余方自銀行取上月之息歸，若不嫌微者，即請取作路費；更不信時，無妨一檢！」四兵初果不信，詎經嚴密檢查之後，箱篋中僅布衣若干襲，錢則仍如所云僅三千銀摺一扣，現款三十元而已。

民國二十年，蔣委員長介石，以張持躬廉潔，守正不阿，政治才具，亦尙優長！爰特荐充浙江省府主席，張蒞任後，勵精圖治，期報知遇！浙江政教建設各端，於是均有猛突之進步！至二十一年，因或于某事棘手，不願作宦海溺鬼，遂堅決辭職。返鄂時，正值本省赤匪披猖，而其桑梓地之沔陽，尤屬赤匪老巢所在

，沔陽之民，被慘殺者至不可數計！張爲義憤所激，自請回沔，充任縣府秘書，輔翼縣長范公俠，努力實行蔣委員長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剿赤方略，使全縣民衆，均受組織訓練，以協同軍隊，進行剿赤。果未數月，竟將蘇維埃省政府駐在地之洪湖克復，馴致天潛漢沔一帶之赤匪，亦均肅清。論者謂：「張以省主席之官資，居然一降而爲縣秘書，洵可稱能實行孫先總理只求作大事，不求作大官之主義者！必如此，方不愧于『革命黨』之名！」

蔣委員長介石，爲督剿豫鄂皖三省赤匪起見，爰組設總司令部于漢口，藉便指揮。總部中有黨政監察處主任一席，特畀之張；蓋取其鐵面無私，肯於彈懲貪污也。張任職之始，即揭發武漢堤工舞弊鉅案，而置財廳會計劉文蓋於法，以快人心。是案牽連甚多，武漢要人，多爲緩頰，張不顧焉。其他，如糾察某黨委嗜賭，某局長嗜烟，及化裝查出某稅關警，假搜私貨，勒索乘船婦女等等，均按律嚴懲。故其風厲之名，使黨政界陋劣結習，爲之不變！

當張任考試院銓叙部長時，部中有汽車二輛，係供部長及辦公用者，張非因公，決不乘坐，平時赴部，安步當車，較諸其他要人之以公家汽車，供給妻妾之用者，其品格真不可以道里計！是雖末節，然亦觀人者，所未可忽也。

張之爲人，譽者稱爲廉潔剛毅，乃今之包孝肅，海剛介！毀者譏爲欺世盜名，似昔之公孫宏，王安石；但據記者觀察，在茲國綱廢墜，政治腐壞，大官大貪，小吏小污之現代；張獨能歷任顯職，不事搶錢，雖然不免虛僞，別有作用；但古人有言：「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則張之行爲，終較其他舍名奪利之流差勝



也！記者於其任監察主任時，曾過訪之，心理上以為張之性格矯激，面貌必常凜如寒霜，而具一笑河清之概。孰料觀談之際，殊覺和藹可親，并無矜持氣象！其所御有袷灰黯緞帽陳舊，似均有十年以上之歷史，皁履白襪，袴端縛以綫帶，古味盎然，直與黨國元老于右任，吳稚暉，同其風趣！因思若易地相逢，定會誤認其為三家邨中之老學究，斷不能知其曾榮膺廳長，部長，省主席等重職矣。是日尤有一可噓噓事，即談次，新任漢市公安局長陳希曾忽亦至，張詢以公安局內容如何？陳笑答曰：「公安局腐化，固已夙聞；然初不料其腐化程度，縱非絕後，亦竟空前。——如局中領乾薪之職員，不下百數十人，而所有警士，多矮小似自僑國募來，此自屬所謂面情之結晶，尙無足奇。最奇者，為予偶欲小洩，詢公役廁所時，公役竟進以痰盂，請予自便。試想，予雖武夫，戰時洩便，固不論地而施；特在此負有保衛人民，維持風化之堂皇機關內，又當衆目觀瞻之下，如何能拉袴嘩喇（洩聲），使其所使耶？爰更詢以『局中豈向無廁所乎？』據答：『廁所雖有，但臭而難入。以此，前局長欲大便則回公館，小使則借重痰盂焉』。張聆至此，亦不禁大笑曰：『請勿更繪影繪聲，恣情描寫，須防傳入小說家之耳，又將為續官場現形記添材料矣』。陳旋又談及「非澈底改革，不能使警政修明」等語。張突自椅躍起，手之舞之曰：「但請大刀闊斧，向前實幹；將來即有萬人控君，或遇強有力之障礙時，余必為辯護及後援；不過君亦須避免貪污及偏私乃可」。（因張現任之監察職權，凡黨政人員，苟有貪污不法，均可加以檢舉，并交軍法處按擬懲治。）最近聞張對於政治，又抱消極，日惟蒔花種竹，作字讀書，以自消遣；人有以「不作官豈不無聊」叩者？張則笑謂：「天下惟作官為無聊；因吾人不作官，事事均可自由，而對人之言默動止，尤可隨意應付；若一行作官，則處事

固須顧慮周詳，而對人時，每每言所不欲言，默所不當默，動止亦然。且即就我之今昔言：「昔作官時，每日孜孜兀兀，似乎有聊；顧一考所言行，試問福國乎？利民乎？究其極，亦只徒耗心力，豈非無聊之極哉！反觀今日，斗室跼蹐，小庭寂寥，似至無聊矣！然而蒔花種竹，可以娛情，作字讀書，可以養性，個中實有真樂在，則寧非天下之大有聊也？」其人生觀，大抵如此，故頗能不以賣菜爲辱爲苦，而亦不以作官爲榮爲樂，所謂「狷介之士」者非歟？

## 覃 振

我國疇昔，以德化禮教，爲政治最高理想；而殊藐視法治，其代表此種主張者，則儒家也。觀孔子所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之說，可證。雖然，上古之民，淳風未沫，生活需要，尤復簡單；故法律僅作輔治之具，疏其條目，祕其技能，亦無弗可。迨後人事日繁，人情日僞，德禮漸失權威，遂不能不乞靈法治，以維持國家秩序；於是申韓學說，乃大爲世重矣！詎海通以還，西法東侵，相形之下，人竟謂我法不良，藉口領事裁判，以破壞我法權，收回運動，迄未成功，故今猶有待於法界人士之努力！惟個中癥結，在於我國法治，能否改良，而使臻現代化，所謂自求多福是也！而去歲國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長覃振（理鳴），特赴歐美，考察司法，即係欲努力此項工作之完成！茲根據其萬里歸來後，發表之改革司法意見九項，而爲略證如次：

（一）組織法律改造委員會，集合全國法學專家，從事改造一適合國情，針對現代之法律。此項既表示政府

注重法治之精神；而集思廣益，各抒專長，則所成就，必較完善！（二）修改民刑訴訟法，期縮短訴訟時間，節省訴訟費用。此項如能實行，則兩造訴訟，株累十家破產，及一經訴訟，本業因而荒廢之弊，亦可隨之免除。（三）試辦陪審制度，以提倡國民對法律之研究，及使其參與司法之組織。此項在國民法律知識欠缺之今日，易陷于感情作用，而行之恐多流弊。（四）提高法官待遇。蓋法官待遇而優，自能保持廉潔，以免貪賄枉法。此項用意，可為殊佳！惟須嚴訂法官任用法，俾其學資，隨以提高，藉防不肖濫竽，則尤佳矣。（五）試辦迴審制。此項行於交通不便之區，殊有益於訟者。（六）法官冠服之改正，此亦「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之」之義。或謂此項無關大雅，不知法官曾嚴，能予訟者以敬畏印象，其詐欺之情，自因而斂；否者衣冠不正，啟訟者輕藐之心，而於鞫訊上將不能得其情僞矣。（七）限制律師資格，以清法界，而重法權。此項蓋鑒于近之律師，品類不齊；其尤卑劣者，專事勾結法官，包攬訟案，以通賄賂法，淆亂是非。今果嚴行限制，留賢能而汰不肖，則不惟益于訟者，抑且有裨國家。（八）酌採流刑。此項既可保存民族元氣，尤可充實國家邊防；如能實行，其益匪尠！或疑凡屬罪犯，性多兇暴，一旦流聚邊境，難免不為害地方；不知此特無訓練之弊也。今果加以嚴格之軍事訓練，弊自可免，利且隨生！矧歐洲國家，現已多廢死刑；其意以為人民犯罪，每非出自本心，而為環境造就，倘若遽予誅戮，不惟死者難以復生，永絕自新之路；即國家少一人民，連帶亦受損失，殊非策也。昔郭子儀將刑，苟非李白援救，唐室恐難再造；韓信犯法，苟非滕公救援，漢代安能興國。固然罪犯中，不必有賢豪；然亦焉知其中遂無賢豪哉。——我國現雖不能效之，竟廢死刑；而酌採流刑，要亦屬挽救之一法！（九）監獄整理。此項尤今日當務之急！

蓋列強藉口領事裁判，破壞我治外法權者；我之獄政不修，亦要因也。「視獄吏如天帝，對之則心驚骨顫」，此種事實，伊古已然！故我國監獄，黑暗兇穢，實世界各國所無！加以改良，造福人類，夫豈淺鮮？覃之九項建議，在理論上，似嘗有人涉及，惟所提示，較爲具體耳！特揆其所以能震國人耳目，而使之注意者；則由覃現居司法重職，能言即行耳。昔人有云：「得志當爲天下雨」，則是吾人處世，固以康濟人群，使無煩冤疾苦，斯爲最上乘，有力如覃，宜足以償茲志也歟！

辛亥武昌首義，革命黨人以黎元洪爲鄂軍都督，自八月下旬，與清兵交綏開始，至十月七日，陽夏均被陷！黎暫駐洪山，會覃在湘，聯絡黨人，高揭革命旗，並出兵援鄂，復代表湘軍蒞鄂，參與軍事會議；既抵洪山，遂向黎力陳：「必戰，必守，必不可走；走則搖動天下人心，革命軍將一敗，莫能挽救」諸要義。黎乃留之帳中。維時軍皆野宿，枕石裹茅，狀彌艱苦！惟黎所御，爲一紅呢氈，是夜，黎以事羈未寢，覃遂假寐于其榻上，有頃，黎之侍弁見之，叱問何人？弁蹴以足令起，覃則故不之理，僅稍一側身而已。侍弁更近而欲掀之墮，不意覃忽翻然突起，連批其頰，並厲聲曰：「汝何物也？竟敢攪吾睡眠，滾……速滾！」侍弁聞其言奇特，乃以詳達於黎。迨黎至見爲覃，顧責侍弁曰：「此覃代表，汝曹宜敬事之，若更攪其眠，必懲。」翌晨，覃電湘購軍毯萬件，運鄂犒軍，旋即乘輪赴甯。其性行豪放不羈類此！

覃少時肄業於湖南桃源之漾江書院，學友中以周甲魁年事最少。周人極聰慧，又復劬學，全院均以神童稱之！覃與之交誼甚篤，後更同學日本，既歸國，周執教鞭于北平，而覃則隨孫總理奔走革命，以是遂不通聞問。嗣周應聘瀋陽，留數年，旋赴哈爾濱，因與一白俄女郎熱戀。我我卿卿，方酣繡繡之夢！詎九一八

事起，乃狼狽入關，潦倒于三湘七澤間，囊金告罄，自給彌艱。至上年，覃獲任司法院副院長，人有以周事語覃者，覃即走書召之，周亦欣然就道。抵滬後，直詣覃宅，司閹見周衣襤褸，垢面蓬頭，不類佳客，拒之不爲通。且語之曰：「院長尙未起。」周怒，乃大事咆哮曰：「我與院長爲舊交，既召我來，胡又拒我？」司閹察其音與覃酷似，不敢更忤，乃持刺入。時方晨間八時，覃正高臥。睡眼朦朧中，見刺書周大同三字，遂叱曰：「不識此人。」司閹出，周怒益甚，曉曉再請。覃憤其有擾清夢，頗遷怒於司閹，繼憶及有此一事，乃命延見，甫晤面，覃即謂周曰：「甲魁二字甚佳！何以易爲大同？幾使我忘懷老友矣。」言次遜周坐，不意周以見阻門者，深滋不快，遽大發神經曰：「爾以前名大讓，此時胡爲更字理嗎？且我更名字，爾能禁乎？」覃以周遂出惡言，大不懌，拂袖竟入，置周於不問。覃生平不拘小節，不銜小忿；惟最恨人復呼大讓，自不免「逢彼之怒」矣！

周庸滬條經月，阮囊錢空，所如輒阻，忿覃薄于義，亦誓不更往投謁；於是落拓益甚，幾將淪作吳市之乞。一日爲旅店主人，迫索房費急，避出市街，枵腹終日；念已學貫中西，才高董賈，顧乃遭友之忌，困躓他鄉，至於進退維谷；則何如擲身黃浦，免却更受人間世許多骯髒惡氣也？及是，詢途達江畔，蹀躞移時，乃竟得一較靜之區，旣而悠悠一嘆，遂即躍向江中；詎在茲一刹那間，忽覺臂部爲人所掣，廻眎之，則一老年工友也。周初猶怒詰其何故扼己？老工曰：「君似英材，胡事自戕？老朽固不能見死不援耶？」周曰：「汝亦知我固厭世，而世亦厭我乎？且我苟無自戕之由，又何甘於自戕？今請釋汝手，任我行厥意志可耳！」老工復曰：「君事如何？望語我以真！果尙能援手者，我必爲一援手；否則聽君死之，老朽但當

付諸無奈何矣！」周見其糾纏，不獲已，遂以覃之負己情況詳告。老工聆既，不禁義形于色曰：「友道如斯，令人憤痛，然君具昂藏七尺軀，果奮力前途，名位之致，他日焉知不駕覃某上；胡爲小遇摧挫，便遽欲伍波臣耶？我家雖貧薄，當潔室以居君，然後更爲君謀發展何如？」周諾，於是偕赴老工家。其家小封，衣食起居，所以奉周者甚適。周極感之！每喟然曰：「茫茫宇宙，不謂猶有義士，如老翁其人！使覃某聞之，殆將慚愧煞矣！此無怪昔謂『屠沽中多奇傑，而軒冕之倫，直皆一錢不值也！』」周居既久，頗又嫌口腹累人，眉峯不覺時爲蹙蹙！老工雖常慰之，莫能釋。一日老工欣然告周曰：「今有舊居停某公，欲聘一童子師，脩脯尙豐，不知君亦可屈就否？」周聞亦欣然諾，即安硯所謂某公宅。某公云遠遊，其童子方晷齡，而穎敏異常！月脩二百金，屆期即奉，飲饌尤美精；惟出入須由後戶，且必有僕隨侍，然周亦不甚措之意，既三月，老工來曰：「頃本宅主，函介先生兼任某大學教授，不日聘書至，幸勿却也！」周益喜。未幾，即高踞某大學講座，居停并時以汽輿迎送之。假日周赴老工家，致謁示感！老工曰：「先生宜謝覃公，老朽果何能爲哉？」周愕然問故，老工乃復告之曰：「延師者覃，向某大學說項者尤覃，至脫先生難而護持之者，固皆覃所使也。」周聞語，面現懊喪容。而仰天浩嘆曰：「堂堂周大同，乃在覃理鳴包羅中歟？殊令人恨恨！」不意恨聲未止，側室中趨出一人，前握周手曰：「大同豈終恨我，而不許我補過乎？今日，我當陪子赴酒家，痛飲三百杯，以滌多年之離愁別緒何如？」

記者曰：「此節聞諸湘友，以其類蘇季子激成張儀事，故錄之；特蘇於張係利用，茲則實出於義，所謂動機不同耳。惟此事誠有否，殊難確斷。然覃爲現代較重舊德教者，於周快快去後，鄙意必不致終于恕置之也。」

唐 生 智

三一四

覃及胡瑛（經武）宋教仁（漁父）號稱桃源三傑，胡以勦辦籌安會，請願袁項城改建洪憲帝制，無名，為國人所不齒；宋則以主張政黨內閣，招袁忌，被刺而歿。獨覃奔走革命，百折不撓，以有今日之成功，時流有詩咏之云：「桃源三傑覃胡宋，狗敗龍亡虎獨雄，衣錦還鄉成幻想，岳陽船阻石尤風。」蓋亦紀實也！

## 唐 生 智

國民革命軍之能耀兵湘鄂，揚威贛寧，卒將根蒂深固之北洋軍閥，一一摧毀之者，此中固有天機湊合，要之人力經營，亦居鉅重；而前任前敵總指揮兼第八軍長，現膺訓練總監新命之湖南唐孟瀛（生智），正所謂當茲天人關鍵，克建宏猷之一分子；此節凡譜悉民國十五年歷史者，當謂然也。

唐為湖南寶慶縣人，保定軍校第一期畢業。湯薌銘督湘，成第一混成旅時，唐以見習入伍，旋充排長，旋充營長。自後援鄂之役以有功，漸由團長旅長，而充湘軍第四師師長兼軍務會辦。會湘督趙恆惕離職。

唐遂入長沙代其總司令職。趙夙與吳子玉契，吳時以兩湖巡閱使再起，駐節漢口，得趙失位耗，大怒，即擬舉兵驅唐。吳幕總參謀蔣百里，力請於吳，謂：「唐英年有為，且極尊崇巡帥，如容其長湘，彼才固優于趙，而巡帥如有事西南者，彼決願負弩前驅也。」吳惑于反唐者先入之言，竟不納；而蔣知事不可為，遂行。於是唐乃竭誠投附國民政府，作革命軍之先鋒，逐岳州吳軍，以陵躒鄂境矣。

時吳子玉正聯合奉軍，戰馮玉祥部國民軍於南口，致鄂方所部各軍，互不相下，因而惟有潰敗；及吳轉旆抵鄂，汀泗橋一役，雖手戮旅長二人，猶不能遏所部之頹勢；加以鄂軍劉佐龍帥，宣布贊成革命，陽夏均

颺青白之旗，吳始悟曩不容唐之非，而去豫。唐軍抵漢後，武昌城猶在吳部劉玉春手中，鄂西北之直系軍，仍有數萬，斯時蔣總司令介石，正與孫傳芳之優勢軍，相持贛粵等地，設使鄂西北各直軍順流而下，與劉玉春守城軍內外夾攻，武漢固將仍歸直系，而唐部及其友軍，且均不免反爲所困；影響所屆，贛粵方面之革命軍，亦必連帶受挫矣。唐知此爲革命成敗關頭，應付不容稍誤，尤知其時之應付法，政治手腕，實優于軍事力量，故授意留漢之鄂西北諸紳耆，以保持桑梓和平之說，分向宜沙襄樊各駐軍，從事接洽，同時對武昌方面，亦用此法。劉玉春果認可，遂解武昌之圍。未幾，鄂西之盧金山，鄂北之張聯升，皆表示接受革命軍之新職，至是鄂省全境，既已不戰而定，負攻城及佈防責任之第四七兩軍，遂得離鄂入贛！友人有謂：「唐曾自云：『本人實爲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之後身，其原因，即唐祖嘗督軍於川，當石率部至川境大渡河，爲唐擊敗後，復陷入川省清軍之包圍中，石不獲已，棄所部遁；嗣得唐祖收贖翼護，乃卒免於難。石歿時，唐祖母適有娠，一日唐祖夢石來謝，寤而生子，知爲石，因語之曰：『爾來何速？留爾，恐兩將不利也。』於是此兒遂殤。閱若干年，唐父復夢石至，謂曰：『清祚將移，我此來固報恩，亦以竟我夙志也。』而唐卽于是日生矣。』此語無多知者；惟鬼神夢魂之事，殊茫渺難明，故唐前身爲石達開之言，縱確然出自唐口，亦復莫能憑信；不過兩間之事，頗有未可測以恆理者，轉生報德之說，往往見諸古籍，或者不盡虛誣。矧觀于唐之雄才偉略，賦性不羈，與革命思想特饒處，則又儼然一石達開之範型，有不容吾人不可不置信者在。」

又有人謂：「唐祖仕清，後爲一軍之總統，與榮祿同官，洪楊之役，建立功勳，僅次于曾左。唐父亦得世



廕提督銜，後嘗統帶舢板於湘江，曾國藩一日告唐祖云：『遺金銀與子孫，不如遺之書籍』。唐祖乃赴市，罄一書肆所有而購之，其豪侈如此！」

附記翼王軼事于下。翼王石達開文武兼資，極富謀略，在天國諸將內，洵屬翹出之材！所惜袍澤鬪牆，致累奔越，時衰鬼弄，績敗身亡！惟其勁氣豪情，足以充塞寰宇，雄心壯志，終思拯濟生民；故歿世而還，轉生是亟，正如今所謂革命未成，仍須努力是也。嗟乎！斯人！寧不值天下後世有志之士，奉為典型，而加以極端崇拜也耶？翼王之原籍，有謂高州者，亦有謂桂平者，茲據近人遊記，乃知此一代偉人，其誕生地，實屬廣西之貴縣。記謂縣有鎮曰奇石，翼王之故居，即在其南三十里，峯巒疊衛，溪澗環流，低陷者為田，欹斜者為畚可數項，頽垣十數，屹然猶存，其內野草叢生，幽篁雜植，荒涼景況，使憑弔者殊不勝其歎歎悽切之感！詢之士人，謂翼王出後，此宅曾由其甥楊兆奇居之，兆奇居未幾，家蕭索，或告以甥居舅宅，古人所忌，兆奇感之，遂徙去。其左數武，遺有門石三，甚鉅，及圓礎石一，土人謂是翼王故居舊物，審之，則故址或隱或現，不相連絡，環顧四周，松杉森森，乃小隴畔也。遠矚則萬山遙峙，氣勢綿延，均似向此間俯伏拱侍也者；吁！翼王蓄髮為主盟，其殆如斯乎？當年痛漢族之凌夷，憤胡虜之肆虐，欲吞之以忠義之氣，其亦鬱鬱於斯乎？兆奇猶健在，叩以翼王軼事，津津而談曰：「翼王自出兵六島，未嘗歸故里，惟王叔昌茂于太平四年，回尋其媳，媳已改嫁胡某，胡匿之，昌茂怒，將臨以兵，胡恐，乃歸之。昌茂遂挈赴金陵云。」此事有類漢宣帝之尋故劍；然翼王竟不再醮婦為嫌，仍迎之正妃位，則較之今之賢豪一富貴即別覓寵人，而置糟糠婦于不顧者，其德量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矣！又翼王戰敗後，曾遁匿于某

荒祠，題七絕一章於壁上，誌其感慨。茲并錄之，以証清軍謂其被俘寸磔之非事實焉！詩云：「江山如畫國魂空，大渡河邊戰血紅，寂寞荒祠尋短句，夕陽駐馬弔英雄！」此外，翼王致曾滌生七律四章，曾讀之，嘉其才志，爲退兵避道；詩載太平天國文藝中，茲不錄；錄未載之七絕一章，亦致曾者，詩云：「支撐天柱費辛艱，垓下雌雄決一韓，試看樓槍天下掃，夜深慘澹斗牛寒。」——其意蓋以國士視曾，而惜洪王無漢高之量！韓彭之被戮，與東王北王之自殘，同一歸宿！然則翼王果欲以漢高自居矣。

濠定西沙河壩農民高姓，藏有翼王兩稿一束；其中有遺唐都督友耕一書，或謂友耕即唐之祖。果爾，則唐石因緣，當爲事實矣。茲錄其書云：「竊聞求榮而事二主，忠則不爲，捨命以全三軍，義或有取。達生逢季世，抱膝蓬廬，跡跡海濱，何心問事？乃承天王洪，東王楊，疊續幣聘，不禁幡然，拔諸草茅，驩同魚水，膺將軍之重任，冒翼王之符銜，身受國恩，不爲不顯！故爾效命戎伍，創業江南；但賦性直梗，不將順左右，遂使其身，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所以拜表聖聰，專主闔外，秉旄仗鉞，以清寰海，義旗所到，簞食壺漿，致浙江錢塘，開門納款，人民安堵，鷄犬無驚！南向以報，命將守城，其時都督軍門向，并盛與中堂賽等，皆帶甲數十萬，弄兵九江，時擾攻擊，故達不得不與爭衡。爰命左總承恩人，都督李等，偏師直搗，向衆奔殂；而武昌巡撫常，倉皇失守，殃及居民，血滿長城，屍填湘水！達物與民胞，視猶赤子，不忍着生之塗炭，爰招安于全省；嗣則山東捻匪，聚衆擄掠，因與國家接壤，憂及至尊，時朝廷方有向軍門之警，匪遑離局，使兵部侍郎胡商，發詔遣達，剿滅醜兇。達命府州，各守境界，身統雄師，秋毫無犯，介冑可風；士卒爭先，摧枯拉朽，一月三捷，勝兵所指，至于天津，否識天災流行，下元甲子，湖浙之間，旱蝗迭

李烈鈞

三一八

起，四境流離，三軍飢餓！達訓練強兵，屯田于野，可謂盡心。兇荒不已，奏聞江南，棄却湖浙，都陽一戰，心胆俱裂，潛師廣閩，路經貴筑，滇雲杜君，助糧萬斛，誰料入川，將填溝壑。嗟吁哉！唐都督，想達自桂林郡紫荆山，從二主起義以來，開闢江南江西浙江兩廣之地，經導山東以西，河南河北湖南貴州雲南諸省，前者身經百戰，必勝必取，未嘗敗北；今至益州之建寧府，遇田父引我軍至于絕地，前阻大渡河，後阻金沙江，左碍小河峻嶺，右碍鐵宰高山，兵不得展旗，馬不得連轡，此法之添灶，而天數之亡我也！且都督大軍阻其前，小河千戶斷其後，兵疲食盡，烏江之敗，何以異茲？達念有辱朝廷命將之意，業令妻子投江，然後并五週孩子自刎！適接楊游擊來營，言都督仁義，并滿清無加害之意；如果賢台奏准當今，許全達部，為謀生計，併任達遁跡空山，優遊卒歲，則達必遵命離軍，俾其休息；否則背水一戰，以馬革裹屍，而報我二主昔日之恩云爾！書不盡言，謹俟來命！太平天國癸亥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書。」

## 李烈鈞

在民元二年，威鎮贛江，使一世之雄，如袁慰亭者，為其震悚；而革命集團之國民黨，則倚作長城，不為惡勢力所屈撓；其人即李烈鈞（協和）是也！

李籍江西武寧縣，少負奇氣，長兼文武才；讀書小學時，與羣兒戲，恆自傲古劇中大將，施行軍法，部勒羣兒，而于賞罰黜陟，靡不符宜！里黨長老觀狀，歎曰：「此兒固將來郭汾陽李臨淮一流人！第國家將為兵事所擾攘，人心趨向武烈，亦可於是徵之矣！」迨弱冠，負笈東瀛，投考士官學校步科肄業。同學中有

蔡鍔（松坡），唐繼堯（莫廣）等，群英薈萃，課暇輒抵掌談國事，僉謂：「異族專制，政府儼同穢墟，非協力推翻，不足救國全種。」於是經黃克強之紹介，加盟孫中山先生之興中會（旋改同盟會），共謀積極革命。嗣孫鑒於惠州河口瀏陽諸役，革命軍皆爲清兵挫敗；知欲達到成功，必須自軍隊革命化入手。因於李蔡唐等卒業返國時，授以密計，俾籌發難基礎。蔡唐等於滇軍中，積資至協統標統，李亦獲管帶職。兵權在握，革命進行益易，方擬發難間，霹靂一聲，武昌之義旗突建。李等得報，遂舉滇黔響應之。李復組北伐軍，自湘援鄂。旋受南京臨時政府命，以江西雜軍競權爭利，至爲殃民，俾任都督，適歸整理。李亦曉會桑梓，猶處火熱水深中！天職所迫，特率部星馳歸贛，就職後，或懲或勸，費盡心力，閱一月餘，始將各雜軍悉驅就範，而閩閩安堵，民庶攘熙，全贛數十縣，遂漸復呈昇平景象！詎共和成立，袁仇民黨，既明戮張振武，陰刺宋教仁；復大舉借外款，擴軍購械，備掃蠹民黨勢力。李大憤，聯合湘皖粵諸督，飛檄討袁。袁乃先發制人，嗾李純王占元輩，進攻九江。李亦陳軍湖口禦之。激戰數次，李純部幾潰不成軍。蓋贛軍經李嚴練，作戰恆以一當十，而部將林虎，尤稱謀勇善用兵！故聲威所震，北軍皆披靡也。袁旋大益兵，并南取金陵廣州，斷民黨軍之連絡。至是李知革命之形勢已非，且不欲久與掙扎，以糜爛贛民；遂解散所部，而挈眷赴滬上，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加嚴紀律，以冀再舉！迨民四，袁欲帝制自爲，嗾楊度等，設籌安會，假民意勸進。五年元旦，改稱洪憲皇帝，先是蔡鍔既解滇督職，被袁調京，任以經界局督辦。顧終忘蔡爲革命健將，常派探監視之。蔡亦深自韜晦，於籌安會亟表贊成外，並毅然領導將軍府各將軍，具請願書，促袁早踐帝祚。詎雖如是，袁仍飭警搜索其家。蔡乃僞與其夫人聞，宣告離婚，

其夫人含悽赴津，蔡因益沉溺妓院中，妓小鳳仙，殊穎慧，設策助蔡，化裝逃滇，滇督唐繼堯迎之，立宣布討袁護國；由蔡率第一軍，遼川北伐，更由李率第二軍，與桂軍會攻湘；威聲所屆，川湘景從，袁聞耗，憂憤而殞！黎元洪繼總統位。黎固庸才，政權仍落北洋軍閥手。於是孫總理未幾復有開府西南，護法靖國之舉；李以民黨宿將，孫倚之入贛，謀北伐。維時限於經濟，糧械兩缺，李率部轉戰達贛南後，以接濟不至，不得已仍回兵。是役雖無成功；然而北洋系自此知民黨軍不可侮，終孫之世，不敢加兵西南，則李當時數戰之力也！名流某，嘗論現代軍人之才略，謂：「用兵如駕舟，其舟材木堅良，帆櫓完備，而水手繆伏，又曾歷經訓練；則誕登彼岸，自易爲功。至若駕破舟於風浪之中，所助役者，更屬倉卒糾集；則斯時也，即欲舟之不覆，亦誠非易！李之爲將，其較難于人處，正與撐破舟同；顧所成就，每每震動一時！俾兵精餉足之軍事家，且自嘆勿如！故居今而言名將，李實堪首屈一指也」云云。此論良可爲深知李者。

九一八事變既生，政府爲謀精誠團結，共赴國難起見，爰乃大開言路，期獲一救亡圖存方策。李遂以中央黨委資格，建議曰：「國家此時，宜取消一黨專政之局，俾各項人材，平流並進，均有參政機會；尤須提前結束訓政，實行憲政，庶國民能行使政權，共謀禦侮之道」等語，一時傳誦，惜乎環境窒礙，政府未能實行耳！迨一二八之役起，李又電行行政院長汪精衛略云：「昔日之政權在介石，今日之政權在先生；然則外侮憑陵，何以禦之？金甌殘缺，何以補之？人民困苦，何以救之？赤氛徧地，何以平之？凡茲數端，實今日切膚之患，待援解厄，更已迫于燃眉，倘再敷衍因循，恐大好河山，將不復爲我有矣！」此電沉痛剴切，讀者甚爲感動云！

信陵君醇酒婦人，韓蕲王湖堤驢背，英雄不得志於世，遂皆有托而逃；則李之爲妓理裙，風流自賞，固亦美人香草，鬱憤藉抒者也。蓋李性嗜色，頃眷一妓，妍媚鮮儔！曾共遊西子湖邊，爲之整理裙履，既而笑謂妓曰：「七尺昂藏，今竟爲汝折腰矣！」其豪放不羈也如此。張愔僧君有詩紀之曰：

不惜昂藏七尺身，游縱久已倦風塵，英雄別有真懷抱，不愛江山愛美人。

整裙拭履獻殷勤，西子湖邊佳話新，贏得美人成一笑，風流端屬李將軍。

李子贛鵬，少年跳踉，恆隨一般狎友，酒食游戲；事爲李悉，憤其不肖，乃於滬報刊啟事逐之。嗣經戚友說項，俾復父子關係。李仍堅拒不允。近聞與李有舊之某君言：「贛鵬已知悔，現爲隱居泰山之馮煥章氏所收置；且每日親授國文，令其攻研」，而事實經過，述之頗堪嘔噓也。

贛鵬年未及冠，曾肄業滬上公時學校，及聖約翰高中。因李年逾不惑，愛之甚篤；於是金錢揮霍，曠課成常；而舞廳歌場，遂視作臨時教室，對於學業校規，置若無睹。學校當局，乃將其除名。至此，李始知其子，游蕩成習，非嚴加管束不可。無奈贛鵬野性難馴，父有訓斥，每加反抗。李不能更忍，乃生驅逐之議；而贛鵬竟頑梗如故。在李初僅欲其改過，承認自新，即可打銷前議，留之在家。至是報紙廣告，遂不得不登矣。

贛鵬自離父居，流浪街頭，不數月而金盡，食宿無門，狀極狼狽！情況復爲李聞，骨肉之念，油然而興，輾轉籌思，忽得一策；即函馮請代教子是。蓋知馮訓練部屬，素稱嚴格有法也！馮果報諾。於是李命家人，四出訪子，逾一週，獲之於某遊戲場所，強曳以歸，禁諸斗室中，凡三日夜。李始躬携其赴泰山五賢祠

邵 力 子

三三二

交馮，再拜而別。馮以治軍手段，約束贛鵬，稍有違忤，輒令長跪，甚至剝袴笞臀，予以痛懲，一再而三，頑劣之贛鵬，漸由野狼一變而為馴羊矣。至是馮乃命其誦讀古籍，子曰詩云，書聲朗朗，馮亦顧而樂之。

李近於武寧故居，建築亭館多事，以為免裘之所。各地知交，爭撰聯語致慶，李固亦能文章，閱之技癢，因自撰一聯云：「短褐單衣臥雲表，千山萬壑入懷來。」寫情寫景頗佳，而植品之高，含量之宏，亦可於詞氣中見之！其外李友鍾辟生之「風月兩閒，彈指有華嚴世界；江山並美，倚樓作縹緲神仙。」古霞之「山水笑迎人，爭戰歸來圖畫好；園林仍識我，詩書悟後菜根香」二聯，亦皆各有精采，足為園林增色！

李亦能詩，曾見其民十五年，過雁門關一詩云：「朔風蕭瑟送斜暉，塞上依然景色唏，駐馬關前憑眺望，春來幾見雁南歸。」悲抑蒼涼，頗有美人遲暮，烈士窮途之嘆——按關上舊有李牧廟，牧當年北拒強胡，西禦暴秦，允足使弱趙增重！祇以閹寺讒毀，致賈恨而歿，自壞長城；與岳武穆千古同慨！李既為牧苗裔，途出斯關，當然生風淒塞上，雁不南歸之感！所幸李現雖英雄無用武之地，然猶能湖上逍遙，如韓蕪王當年策蹇尋勝故事，矧身膺中委，果有良謨嘉猷，足裨于國，仍可貢之政府，以冀施行！則是究其遭際，殊優于牧多多也！

邵 力 子

西人稱新聞記者，為「無冕之王」；又謂「記者之一枝筆，足抵毛瑟三千」；則其對記者之尊禮，與認記者能

力之大，可云至矣，蔑以加矣！然返觀我國今之記者何如？其以言論越軌，致陷刑戮者，或尙有人憫其遇！而藉新聞以獵官階，其人品已斯下！至若挾人陰私，敲詐金錢，作有文無行之明証者，則直無賴子矣！記者而如斯，無冕王之謂何？宜乎社會每加以唾棄也！惟是道在人爲，士貴尙志，騫駘群內，豈無神駿之驃騮；雞鶩隊中，或有矯矯之鸞鶴，則新聞記者之大有貢獻於社會國家者；即余所知，其人數亦殊匪尠！而揆其臻此之由，斯實我民族，涵泳于孔教者久，道德制裁，猶強有力；苟非習爲下流，必求有以自見。而生具賢豪之質者，作驃騮，作鸞鶴，馳蹄錦陌，奮翼雲衢，使彼鶩駘與雞鶩，惟翹首跂足，駭汗瞠眸，而莫敢測其所至焉！如此者姑無遠徵，即現時國民黨中，嘗從事記者生涯之于伯循，葉楚傖，戴天仇，邵力子諸人，均可以當之而無忤。

邵曾主編上海民國日報覺悟一欄，時當五四運動之後，新文學方勃興，頑固之古文學家，亦正出全力以事反對，社會之愛好文藝者，幾至目迷五色，莫知適從。邵本新舊學術，俱有研究；然知潮流所趨，萬夫莫遏；且認爲復興中國，尤非新其文化，使與時勢相應弗可。爰乃明標新幟，爲新文藝之鬪士張目；而新文藝鬪士，亦如江海朝宗，萬流歸源，應徵之稿，雪片飛來，珠璣萬斛，美不勝收！其中含革命性之作，幾於十篇而九，故當時人士，莫不知覺悟實爲國民革命之急先鋒焉。

民十五年秋，蔣總司令介石，既率國民革命軍，會師武漢，收復贛寧。邵亦奮袂從戎，任總部秘書長職，飛檄揮函，文情并懌！時或參預機密，貢獻方策，亦恆深中肯綮，卓有成功！時人至稱其所撰擬，雅具蘇海韓潮之勢！蔣之倚重，良有以焉！



## 邵 力 子

三二四

九一八後開發西北之聲，洋溢于國人之耳。國府以邵才閎學富，責任心特重，遂令任隴省主席，俾作開發工作之預備。邵蒞任之始，華路藍縷，殫精建設，雖政教各方，均較進步；顧爲形格勢禁，邵猶恆有不如預期績效之感！蓋隴省經兵匪旱疫交迫之後，民衆顛沛流離，亟待拯救者至多！邵每次出巡，即有疲癯殘廢之民，遮道呼泣，如疇昔攔輿告狀者。初猶以爲此乃西北民情錮蔽，故偶有此等現象，不免撫慰有加，允爲設法賑濟；詎意民衆所訴，并非天時地利之失調，而望賑濟！乃爲人慾橫流，造成暗無天日之環境，一般人以爲最爲民患者，莫過於匪；但隴省之大患，却屬名爲剿匪安民之兵。邵雖明瞭于此，然試問一手無斧柯之文官，又豈奈此趙桓桓之武夫何？敷衍尙且不及，焉能從事整理。

又邵每向隴省紳耆，談及開墾樹畜等政策；多戚然答曰：「開墾樹畜，均爲養民要政！但非所語于吾隴，因勤勞而有獲，反致謾藏誨盜之憂，本來我輩民衆不犯法，不欠賦，似可度安定生活矣！但一般軍隊，除間接向縣府逼索捐款外，更常直接征發，稍有不遂，拷打隨之，或竟任意燒殺，直令村里爲墟！故每一村落數百家內，僅數十家能以存在，而此存在之數十家，亦必牆坍壁倒，杼柚久空。如是果事開墾樹畜，亦無非爲軍隊作牛馬耳。」

邵夫人傅占梅，本一不櫛進士，且有賢妻良母之稱！其子志剛，初肄業復旦大學，對課程亦極努力；旋送莫斯科中山大學肄業。旅莫未久，與某女發生戀愛，「艷福幾生修得到」，頗爲同學所羨稱！詎志剛一日偕某女，偶作湖上之遊，不幸舟覆，女竟溺斃。志剛得救後，恒書空咄咄，抑鬱無歡！十九年歸國，論婚于某氏，已有愛的結晶。復得乃父之助，赴歐留學，不意忽以被暗殺聞。玉樹摧折，邵夫婦聞之，幾有西

河喪明之痛！或測志剛遭禍之原因，定與某女戀情有關，然歟否歟！刻尙莫能証明也。

國府准邵辭隴省主席後，以其祭材，未便置諸閑散，用復任主秦政。秦亦當災歎之餘，人民困苦，不下於隴。邵蒞任後，幸能與駐軍合作，故政治日有起色！去歲請假南旋，爲其先母及先室經營葬事，戚友所致賻金，在南方接受者，移充棠陰農村小學經費，在秦所接受者，捐作西安女子職業學校建築費，在隴所接受者，作爲甘肅省救濟院助款。事竣回秦，筵謝贈賻友好，邵即席發表意見，略謂：「余此次營葬，力矯舊日惡習，對於先母及先室生前事蹟，既未徧徵像費，葬時只擇日期，通知親友而已！親友有賵贈者，一律捐爲公益事業之用；蓋余深慨我國邇來亟待興辦之事業太多，公私財力，咸感支絀，爲補救計，惟有黜華崇實，移緩濟急，節可省之糜費，作共同之維護，方克有濟于事。因是以身作則，藉挽頽風！并盼社會先覺之士，對於婚喪喪葬諸務，群起撙節浮費，補助公益，則化無用爲有用，社會亦蒙福匪尠矣！」

又聞邵因此番葬務，對於社會人情炎涼之處，發生無限感慨！曾向其至交某某云：「現代人惟尙勢力，何謂感情？直可不顧。如余家此番喪葬，收受賻儀一節，即可証明。蓋余前任總司令部秘書長時，一般人以爲余與蔣公接近，乃極向余聯絡，故當余與傅女士締婚，事前并未宣傳，尤未大登廣告，即婚柬亦發出極少；然送來之禮，已達萬份，現金之收，亦有七萬；於是開支之餘，盈數甚多，乃悉以之充公益，間接受惠者，當不在鮮；今年爲先慈安葬，曾徧登廣告，并聲明所收奠金，概作興學之用；詎應者寥寥，所收現金，不及三千，且大都係幃幃之屬。昔日我無惠于人，今日亦無損于人，同一我也，不過昔爲總部秘書長，彼等有所請求；今爲僻省光桿主席，於彼等無所利用，因即置若罔聞；世態之炎涼若此，可勝浩歎！」

章 士 釗

三二六

「總觀邵言，則古人所咏「人情閱透秋雲厚，世事經多蜀道平」之句，不啻獲一註脚。然而即邵今所收賻金論，爲數三千；雖較其昔之賀儀七萬，相懸甚遠。揆其原因，自由光桿主席之勢力，不及總部秘書長；但若退一步言，使邵今猶度其新聞記者之生活，無論有婚或喪，恐求如此之三千，且莫能致矣！嗟呼！翟公爲廷尉，則車馬盈門；及罷官，則門可羅雀，人生勢利之見，振古如茲，於今爲烈！夫何憎乎世俗蠅營狗苟，以求富貴也哉？」

章 士 釗

近見友人犀君所執紈扇上，寫詩二章云：「深宵越國聽關籌，觸眼題名新義州（過安東境，即朝鮮新義州），幕府聲威存廟貌（武壯祠堂猶在），使君功罪記從頭（謂洄上），人亡何怪邦隨殄，法峻而今力蹙遑，滿路白衣高笠客，爲憂爲喜緒難抽」。「此邦風物似長沙，盡日車行見水涯，矮稻綠衣紅面女（韓女喜衣紅），小松青拂白人家（韓人室白），河山破後猶聽好，禾黍歌殘慘莫嗟，整幅天然谿谷畫，馬關西望別情賒」。詞意清麗，寄託遙深，疑爲名手所作，迨觀下款，則赫然「孤桐」二字也！孤桐爲長沙章士釗行嚴之別署，世多知者，詢之犀君，果云誠然。余乃進而叩及章之生平。犀君答雖弗詳，要亦足見一斑，茲錄之如次：犀君之言曰：「余之識章，記在其辦甲寅雜誌之時代；因一日，余偶至其甲寅俱樂部中訪友，友亦政客也，介紹與章晤談後，乃覺其風裁峻整，學識淵閎！雖伊時已不免馳聘角逐於政治舞台；然致力邏輯及墨學，孜孜兀兀，仍不稍休，固猶是書生本色！此扇即晤談之翌晚所寫，渠當年朝鮮道上所作。亦可云余

之交際史中，值得特記之一頁焉！余與章交久，并因以識其夫人吳弱男女士，吳爲廬江名士吳彥復之愛女，亦當代僅有之巾幗奇材也！初，清政不綱，頹廢盈朝，才傑之士，爭言非變法維新，不足圖強禦侮；然舊勢力正盛，相激相盪，遂形成新舊之爭。彥復與譚嗣同，丁惠康，陳三立，同以名公鉅卿子，而倡言新政，時人合稱之爲四公子。嗣同死于戊戌之變，新黨勢敗，彥復亦幾被禍，乃浪游海外，以詩酒自遣，所著北山樓詩文集，爲世所傳誦，餘事作詩人，談者傷之！彥復有過馬關一詩極佳！詩云：「萬頃雲濤立海灘，天風浩蕩白鷗閑，舟人那識傷心地，遙指前程是馬關」。近出版之國語教科書，曾採入之。

弱男幼慧，思想復受其父之薰陶，并無尋常閨閣氣；嘗負笈讀書于滬上，攻外國文甚力！幼時字合肥李文忠公之猶子某，至是乃移書與其未婚夫，略謂：「人貴自立，不可徒席餘蔭而自封。」書達，不報，復爲書激之。某感悟，欲出就學，而家庭不可，忿而自裁，急救得不死。其父怒，謂：「彥復，君女且殺吾子。」兩家之婚約遂解。時風氣未開，兩家又皆鐘鼎簪纓之世族，海內人士，動色嗟嘆相告，以爲倫莽之變！然至今視之，弱男見解之澈底，不負爲名父之子矣！婚約既解，弱男益攻苦，學大進，偶遇章于天津，驚其文，又心儀其人，遂與訂交。章少孤，賴母夫人劉鞠育成人，劉慧而賢，既早寡，食貧撫孤，數十年如一日！章亦天資卓絕，又能刻苦爲學，故聲華漸著！劉死，章哀毀盡禮；餘杭章太炎爲撰無卯傳，闡潛發幽者甚至！章遂自字士釗，釗者有金刀而無卯，蓋所以紀念母夫人劉也！章既留學海外，見聞益富，多識當世之賢豪，於孫中山先生雖有相當之敬意；但未一掛黨籍；孫組同盟會時，曾有人勸其加盟，章以生平不願有黨籍辭。章太炎時未脫黨，亦極贊成其入會，乃介紹弱男與之訂婚；因弱男爲同盟會中健者，且

## 章 士 釗

三二八

夙爲章所欽慕！意或能藉其力，一變章不參加黨會之宗旨焉；詎後終無效。孫亦以「人各有志，」不欲強焉而罷。惟章在當時，雖未入黨；然與黨人固極接近，且願任同盟會機關報之蘇報主筆，所發表之革命文字，又極熱烈警闢；第以未嘗被逮入獄，如章太炎鄒容等，故外間尙鮮知者。章寒峻士，無意攀附高門；結婚後；閨房之中，有磋切之樂，加以力自策勵，遂有今日；故其伉儷之情，老而彌篤也！弱男初留學于日，既乃偕章赴英肄業，故英文造詣益深！嗣生子三人曰：章可，章因，章用，年相次，均留學於英倫，且均穎慧如其父母！弱男每笑謂親知云：「三兒情皆丈夫子，若得一女，吾更以明珠犀角視之」。初婚時，彥復贈奩田甚富，章笑曰：「豈有章士釗，而賴婦財爲活者」。竟却而不受。吳氏亦不相強。福緣慧業，至竟雙修，固今世之佳伉儷哉！

章叔辦甲寅週刊之初，嘗自署曰「秋桐」，蓋其北平厲宅院落中，有桐一株，修幹清陰，亭亭如蓋也。嗣有人言，院落中花木宜雜植，一木在口中爲困，桐不宜孤生。章笑而不答，乃改其署爲孤桐，則有嶧陽之感矣！段合肥任執政，慕章才名，徵之爲司法總長；時陳獨秀胡適之，方提倡白話文，男女同學，性道德解放，又承五四五卅兩大運動之後，學生界號爲多事，名賢長德，相顧嗟惜，而莫敢誰何？獨章悍然抨擊之，議論雄快，當者披靡。又以寅年於十二支屬虎，遂獲「老虎總長」之雅譽！段亦喜其勇，乃令兼署教育總長。謂章必能整頓學風也。然卒釀成三一八鎗擊請願學生多人之慘變！章亦因過于操切解職，不竟厥施，時人或惋惜之！記章伊時鑒於學風不良，對客恒發激論。謂：「現今之學校，素質腐惡，無以復加！如或設喻，則學校直可謂爲糟甕。縱學生本來純潔，但一墮落其中，即難免被其糟壞，而爲同一腐惡！

因是之故，本人忝爲教育總長，所有子弟，亦惟送之私塾，不願使入學校。蓋私塾縱不能訓之成賢能，然亦決不致壞之爲腐惡也」云云！其對於學校，深惡痛絕至此，雖似過激，要亦現代之學校教育，瀕於破產致然！否者顧名思義，章亦何致以主管學校之人，而竟大開倒車，提倡私塾也。於茲，記者嘗對教育，有一陋見。概言之，即請政府取銷普通學校，增加專門學校，是也。蓋以「我國教育經費，近年困難已極！致各學校之設備，多屬因陋就簡；其于普通教育，尙無大妨，若專門教育，未免無效可言。更察我國近年之需要，以物質建設，均亟須人材故，專門教育之關係，既較重大於普通教育。而經費困難，亦實無并營二者之力，故爲應付現狀計，惟有權緩急衡重輕，而將普通教育，取銷官辦，所節經費，皆用以辦專門教育。如是，人材蔚起，國家之物質建設，自亦因而勃興矣！至於普通教育，官辦雖行取銷，然可責令地方法團，繼續公辦，抑或提倡私塾，俾遵國家規制，自行辦理。國家但須按期舉行考試，凡學生程度，能及何種之格，即予以何種証書，認爲畢業。如是，國家無銷耗普通教育經費之損失，而有養成普通教育知能之利益，即天才與勤勉之學生，亦有不拘年限，從速畢業之快意，不致如現時學校，無聞智愚，均使平流并進，而阻礙才勤發展之機，則所謂一舉而三善備者，此也。」茲事體大，是不過發其凡耳，妥善辦法，自當專論。

民十三年春，孫中山先生爲力爭開國民會議而北上，不幸大志未償，鉅星倏隕！當國人爲開追悼大會于北平中山公園之日，章亦有輓聯一副云：「景行有二十餘年，鄙著述興中，跡掩鄭洪題字大。」立義以三五爲號，不才無黨籍，追懷蜀洛淚痕多。」論者雖嗤其於義過隘，而服其辭之辯！或謂章所爲政論，當時以

章 士 釗

三三〇

擁段執政故，自不免情感迴護之處；然能假藉法理，以圓其說；而政治眼光，尤多獨到，則似未可一概抹煞。矧段之賦性剛毅，人格崇高！章之輔之，亦不能謂爲無識；昔人有云：「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故吾人果得知己而事，惟當竭力致身，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不能逆觀，亦不必逆觀。則章之事段，功雖未成，要不可不謂爲明良際會，水乳交融，確然一代之嘉話焉！

段下野後，章亦隨之隱居津沽。養晦韜光，益以著述自遣！洎民十八，始因張漢卿之徵聘，束裝出關，主敦東北大學，循循善誘，極受東北人士之欽崇！九一八變起，東北糜爛不堪，遂倉皇南下，懸牌操律師業於海上，以宏文雄辯震一時！巧其任辯護者，戶限爲穿；陳獨秀猝入邏者手，知交環視，而噤無一辭。章毅然起，爲任義務辯護，所爲文洋洋萬言，鞭辟入裏，海內外爭誦之！顧章與陳之政見，絕不相容，一旦急難，居然援手於不測之淵，斯亦奇矣！嗣陳卒賴其力，得免于死，而判徒刑八年；於是人乃謂其由「老虎總長」，一變而爲「老虎律師」焉！

記者曰：「蘇報爲遜清末季，本黨最早之言論機關；章曾服務其中，同時之主筆，尙有吳敬恒，汪文溥等；而章太炎則與蔡元培，蔣智由，鍾觀光，僧宗仰諸人，翹辦中國教育會，作學生之後援，常以言論向蘇報發表。至於鄒容所著革命軍一書，係刊廣告於蘇報，而蘇報亦於介紹欄，爲文以張之，書出，觸清廷之怒，密電江蘇大吏，飭上海道令會審公堂，逮捕章太炎，鄒容，龍積之等七名，并封禁報社；嚴訊結果，原擬將七人永遠監禁，嗣以民氣激昂，領事團亦持異議，相持不決，乃移京交涉，始改判鄒容監禁二年，太炎監禁三年，罰作苦工，限滿開釋，驅逐出境，龍積之等省釋。鄒容於出獄前一日病歿，太炎至期滿始出

獄。又蘇報之叻辦人，爲胡鐵梅，用其妻日本女子生駒悅出名，在滬日領署註冊。未幾，由陳範出資購得，陳爲贛省知縣，因教案落職，憤官僚腐化，思以清議救國，主張始屬保皇，繼變革命，因而改聘章士釗等入報社主筆，遂與本黨發生關係。附誌于茲，藉備將來著黨史者之採擷焉！

## 何海鳴

清末漢上各報，主張革命之旗幟最鮮明者，厥惟大江，爲詹大悲，何海鳴等所組織，何即編輯也。何以撰「大亂者天下之妙藥也」之時評繫獄。至武昌首義，始獲脫。乃與胡瑛，詹大悲等，組織漢口軍政分府，以爲革命軍之籌餉，練兵，宣傳，輸運機關。迨漢口爲清兵陷落，於是何等皆遁滬。癸丑二次革命，黃克強起兵於南京，前鋒旣爲張勳，馮國璋等所敗，黃遂出走，南京乃成羣龍無首狀態。會何與韓恢等至，單身入都督府宣布二次獨立，第八師陳之驥派兵入府，佯請其議事，遽禁錮之；詎八師中下級軍官暨士兵等，多贊成何說，鼓譟至獄，出何輔之。於是何即以江蘇討袁軍總司令自居，而發號施令，迎敵張馮矣。慶戰約一月，互有勝負，書生能軍，遂蜚聲於華夏！嗣因衆寡懸殊，南京終於不守；然何猶能振旅而退，不致潰禍民間，爲革命軍留一良好印象，則其才勇，亦殊可欽也！

何衡陽人，字一雁，別署求幸福齋主，初投湖北陸軍第四十一標充目兵，操課之暇，常著詩文小品，寄刊漢口公論中西各報，年青氣銳，漸露頭角，爲天門胡石菴所賞識！啟迪獎進，不遺餘力，何亦以師禮重胡，不敢自居於朋儕也。著作有求幸福齋隨筆，求幸福齋叢話談，行於世，提倡小品文最先，而尤以長短篇



## 何 海 鳴

三三二

小說爲最多，且最爲人所愛讀。或人有因其署齋以求幸福者，而譏之。惟余意何之如此，必係認爲天下大事不可爲，爰乃有托而逃；至於幸福之求，正爲人類公性，苟能物質享樂，弗妨精神慰安，則復何傷？倘能推己及人，爲群眾求其幸福，使於物質精神，均獲滿足，則雖孔之仁，耶之愛，佛陀之慈悲，又奚以過？果爾，天下後世人，且將加以頂禮膜拜焉！何夙明達有爲，其必不戾于吾言，而終有以符所望！則或人亦適成其爲叔孫武叔與臧倉矣。

何之小說，頗得繪影繪聲，引人入勝之妙！其長篇自以倡門紅淚，此中人等，足以獨樹一幟，不失爲有主義之作品！而其孤軍與黃埔血痕兩部，又因嫻習軍事，故描寫極精采可觀！尤妙者，爲其短篇小說集中之一個鎗斃的人，將各級社會，對於人生之心理，概用客觀法描寫出，而主要點復揭開禮教之吃人，惡毒不下於不公允之法律，洵屬別開生面之諷刺文字，其能傳世也必矣！

何現居津門，受津滬各大報之聘，撰述說部，並纂輯過去得意之作，顏曰海鳴叢書，擬分類付刊，都凡四百餘萬字，誠爲巨著！若爾，則何以矢志軍政之途，乃能專力著作，成此名山偉業；是雖軍政界之不幸，實屬文藝界之大幸！且其所求之幸福，或亦在此而非在彼，余尤將爲余眼福之飽，而大稱其幸焉！

何過去曾任都督及司令，顯赫一時，交遊廣盛；願以不重視金錢，依然兩袖清風！現雖重慶文字生涯，仍有座客常滿，樽酒不空之概；而舊屬尤多依之，何亦不忍遣去也！近更對友談及，將以「文字報國」，是固可覘其對於文字之興趣，然出諸今日之何，殆爲幾經自度之閱歷語已！

何生平惟有一事，足爲世人詬病者，爲民十五在山東任直魯軍之宣傳部長。但此中事實，乃迫于私交重感

情，始有此耳。緣張宗昌在民國二年，與何同日在南京分任師長，張以騎兵團長昇三師師長。何以總司令兼八師師長，有此淵源，故邀赴山東，但何本意，不過思藉此取得兵柄，民十六夏在徐州，已膺預備軍軍長之命。收容前線潰卒，重加訓練，以倉卒又失徐州。率衆由沛縣渡微山湖至夏鎮，經臨城回魯，知事不可爲，旋均辭去。後改任教育副監，而總監則張自兼，仍是訓練軍隊之作用。其用心，因仍在贊助民黨也。略述原心，吾於何氏，又何間然。

## 白崇禧

桂林之山水，甲於天下；而靈秀所鍾毓，才傑之士，亦復輩出其間！革命以還，卓然建大勛勳于黨國，而隸籍桂省者，其人孔多；若白崇禧健生，亦個中之一也！白生平多智計，行事能慎密於初，而堅毅其後，故每能達成成功，因有小諸葛之號！諸葛自況管樂，白亦極崇拜管仲之爲人，於其學說，殫精究討，務期見諸實行。考史書所載：「管子相齊，作內政，寄軍令，行軌里連鄉之制，而百姓通于軍事；」與桂省今日腐兵于團，腐將于學之旨，實相脗合！又管子設輕重九府，通工商之業，官山海，便魚鹽之利，山澤各致其時，使民不偷不苟；與今世風靡一時之統制經濟政策，又相近似。桂省刻正從事於此，以謀一省生產建設，其自以是書爲藍本焉。

白之治桂政策，法管以外，更鑒於我國民之生活，猶未脫農業時期；而提倡墾殖，實爲急需！近爲厲行此項計劃起見，特劃全省中心之柳州，爲墾殖水利試辦區，委伍廷颺主持其事，經營數載，成績甚優！當伍

白崇禧

三三四

于去年秋間，舉辦北流、容縣、岑溪三縣移民墾殖時，先期移壯丁數百人，從事建築房屋，開闢田地，區劃道途，及造塘開溝等工作，現已完成新村多處，每村備有碉堡，以資守望；其他凡農家應有之設備，莫不悉具，遠望之，樹木蒼蔚，阡陌縱橫，頗有蓬勃氣象！其移民方法：第一步，係移各戶壯丁，担任各項工作。第二步，始將各人家眷移至，俾助耕耘。現在人數遞增，三縣移民，已達萬餘；而所生產之物品，極爲豐盈，食糧外，尤多甘蔗馬鈴薯兩種，宜製糖酒薯粉，故該區主管人，正籌利用機械將此兩種產物，大量製造，向外推銷，藉以活動金融，培厚農村實力。此外，各縣亦因團隊有力，匪氛清肅，能以安居樂業故，頗現一種熙皞景象！較諸其他各省農村經濟崩潰者，實優勝萬萬！

過去之白，効力於黨國者，如德安龍潭兩役，擊敗孫傳芳軍，俾贛省悉入黨國治下，及南京危而復安外；西征唐生智，使武漢反動勢力消滅，北伐至於平津，以完成中國統一大業，尤爲他日史策上不可磨滅之助！白白一度失敗，回桂以後，惟埋頭于一省之建設與保育，對中央服從，（觀其最近堵剿贛匪，處處秉承中央令旨，不分畛域，使匪受絕大損失可見。）予外人視國者，以中國統一之良好印象，則是微頭腦明晰，人誠能「過無憚改」，及「見義勇爲」焉！

前有人曾漫遊桂省一週，謂該省政治，經白努力整頓之結果，確較本國其他各省，爲清明而有效率！公務員月薪極微，而工作則繁，即縣長一職，亦決無如他省就任一二年，即可獲資鉅萬者。所幸任期既長，應酬又少，衣食起居亦以上峯崇儉故，均不致過量消費；因此職業上既有比較安定之樂，經濟上亦無入不敷出之虞；故仍努力工作，而不肯以稍懈！或謂，亦惟其本省人能然，他省人則殊不願從事也！——至於軍

事，以厲兵於民團，故正規軍僅有三師；且漸趨向「徵兵」制度，即民團亦然。聞其民團以較普遍故，現並在役在鄉者計之，全省人數已不下百萬，將來果有戰爭，則此百萬健兒，立可荷戈赴敵；無養兵之費，而有多兵之用，實瘠小省份最佳之軍策也。

白近爲謀發展桂省經濟起見，於墾殖工商等業外，極力注重交通，現公路已徧達全省之村鎮，而電話郵遞附之；故商旅出其途者，莫不稱爲便利！桂省山水，本有盛名！國人往遊者寡，即由交通之阻碍使然。白氏茲舉，頗可招致遊人，而吸收其遊資；將來果再加以點綴與宣傳，俾與西方之瑞士山水並稱，則不但海內遊客，廣至其間，即東西洋之遊人，亦必絡繹于桂境，人傑而復地靈，殆不虛歟？

桂省民風強悍，向多盜匪；顧以山林叢錯，物產歉收；而防緝之軍隊，又復徧佈，故爲盜匪，亦非挾有技能，不易存活。相傳桂民至三十歲時，所業——士農工商——如無發展希望，則必傾其所有，（雖賣妻鬻子在所不惜）易爲現金，趨赴梧州，向大賭局中，作孤注之一擲；但無論如何？必須保留一槍械資本，以備後用。若幸而獲勝，得預期數時，必立即斂手，歸家復業，以圖下半世之優遊生活。不幸而負，必出餘資購槍，入山爲匪，以營殺人越貨之生涯。惟是賭之一事，勝者一二而負者八九，故桂省之盜匪，亦素來多于他省。盜匪技能，則以「滾山」及「放槍」爲最難，因之必須勤練。蓋如遇軍隊入山搜捕，力不能抵抗時，則須雙手護槍，屈曲其身，伺隙滾下以逃，雖懸崖深谷，危險萬分，亦必無傷方可；其放鎗則取臥式，以槍尖架足趾間，放之皆中斯妙；至于足不著履，竄走荊榛中，而無苦痛，則又非練習有素不能，昔任兩廣巡閱使之陸榮廷，亦即盜匪出身；所異者陸雖爲盜，尙具國家思想，掠劫目的，恆在越南之法入耳！

褚民誼

三三六

現桂省自白執政以來，認爲非肅清盜匪，不足以言生產建設，於是竭全力以組織民團，訓練民團，俾其有力與軍隊合作，從事防緝盜匪嚴厲清鄉；加之民生優裕，盜匪絕源；故桂省漸有承平景象焉！

記者曰：「新廣西之聲譽，今日已傳徧海內！惟據深知其內幕者言，廣西之優點固多，而缺點亦復不少；如諸領袖黃旭初等，雖能精誠團結，力求治平。所惜任上下媒介之中間階級，——如公務員等——從中欺迫民衆，未能本政府革新精神作去，致招下層群衆之不滿！又如受世界經濟恐慌之影響，農村民衆，亦不免於經濟破產，而有流爲遊民與匪盜者。（廣西在表面上，似已匪盜絕跡；其實不然，因社會經濟問題，不能澈底解決，匪盜即終于不能消滅也。）又軍訓與民團，爲廣西對于民衆武力之兩個基本政策；民團效果似佳，而軍訓則否；因接受軍訓之學生或公務員，由于『重文輕武』之傳統心理，加以其他複雜原因，（如體之欠強或不生興趣等）遂敷衍塞責，以致曾受數年軍訓之高中畢業生，其軍事學識及技能，直不及一普通士兵之班長，則『廬將于學』云乎哉？所幸諸領袖，既知和衷共濟，復能接受批評，對此諸缺點，現正力謀補救；是其前途，終較爲有望也！」

褚民誼

褚字重行，浙之吳興人，留學法國時，初攻文哲等科，嗣舍而改入史太師堡之醫科大學肄業，竭智殫精，務求深造，乃理頭於生理，病理，藥物各學，研究六年，發明醫術，足福利人羣者多種；並著有免陰期變論一文，因獲醫學博士學位，法醫界競讚譽之。

褚生平雅度雍容，處境雖極艱危，亦恆怡然自得。如民三袁項城當國時，嫉視民黨，每肆慘戮，偵謀徧于海內，黨人稍有鋒鏖者，輒遭逮禁。褚嘗一度被羈于安慶軍獄，幸皖督倪嗣冲知其名，優待之。因是褚日集難友作竹城之遊，有時酒酣耳熱，則引吭高歌；至于飲饌器用，亦尚精潔，所最難堪者，無行動之自由耳。如是約一年，其同難友，莫不抑鬱悶損，或成痼疾；褚獨能處之泰然，且慰衆曰：「吾輩革命家，最貴胸懷壯闊，意志堅凝，于拂逆險危之來，能忍人所難忍方可。茲地有食有衣，有書有友，吾輩居之，視作學校，或視作旅廬，則樂且無藝矣，又胡事戚戚爲？」其曠達如是，蓋亦自修養得來也！嗣其難友多被害，而褚竟延至洪憲歿後獲釋，虎口餘生，亦云險矣！

民八九之交，與蔡子民，李石曾諸人，要求法政府，歸還庚款一部，創辦中法大學於里昂，募勤工儉學生留法，以期促進中國之文化。經同志推任中法大學校長，在職時期雖短，校務成績尙優！歸國後，曾任廣東大學醫學院長數年，迨蔣總司令介石組織東征軍，被邀充總指揮部軍醫處長，國民政府成立，乃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兼衛生部長。旋衛生部因縮減政費改署，褚辭職，未能竟其設施，至今識者猶惜之！

褚近以才爲行政院長汪精衛氏所倚重；而獲任院秘書長一席，以其精力超人，且屏絕不良嗜好；故於治政之暇，爰習太極拳劍，期強筋骨，益精神，和血脈；聞其師承，爲個中更有深純造詣，而類乎說部中之一劍俠；故褚之技能，足與劍術名家李景林，拳術名家馬良相伯仲！因之提倡國術（即拳技），不遺餘力；而淞滬長城兩役，大刀隊果獲美譽後，褚遂結集同志，更唱「國術救國」口號，企謀國術之普及。

或謂今火器進步，已非鬪力時代，國術之提倡，實無若何價值？此言，殊不知偉大之事功，恆成于健全之

## 褚民誼

三三八

精神，而健全之精神，又實寓於康強之軀體；茲姑無論國術於作戰上效用如何？即試觀我國人士之體質，日以猥瑣，因而其精神，亦漸趨頹唐；於此，如不有以振興之，鼓舞之，殊不啻使病夫周旋應付于許多強漢之間，其欲免於事勢失敗，馴至生命克保也，難已！故為增進民族體育計，此種優美國術，亦當蕪其發皇光大！則國術救國，殆非虛語！褚等之提倡，豈果無謂也乎？

褚於娛樂，最愛平劇，曾以己之嗓音宏亮，宜唱黑頭，因之常與時下名淨，互相研究；前在北平，曾一度粉墨登場，引吭高歌，黃鐘大呂，氣力磅礴，梨園行亦嘆弗如！去夏金少山蒞首都，厲下關花園飯店，褚駕車往訪，幾無虛夕；至則恒以一曲清唱，藉作消遣，有不精到處，金更為之指導；而褚之劇藝，由是益進！會黃災籌賑，首都各界，演義務戲於明星戲院，褚被邀演其得意傑作，草橋關，渭水河二劇，扮相雄偉，念白精警，唱辭音發自丹田，淵淵如鳴金石，聆者莫不歡羨為得未曾有！謂為郝壽臣，劉永春。褚於書法，摹柳公權，有見之者，謂結構點畫，已得柳之神髓！

褚善騎術，蓄有良馬數匹，聞係其前歲奉中法考察團，赴西北時，甘省當道所贈予者。宋子文部長，每至南京，常於清晨，趁旭日初騰，花猶帶露之際，與褚聯鑣共騁於平蕪繡陌間，以吸納新潔空氣；時且鞭絲一揮，競其速率，打破南人不慣乘馬之俗諺！最近更糾同志，組騎射會，以習騎射。按射為我國古代六藝之一，孔子設教杏壇，列射為專科，故其門下文事武備之全材，如冉有，樊遲，子路等，均能卓著功勳，執戈衛國，後世文武分途，學士遂不能射，降至今日，戰爭趨重火器，而射之道更廢。然考東鄰日本，擅射藝者猶夥，其社會更設有射藝傳習所，以資教授。歐美各國，頃對射事，亦深注意，而加之仿效練習。

總此，足徵射在現代，仍自有其傳習之價值！蓋射之爲道，首貴端其形體，正其視聽，是與德育有益；次則鍛鍊筋骸，流動血液，復與體育有益；至若射求中殼，而技巧須焉，則與智育又有益矣！此僅就平時言耳，一屆戰爭，若鎗貫射法於鎗擊，子彈之發，必較未習射者準確；故褚等之提倡騎射，迥非徒驚保存國粹，取悅流俗者可同日語！凡我國人，其勿視爲河漢，宜力贊其成功可也！

褚充中法考察團團長，赴西北，抵迪化後，新人士知其善作隸篆，乞書者紛至，雖得寸楮尺縑，莫不珍若拱璧！褚亦有求必應，於各廳長省委，則爲書一聯。於民衆則仿孫總理遊東瀛時故事，各書「博愛」二字以贈。某廳長行素貪污，且人極齷齪，與對談，臭氣不可嚮邇。褚贈以一聯云：「不講衛生偏長壽，何必廉潔始作官」？某固僅識之無，受而懸諸壁端，以自炫耀，亦不知褚之譏己也。

褚遊巴黎日，有貴族某開晚宴會，褚被召，酒酣，舉行跳舞，主人請褚加入，褚微笑允之曰：「看我作中國舞何如」？聞者均表贊成。褚乃於樂聲鏗鏘中，卸去晚餐服，大打其太極拳，觀衆莫明其妙，乃嘖嘖稱羨不已！并聞褚在意大利，曾應某大學講演，講題則爲「國際和平與太極拳」，由此足見褚于太極拳研究有素，而嗜之成癖也！

滬上某大飯莊，懸有褚一聯云：「放開肚皮喫飯，立定腳根做人」。有黠者見之，仿其語亦書一聯云：「放開嗓子唱戲，立定腳根打拳」。轉贈飯莊，俾其補壁，亦諷而虐矣！

吾友榴園有詩讀之云：「何人更唱念家山？絲竹東山力盡殫！我愛褚公好男子，肯將色相示人間！」



石 瑛

## 石 瑛

三四〇

近之官吏，不標榜廉潔，而自能廉潔者，則前南京市長石衛青其人也！石名瑛，鄂大冶產，爲英國伯明罕大學冶金學士，精通化學，故任建設，極爲相宜。其留學比國時，值孫中山總理組織同盟會，至比招集會員，石亦參加。厥後事阻，石轉法學海軍，法海校有船上國防一科，禁止外生學習，石怒其私，乘暑假之隙，船上管理稍弛，取秘密課本，約同鄉多人，連夜抄錄，爲主者覺，中國學生，均被監視，經交涉始免，乃開除學籍，石離法赴英，改習化學，遂成冶金名家，歸國後在民十五年前，本以粉筆爲生涯；泊張知本任鄂主席，舉之長建設，石乃精心擘劃，毅力推行，根據「取諸於民，用諸於民」之主旨，遂完成襄花，襄沙，漢宜，漢黃各省道，以通汽車；創造建鄂，建武，建漢，建樊各渡輪，以利行江；更延聘意籍工程師，籌辦江河水利，濫用電汽學員，設置全省電話；此外關修武昌漢陽門之馬路，行旅迄今稱之！故鄂人論建設事業，卓有成績者，張文襄而後，咸以石衛青時代爲較優，殆非過譽！十九年夏，石退職閑居于武昌延望街，荒園老屋，小有花卉，石日夕讀書歌嘯其中，蔬飯布衣，俯然意遠！家內供役，僅一老嫗，炊爨事多由其夫人任之；而籩購米鹽，則由石躬自赴市；友人途次邂逅，石初不以爲愧；蓋真能實行平民化者！石之廉潔所以養成，固非一朝一夕使然，尤難能者，在任廳長時，身不改書生之本色，仍守儉素之家風！毋怪其進退裕如，無患得患失之苦惱，以視彼一登仕版，即舉家趨於奢豪，一旦勢敗，遂有不能自聊之感！而家庭間，亦遂不能再過儉樸生活者，奚啻霄壤！嗟夫！政途中人，果奉石此行爲圭臬，吾知其將

免作宦海溺魂矣！

查鄂省廳長之收入，於月薪外，有交際費三百元，列諸預算，即取亦不傷廉。石則以為際茲國庫支絀，需資建設之時，服官者不宜巧立名目，圖肥私囊；於是竟置之不取，而所得月薪，除簡單家用外，復分潤貧寒族戚，致賴以舉火者，恒數十家；故卸任後，僅餘銀約三千元，較諸同時任財廳長之張難先，富且不及，則以張氏夙抱獨善主義也。石近任京市長，因感于國家之經濟彫蔽，社會之風習墮落，為挽救計，除極力提倡廉儉，凡用品概屏舶來，而惟以國產作代外；更組織一「除三害」之運動大會，期將煙、賭、嫖等，加以澈底之肅清！聞此項運動，自經石以身作則，推行于京市政場後，首都舊有之腐化氣象，竟已大加更變云。

石近因事，藉口丁憂，向國府請准辭職；當移交時，竟有現款數十萬，交於繼任；故京市紳民，莫不同聲讚歎，并發起盛大歡送，以表去思！緣石接任之初，市府負債，達百萬元，經其整頓收支，厲行廉潔，三年之中，債已償還五分之四；而所存現款，備建築用者，尚有若許；至由其任內建設之成績，亦復卓卓可觀云！

## 李根源

李根源，字印泉，滇人，軍人而兼政治家也。雖出入行伍間，然雍容有度，無一般羸獷惡習，面多麻，人或呼之「麻哥」，李初不以爲忤，反以此自負；蓋謂智珠粒粒，應事能圓轉自如，此即其表徵焉！黎宋卿

李根源

李 根 源

三四二

復任總統，李被特簡爲農商總長，始見部曹，即慷慨曰：「余本武夫，不諳農商。」其不爲飾僞之辭，部曹罔不欽服！時名伶程硯秋別署玉霜簾主戲劇學者，以花衫與梅畹華蘭芳，韻頗平津，名士羅壘公，極爲揚譽，并編新劇如紅拂傳，青霜劍等授之。程飾紅拂，出演于北平鮮魚口之同樂園，李亦極捧程者，屆日，購劇券幾半，徧邀同好往觀，繡簾甫揭，群即鼓掌，迨終劇歡讚之聲，尤充溢四座。程之聲價爲增十倍。平中癖程者本夥，既知程演紅拂，爭集欣賞，後來者至無隙座，程得列四大名旦第二，李之力實亦居多。嗣程將婚金姓女，李與瘦公集資，爲催妝之用，六三之變，黎遁赴滬渚，李爲扈從，適程亦因緣受某舞台聘，與李邂逅，李亦不計方從事策劃之中，張筵請上賓，居程首席，李即席上朗言曰：「硯秋前身爲紅拂，余則李藥師耳。諸君不聞硯秋扮紅拂時，望李藥師細說根源乎？」時扮李藥師之伶亦在座。衆賓聞之，不禁闐堂，李則揚揚有得色。

李於文人，夙知崇敬，而吾鄂之饒宓僧（漢祥），尤爲李所崇敬者。一日於滬上，出其祖父母工細繪像一幀，請饒題識，饒於物無拘，以裏香烟紙書數語遺之。李歸，乃將畫幀刺去隙白，嵌香烟紙其上，他日饒見之，甚爲惋惜！李則曰：「吾子大手筆，難能可貴！余之所以出此者，將藉吾子以傳，而企爲藝林留一佳話耳！」其崇敬文人如是。

李雖放浪；但其臨事不懼，勇邁絕倫，脫唐繼堯之危，出入艱難之津滬，亦足令人肅然生敬！章太炎謂：「黎之閣僚，僅得二人，蓋程壁光與李印泉耳。」國民二軍長胡笠僧（景翼），喜畫佛，余嘗見其一筆所畫之彌陀佛像，甚有工力！而上帝題讚，則李所爲也，讚詞似深得佛家解脫之旨，惜已忘去，其序言謂：

與胡交誼彌摯，近且同學佛法，將來亦殊願同証靈山妙果」云云。聞此幅已鑄于太華峯巔，藉紀念胡氏矣。胡體癡肥，行動踟躕甚，李嘗勸其屏絕雞豚，庶不致患中風（即西醫所謂腦沖血）及痰疾，胡雖納其言，顧肥迄未少減，聞胡所以肥之原因，爲陝督陳樹藩忌胡能，會胡至長安，誘鋼之督署中，陳每日飭庖進豚肘食胡，久之胡體遂肥；迨因兵亂獲自由，肥已成不可療之病。胡既病肥，精神亦感疲乏，與人談話稍久，即不禁倚几作鼾聲，而沉沉入夢鄉矣。然胡之死，實非因肥所患之腦沖血或痰疾，而爲死于臂疗。死于臂疗之割于西醫，蓋胡在豫督任，偶患臂疗，延西醫療治，謂須施行割術可愈。詎一次之割無效，復作二次之割，麻藥既施，胡竟氣絕；則以胡本屬心臟衰弱，彼西醫不知凡心臟衰弱者，均不勝麻藥之麻痺，麻痺過量，即無有不死矣。李固有厚期于胡者，胡歿，李認爲乃其前途之大損失，自是遂益堅定不再從事軍政之活動；而擬學佛以優游卒歲矣！

## 段 正 元

孔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爲心傳；衍而行之，則爲修齊治平，內聖外王之學術；迨夫造其極軌，天地因之而位，萬物因之而育，此界人類亦因之而咸得所；蓋至中庸而極高明，叶時宜而利推用，林林萬教，所莫能或逮也！

民國以還，人驚新奇，一般無知學子，甚至倡廢古書，排斥孔道，充其流弊，倫彝風習壞類，律法失效力；寔假奸宄滿塗，盜賊盈野，踞地稱兵，犯上作亂者徧省市；斲傷國脈，凋瘵民生，外乘侮之，遂致神州

## 段 正 元

三四四

有陸沉之痛，軒輿興爲虜之悲，五千年光燦之歷史，幾呈劃然中斷之勢！邇幸國府當軸，有鑒于茲，爰復祀孔典禮，并表章六經，倡導八德，期於改正國人之觀感，俾知儒教優懿；而秩然以尊崇之，靡然以法習之。加以蔣委員長介石亦有新生活之運動，——新生活以禮義廉恥爲綱要而施之於衣食住行則實亦儒教教義中之一部分事也——推行以後，景從日多，覘國者至謂是殆中華民族由晦盲臻明澈，由否塞交亨泰之一大轉機；嗣第須持以恆，守以毅，俾益發皇光大，日新又新；則世道敦龐，人心正潔，國家強富，民衆豐樂，爲日常弗在遠，至於內患，固不待戡而自安，外侮亦不待攘而自戢，尤屬事所必至，理所宜然。

孔道能福利人間世也如此，而博學深思，篤行祇守，蔚推及五洲萬國，俾億兆生民，皆知崇信，然後因以實現大同之盛況，庶天下爲公，民胞物與，靡不康強樂壽，如登春台；則斯人也，願力深鉅，悲智雙修，非賦性中和，律身精潔，如繼孔子而生今日之段正元，孰堪膺此？

段正元川人，現年七十有一，世以耕讀相傳，而趨重於理學。少時值母病，赴外延醫，途遭一叟，道貌巖巖，對之不覺生敬！叟自謂：「龍姓，元祖其名，知醫理，願爲乃母療治。」視其儀表非凡，決非江湖術士比！諾，歸途，叟謂曰：「子根器殊佳，大可造就！亦嘗信道奉教否？」段答以「稍讀孔子之書，亦深信孔子之教，他教非所問津」。曰：「信孔教，明孔道否？」答以「未明」。曰：「甚矣！道之難明難行也！吾遊中外數十年，曾未見一人深明孔道者，良可慨矣！」段聞甚訝，思曰：「孔子乃儒道耳，何言無一明者，其中必有深意」。遂接問曰：「孔道究何道？難明若此」？曰：「孔道是實行之人道」，問「何爲人道」？曰：「大學之道，即人道之極則，子不明大學一書乎？在明明德者智也，在親民者仁也，在止于至善者勇也；智仁勇

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達德者，即下學上達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與能之人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此治世安民，開人道之始基；孔子以此繼往開來，集人道之大成；當今環球交通，物質文明，將達極點，形下之器已著，形上之道將開；蓋大道合三：曰道，曰釋，曰儒，儒爲席上珍，現時之所必需也。吾遊歷中外，即爲昌明此儒道，而使天下萬國，得所依皈耳」。是日同至段家，乃母服藥即愈。

段以欽服叟醫術之精，請之曰：「醫易學否？元甚願學醫」。叟曰：「醫術易學，頗難精。蓋醫爲大道緒餘，果明大道，識陰陽之妙用，握造化之樞紐，位育參贊，則醫不待學而自精矣。否則爲庸醫，可以醫肉身，而不能醫性靈，可以醫個人之病，而不能醫全國全世界天下萬世人之病，學之何貴乎？」段曰：「如此，請舍醫學道；但不識道如何學？希明以教我！」叟曰：「果欲學道，道不遠人，大學一書，即入道之門戶。」段復問：「現在國家以四書取士，大學爲人人所必習，何以不見各各得道與精醫耶？」叟笑答曰：「言可若是之易乎？昔杏壇設教，僅獲四哲；達摩東渡，一花五果；修道如牛毛，成道如兔角，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耳。蓋儒道心法，失傳已久，大學之道，自孟子以後，即無知道之真儒，漢代考據，宋代理學，皆係研究儒教之文章；而性與天道，終不得其門而入。今雖五洲大通，百家雜出，然智者過，而愚者不及，小道可觀，致遠恐泥；而求其大中至正，不謬不悖，無疑無惑之大道，二帝三王，修齊治平之宏規，如鳳毛麟角，曾未一覩。故孔子云：『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非不能也，由中道不立，大學不明，升堂而未入室也。吾自闡道以遠，深明大學之道，宜古宜今，宜中宜外，貫三教，統百家，萃羣真之妙，爲萬教之綱；但其時不明，非其人不傳耳。孔子云：『中人以下，

不可語上也。』如夏虫不可語冰，井蛙不可語海，道不同不相爲謀，當今之世，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祇知理學文章，格物形下之小道，而不明性與天道之學，允執厥中之法；致治人者賊人，治世者亂世，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自然之理也」。

嗣是段復求龍詳解大學，並實行功夫次第。龍曰：「大學一書，乃儒門傳授心法之書，至則近道矣止，共五十八字，由先天說出後天，由後天說到先天，包羅萬有，涵蓋一切；此孔子問禮于老聃，傳之于曾子者，初學似不易明；然上達必須下學，言行動靜，務要踏實認真，即于日常偷用之中，合天人一貫之道，集養生氣，性命雙修，日新又新，德至而道自凝矣。大學在明明德一節，即儒家窮理盡性，至命之實功；內聖外王，厥中之實學；先天之道也，故列爲全書綱領。其知止一節，乃儒門之心傳，至善之竅妙，煉凡身，了凡命，後天之法也；無後天之法，不足以還先天，無先天之道，不足以了後天；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自來世儒多失後天之法，專研倫常，愚忠愚孝，固執不化，是欲盡人者終不能合天；修煉家不明先天之道，專務頑空，寂寞深山，拋却人事，是欲明心者，而終不能明心；不能明心，即終無由見性，是以數千年來，修道之士，多味本末終始之功。授道之人，盡失先後一貫之傳，無惑乎世風日下，大道不明也。雖然，當春秋之時，大道尙隱，是書雖著，不過渾言其理，甚難廣傳于人；故孔子於知止一節之大旨，存之而不暇細論者，甚有深意也。今則天元正午，大道宏開，特與子詳言之。」于是遂授以實行大學之次第功夫，并言其境界焉云：「儒道雖分內聖外王之學，其實二者之實功，均不外乎知止，果知止則己日克，而禮日復矣！所謂知止云者，即係收己放之心，入虛靈之舍，其命宥密，止而

不遷，萬念渾忘，定矣。由知止而浩然之氣日生，盜背施體，由外太極入內太極，天空地闊，無罣無碍，靜矣。由知止而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明心見性，中和位育，安矣。由知止而元神化還太虛，性與天道，上下同流，知幾其神，物來畢照，慮矣。由知止而真空煉神，太虛還無，包羅天地，養育群生，放大光明，照諸世界；如恆河沙數身，不生不滅，金剛道後，得矣。吾所言者，皆係儒道真傳，子須發大行願，中立不倚，守死善道，予有厚望焉！」段聞言，覺頓開茅塞，當下即以師禮敬之！

段從龍遊既年餘，於道漸有悟入。因龍對凡所問之疑點，無古今中外，均能詳明指示也。一日，段復問曰：「現代各教，入主出奴，門戶水火，師何不著書，以公同好，俾天下有教無類？」龍曰：「汝誠識小言輕，談何容易？著書，惟聰明睿智達天德者，方能吐辭爲經，代天宣化；其次非學貫天人，識通中外，斷難闡明聖經，自詡談言之微中也。」段曰：「今觀天下新書，百出不窮，果如師言，抑何毫無禁忌？」龍曰：「今聖道將開，形下之器，必大發明；是以人才輩出，學說日新，著書立說，百家爭鳴，如此者乃爲有用之學說。至若生今反古之輩，淫詞邪說，盡世惑民之言，于世無益，于人有損，終至災及其身，遺臭萬年耳！……矧聖賢之心，皆以躬行爲重；然所以立言垂訓者，乃窮舍之時，不得已之苦衷，筆之於書，以待後學耳。」段曰：「誠如師言，儒教尙躬行實踐，不貴空談，允矣！特天下異教紛紜，各逞邪說，苟不辭而闢之，何以使之有教無類，進世界于大同也？」龍曰：「聖道之大，天下莫容，如萬仞宮牆，汝未升堂入室，焉知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聖人之道，虛實環生，先後一貫，得其道而用之于外謂外王，用之于內謂內聖；曾子曰：



『有若無，實若虛，』乃修道之要妙也。——繼而宏闡釋道與儒三教之同異，略謂：『道言天道，中含性人二道，釋剛性道，并包天人二道，儒倡人道，即準性天二道。更以大學一書證之，亦可見三教合源；如在明明德者，智也，儒家之事也，儒家之職責，在明明德于天下。在親民者，仁也，佛家之事也，佛家之職責，在普渡衆生。在止於至善者，勇也，道家之事也，道家之職責，在抱一守中。由此言之，三教合源者，合于道也。三教分派者，分於教也』。可謂所見者大！

又一日，段問龍曰：『人無錢不能作善，而有錢尤難好善，何也？』龍曰：『無論有錢無錢，談何容易好善？蓋好善之人，非大祖德，非大前根，則萬難辦到；故世有富而不好善，貧而能好善者，皆因彼前根祖德厚薄之所致也』。段曰：『貧苦之人，福命薄者有之，謂富貴人福命薄，殊屬難信；請師詳示！』龍曰：『富貴之家，易作善而不作，正由前根過薄；是豆種只能成豆，決難望其成瓜。若夫祖德，譬諸肥瘠之土。河西土肥，種瓜大如斗，河東地瘠，種瓜大如拳；故能積千金產者，因其前生功行及祖德，實有千金之福，不求自得，何用機謀？如得千金而滿之，乃上帝因福付富，福盡則滅；否則今生作之，來生受之，釋家所謂：『要知來世界，今生作者是』，若欲再造萬金之福，必有萬金之器，始能盛之；否則器小易盈，再有福將以何物盛之？大抵世人之福命如此，若能以福積福，非福命宏大，聰明睿知，知道行道，造命有學，可以大受者，不能也。今之人，得富貴則驕奢，處貧賤則亂爲，只知一時之富貴，非將前根祖德銷盡不可。德盡則無奇禍，必奇窮，非不作善，無福命以受之，故君子得福而憂，憂消我前生之功善，祖宗之餘德也。得禍而喜，喜消我前生之罪愆，祖宗之餘殃也。蓋功德乃天地之元氣，無論前生今生，功德積在我身

中一分，即得富貴一分，此是上帝極公極平之賞罰，而亦即自然之主宰也。故無論有錢無錢，只能作善好施，便是上上等根器，福命宏大者也！」

段遊歷至魯，遇一人曰鄒至文，其人溫良恭儉，聚談數日，因以師道尊之。詢何謂倫常日用之道，及忠孝節義之真諦。鄒謂：「倫常日用之道，乃孔子中人以下之教育，故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但日用倫常，是紅塵中修齊治平之要務，儒教中之實行實德」。其解答忠孝節義，亦能於大處着眼，而不流于迂腐。壬午正月，段復叩「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之義於龍叟，答曰：「天與人無二理也，人事亦莫非天事也，善盡人事者，凡事處以忠恕，當為則為，自強不息，窮則善身，達則善世；如是，而所謀有不成者，皆前此之人事未盡也，不怨天，不尤人，不躐等以求，不半途而廢，人事既盡，天之大權，遂假手於人，有志者事竟成，氣數之天，自不得限之，特不可背天理以為人事耳」。更問「新學家言，日大於地一百四十萬倍，月有大地山河，星亦有世界，以千里鏡窺，皆歷歷可見，其說真乎」？答曰：「日之質小於地，其大於地者日光也，質小光大，射照有斜有正，故有寒熱，設其質果大於地，地統在日之中央，有熱無寒矣；何以又言有寒熱溫帶之分？則日之小於地可知；至月與星，陰也，故夜見，其中有陽，所現諸物，皆是地影相映，為月星中陽光所攝，如水陰，陽根，天上日月星斗，無不下映水中，在不知其故者，或以為水中又一天也；其理一對照自明。夫人無窮神之學，神識囿于天地之中，不能超乎天地之外；而欲窮天極地，形骸有隔，見聞所不能澈者尚多；惟有包羅天地之心，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實自瞭如指掌，中庸言『日月星辰繫於天』，天之外特言天地，其言自為千古定評！人欲由賢希聖，而達於不可知之謂神，當從事於大

學之道，由後天以還先天，自恍然于生天生地之本；而天地之高厚，猶其迹焉。至無關緊要者，存而不論可也，論而不議可也」。

段問何謂大道？龍曰：「大道者由一己之心，推至家國天下，愛人如己，與萬物同體同源，凡言行可以對人對天者，是皆大道也。」至是龍乃反問之曰：「吾與汝談道論德，今已五稔，汝亦知上帝之道否？」段曰：「常聞夫子之言，今略明其善，不知上帝之道，不敢自欺。」龍曰：「既知不自欺，乃明善復初之天良也！蓋上帝好生之德，非好多生，乃好世人長生；故佛道以出家爲樂事，即體上帝好生之德；然人物有生有死者，是數之有聚有散也，聚則成形，散則成氣，人爲萬物之靈，得上帝完全一太極，當以太極立命，方不虛生於世；我有一太極，我之乾坤定矣。生也由我，不生不滅亦由我，否則不如物，物有同天地長久不壞者，而禽獸亦知養生煉性，故有千百年長存者；惟人不知養生煉性，由數生，由數死；故孟子云：『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人不如禽獸者亦幾希，任爾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大限來時，凡身化爲烏有，靈性散于幽幽地府，財貨田舍，物在人亡，妻孥友好，兩不相親；嗚乎！可惜一世人身，以有用之精神，辦了許多空事，成爲不用之舉。汝更清夜自思！人壽幾何？肉體安能不毀？然今世之人，知衛生而不知養生，養生之道，非僅延年益壽也，靜坐孤修也，乃係穹理盡性至命之實功，和光混俗，在塵脫塵，素位而行，立功立德，順道之自然，行道之天然，無人不可長生，無人不可作聖；如果逆天行道，三綱有缺，五常有虧，每日所講玄妙妙，而不知玄也不玄，妙也不妙，閉目凝神，拋父母，離妻子，此不明乎善，焉能誠乎身？又焉得長生？夫長生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即是大學之道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明明分出三層功夫；夫理無二，何以要窮？由人在後天，只知後天之理，不明先天之禮；故曰理有是有非，即用大學明明德之功夫以窮之，德者即是中字起點，止至善即是允執厥中；凡窮理以中爲衡，故執兩用中，明而復明，合中未合中，在心之安與不安，理之順與不順，果能合中，而至理存焉，理已窮盡，則性出焉，性者天命之性也，其性盡淨，天理流行，佛曰：『明心見性』，道曰：『修心煉性』，儒曰：『窮理盡性』，果盡性則可以言至命矣。至命之學，有先後天之分，果能內外合一，天人一貫，由後天之命，還先天之性，即識得本來真面目，方知我身臭皮囊；故孔子云：『五十而知天命』，前後判若兩人，別造一個錦繡乾坤之真命；故曰以至于命。至是乃知天地非大，吾身非小，此即是完全先天之性命也。夫人知有先天之元命，即有後天之凡命，故修性又要了命，凡命有五：一曰情，二曰欲，三曰意，四曰魂，五曰魄。先天上之藥曰三寶，即精，氣，神，後天上之藥曰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三寶五行，煉成一貫，乃大道完善，作祖宗宵子，天地功臣。

龍又謂段曰：『汝之凡命凡相，一身無一點貴氣；但精氣神超乎人，論壽不滿三十，心相篇有云：『有心無相，相由心生，有相無心，相由心滅。』爾能捨身救世，善由爾作，大德受命』。段曰：『師言我壽不永，三十年後，還可再會否？』龍曰：『此看爾之造化如何？』段曰：『死生有命，人能造命耶？』龍曰：『袁了凡，邱長春等，皆是造命之人，相命只可定常人，而不能定君子，克念可以作聖，罔念可以作狂，汝知之否？吾朝日所講者，皆是大學之道，雖至平至常，而至神至妙，亦在其中，即是立命造命之學；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勇者見之謂之勇，汝將吾道實行，一日貫通，再到天涯，求訪師友，德無常

師，主善爲師；如有超乎吾道，內聖外王，性命雙修，天人一貫，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爾可從之。吾道自此不行。如無超乎吾道者，爾必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信、好學、乃爲吾門弟子也。言行要合中庸之道，不但無損人利己之事，即有損人利己之心，非吾弟子也。」言畢遂別去。

自是以往，段即居家奉母，專力修道。會母病，因偕其兄侍藥在側，談及龍師所云，其家壽皆不永，惟人定可以勝天，嗣當散財以爲善，積德以造福。其母聞之曰：「然，惟爲善須先明善，凡事先行後言，存心貴仁慈，行事貴忠實，成人之善，隱人之惡，有過當速改，聞善言必拜，爾曹可對天誓之，從今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當以代天宣化，昌明聖道爲宗旨，方爲吾之肖子。」段與兄僅遵母命，於是禱告上帝，願減己壽以增母壽；未幾其母病癒。更勗以勉力爲善，藉承祖德，而慰所望。故段之道心堅凝，善行宏溥，得力于其母訓者實多。

甲午正月十五日，段行至雙龍橋，途遇一人，遽相問曰：「君知道乎？」視其人，童顏道貌，現慈祥之光，即對曰：「未昧生平，一見即問知道否？是誠何心哉？」其人曰：「予蘇載華，幼學天文，善觀人氣色；今君有以天下爲己任之志，是即我之知音；敢請許爲同志，締爲神交，同心同德，以挽回世道，救正人心，何如？」段敬諾之。蘇曰：「爾我當辦難析欸，功善規過，凡事宜無成見，無人見，無我見，全憑一點天良用事，期與上帝之心相應，異日更謀萬邦協和，俾人人去盡私見，以上帝之心爲心，則我輩之願了矣。」又我輩講學，當不徒窮其理，更須究其極；如一座房宇，非無故而有，知有工匠造成；如我也有身，亦要知父母生成；我有靈魂，亦要知上帝化生；如天地日月星辰，必要窮其極，誰能造成？及其至也

，必有一無聲無臭，自有永有，無爲無所不爲之真主宰，尊稱之曰上帝者，攝其間也，上帝有三，然三而一，一而三，一曰無極上帝，二曰太極上帝，三曰陰陽上帝，無極上帝轄諸天諸地，無形無象，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太極上帝統率一個天地，即是肇造天地人物之真主宰；陰陽上帝，萬事萬物中，皆有一位，即是新舊約書云，說有天地，就有天地，說有人物，就有事物，七日將天地人物造成，故曰休息日。如中國盤古開闢天地，伏羲兄妹制人倫，文王上帝左右，是即陰陽上帝，時而有形有象，及其至也，乃歸于無聲無臭；但三位雖一體，其實又各自爲體，即如人是一位，而體中有精氣神三位，故曰三而一，一而三，以此對照，則萬有明矣。嘗言人有凡身，有性靈，有魂魄，即是三位合而一也；人無凡身，則不能在世界立功，無性靈則耳目手足不能自動，無靈魂則終于夢寐之中，以此對照，則萬有又明矣。中國云玉皇上帝，外國云耶穌上帝，此等上帝，皆是有父母，有凡身之人，并逃不脫生死，由他立功于世，立德于人，以上帝之心爲心，可以爲後世效法，死後受帝王封爲上帝，或萬民尊仰爲上帝，亦或自稱爲上帝，此是後天之上帝，爲先上帝之愛子也。」段曰：「余聞天文家謂，地球由日中爆出，人爲猿猴所變，地球繞日而行，日大地球百餘萬倍，天王星，海王星，與地球相出入，凡星月有人有物，與地球相等，其言是耶？非耶？」蘇曰：「我考究天文，天外之天，不可枚舉；至云地球由日爆出，而日又是何物爆出？人是猿猴所變，而猿猴又是何物所變？日大過地球，地轉而天不轉，雖屬算學家之測量，亦半出意想之推考。要知人之思想，爲形骸所格，任他想入非非，不過是意識所在耳；非通天達地之真儒，能出幽入冥者，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人要窮究天地萬物，絲厘不錯，不如反觀一身，吾何以有身？何以有心？何以有靈魂？耳如何

能聽？目如何能見？手足如何能運動？在母腹如何能成形？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心如何能靈？腦筋如何能記憶？其毫毛、孔竅、骨格、筋絡、五臟六腑，如何無中生出有，有中又化成無；能將其中精微竅妙，計量無訛，方可與談天地萬物之極致也。蓋人爲一小天地，不先究人之極，而即欲窮天之極，仍是涉于虛妄，渺渺無憑，不如存而不論也。爾我不可舍近圖遠，一身窮其極，則天地萬物之理，亦在其中也。我昔年頗關心天文家之測量，亦略知一個天地之芒影；論一個天地之大，乘一刻能行速度十萬里之飛機，行至六十六年，方能達到別個天地中。由是言之，漫說測量，即是思想，亦將困倦，其曰能測量者，實誣言也。古書云：『十二萬年，天地一混沌，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其理雖謬，然亦可計算測量。當今午時正三刻，此是天文家之計算也。

今人分地球爲五洲，爲東半球，西半球，其理亦不謬。以吾之眼光觀之，再待三十年後，全球萬國將共成一國，舟車人力一通，世界如一國之往來，當以孔子之教爲體，以耶穌之教爲用，而行政教育，皆用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於是由文明而進大同，由大同而歸進化，由進化而達極樂。默淘濟化，不期教而教成矣。至今日西學東來，異端紛起，世人將重謀尙力，以爭利權，敗紀壞常，以逞邪毒，推倒孔道，謂此乃真自由，革除父命，謂此乃真平等。淆亂如斯，幾于天地晦冥，人道欲息！然而古今萬事，皆有一大主宰，即前所言上帝是也。人物皆是上帝所化生，豈能淆亂上帝之真是真非乎？蓋不言推倒孔子，而孔道不大明，不言革除父命，而父道不益尊；上帝必要降生一大聖人，統一全球，協和萬邦，行孔孟之教于五洲。今爾我惟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以耶佛之教，存心養性，以孔孟之教，處世爲人，則必可達

到從心所欲不踰矩，至天之高，星辰之遠，不必拘拘求之可也。」

段既得遇賢師友，如龍元祖，蘇載華等人，相與說性談天，宏闡道要，益以殫精竭力，惟學術是求，故進境之速，固不僅於三月不違仁焉。至民元正月，擬設倫禮會於成都，旋改爲人倫道德研究會，尊奉至聖孔子。其門下弟子，稱盛一時，因訂每七日爲萬教大成禮拜會，至期率弟子舉行祀孔，並講演道學，以資啟迪，計其書者，有聖道發凡，上帝問答並日記等，刊行于世，民四爲擴大會務計，移居北京，更擬道德學社，門弟子亦日益多。計段自戊寅歲，開始遊歷，迄今三十六載，其間於各地遭遇驚奇險難之事，何止什佰？然每值事勢危迫，輒有人從中維持，由今以觀，是非人力，乃上帝假手于人也，人每習焉莫察耳。上帝之靈光，無時非人之主宰。但人欲作一事，成一事，非有堅忍冒難之心，立毅身成仁之志，不能受氣數之磨考，凡磨考一到，每每中途而廢，非力不足也，志不堅也。故大學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凡事先立終，然後始，斷無有不成者。

段自入峨嵋青城，明心見性後，不讀古人書，而能貫通自古大聖人之經法；不學今人學，而能周知當今各國之政情。常以挽回世道，救正人心，倡造大同爲職責，其愛身、愛家、愛國、愛天下之真情實德爲不厭，誨不倦，數十年如一日。常言只要中外司政權者，有一二知己，政德合一，能說大法，天下立地太平，世界頃刻大同；無奈歷年柄柄皇皇，爲國救民之人事，雖已盡到十二萬分；而知己難逢，莫與同心一德，劫運益見深沉！不得已，思舍之則藏，付之不聞不問。

段在北平，所著述之刊行者，有正元法語，一心法言，道德學誌，道德講演錄，大同元音，樂育堂語錄，



政治大同等數十種，皆能直接孔孟心傳，而益精進透闢！讀之洵足使人正其心術，增其智慧，而思有所裨益于世。然窺察段意，猶以救拔人類，僅能託諸空言，未嘗得時實施，引為深憾！則其道德高閎，與孔子之大道不行，不得已乃刪詩定禮，繫易編書，述作春秋，冀傳之後世者，誠所謂先聖後聖，若合符節也！至若其門弟子等，更謂孔子集堯舜禹湯文武諸古聖人之嘉言懿行之大成，以翔始儒教，為世界大同，人類和樂開其端緒；而段則復集孔子以來之嘉言懿行之大成，而使萬教歸儒，以祈求世界大同，人類和樂之實現；此非謂段愈于孔，良由其所生異時，因之天賦權責，遂有重輕，將來功勳，自亦不無稍殊。

記者曰：「今之世，列國並立，雄長互競，固一周末戰國之擴影也。異學爭鳴，是非各執，亦一周末諸子之遺型也。然而治國必以政，為政以德，其效如北辰居而衆星共，則儒家之說也。明學必以教，敷教以仁，其勢如春風至而百卉萌，尤儒道之長也。故天下最適用于人生者惟儒道，最裨益于人生者惟儒道，最能提高人生之品行，而使足與天地參者，亦惟儒道。此段氏所主張『萬教歸儒』行儒教之『世界大同』學說，實為今日人生之唯一光明大道，而不容任何人，任何教，所稍稍懷疑與反對者也？至于本篇前節，記龍蘇諸人之言論，不厭求詳者，蓋所以表段受取心法之淵源，而於段本身之言性與天道，轉鮮述者，則以其法語甚多，又復別有專書，慕道之士，儘可自習。此外北平社會，關於段之神奇傳說，記者亦頗有聞；特以事非目擊，且觀其述作諸書，亦未涉及，故均不錄。孔子惟庸庸庸行是重，而不語怪力亂神，想段當亦以是為然焉！」



報叢書之十六

# 現代中國名人外史 第一集

實價本集壹元

郵票代洋不折不扣  
外埠函購不收郵費

著者 坦蕩蕩齋主

發行 馬家聲

校對 曹鑫如

印刷 北平前外西河沿  
擷華印書局

總發行處 實報社  
北平宣外大街五十六號

分發行處 各省市實報分銷處  
及各省市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廿四年九月二十日初版

營業部發售

現

有

封底